

新聲

第二期
鍾振超



國學

新聲雜誌第二期目次

封面 王鈍根書 張光宇繪

思潮 葉榮倫題

權：錢：賢：..... 景梅九

勞働非商品說..... 江季子

勞働運動與教育..... 嚴慎予

名著 徐枕亞題

錢牧齋筆記

吳梅村集外詩

天南遶叟日記

美術 天台山農題

大江集..... 胡懷琛

談薈 許指嚴題

巴黎婦女現形記..... 華林譯

嶺南雜記..... 杭辛齋

瓊華館筆記..... 陸澹齋

諧鐸 徐天嘯題

新年之新聲..... 嚴獨鶴

新年新樂府..... 朱楓隱

目次

新財神送窮文..... 許指嚴

新舊灶君之談話..... 陸律西

猴尾別雞頭書..... 繆賊茵

度歲新竹枝詞..... 朱鯨漁

過年之百面相..... 屠守拙

仙誕宴..... 天台山農

雪美人傳..... 穎川秋水

不言實行..... 徐卓呆

戲言 周劍雲題

說曲..... 袁寒雲

廣說譚..... 春覺生

春雨梨花館劇話..... 楊慶因

崑曲枝言..... 姚民哀

梨園閑話..... 馮小隱

花語 劉微雨題

花底滄桑錄..... 花萼樓主

叢話 錢劍秋題

北技枝譚..... 管湘夫

說書閒評..... 鄉下人

說海 李涵秋題

慈母與砲彈.....	胡寄塵
至愛.....	周瘦鵑
良心.....	張碧梧
失憶人.....	程小青
死的方法(新小說).....	張枕綠
哀鶴記(集錦小說)	
一·瘦鵑	二·天虛我生
三·小蝶	
四·大可	五·秋水
六·浩然	
七·謬聲	八·寄塵
九·濟羣	
十·澹安	十一·劍雲
十二·民哀	
十三·枕亞	十四·獨鶴
十五·際安	
十六·瘦鵑	
旅行笑史.....	天虛我生
一粒珠.....	常覺小蝶
人海夢.....	海上漱石生
素心蘭彈詞.....	嚴獨鶴
朱蘭庵	
雞的宣言.....	程瞻倉
雞毛將軍履任佈告文.....	朱楓隱
猴與鷄書.....	范君博

新年特刊(雄鷄一聲天下白)

花界鷄談.....	不才子
鷄之打油詩.....	繆賊菌
鷄箴.....	陳希哲
鷄鷺爭食說.....	雲山館主
季公鷄談.....	江季子
鷄(小說).....	李涵秋
鷄之爭長(小說).....	鳳啞鶴
詩鐘.....	栗香
文虎.....	南棧
乙廠	環西
環綠	山青
林屋山人	山青
守拙廬主	辛石
	南國
	陽生
	覺齋

思潮

楚馆

本雜誌編輯部啓事

一本雜誌多文爲富絕對公開無論何欄均歡迎投稿如承海內文豪惠賜大著刊載後當奉薄酬以每千字五元至一元爲止藉答雅誼

一本雜誌特闢美術一欄集各種風景美術滑稽照片及時事諷刺圖畫如蒙以上項照片或畫件見賜本雜誌擇優製版原片仍可奉璧並贈薄酬至關於美術稿件尤爲歡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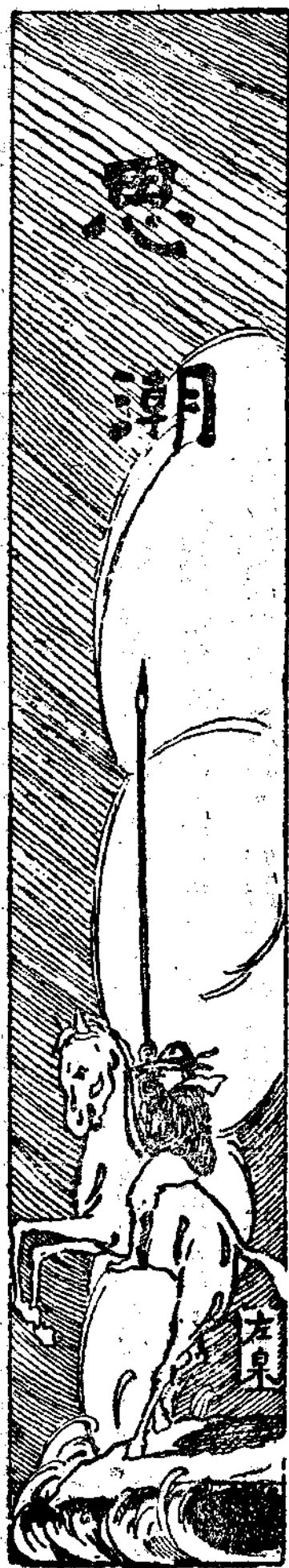
一本雜誌編輯同人皆以羈身俗務對於校對手續或有未週魯魚亥豕之訛在所不免倘承閱者以訛字檢出示知無任感禱當於下期列表勘正俾求美備

一本雜誌特請燕山馮小隱先生著作「梅蘭芳之研究」一篇以正稿公允之眼光編成有統系的紀載第一期登載後極蒙海內贊許茲因小隱先生爲其太夫人營葬匆促返滬第二期不及屬稿自第三期起當按期刊登特此道歉

一陸澹齋先生所著瓊華館筆記筆致猷勁古潔爲近世所罕見已蒙特許由本雜誌分期刊載中有數篇前曾散見海上各報惟著作權仍爲先生所有本期因先生適丁父喪無暇命筆祇得選登舊稿數篇想亦愛窺全豹者所歡迎也第三期起乃當以新著享閱者特此聲明

一本雜誌第一期除與欄徵求決門答案及限字徵詩準於第三期發表閱者賜答請於陰歷正月三十以前寄編輯部以免遺珠之憾

一海內人士凡關於編輯方面有所賜教或惠寄大稿照片畫件者請逕寄上海新聞大通路第一千零八十三號嚴譯聲收可也



權……錢……賢

景泉

客有醉心大同主義的，來告我說：「要實現大同世界，現在還得把三種元素合起來幹：就是權，錢，賢，——賢人有錢有權去做社會事業。」

我當時只答一句：「這不過現在革命時代的手段罷了。」

客亦曰：「是的。大同時代，這些錢，權，賢，同沒有的了。」

客去後我自己詳細把這三個字剖析了一遍，覺得很難合成一氣。却悔，「手段」的話，說得太含糊了。先用解字先生法子講這三種字：

「錢」古時元是「泉字」，取流通的意思，後世還有國寶流通的話。拿他作貨物價值的代表，所以也叫貨幣。至於錢字原訓為銑以剗土者——今作鏟，因音同泉，古書通用；而古錢圓函方，所以穿，和殘穿意亦近。有人以錢能殺人，古有錢刀，說錢函殘賊的意思，雖是傳會，也很不錯。現在世界所謂富強的國家，還不是拿錢練兵，拿錢製造殺人的兵械麼？客也說：「教人放下屠刀，不如教人放錢刀。」倒是狠痛快的話，所以

錢是要不得的。

「權」原是木名，後人借爲權勢字，應該是捲字。說文「捲氣勢也」，和拳字很像。蓋把持接柄才有氣勢，古君字从口，又手也，有所持，所持的，就是那些生，殺，予，奪，的權。諺云：「一朝權在手，便把軍令行」，倒可以表明權字的精神。也是一種殺人的玩藝，更有一種逼人的氣勢，更要不得了。

「賢」說文「賢多才也」；却从叀从貝，狠不可解。因爲貝字古時拿他代錢財的；叀，从臣（屈也），从又（手也）；是屈手（同拳手）堅持的意思；那麼，豈不是堅持財貝就成了賢人麼？這不可訓多才，可訓多財。有人說現在議員資格中有定五千元家產者便是賢字真意，豈不好笑？如今讓一步，不照字面講，就說賢是多才多藝——像周公一樣，他定了那些不平等的制度，也是殺天下後世的，何況現在所謂賢人——賢才，成天在那裏講究殺人的政術學說，怎麼要得呢？

現在再把三種交互起來講：

錢和權：現在講甚麼民權官權，其實民有甚麼權，不過送些錢給官罷了。官也只用權向民要錢罷了。前人已經說過：「知縣者，知一縣錢糧而已。」如今錢糧外，又巧立名目，加上種種稅租，把人民的骨髓都敲去了，手執大錢九十九，錢盡地皮才能手。勿怪乎許多人拿錢買官權，拿權再弄錢；人說是中國沒有資本家，只有官是資本家。他們自己也講「有錢自有權，有權自有錢」，升官發財，一氣呵成。岳飛云：「文官不愛錢，武將不惜命」，如今是：「文官愛錢又惜命武將惜命也愛錢」。所以權和錢是水乳交融，不用費事，自然就相合了，錢和賢：拿賢字字面講，彷彿錢和賢狠有些瓜葛。實際講起來「爲富不仁爲仁不富」。有錢未必賢

，賢未必有錢。昔賢口不道錢，叫做阿堵物，狠避忌的。錢也明白這個道理，後不輕易向賢底方面去。『文章雖滿腹，不如一囊錢』，是錢有時傲賢。『遺子黃金滿籩，不如教子一經』；『惡其銅臭』：是賢絕不愛錢。況且賢人有了錢，也會變作不賢。所以有人講：『有錢時世界無好人，無錢時世界盡好人』，雖偏激，也有片面真理；因為一切罪惡，全由錢作故。甚麼窮凶極惡的人，沒有錢給他，看他有甚麼法子。『一文錢逼倒英雄漢』，其實是『一文錢造成忘八旦』罷了。所以錢和賢是絕緣的。

權和賢：現在所謂賢人政治就是賢人握權，『賢人作官』。『既然坐了官，還念甚念彌陀』。『假使良心未喪盡，勸君休要入官場』。『一輩作官，千輩打磚』。『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爲之』。『好官不過多得錢耳』。『人不仕宦，情欲減半』。以上的話，全是說有權就沒賢的道理。如今講國家社會主義的人，常對國人說：『請把政權給我，我替大家謀幸福』。即至握了政權，也好不了許多；甚至敲科百姓比舊官僚還要很多。真所謂：『尖尖帽不戴，戴上比人更壞』。看起來權賢也不是一家人。

如今把他合起來講：——

錢權賢：我也發過狂想，就是想把盜賊豪傑聖賢打成一片；——可以說是拿盜賊手段取錢拿豪傑本領使權拿聖賢法度用賢。『論目的不論手段』，弄一筆大款來，聚天下豪傑，練成革命軍，發揮人道威權。『天下不平久矣，我爲汝平之』。盪平一切階級制度掃除一切惡劣習慣。初起時『有義兵無偃兵』，等到世界混一，然後『放馬歸牛』『鑄劍戟爲農器』改頭換面，盜賊豪傑，搖身一變，都成聖賢。整頓個『極樂世界』出來，再把錢權一齊廢了，剩下些『能者多勞』的賢人，給社會出力。到『滿街都是聖人』，的時節，聖賢名目也沒有了，

豈不痛快。大概客心裏錢，權，賢，的結晶，也是這樣的罷！慢說這般狂想，怕達不到。我有一個小計畫，也還沒成功的希望，不妨藉這個題目講出來，博大家一笑。我却不想作官作大將，想作那一無冠的帝王！新聞記者「握點言論權」。拿在上海辦報說：至少非十萬元不可，於是想勸些有錢人拿些錢出來。曾作了一段比喻話道：「嘗讀淮南子有，蹇者告盲者負」一節故事，伊索寓言中也有。就是盲跛遇見艱險，盲者抹不着個路頭，跛者走不動；於是盲者代跛者走，跛者代盲者看，是互助，也是分工。現在社會恰是這般。一邊有些經濟活動的人，物質方面頗健全，精神方面很缺欠，好像不跛的瞎子，看不見向自由社會去的路徑。一邊有些經濟困難的人，精神方面頗健全，物質方面很缺欠好像不盲的跛子，雖然看見向自由社會去的路徑，却應了「無錢寸步難行」那一句話。所以只有瞎子背着跛子走，有錢的出錢，沒錢的出智，大家一齊向自由社會前進；到那裏自有好醫生能醫明了瞎子，治好了跛子，才是完全無缺的世界。」友人講：「你這段話好是好，但有人不肯承認他是瞎子，你只好永遠當你的跛子罷！」不錯，但我是「跛者不忘履」，任如何足步艱難也要向前走的。越說話遠了。我曾有詩云：「駟僮席富厚，斯文不值錢，真思石門去，一勺飲貪泉」。友人見了笑說：「請君莫向石門去，到處衙門有貪泉」。這一弄不是把錢，權，賢溶在一鍋了麼？不然不然。貪字和賢字，怕一個是盜跖，一個是柳下惠，雖然是「哥兒兩個」，怕性情有些差異罷！算只替權，錢，作了一個介紹人罷了。可見這權錢兩種元素，和賢一種元素，到底沒有甚麼親和力。怎麼能化合在一處呢？

依我看起來，這三種東西，都不是社會上必要的元素，不如索性去了他們罷！再把他們底理由講一講：去錢。我曾問一農夫說：「你們有房子住，有飯吃，有衣穿，有東西用，你們要錢幹甚麼？」他說：「

第一樁要用就是納糧」。納甚麼糧？「種地納糧呀！」種誰的地？「種皇上的地呀！」現在沒皇上了，你們不知道麼？「人家說現在甚麼大總統就是皇上呀！」就說他是皇上，這地也不是他的呀！」「我們不曉得這些，人家官府向我們要錢糧，我們不納錢糧，官府就要用刑法逼迫了」。先別講這些道理，我再問這錢還有甚麼用處？「我們窮人辛辛苦苦種些五穀雜糧賣出去，換些錢來僅夠納糧，餘些糧食，有時不夠吃又沒錢去買，向富家去借，又拖欠不了。到年荒時節，有些金銀，也買不出糧食來；休說我們貧漢，就是富豪，也有抱金珠死在路旁的很多呀！」是的，那些金銀珠玉塊子咬也咬不動，嚥下去還要死的；更可笑的，是那些紙票上邊寫多少就是多少——一元以至百千萬元都可穿也穿不得，全是政府資本家拿來騙人的。那些貨幣——鐵幣銅幣錢幣金幣銀幣還有磁幣，最通用的紙幣，代表的價值，也沒有一定的。時漲時落，奸商因而操縱市面，擾亂甚麼金融，很容易的。常有些假幣出來，當下金融就恐慌起來了。你說這是甚麼玩藝？貧人沒有他，狠著急；富人有了他也不安然，放在銀行怕倒閉了，放在家裏怕賊偷去，作些生意怕虧本，藏在地下和藏磚頭差不多，傳給子孫又怕不肯，索性拿來做些玩人玩物的奢侈荒淫勾當，任意揮霍完了才放心。所以當初龐道元居士，看破這些「塵勞」，把他積來的萬貫家財，一齊沈沒到洞庭湖裏去，免得害人害世，真是大徹大悟。願大家通學這居士便好了。講財政的先生們說：「個人財政量入爲出，國家財政量出爲入。」我說個人所入，「除過布帛菽粟種種有用的東西，以供人類的需用，便是正當的出入。」其他奸商資本家壟斷市場一本萬利所謂貨恃而入也要貨恃而出的。國家政府只有出——消費，沒有入——生產，所以他們便藉口國家每年要出多少費辦甚麼，軍隊，教育，實業，交通，外交。這些費都要向百姓收入的。便教議會通過那預算案，便算代表百姓答

應給政府送錢。他們拿過來一大半造成些殺人的玩藝——兵丁——兵工廠，一小半養些政客官吏剩下了入私囊，總是入不抵出，再去增加豫算，才能維持下去。這樣看起來，政府全靠百姓出些冤錢維持，一旦大家廢了金錢，租稅也不納了，公債外債，全沒有了，政府當下就得關門。所以世界大同第一要務是去錢。

去權。國家學者說國家有三要素——國土，人民，主權。又說：「專制國家主權在君，共和國家主權在民。」中國不是共和了麼？約法上不是說民國主權，在全體國民麼？試問國民有甚麼主權？還不是由政府軍閥，想賣國就賣國，想殺人就殺人麼？又講甚麼三權——行政，司法，立法——分立。立法是說議會，代表人民監督政府制定法律彈劾官吏，好像英國人講的話：「我們國會除了不能使男變女女變男其餘無所不能。」好個萬能國會，如今連個愛爾蘭問題都解決不了哪！再說他們制定的法律，不過保護特權階級；再為政府通過些借款條例，暗裏分些賊錢罷了；甚麼代表，監督彈劾，全靠不住。司法是法部大理院等判罪機關，有生殺人的權，古雖有「辟以止辟刑期無刑」的話，其結果却弄得「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況且金錢世界，「刑不上富者」——十萬神——。雖有死罪，也可以運動特赦的，可見錢能支使權了。看起來司法權，原是在人殺人的，和立法權一樣無用。行政包羅很寬，內務外交教育實業軍務，一手操持。內部管得官吏警務——都是干涉人自由的東西；教省實業，更用不着政府勞心干豫，軍務完全製造消費物——兵馬戰艦；外交，國際上互相欺詐的機關。原來政府學者想出種種先占，租界，殖民，領土，瓜分，合併，侵略，聯盟，的名辭。用愛國一語鼓盪無知愚民，你毒我恨，弄出世界戰爭來；才有軍務，才有外交，浩浩茫茫，幾時才——某禪師咏走馬燈云：「團團馳走不停留，沒個明人指路頭，滅却心中些子火，鎗刀人馬一齊休。」——真道破古今世界軍閥的狂

所謂「些子火」並不真是愛國，還是愛權，愛錢。話又說回來了。那些立法司法行政權的機關，還不是拿錢維持的麼？去了錢，權自然也去了！

去賢。客說的賢，連「聖賢仙佛」在一處的。他是講清靜無爲的，佛是講出世救人的，都算一種超人，狠不容易遇著。聖賢是常有的，但老子說：「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大概是那些「予智自雄」的聖人，制禮作樂，講道德，說仁義，所謂「欺世盜名」相率而爲僞者也。所以累代盜賊式的帝王，都利用聖人，箝制人民，戴東原所謂「儒者以理殺人，更甚於酷吏之法」一點也不錯。莊子云：「侯之門仁義存，」也是這個道理，不過假仁假義假道德，騙騙人算了。況且現世那些有智能的賢人「天才，是我講過的，都成天在那裏發朋殺人的技藝器具學術。這樣天才一賢，真是社會的大害蟲。起而撲之，是全社会責任呵！這就去賢的說法。錢權賢一齊抹殺，天下太平，我也有三個字替代他們。就定食，事，力。食是麵包問題，代錢。事是工業問題，代權。力是勞動問題，代賢。一時也說不了。仍不過「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金言，以及王子山先生講的「以天下人，辨天下事，食天下食，用天下物」罷了。卽以是質諸醉心大同之客。

勞働非商品說

季子

「勞働非商品」一句話，就是那萬國勞働會議所議決底。我們研求勞働問題底人，例應尊重他們的話，才是道理。但我底心裏中，總覺得有些懷疑；因爲他們勞働團體，在那裏研究，不消說「自己背上掛秤」，總不免有自誇自的痕影。所以我對於這一句話，只認爲勞働家所唱底神聖主義底註脚；並未敢認爲顛撲不破的原理。不料一天研究一天，覺得他們所說的話，頗有幾分真理。並且又看見歐洲底資本家，亦有人承認他們這種主

義，提議改良勞工待遇上底地位，以免將來有大破裂的慘劇。照這樣說起來，「勞働非商品」一語，簡直成了公認上的原則。我今朝特地分解他一下，看他是不是完全底定義？或竟是片而底理由？

勞力爲資本一說，在十九世紀以前，學者倡言的，不知有幾許；我今朝不是研求他們底統系表，所以不及詳列。且即要詳細編列，恐怕寶貴底紙張，不識又破費多少？忍痛割愛，亦是不得已的事情。不過他們所說的理由，統而言之，則得左述底意義：

勞力爲交換報酬底品物，所以認爲有價值底東西。既有了價值，卽算是經濟學上底富。且對於一切生產上，均是離不得開的要件，所以又認爲資本。蓋無論何種生產，離了資本與勞力，便不能成立。可見資本是創造生產的元素，勞力亦是創造生產的元素，二者同一結果；故勞力爲無形資本，金錢爲有形資本。加以資本底增加，必須利用勞力上底製造，所以勞力遂成了資本底元素。況且企業家底勞働，其所得之利潤中，實含有支配上勞働所得之一部分；卽如非企業家底勞働，其所得之利潤中，大部分亦皆爲個人勞力之所製造。可見勞力與利潤，已完全化合爲一體；故資本二字，卽是勞力與利潤之結晶品了。

看右一段所說明的，「勞力是資本」成爲十八世紀的定論。但以吾人研究起來；勞力可以交換報酬，然不能說勞力卽是報酬。且認定的價值，乃是需要上底增減問題，並不是勞力上底增減問題。加以資本是死物，勞力是活物，性質絕對不同。故有了資本，不能卽時生產，必待勞力而後成功。若有了勞力，卽令沒有資本，亦可於天惠物範圍以內，製造生產。可見得勞力與資本並非絕對的不可分離的。兼之勞力有增加資本的效用，資本無增加勞力的效用，所以二者又絕對不能混合；況資本的結果，可以認識；勞働的結果，不可以認識。如

強合爲一，豈非以人類視同機械嗎？加之同一生產物品，任用如何勞力；然生成品底中間，如用化學的分析，亦只見原有物質底分子，並未見有勞力底一分印影。可知勞力實不能加增新資本，不過善用其既存資本底分配，而增大其所以爲資本之效力而已。總而言之：勞力者，乃借入底力量，並非原有力量。所以利用之可得資本，而其力量則決非資本。譬如吾人之腕力，用之可以舉百鈞之重；然不得謂此腕力即爲百鈞。明夫此義，則一班以勞力爲資本說的謬見，可以渙然冰釋了。

右邊所說的，僅僅對著主唱勞力資本說底先生，下一糾正之意見；如所謂「勞力非商品」之真義，尙未表明。茲特分別列舉於後：

(一)吾人所稱的勞力，究竟是一種甚麼元素？如舉此以問讀者，恐亦有莫明其妙之感想——蓋一班底心理中，不以爲交換工資之一種代價，必以爲製造生產之一種能力。其實二者，均屬非是。此話怎講？因爲勞力既非資本，上文已經說明；那有代價之可言。至謂製造上底能力，亦是誤以腕力或思想力而視同機械力，皆非確論。蓋人類生存於社會中，是人類天然底權利；然既有生存上底必要，則爲維持生存上之關係，勢不能出其勞力，以求其生活上底資料。既欲求其生活，則勞力上大小，均所不計，惟專以滿足個人慾望爲前提。可知人類底生存，乃人類底權利；而人類底勞動，乃人類維持生存上之一種義務。既曰義務；則無論何人，都是共通的，並非單獨的；且屬普遍的，並非專有的。固爲人人皆有生存底權利，人人即應有勞動底義務。二者本屬對待，不得因某種關係，強分爲二種階級的。亦不得因某種勢力，犧牲他人過度底勞動，來維持一部分人士底優美生活的。如此說來；勞動二字，完全是人類共通的神聖義務，不是一部分人士專有的，或單獨的。既非專有

，且非單獨，則勞動的分際，尙然與生存同一重量，安有價值可說。譬如人生底代價，二十世紀底學者，皆沒有一個人能舉得出數字的。生存尙無代價可言，那神聖上義務，更無代價可言了！代價未有，「商品」二字，我不知道從何說起！例若共和國民，他既擁有支配上的權利，所以要負擔當兵和納稅的義務。這種義務，原來是沒有代價了，早爲一班學者所公認。豈有同一義務，屬諸國家的，就無代價；屬諸社會的，便有代價嗎？況且商品一項，非盡屬人生必需品。人生既不需要，則商品縱然存在，亦不過廢物而已。若夫人類的勞力，是維持生存的義務，無論那一個，都要負擔的。雖其中大小不一，然此乃社會制度不良之結果，並非吾人固有之生存原則。諸君試看國家的義務，他們有錢的人可以免除兵役；他們無錢的人，可以不必納稅；此皆是他們強權家，自由支配的，不得算爲定律。蓋義務爲絕對的條件，決不許有假借事項的。明了這個道裏，人類的勞動，豈然無階級無代價可言了！今人不知此理，強派勞動爲資本；於是人生之神聖義務，竟與一班可有可無底商品，視同一律，言之真覺可恨。

(二)社會上的生產，原爲吾人生存而設的。所以個人對於社會，應負擔一種生產上底任務。蓋人類不能單獨生存，且又不能不生存。故以個人之生存，即希望他人之生存；既有他人之生存，則個人乃得遂其生存；相互的維系，即是社會所以綿延至今的原素。今吾人既爲社會一份子，則固爲希望他人之生存，自不能不負擔生產上底任務。所以人人皆有勞動，就是這個道理。況且個人要滿足物質生活的慾望，及維持社會生活的平等；所以人人都要勞動。蓋人類以物質的慾望而生存。如無此慾望，則即非人類。既爲人類，則不能無此慾望。二者實有相互連鎖之關係。加以社會的生活，人人都同一希望，即人人同一途徑。途徑相同，則人類決不容有平等

之待遇；此人人之所以必須勞働者，其主因即在夫此。勞働既屬必要，則勞働之爲物，當然有真正存在之價值；不獨不可以商品看待，即準以非商品之資本，亦不能以同一論斷了。今勞働家之勞力，一日之中，不知消滅了精神和腦力幾許？乃其所得之代價，即今至多，亦不過隨商品之市價爲轉移，並不能恢復吾人之損失。况一切勞働，僅替資本家生產；對於平民，沒有絲毫關係。照此看來，是吾人所支付底勞力，徒作資本家底殺人工具；並未吻合勞働底定義。其被人認爲商品的，原不足怪。特按諸原理，各人底勞力，完全爲神聖不可侵犯的，安能因資本家之壟斷，遂使真理亦爲之喪失嗎？

(三) 人生社會上，不單是物質的生活，還要有精神的生活，方能達其生存的目的。所以高尚底勞働，是滿足物質的生活慾望以外，還要滿足精神的生活慾望。慾望既不僅屬於物質，則勞働之真正價值，當然不能以物質相看待，此固不問可知的。况人生的勞働，原不是枯燥無味的，且不是呆笨過着的。此話怎講？因爲人是要維持生存而後勞働的，即是維持幸福而後勞働的。簡直言之，就是維持娛樂而後勞働的。既以娛樂爲目標，則勞働之結果，就應該完全其幸福，完全其生存，決不至有枯燥無味，和呆笨過着的印影。既無呆笨和枯燥的印影，則難以推定的解釋，亦不能忍爲商品也明甚。蓋商品無論如何優美，其商品自身，決無娛樂可言。既無娛樂，則以商品二字，解釋有娛樂性原動力，不亦謬之又謬者耶！加以工作一項，是人的體力與腦力，合同的力量所作成的，所以工作要發展人的智慧，不單只用體力，還要用腦力的；既用腦力，則勞働上的代價，試問從何算法？况且用腦的程度，因人而異；有用之至少，而獲效甚大的；有用之至多，而獲效甚少的。倘以勞力爲商品，則用腦的計算法，恐世界數學博士，亦不能舉出比例來！反面以觀，則勞力爲商品一語，更無疑義存在了！

(四)人類的勞働，是由活動性底腕力，與神聖底腦力相合而成的。上文業已證明，無庸詳說。惟腕力既有活動性，則與機械力之呆笨的，自然不可同日而語。蓋機械力雖極靈巧，然終屬遵循一定之規則，而不能稍有變遷。若易而為腕力，無論如何呆笨，則必有自由行使之活動性；既有活動性，則有機體靈巧活動力，與無機體之呆滯動力，完全相違。此固可由實驗而知其概要的。况腕力之外，更輔以不可方物之腦力。試問機械的和無思想的生物底動力，能有此神明變化麼？不特此也！機械的動力，捨了人類為之支配，便不能行使；可知勞力為神明不可方物的一種元素，如死性的動力，安能與之頡頏。執斯言也，勞力一項，完全是腦力腕力的結晶體；區區商品名義，即令資本家自為審定，亦無法加諸其身了！兼之勞力是人類的生命；勞力用一分，即人類的生命消失一分；所以不適娛樂原則的勞働，徒使受者減少其生命時間。證諸先例，彰彰可考。然則勞力二字，即認為生命二字底代用品，亦無不可。既為生命，寧可以指定代價，強為分別嗎？且吾聞諸法國學者說：「人生負擔的勞力，只可於最小限度內，使用十分之四五；如過勞，則生命必形短促，不勞，則生命亦必形短促。所以勞働為人生的平等義務，不可偏重一方的。」據此以談，勞力即生命一語，更可以立證而益明顯了！矧循此定義以研求；勞働對於人生，乃屬最小限度底義務。無論文明與野蠻，均是公同負擔的；既得人人負擔，則欲解決勞力之是否商品，請先解決人類之是否商品。如人類而非商品，則由人類自身保有之勞力，寧可定為商品麼？

依種種說明看來：勞働一字，何等神聖，何等高尙。不講說呆笨的商品，不能認為一律；就是人類以外之數活的動力，亦不能認為一律。此非故示區別，實因人類與機械不同，故勞力不能看作商品了。况商品可以拍

張光字繪 諷刺畫

賣，試問人類之腦力和腕力，亦可以拍賣嗎？如曰可以拍賣，則一度出售之後，何以人類之腦力和腕力，並未



有絲毫損失？難道出售的目的物，依然保存原狀，而可以取得代價嗎？諸君疑吾言乎！請將嘎利氏所舉商品之特質，稍一比較；則不難知其要義了。特質如何，

列舉於左：

思

第一 商品是供人用的

商品之爲物，不問其爲有機體和無機體，然均爲供應人類而特設的；並非以商品爲主體，而以人類爲之犧牲的。明夫此義，則知商品底發生，實由於人類之物質生活的慾望，不關於商品之成分如何。故人類爲創造商品底元祖，各商品不過供其犧牲而已。

第二 商品是有認定的價值

價值之所以存在，由於識認上底大小，識認上底大小；由於需要上底增減。商品之能有價值，亦由吾人識認上之決定。蓋商品自身，本無價值可言；即令製作者認爲有價值，然自社會方面看來，依然認爲天惠物之加工品，並不具有若何之價值。乃自資本家壟斷後，而又繼以人類之迫切需要，所以商品遂由無價值而變爲有價值了！直言之，即是吾人以物質的生活之必要，始令無情底商品，亦成爲有價之物質了。譬如水火焉；吾人可以自由取攜，而不能定以價值，故曰非商品。然自私有制度發生以後，雖以天惠的亦化爲有價值之商品。據此，則知商品之爲物，不關於本身之如何，而關於認定者之大小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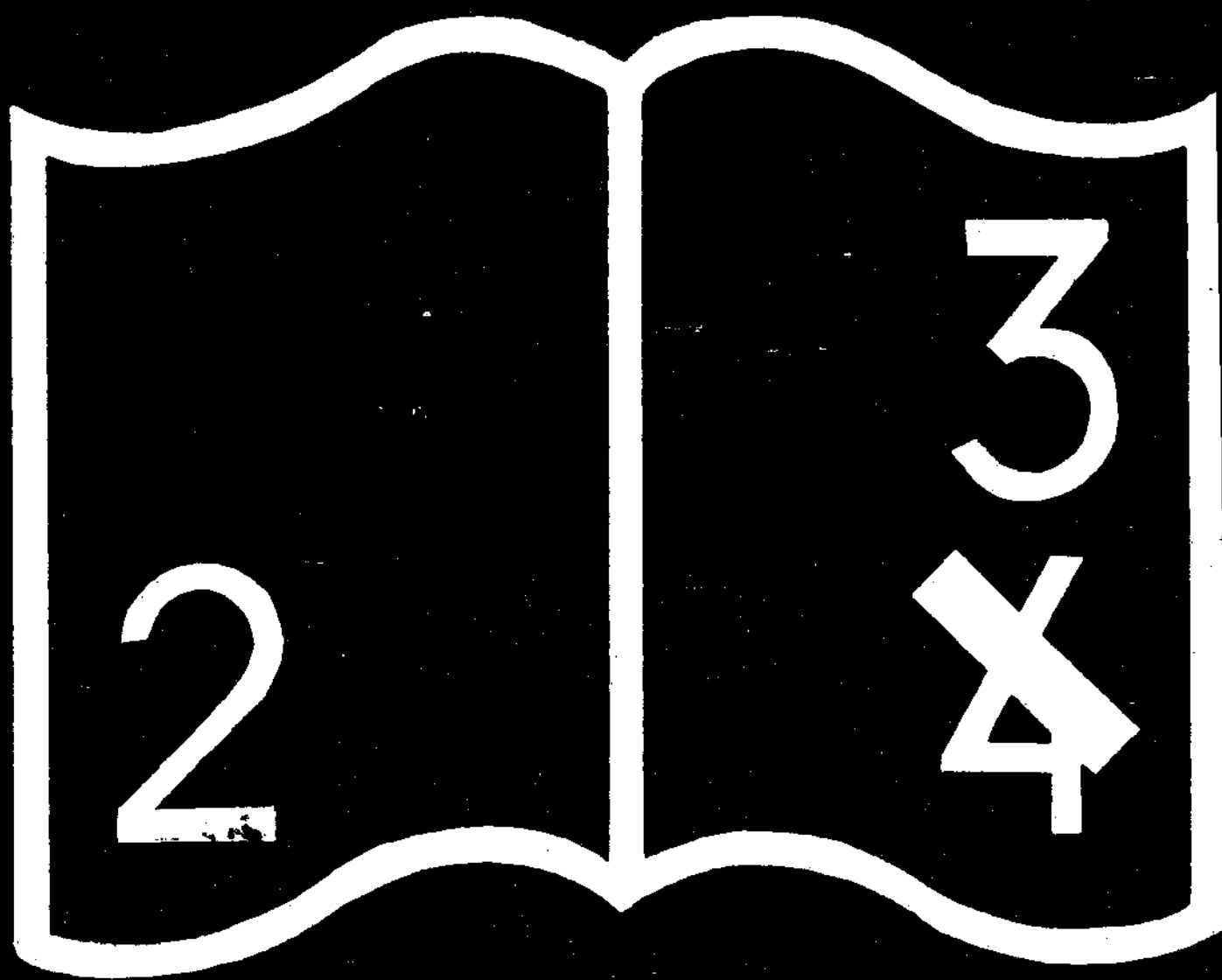
第三 商品是作交換的媒介

金錢之轉換，由於其他方法的，固屬甚多；然由於商品的媒介，亦復不少。所以商品遂成了交換的主體。惟吾人所欲問的，就是商品上存在底勞力，是否可以作交換的媒介？此項答素，但觀以上說明，不難充分了解，然吾人尙欲進一言，以明勞力與商品底關係。蓋商品所以產生，固視夫勞力大小；然既已造成商品，則此時勞力完全不係屬於商品上。何以言之？因爲人類的勞力，能使物質成一定商品，而不能使其脫

力與腦力，皆常系屬於一定物質上。故勞力自勞力，商品自商品，二者不可併為一談；特勞力所表現底工作，則為商品構成底原素。然工作是勞力底結果，非勞力底本原；所以商品底價值，可以工作成績決定之，不可以工作力的原動決定之。因為工作的成績，即屬商品，吾人以認定上判別，不難知其代價；若工作的原動力，即是吾人之腕力和腦力，不可以認定上底判別，來推定其代價了。善哉，康格林博士說的：「商品原無價值，經工作後，始生價值。」又說：「宇宙間無論何物，都由人類之腦力和腕力，始能知識其名義並及性質；故腦力與腕力，即為支配宇宙間形形色色之元祖力，不獨商品賴此而生，即非商品亦賴此而生。如欲強定價值，則附屬於工作部分上的，尚可借消其底代價，而除去原料一部分，以推定其勞動的代價了。若其附屬於非商品上，試問用何方法，解決其價格？可知勞力不能強定價值，已無疑義！加以商品的代價，是由個人維持生活上之需要，方有數字之可舉；然此乃私財制度之結果，並非真正的價格。蓋自由制下的商品，未有限制；完全同於天惠物，人人皆可以取攜的，人人皆嘗製造的；所以價值二字，在彼時並無絲毫之存在。」

第四 商品是可以自由變更的

商品何以產生？不論何人，均應言是工作的結果。既以工作為主體，則任舉如何商品，其自身決不能變更，而唯有勞力，方可以變更他的品質。據此以談，是商品一項，完全為勞力之支配品；故捨了勞力，商品即無存在價值了。例如空氣焉，本非商品之類；然一加入勞力，則空氣枕以及空氣球等等，均隨之而產生。所以勞動底結果，雖天惠物亦變為商品了。又如各種原料焉，是一班人所認為商品的；然無論何者，必



编码错误

經人工底勞力，始能達其販賣的目的，可知不須加工之商品，亦不能不依賴勞力之支配了。惟商品雖專恃勞力，然決不可言商品即是勞力。上文所言的腕力與百鈞比較，就是這個理由。

第五。商品是可以計算的。

商品為拍賣的貨料，所以一切代價以及量數，均可用精確方法計算之。若夫勞力之使用，任用何種方法，除腕力上所得差分外，決不能使腦力亦受同一支配。譬如學者發明一物，其所得之成品，當然可作商品看待；然究竟其中腦力若干，不獨他人無法計算，連本人自身，亦無法計算了。既不能計算，則勞力之使用，完全出於個人之恩惠，自不能以認定價值，強派為已知數了。法國嘎克氏說道：「勞働是未知數，商品是已知數，二者決不可同一論別。」諒哉斯言！

第六。商品是技能之結晶體。

今人多以商品為一種物質，故商品底代價，皆以普通需要定則，為之計算其間。然實際上之解剖，商品之產生，乃關係個人底技能，技能底美惡，商品遂受重大的影響；所以技能即為商品底元素。但此種技能，僅僅變更其原料的狀態，並不得以技能即認為商品的。蓋技能可以變史無量數物質，不係屬於一定品物上；既不係屬，則商品上底美惡，只可推定技能上的優劣；而真正底效用，商品自商品，技能自技能，二者萬難混同的。譬若信用焉，可以認為增加資本的原料，然不能說信用即是資本的。猶之技能一項，可以認為增加商品底力量，然亦不能說技能即是商品的。二者區分，嚴於鴻溝，奈何今之人士，尙鮮有注意及此，你說可恨不可恨！

第七 商品可作競爭的目標

人類的腕力以及腦力，固可以實行其競爭的比較；但顯著的差度，究竟與當事人之腕力與腦力，是否同一？尙屬疑問。例若競爭試驗焉；甲之腦力強，而所得之成績，未必皆強；乙之腦力弱，而所得之成績，未必皆弱。蓋競爭期內之比賽，不過偶然之現象，殊難認爲定律。今之學校年考，其實例不知有幾許？可知個人原有底腦力和腕力，不能作爲競爭的目標，自不待言。若改而爲商品，則兩者底比較，優劣立見；即有時鑑定上或有差池，然商品可以認爲目標，則固毫無疑義了。

第八 商品是有形的品物

商品與勞力，其顯著底區別，即是有形與無形二者。雖某種之商品，不可以肉眼觀察；然一經科學的試驗，則決不有遞形。凡研求化學的專家，類能言之。如勞力一項，不獨無形影可言，即以心理學家之推定，亦只僅得其近似數；真正上之幻度，實無法可以指證了。既不能指證，則顯著底鑑別，尙然以有形爲根據，想讀者亦必首肯此語！

彙觀上述八項，即是商品中分析之原子。吾人如以勞力相對照，則差度不難確定。總之：勞力與商品，一爲有思想灌注力之働作；一爲無思想灌注力之物質。個中差別，比諸風馬牛，恐猶不能企及。不料一班貨本家，不以個人之腦力和腕力，認爲商品；而以苦工輩之腦力和腕力，認爲商品，殊令人有不平之感！吾甚願今之爲勞働者，自知勞働之真價值，而不必以商品自居。即一班貨本家，亦宜放開眼孔，認定勞働爲生人的義務，而不以特定商品相待。則不獨社會之平等底生活，可以維持；即曩塵日上之勞働問題，亦可以消滅無形了！

勞働運動與教育

慎子

在真平等自由的社會裏，甚麼階級都消除了，沒有人不勞働，誰也可得到生活必需的物質。這樣，全社會的民衆，大家不必擾擾攘攘，終日鑽在生活的圈套裏，還能覓安寧的過活；謀物質生活的事，既簡單了，那可以用着餘閑來發展精神上之事業：這是何等享樂！但是現在的社會裏資本家，還是拚命幹搜刮剝削的勾當，勞働者祇是埋頭過那牛馬的生活。好像一些不知道理想社會的愉樂似的；而且好像是怕到這種社會，猛力地背着他在狂奔到較現在更黑暗的境界，這是什麼緣故？難道人們都傻了嗎？近來社會改造，勞働運動這些名詞，一齊湧現到報紙和雜誌上，但是這不是空談，要去實實地做的，他底實行的第一步是什麼呀？阿！過去的使我們傻的；和現在我們要實行的第一步，不是別的，祇是「教育」。

教育雖不是萬能，却是可能的。他底偉大的力量和有勢的權威，大家都承認的。惟其他底力量和權威如是之大，所以他底進行方針，我們尤該十二分的注意。凡是一種能力，我們用他在好的方面，固然可以造成許多良好的結果；但是方法錯了，也可以釀成彌天罪惡：譬如：「鐵」：我們用來製造機器，建築鐵道，使我們人類交通便利，日常生活靈活起來；但是把鐵造成了許多鎗砲和刺刀，殺人如麻的橫暴的戰爭，就用他做利器，這不免是罪惡的了。教育也是這樣，教育是人類獨具的。康德說：「人的所以爲人，祇是倚靠教育」。勞働者占着人類的大部分，對於人類教育，去下功夫研究，難道是不應該嗎？雖然，過去的教育，究竟在勞働界，遺留下什麼成績？我們今後怎樣使教育者懺悔呢！現在姑把我底意思寫下來罷。

(一)「過去的教育在勞働界遺留下的罪惡」。過去的教育，完全是資本主義的教育。因爲過去的社會，

資本是萬能的。無論什麼事情，祇要有了金錢，就可隨意左右。因為如此，所以教育的權，也是完全操在資本家手裏。教育者不過是他們底雇傭，那有不順從他們之理。那時的學校，完全是資本家底子弟讀書的地方，窮苦的勞働者，檢直一些受不到他們底恩惠。什麼振興教育，普及教育這些好聽名詞，不過是欺人罷了。不但如此，資本家橫行作惡，惟恐貧苦階級的反抗；劫奪權利，深懼被侵者的怨恨。因此在教育上，處處給資本主義辯護，鼓吹資本家的權威；而對於勞働者，差不多視為該當困苦，應該給資本家做牛馬的。教育上灌輸的思想如此，所以社會上一般人的腦筋裏，差不多以資本家的壓迫勞働者，是合理的。非但一些沒有可憐勞働者的意思，而且以做資本家為榮譽的事。所以從前許多人——舊社會裏所謂能幹的人——終生鑽營，百計設施，總想做一個面團團的富家翁，那時候，他們以為人生的目的是達到了。這種卑劣的人生觀的造成，難道不是過去的教育之罪惡嗎？

(二)「今後教育之懺悔」。「勞働神聖」這句話，在現在可說是說得爛了；但是在實際上實現了未？老實說一句，着實沒有哩！這究竟是什麼緣故呢？這是因為從前舊教育所遺留在人們底腦筋裏的惡根性還是潛伏着。所以在現在的時候，教育的任務，一方面該把過去的罪惡懺悔，他方面須為這達到可愛的將來的光明的愉快的平等的自由的新社會的勞働運動盡力。換一句話來說，就是：

(A) 消極的——把過去的潛伏在人們底腦海裏的惡觀念剷除。

(B) 積極的——把「勞働」底價值和真意義，宣傳到社會一般人的腦筋裏。

總之：今後教育，急當屏除資本主義超人主義，以為文化前途之累。以更簡單言之，就是今後教育，要免除從

前「爲少數人的奢侈品」之羞。使人人都能享受社會的幸福，擔負社會的勞苦，即所謂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法則。這才是教育積極的任務呵！

上面所說，雖把這題略爲解釋一下，可是散漫得很，現在還要總結幾句。

「勞動運動要以教育爲起點」，這是我們慣聽的話。可是也是事實上最合理的話。沒有教育的人，智識是很淺薄，無論幹起什麼事來，不是鹵莽滅裂，憑着意氣胡鬧；便要給少數狡猾者利用。所以我雖不承認把少數人智識提到極高，含有超人的色彩；却也不願有一部人智識幼稚到水平線以下，我覺得這是最可憐的。要是在以上兩種缺陷裏有了一種，都是我們新社會的破壞者。所以我以爲「普遍化的教育」，是更要緊沒有的了。他是勞動運動最利害最有力的武器。要是沒有了他，事實上於我們的目的決不會有絲毫裨益的。但是教育雖然這樣重要，教育與勞動運動的關係，雖然這樣深切；却不是甚麼教育都能幫助我們的，難道「軍國主義」「資本主義」「貴族主義」都行了嗎？呵！快決定我們前面的指南針，因爲把這一點錯誤了，甚麼好的東西都可變壞的！

名著

卷一

次 目 期 七 第 報 畫 放 解

評論

廢除和尚道士尼姑等問題

朱信庸

女子對於改良家庭的責任

王英華

不可誤會解放的真義

郭泌渠

思潮

小家庭的代價

邵慈南

新聞

新德國婦人政治上之地位

徐卓采

日本的兒童公育院

裴君健

南洋英屬華僑教育存亡問題

社會狀況

鄰婦調查錄(二)

P M 生

智識

科學常識(七)

顧肯夫

詩

雪.....魯鈍生

前進

徐仁銘

憶母

朱信庸

新詩

吳菱南

劇談

戲劇改造的研究(一)

楊塵因

戲評

評「華奶奶之職業」的餘波——答汪優游

小說

肩痛：心痛

王警濤

沒有娘的苦處

李守真

她悔婚的理由

陸潔父

嫁兩嫁的可憐女(續)

鄭正秋

通信

解放與自由.....邵希棠·劍雲答

本期插畫四十幅，純用(銅版)(鋅版)製成，由錢病鶴，丁悚，楊清馨，謝之光，楊秉文諸君担任，隨報附送但杜宇繪五色版大幅月份牌一幅，仍售二角一分，不另加價，



養疴客談

錢牧齋

戲術之幻。至吐火吞劍。真神奇矣。然未有即景生情。無中變有。仍不失雅趣。如近日汪信孚家所演者。信孚居邑之東門。與維揚一富商為至戚。一日有方士自維揚來。虞詣汪門。出其戚薦書云。伊善戲術。願獻技門下。信孚加禮款洽。留之信宿。其人恂恂溫雅。絕無方家氣。習數日後。猶不聞自請試技。主人亦未迫促也。惟日遊市肆。陟山巔。任意盤桓。竟日而返。如是者又數日。一日從容語。主人曰。小技雖不足觀。然頗有靜理。翌日當請試。今先與主人約。勿立視。各守默列。坐勿多人。數以五六。如我約。乃盡我長。否則勿以中止。見怪主人。一聽命。翌日堂中案桌令盡撤去。坐具分列左右。各以三獨留中間。一桌離五尺許。于腰間解下一小囊。探之出錦幃四幅。繫于桌之四旁。周圍其外。演者即退而坐。良久命兩童昇去其桌。則下乃一小小園池也。細石玲瓏。石壘繡錯。悉如米顛。袖中物高高下下。如鳥道羊腸。石磴逶迤。曲折縈迴。無不洞達。一池浸碧。鉤抱山足。中間荷花。開如錢。大有開足者。有含蕊者。有瓣落而結蓮房者。葉亦有舒有卷。有萎而浮水面者。或直或斜。屈曲有致。池畔梧桐一株。茂葉濃蔭。挺幹約二尺許。有尋丈之勢。又有倒垂楊數株。圍繞池邊。襯映水綠影。紛披山側。一檜不滿尺餘。曲幹離奇。虬枝盤

遠。宛。若。翠。蓋。又。有。老。樹。長。三。尺。許。臃。腫。卷。曲。斜。倚。一。湖。石。之。巔。盤。根。糾。結。于。石。罅。中。凌。霄。花。延。壘。其。上。湖。石。之。足。則。秋。海棠。枝。葉。如。紅。顏。翠。袖。結。伴。耦。立。更。有。叢。蘭。或。把。根。于。石。畔。或。披。葉。于。池。濱。點。綴。布。置。一。一。清。雅。咫。尺。之。地。勝。致。不。可。方。物。在。坐。者。觀。之。良。久。方。目。照。心。駭。忽。聞。桐。葉。間。隱。隱。蟬。鳴。一。螳。螂。自。葉。間。出。昂。首。張。臂。若。前。若。却。蟬。驚。而。飛。且。飛。且。鳴。繞。空。中。柱。三。匝。而。逝。螳。螂。仍。昂。首。若。有。所。窺。視。忽。飛。至。凌。霄。花。間。一。紡。織。娘。從。花。間。躍。出。螳。螂。怒。而。攫。之。自。頭。至。足。食。之。至。盡。腹。遂。果。然。蹣。跚。而。下。忽。一。狡。貌。白。質。黑。文。大。如。鼠。從。海棠。葉。底。出。而。仰。視。螳。螂。聳。身。躍。上。銜。之。而。下。置。之。地。以。爪。擦。撥。之。相。與。跳。躍。爲。戲。忽。聞。犬。吠。聲。一。梨。色。犬。比。狡。貌。差。大。從。石。洞。中。出。狎。狎。健。來。搏。狡。貌。狡。貌。驚。走。犬。追。逐。之。環。繞。石。徑。周。遭。殆。遍。狡。貌。急。緣。樹。而。上。復。入。洞。去。旋。聞。池。中。水。聲。汨。汨。濺。沫。若。細。珠。亂。飛。兩。白。鵝。如。雀。大。從。磯。石。中。衝。波。而。出。鼓。翅。唼。水。而。浮。萍。水。中。有。紅。文。魚。驚。躍。起。有。小。翠。鳥。掠。水。口。銜。小。鮮。魚。一。尾。入。垂。楊。深。處。不。復。見。俄。而。小。燕。雙。雙。飛。蹴。池。波。鵝。忽。作。鴉。聲。小。燕。驚。騰。飛。入。梧桐。茂。葉。中。而。白。鵝。尚。浮。水。面。舒。緩。自。得。忽。蟋。蟀。聲。草。蟲。聲。燕。子。聲。犬。聲。貓。聲。涼。颼。乍。發。聲。桐。葉。聲。柳。葉。披。拂。聲。一。時。雜。沓。而。起。觀。者。方。目。營。耳。注。應。接。不。暇。忽。主。家。僕。叩。門。急。且。呼。主。人。怒。不。覺。揚。聲。誰。何。之。其。人。有。愠。色。遽。起。立。取。腰。間。囊。向。其。處。一。擲。而。池。石。花。木。禽。魚。等。俱。杳。無。形。跡。矣。乃。咎。主。人。曰。何。負。約。乃。爾。蠢。奴。不。足。責。獨。秋。中。無。限。佳。景。不。獲。終。盡。爲。諸。君。可。惜。耳。主。人。爲。謝。請。復。之。不。可。次。日。卽。別。去。

吳梅村先生集外詩

襄陽樂

襄陽之樂乃在漢水廣視山高英宗復辟襄王朝賜以二賦親含毫此賦不從人間來楚雲一片飛蕭韶大堤花檀溪竹裏王歸就章華宿高齋學士宜城酒江皋遊女銅鞮曲前有白尚書後有原侍郎虎符討賊臨襄江千里清盪開勛房節使不數杜

常陽宗子足掩曹成王百餘年來亂再起青袍白馬來秦倉吾聞襄陽城北七十二峯削天平中有黑帝時白玉爲階祀黃金
爲宮觀曾佐真人起冀方今日王師下江漢江漢耀兵道遙歌祝釐祠下諸軍過廟中燕王破陣樂襄陽小兒舞僂僂新都護
稱相公知路輻輳承明宮帶刀六郡良家從相公來車如風飛龍廢馬青絲駿襄王置酒雲臺中賊騎已滿清泥東嗟乎呼鷹
臺畔生荆棘斬蛇渚內波濤立夜半城門門牡開蒲胥劍履知何及襄陽之樂乃在漢水廣赫山高宮故落日風蕭蕭

高麗行

安東都護營河朔特許高麗市弓角野人七姓海西塵開城八道江南樂蔽關還蹙董山師拜華先陳瓦刺詞諸部皆分大偏
薩國人共事莫離支承天門前常引見三年加勞中嘗宴折巾屈紉幕華樓龍笙狼筆來賓院漢城無復憂毛憐吹塵箠策檀
君前三十六島島兵起先皇趣救車三千遼人頭裹夫餘布將軍履及楊花渡一戰功收合市城萬家粟輓襄平路此事由來
四十年君倚漢使真如天陳湯已去定遠死一朝羽檄愁烽煙榆關早斷三韓道蒲海難通百濟船嗚呼東方君子不死國堪
嗟漸漸玄菟麥豈甘侯印下勾驪終望王師右碣石

三松老人歌

三松老人七十一箬帽棕鞋神奕奕座上支頤避世翁少年走馬長安客長安此日車如風十人五人衣衫同賣術黃銀殷七
七揚箏翠袖張紅紅西苑樓臺飛百尺洛陽賈人進花石宣政門開候賜錢杜陵日暮分曹奕大編十丈封黃羅疆環一寸如
清醴織罽先呈尙衣局飾璫共宴賣珠胡二月高粱走燕九小兒緣橦女射柳馬客虬鬚笑繫鞭蛾姬輔鬢呼嘗酒賀老琵琶
李驀笛與慶樓前初下直曲曲新聲我輩聞五侯宣索知何及玉河歸騎暑陽鐘曳縞乘肥勝日中醉值金吾爭道過將軍司
隸與錢通二十年來重到此不見當年遊俠子南陌朝催問架錢西山夜拾回中矢老夫淩落復何求寒笛江潭網樓倚一身

結客半天下。萬里歸來空白頭。

蘅華館日記

天南遜叟王紫銓

八月朔日辛卯。偕惺如詣黃鐘小飲。張隱谷從。真如來。回言願入教。受洗。每晨在慕君處祇讀聖書。恂如亦往讀焉。予爲惺如謀寓。竟不能得。隱谷日長。生禪院斗室。頗精。尙無人居。下榻其間。亦堪容膝也。恂如因遂徙居其中。

二日壬辰。吳式如從鹿城來。頗有小疾。尙未健飯。同研蕪芷。鄉舍弟惺如式如至。城北茶寮小啜。因微雨。廉纖不能進。城繼往酒鐘小飲。

三日癸巳。同研蕪。荈。邨進城。聚茗。媿清譚庚公。興致亦復不淺。

四日甲午。同恂如散步馬路。側往酒鐘。索飲。恂如曰。此間酒味醇烈。頗解老饕。他處所不逮也。幸圃亦稱海上酒。遠勝吳門。擬作十日遊。爲錙伶痛飲也。

五日乙未。薄暮。至城北禪寮。往訪恂如。卽同伊聚茗。荷廳七椀。之後習習風生。茗戰既罷。復整酒。兵聞卅公酒壇。爲海上冠。乃往飲焉。恂如頗不以爲佳。曰。純盜虛聲耳。晤錢棣園。立談片晷。出城已上燈時矣。

六日丙申。清晨。恂如來舍。同往啜麪。頗堪大嚼。繼入城聽慕君說法。午後詣黃鐘飲酒。予從恂如來。此靡日不游。酒鄉麪秀才。風味竟如習慣。所恨者杖頭青蚨。日日飛盡。呼之不來。繡生繡生。母乃與我王戎。有銜怨乎。真堪一笑。

七日丁酉。薄暮。同隱谷恂如至茶寮。小啜。來合并沈子會稽人。清談良久。繼同恂如至城外酒家。小飲。味薄劣。真魯酒也。

美術

天台山麓題



難得有名煙



易求無價寶

著名國貨
金馬牌香煙



五十張
換手表
鍊一條

積存獎
券百張
換金手
錶一隻

中國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啓

美 術 畫 但 杜 宇 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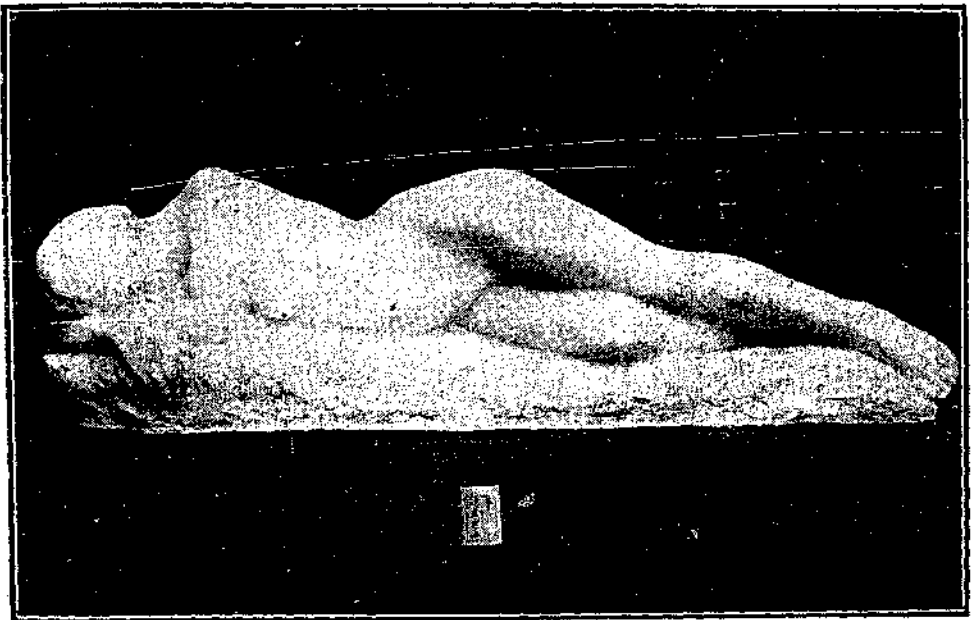
燕子低
 飛花事
 闌柳枝
 終日拂
 欄干多
 情唯有
 橫塘水
 游女新
 粧當鏡
 看
 君博題

法國大彫刻家雷曼索氏生於一千八百七十四年以善



彫人物著名尤精於裸體美人本頁兩幅卽氏之作也

(一) 刻彫之氏索曼雷



(二) 刻彫之氏索曼雷

大江集

大觀集之第一種

胡懷琛著

長江黃河

長江長。黃河黃。滔滔汨汨。浩浩蕩蕩。來自崑崙山。流入太平洋。灌溉十餘省。物產何豐穰。沈浸四千載。文化吐光芒。長江長。黃河黃。我祖國。我故鄉。

採茶詞四首

朝也採山茶。暮也採山茶。出門曉露濕。歸來夕陽斜。
出門約女伴。上山採茶去。山後又山前。迷却來時路。
昨日新芽短。今日新芽長。不惜十指勞。只怕不滿筐。
自從穀雨前。採到立夏後。茶苦與茶甜。何人去消受。

飼蠶詞四首

日出採桑去。日暮採桑歸。漸見桑葉老。不覺蠶兒肥。
今日蠶一眠。明日蠶二眠。蠶眠人不眠。辛苦有誰憐。
春蠶口中絲。阿儂身上衣。要我衣裳好。莫使春蠶饑。

蠶老變爲蛹。蛹老變爲蛾。飼蠶復飼蠶。一春便已過。

自由鐘 八年四月作記韓人之運動獨立也

豎起獨立旗。撞動自由鐘。美哉好國民。不愧生亞東。心如明月白。血灑桃花紅。區區三韓地。莫道無英雄。悠悠千載前。本是箕子封。人民美而秀。土地膏而豐。那肯讓異族。長作主人翁。一聲春雷動。徧地起螻蟲。祖國人人愛。公理天下同。我願和平會。指巴黎和會慎勿裝耳聾。

老樹

庭前有老樹。春來抽條新。枯榮有變化。同此本與根。人生亦如此。嬗遞秋與春。我死而有子。子死而有孫。根本苟不斷。血脉長是親。老幼體屢變。生死理未真。眼前兒童輩。都是千歲人。

明月

明月無老少。萬古常如茲。皎皎當中天。夜夜揚清輝。忽被大地妬。纔盈便使虧。雖曰有圓時。長圓不可期。借問此缺恨。茫茫何時彌。

送春詩

當日喜春來。今日送春去。來也從何方。去也向何處。問春春不言。留春春不住。芳草遠連天。便是春歸路。

流水

門前水直通江。我心隨水去。迢迢到他方。他方有故人。道路遠且長。不能長相見。但願毋相忘。

落花詩

落花飛。飛滿天。花開有人愛。花落無人憐。花開又花落。一年復一年。此是第幾番。問花花無言。

爲女生某君題畫詩中云云爲畫中實景也

帆飽知風健。雲開漏日明。騷人無限意。寄託在滄溟。

世界

人數無量多。地球一粟大。哀樂各不同。一人一世界。

哀青島

民國八年五月作

浩浩渤海水。悠悠膠州灣。林木何葱鬱。山巒亦藐綿。乃有木屐客。見之長流涎。便將一角地。奪入囊橐間。安得魯仲連。一旦爭之還。鬱鬱黍岱青。沈沈夕照殷。於閉切悵望田橫島。煙水空迷漫。

津浦火車中作

莫道火輪速。歸夢尤過之。不作同方行。而作背道馳。夢魂幾往還。車行猶遲遲。日出泰山曙。天寒燕草衰。車行何時已。客愁無盡期。

送友人往天平山看紅葉

送君天平去。去去看紅葉。不能同車行。我心獨憂悒。倘能携贈我。一筐爲我拾。

海鷗

白鷗忽飛來。白鷗忽飛去。海關與天空。故鄉在何處。

秋葉

樹葉兒。經秋霜。一半青。一半黃。樹無知。人自傷。

冬日青菜

濃霜打青菜。霜威空自嚴。不見菜葉死。翻教菜心甜。

菜花

菜花菜花開。蝴蝶蝴蝶飛。菜花開過了。蝴蝶還沒知。

春遊雜詩

七日放春假。六日出郊行。一日閉門坐。做得新詩成。出門何所見。萋萋陌上草。含雨復含煙。做就愁多少。爲羨釣魚樂。攜竿過小溪。夜來春水長。便覺石橋低。

離離墓上草。一歲一回青。如何墓中客。千年睡不醒。
一里兩里路。三家五家村。不信廿世紀。尙有羲皇人。
燕子亦勤儉。往來何辛苦。啣得陌頭泥。重把舊巢補。
芳草如碧玉。野花如黃金。不費一錢買。採來衣上簪。
清天淨如洗。晚霞紅似烘。始知造物者。變化真無窮。
買得筍一束。歸來煮爲羹。嘗過此滋味。方知酒肉腥。
俯仰憑觀察。能收實驗功。世間真學問。原不在書中。

新禽言

割麥插禾

割麥插禾。好男兒。莫懶惰。好光陰。莫蹉跎。一春不種田。一年便錯過。快快工作。割麥插禾。

得過且過

得過且過。好吃懶做。歲暮天寒。忍凍受餓。得過且過。當初大錯。

姑惡

姑惡姑惡。幾時纔得解放。脫離束縛。姑也是人。婦也是人。姑見了婦。爲何耍惡。試看他。小家庭。自

由自在。何等快樂。

行不得也哥哥

行不得也哥哥。哥哥說。叫我做甚麼。我們要互助。你莫倚賴我。你如倚賴我。我倚賴那個。

不如歸去

不如歸去。耕田種樹。自耕自食。無憂無慮。只要努力保汝國。莫使欲歸歸不得。

提壺盧

提壺盧。酒可沽。將禁酒。欲何如。終日飲酒太糊塗。不如打破壺。有酒君莫沽。

蟲言

古人託禽言以諷喻。用意深遠。但得過且過。提壺盧等章。其思想陳腐。不足爲訓。余曾爲新禽言數章以矯之。然秋蟲春鳥。各鳴其時。鳥既有言。蟲何獨無言乎。因作蟲言。以補古人之缺。前者可自詡爲改良。後者可自誇爲創造也。

促織

促織促織。鳥催人耕。蟲催人織。鳥無福食粟。蟲不要衣帛。辛苦總爲人。可憐人不識。促織促織。終夜鳴。有幾個懶婦聽得。

知了

知了知了。實在可笑。傳說有言。知易行難。言多不如言少。王陽明曰。知而不行。不是真知道。孫中山曰。行易知難。不行怎說知了。如何言論大家。只管開口亂叫。

叫哥哥

叫哥哥。叫哥哥。哥哥說我親愛。嫂嫂嫌我話多。爺爺說我不是。媽媽又說我不錯。一團閒氣。到底爭些甚麼。大家庭制度。不如一拳打破。

荒墳以下譯詩附原文

荒墳何寂寞。春秋自來去。不知有芳菲。那管風雪暮。垂楊長俯首。終日聽溪聲。清歌破寂寥。好鳥空自鳴。一任悲風號。墓中人無語。應是長眠客。愛此安樂土。

Such quiet has come to them,

The Springs and Autumns pass,

Nor do they know it be snow

or daisies in the grass.

All day the birches bend to hear

the river's undertone;

Across the hush a fluting thrush

Sings evensong alone.

But down their dream there drifts no sound,

The winds may sob and stir.

On the still breast of Peace they rest—

And they are glad of her.

By Arthur Ketchum.

按原文見胡適之嘗試集。原譯名墓門行。今將適之小序及原譯附錄如左。序云。四月十二日。讀紐約晚郵報。有無名氏題此詩於屋斯託克 North Woodstock, N.H. 村外叢塚門上。詞旨悽惋。余且讀且譯之。遂成此詩。已付吾友叔永。令刊季報中矣。一日。偶舉此詩。告吾友客鸞女士 Marion D. Crane。女士自言有友克琴君 Arthur Ketchum 工詩。又嘗往來題詩之地。此詩或出此君之手。亦未可知。余因囑女士爲作書詢之。後數日。女士告我。新得家書。附有前所記之詩。乃別自一報剪下者。附注云。『此詩乃克琴君所作。』女士所度果不謬。余亦大喜。因作書。

談

薈

指
巖



寒雲鬻書例

寒雲主人好古知書深得三代漢魏之神髓主人愈窮而書愈工泛游江海求書者不暇應爰爲擬定書例於下

榜書篆隸楷 每字二十元跋每字加一元

楹聯篆隸 每字二元行楷每字一元跋字加五角隸書加倍

立軸屏條橫幅 每字五角隸書加倍

卷冊 每字二角隸書加倍

摺扇團扇 每件五元

女扇小楷 壽件 碑碣 蠅頭書 代擬詩文
均而議磨墨加一 上款加倍 劣紙不書 綾絹加倍 扇不加

方地山 宣古愚 馮小隱 同啓
胡召南 張丹斧 余毅民

庚甲季秋胡裳 遵書

現因助賑 上款免加代收件處
交通路新民圖書館
長浜路仁勝里十五號胡寓
大通路新康里一〇八一馮寓

樣包試服

內貯三劑

加贈一劑

大洋五角

製 潛 **月 圓**

真紋銀盒

貯十二劑

加贈二劑

實洋貳元

爲

血枯 能潤

婦科 乾血癆 崩漏 痛經 經水稀少 經水逆行 腹脹腰痛 勤學傷腦 經水不調 赤白帶下 癥瘕痞結

環

血瘀 能化

子宮虛冷 不受孕育 一切調經等症 產後瘀滯 或惡露淋漓 崩勞 跗腫腹脹 遍身浮腫 身熱胸悶 惡露上攻 頭暈目眩 耳鳴腦痛

球

血虛 能補

男女並治 五勞七傷 內傷

之

血室 能通

吐血 血湧上衝 痰中帶血 鼻衄腸紅 曾患吐血而有 肝胃痛者 一切主治服法 另詳仿單 函索即寄

聖

血腐 能新

上海法租界敏體尼路三四四號 陳潛武醫藥局

藥 總發行所

經理處本外埠

各辦 香 大藥房 廬



巴黎婦女現形記

華林譯

▲第一 巴黎之丰度

丰度者。描繪都市之印影也。北京之丰度。則有暗塵色。上海之丰度。則有嬌陽意。巴黎之丰度。即製造新式時女之研磨機也。巴黎婦女。半由鄉村而來。半由他國而來。其純粹巴黎生者。殆不及三分之一。然習俗。移人漸歸同化。未施粉黛。已易醜顏。雖田野村婦。而飄然入都。則栩栩焉。有仙妃態。幻形俄頃。殆彼蒼之播弄歟。仰亦飲水之關係歟。

巴黎少女。比諸世界。豔姬通都。美媛尤屬別饒。丰致柔情。宛轉毫無鬚眉氣概。譬如盆花。乍含笑於溫室。又如弱草。頓弄姿於香簾。發揮女性幽情。愈柔世界中。殆無其偶也。

巴黎之女。可以作美妾。不可以作良妻。故德諺有曰。求妻當向柏林。求妾當向巴黎。衆口一詞。定非虛構。蓋勤儉自持者。柏林之婦女也。冶遊成性者。巴黎之婦女也。分道揚鑣。雖以魔術法力。尙難改其假面。一班好色郎君。多以巴黎女作情婦。殆如花

之戀蝶耳。

巴黎婦女天真爛漫怡然自得幾不知人生有老耄事雖年逾大衍而顧影自憐尤若風信年度詩曰殘色賸香櫻欲笑看花正屬及時期即謂此也數年前吾國學生負笈巴黎暗與隣婦私攜手偕行宛然伉儷迨探詢芳齡乃去花甲不遠矣巴黎之有情實遲開有及笄而始知媚術者有年將不惑而始乞嫁者戀情一動即如癡如狂逢人輒白其心事聞者不以為異也今年春余以學校休假偶探芳信徘徊岐路中突與彼姝相值寒暄數語即以偕老事相要余面頰不能答渠反笑曰個男子乃不知情趣耶少選借遊公園指蝶評花皆含春意互談心曲漸入佳境彼姝不待余言竟強攜指環而去逾數日余再訪其廬則人面桃花不知何往或曰已與某君結縭一段情緣化為蝴蝶至今思之耿耿彌甚然即此一端亦可知巴黎女子之情懷矣。

歐戰以還巴黎婦女又另開一生面美術之賞玩文藝之涵濡自由之風尚雖倚門賣笑者亦解琴書此即巴黎女之一特色也客年有二三留學生觀劇於名園聆一曲不知何意互相猜度愈難索解忽隣席有一垂髮女侃侃陳詞吐屬典雅學生大驚訝為神授比詢之乃妓院之侍者也次日學生往訪之甫入門則見琳瑯滿室無復有青樓氣相與嘆息而返。

▲第二 共通之女性

法律無靈警察無力此巴黎勞工之呼籲也優遊歲月侈情玩好此巴黎士女之魂胆也風行草靡如影隨形雖小家碧玉蓬華自甘而環境所迫弱質難支一轉瞬間遂又成為蕩婦矣三月前某女士以道德會友傳教於巴黎守身如璧一塵不染乃無情空氣日夜相薰夢裏繁華引人入勝棲居未久竟入青樓偶遇故交猶斤斤焉自鳴得意風塵墮落恬不為怪殆亦習俗移人歟。

巴黎婦女性好浮誇。不知苦悶。半生志趣。專以快意爲前提。而道德名詞。貞節事蹟。更屬鳳毛麟角。不可多得。偶行通衢。凡所接觸者。無一非富豪綺麗之女郎。乃一入其室。則范甌無烟者。幾成慣例。尤可異者。生長天衢。不辨菽麥。既不知塵海之變遷。復不知秋風之將至。而華服麗裝。憧憧往來。冶容絕世。求之各國。殆無其比。

閨中少女。幽嫺貞靜。雖年屆破瓜。而母教綦嚴。不容假借。其蜂伏香閨。殆與吾國等。惟中心幻想。視結婚如甘蜜。不惜寤寐以求之。故偶有二三密友。聚首談心。輒斤斤於香豔事項。所謂情竇初開者。非歟。

乃按諸實際。絲蘿既締。而終身仰望之良人。或則瘁於職業。或則耽於冶遊。俱樂部之風流。久已置牀頭人於腦後。芙蓉鏡冷。楊柳簾虛。隻影孤棲。吞聲飲恨而已。尤可憐者。家計蕭條。巧婦難炊。穉男幼女。素衣素食。青囊羞澁。未許分甘。畫鎖雙眉。針穿十指。無情此境。鬱鬱誰訴。伉儷佳境。盡成夢裏風流矣。

加以生活問題。日逼一日。窮年兀兀。僅獲一餐。藁砧無情。恆以苦工相迫。積久生恨。積恨成仇。反抗聲潮。遂喧騰於繡闥。兩情既隔。而暗中春色。另結新歡。野蝶遊蜂。相因而至。良家少婦。漸墮泥塗。此亦大可悲也。然細察根原。關係交際。蓋巴黎婦女喜結蘭緣。閨伴往來。率多蕩婦。目所觸者。無非淫書耳所聆者。無非淫聲。上自宮牆。下至販婦。相闖以色相。尙以淫故。眞愛情云者。不過花柳場中之一迷魂術耳。

自二十世紀以降。巴黎空氣。益煥新輝。花孕自由。草胎文化。風潮所激。更使幽囚處女。脫離冷酷之籬。離而另謀溫暖之新生。活故爲妻。不可爲母。亦難脫然一身。惟甘作情婦而已。今巴黎女社會。以一人而擁二三情夫者。殆成通例。比諸日本。則又何如。

巴黎名媛才貌兼優。吐屬風雅。迥殊流俗。惟趨步娼妓。踐形惟宵。感化之深。出人意表。服裝也。舉動也。聲音也。殆無一不以娼

妓爲標準或云法都名媛與娼妓競爭誠哉斯言。

若一觀娼妓行動則又以名媛目標懸爲競爭之正鵠例如競馬會慈善會或茶話會原無外出心理特欲以驕奢風度上傲名姝故不惜豔裝而往耳大可怪者名門閨媛竟與賣笑女郎互相提攜彼誨以淫此承以色偶一聚首輒舉男女情況形諸口舌或則品題美惡或又批評素行媿媿長談使人聽而忘倦。

余於數日前觀劇小園意在願曲非弋豔也乃隣席有二女郎衣冠麗都迥非人世所有滔滔雄辨時觸耳鼓細聆之皆房中韻事也每逢得意處輒舉手以示勢余頗疑爲娼妓乃尾其歸路方知俱爲某富翁之女公子今尙待字閨中耳。

▲第三 女僕

繁華之都雖仙亦迷冶遊之國雖鬼亦淫巴黎之同化力烈於硫酸浮浪女界安能自拔然亦有倏然不羣超然獨立者伊何人伊何人曰此非家內勞働之女僕乎視其頭宛然農婦聆其言宛然士諺偶與主婦談輒舉田間事以對山農趣語乍流露於唇間爨役餘歡猶飛揚於眉際一班小戲院或家有喜慶事者恆見若輩之印影龐然大腹時繞人前雖善畫者恐亦難描其真態也。

家內勞働之女僕名目繁夥頗難縷述然其大概則如左。

大姐 司爨婦 媒姆 下婢 看護婦 乳母 日傭女

世界各國無論何等文明而主婦與女傭恆立於仇敵地位巴黎主婦尤屬猛烈雖細微器具稍致破損而扣除賃金不容寬假甚至日常烹飪而主婦耽耽注目電波直達於廚烟雖卽或有隔夜殘肴僅留少許而殷殷垂詢若恐其健忘者然生長巴黎之女子素性浮蕩馳慕虛榮卽茅屋無椽而夢懸繁華畢生難覺故服務人家僅志願於自由女之房侍而窮屈傭

工則唯恐去之不速者蓋自由女子習性相同頗易於接近雖小家碧玉未識綺羅而一入房侍之選則目空一切毫無羞縮狀態頓自忘其卑賤矣加以自由女子其秘密鎖鑰恆操於房侍之手珍玩珠飾更衣履一取一攜轉惟房侍是賴故上自儲金下至零星使用雖密友或有未知而房侍則細鉅皆識也關係既密跬步難離如影隨形相依爲命習染漸久則房中戲謔媚男秘訣殆無不兼擅其長其著者則寄情書製淫曲新聞紙上時露芳名如跳舞會之唱女小戲場之女優大都皆若輩爲之亦間有居隣學校而吸引檀郎共謀生活或又伺隙夫獨宿而縱情勾弄強謀嫁娶者手段巧妙殆無倫比一月前吾國學生新賦離鸞悲慘之狀見者心酸乃彼輩巧迎其意暗結內緣未十日已作蜜月遊矣其行動類多如此

巴黎女傭天機活潑此其特質惟視服務爲具文朝東暮西毫無戀戀求其忠於所事殆不僅鳳毛麟角而已雖生長田間而女判任官之慾望則與是俱進一旦諸女伴聚首談心輒以女判任官爲預賀語虛榮發越幾已超過水平線而上者至於團體組織亦頗發達乃女傭同盟或女子俱樂部均有強固的精神此亦文明之餘賜也

凡作女傭者如來自農間則一錢如命日夜營求但能金錢可得雖手上燃燈亦所不惜蓋彼等心中欲儲幾許貲財衣錦返故鄉耳十年前以前購求彩票頗形發達近則明令禁止而發財心理又移於儲金上矣

女傭之中最貴者曰老僕年華花信月薪約廿元乃至四十元較諸女判任官有過之無不及者任務頗簡單如熨衣之類無事時最喜搜尋箱笥設發現舊函件輒朗誦之以爲快而若對付其他女傭則不啻視同犬貓盡情嗾使無論何時儼若有第二主婦氣概惟夫婦絮勃之際彼必助女抑男且有助紂爲虐者蓋恐一觸主婦逆鱗將遭放逐耳

平時之間對於家主亦不介意嚴色霜顏令人難受此又其特殊氣質也比年逾三旬則挾其貯金辭別而歸或則新締良緣或則營經小商然其間墮落污泥者亦所在而有人謂爲巴黎之同化力殆其然歟

▲第四 司爨婦

巴黎之司爨婦年齡約四旬左右月薪二十元或三四十元不等但被雇之人其業砧恆爲馬僕或摩托車之轉運手然亦有店員或巡警妻來充此職者無論屬於何方每逢禮拜必還家省夫雖主家有重大事件亦不顧也其平日則專事驅錢或索回扣於商家或提成數於買物日夜孳孳惟恐不逮至於烹飪上支配自由行動未許主婦容喙使稍獲片暇則輒誦新聞小說以資消遣如涉及某主婦豔事即侈口陳詞抵掌而談恍同目覩尤可異者新派婦女一充此職心常快然欲儲多金嫁一年少另謀理想上生活則固無殊者也

▲第五 媒娼

巴黎媒娼不負育兒義務傲然自大恆與老僕爭寵即偶任保護兒女亦有無上威權雖田間農婦而待遇優渥遠超儕輩惟年齡不過花信而月薪則僅廿元上下耳

其來自田間者英德女子爲夥法產則寥寥惟看護子女貌恭而心則惡當主婦臨前殷殷致意甚於親生一轉面間則任舉奇怪怖物以相恐嚇雖小孩啼哭亦不之顧甚且自由掌類不稍假借黑心鬼婆亦難比其殘虐也

所不可解者媒娼一流率多美媛丰姿瀟灑飄然欲仙偶偕幼穉散步公園則以色相示人行路皆爲注目設有裙帶少年儀情調戲雖不借往亦不含怒無事時輒集合女伴誦讀雜誌而尤以偵探小說爲專嗜品其所得賃金完前製爲豔裝並不知貯蓄爲何物南區學士街中時有怪美人出現即若蜚幻身也性喜浮華不知苦悶冶容炫世惟恐不工人呼爲賣春婦之候補者洵非虛語

▲第六 下婢

下婢者田間之女也。秉性純正，決無冶遊習氣。晨星未落，已勤洒掃。更闌人靜，方思安息。而一聆窸窣聲，輒下床審視。殆恐器具破損，致遭扣除工費耳。其職務浩繁，如烹餅洗滌，或守護幼穉，均不辭勞瘁。以爲之月俸，最低多到十六七元，少到十三四元。朴直古拙，決不類新式婦女。惟與同一主家之男僕，漸生情愛關係。每逢禮拜，恆攜手同行散步郊外，纏綿情話。雖夕陽已西，尙未還家。昔有一士人，忽於野間遙聆豔語，竊以爲佳人幽會者。比往窺視，則己家之雇男雇女也。微嗽一聲而去。彼輩返舍，倚門笑語。若戀戀不捨者。然士人曰：今日之戲樂乎？雇婦曰：汝破人佳，與我……語未畢，雇男亂以他辭始止。平日儲蓄專恃工費爲大宗。如有相當機會，卽借其情夫共返鄉里，舉行近式婚儀。且素性勤儉，雖磨骨折指以求一飽，亦所樂爲。此卽巴黎女中之第一正直者。惜近日以來，文化風潮日薰，月染，因而墮落者，漸有十分之二三。然大部分則仍純潔也。

嶺南雜誌

(續)

辛齋

廣州之城本濱珠江而築。逮江沙日漲，地日展拓。西橫街稍南，曰木排頭，可見當日此地猶爲水步。而所謂濠畔朱樓者，亦曩時濱江之曲院。殆與今之東隄陳塘相類也。自黃蕭養之亂，增築新城，然城外猶臨江也。否則必不局促如是。其後沙基又漲，如增沙如太平沙等，皆陸續填築。城與江始相距遠矣。清季增築長堤，拓地又數十弓。今其遺跡猶一一可見也。

六榕寺塔俗稱花塔，建於梁大同間。其形八方九級，高二十七丈。寺額六榕二字，猶東坡遺筆。作顏魯公體。今寺內有六祖真像，寶相莊嚴，低眉趺坐，高可六尺，約大於真身三分之一。面目如生，衣紋重疊。雖近日西人所造，亦無以過之。可見我國古時工藝美術之程度矣。此像本供奉於西樵清末，以寺中窩盜，經官查抄，有議燬像以鑄錢者。像忽自倒，遂置於警察署。牛民國初年，住持鐵禪商諸護法，檀越迎歸寺中，幸皆完好，絕無殘損。殆亦法力所呵護歟。

虞仲翔謫居於此，講易卽今六榕寺所建之地也。己未七月，余與研幾學社同人集會於寺之補榕亭畔，合攝一影，以爲紀念。

適拙著學易筆談前四卷校印告竣即鑄板弁於卷首亦爲將來之一段故實也
光塔在塔西懷聖寺內爲唐時番人所建高不及花塔之二其形圓輪困直上無欄楯層級故曰光塔塔至肩突縮遠望有
若烟突有榕植其上婆娑偃仰亦數百年物矣相傳塔頂故有金雞能旋轉以候風信洪武閒爲風吹墮易以風磨錮之蒲盧
今蒲盧亦不存矣

瓊州在粵之南四面環海周圍千餘里自明以來人文蔚起如鄒文莊王尙書弘海皆瓊州人也然設治徵糧比於內地者僅
沿海之區其腹地山深林密皆黎人所居獠犷獷悍時出擾民其中有黎母山高天險峻中有五指七指諸峯香枏花欄紫檀
鐵力沈香伽楠油速降真諸香皆產其中而珍禽奇獸金銀寶石諸礦亦蘊蓄甚富徒以瘴癘既甚又有毒溪惡水漢人不能
入其中至五指山下飲其溪水十人九死雖熟黎亦不敢深入焉熟黎者黎人之歸化已久能漢語供絲納稅如齊民亦有能
漢文習科舉者漢人與黎人交易皆熟黎爲之介紹然挑撥構釀成黎患者亦皆熟黎之爲祟也生黎貌皆醜黑蓬跣短衣
及腰以三角布掩其下體當額作髻有金銀鈿或牛骨簪束之婦女率著黎帽以全幅之布圍之上下緊連自項至脛不接以
五色絨花刺其上腰下作數百細摺用布至十餘丈長不能行則束其半於腰開纍纍如帶重物椎髻大釵上加銅環耳墮垂
肩而迥花鳥號爲繡面男子趨健踰山嶺如飛以藤爲工弩標刀角盔獵獸爲食所居曰黎峒一峒或十數村土沃烟稠與內
地無異爲之長者多符王二姓無文書以結繩爲契約雖死無貳然彼中亦有一種文字略如蟲書以紀歌謠或亦切音之一
類也海忠介言黎峒之地四方僅可三四百里能以兵三五萬伐山開道立州縣以治之移一二屯所若南流青寧等處以守
之不過數年可使盡入版籍化爲編民誠難論也蓋瘴癘瘴結非以大礮轟之不能宜散而黎俗之蠻悍亦非臨以兵力不能
懾服也民國五年政府昇龍濟光以瓊崖名爲礦務督辦軍實既充財力又富適值中原多故無暇顧及於此龍果能盡力治

瓊平黎開山不特礦業可與寶藏無盡而瓊崖千里將爲子孫萬世之業非他人所能與爭也乃熏心利祿甘心爲段祺瑞所驅策以謀廣東卒之身敗名辱巢穴爲墟子身北遁以仰北洋派之鼻息四顧茫茫更無立足之地此非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殃者哉今春同人中頗有注意此土者殷鑄甫君曾往調查然非兵力財力以盾其後決不能闢此蠶叢也恐不數年後又將踵琉球台灣之後而爲強隣所壓歛耳嗚呼

江浙之放風箏以正二月然自冬至後天氣上升風箏已能起矣北京則須至立春以後風始上升獨廣東大異於是七月間已羣放風箏至重陽止風箏以輕翹者多故不能甚高可見風氣之柔弱矣

粵素產珠故江曰珠江然江固無珠珠皆產於合浦浦在海中而非海也海水鹹而浦水淡惟淡故能生珠相傳浦中有珠池凡七其大者曰半江楊梅青嬰次曰烏坭白沙斷望海猪沙底皆與海通多蚌蚌聞雷而孕望月而胎故中秋無月則珠荒凡秋夕海色空明而天半閃爍如赤霞者珠光也蚌自愛其珠恆於月中吐之以吸其光亦曰晒珠蚌無牝牡以雀雉變化而成故珠獨得太陰之精采珠於歲二月之望爲始珠戶召集嬴夫割五牲以禱巨纜徑數寸以鐵爲樞二鐵輪絞之每船樞二纜二輪二帆五纜繫船之兩旁以垂筐筐中置珠媒引珠乘風張帆筐既滿則船自止起而得蚌以剖珠蚌有一珠者有數珠者亦有絕無珠者前代蓋皆設官以司之自珠價日昂取之無度竭澤而漁今則珠種幾絕矣古云太守廉則合浦之珠還今日之官常宜珠之匿而不出矣

高誌操藏書

粵市之珠多老光價亦較滬市爲高新光精圓者不多見蓋近日富者尙鑽石貧者樂用西洋之人造珠曰寶素曰白光等珠其光圓幾可亂真亦珠之厄運也然佳者價值仍不少減也

程鄉產繭綢最良卽名曰程鄉繭色微黃細密堅緻紋縐若繭貨雖厚而爽肌收汗宜於夏服當余五六歲時當夏日免鞋時

均服程鄉繭袍亦有以爲銀衣及半臂以襯紗服者在二十年前即少見矣近日則問其名而無復知之者詢諸粵市亦無以應也

粵中木器爲嶺內所珍然俗尚均侈言紅木言硬木能詳審其木類者鮮也余來此詢諸欄中始知精製之木器大別可分爲三類最上者曰酸枝次曰紫榆又次坤甸酸枝者北方謂之花梨紫榆者北方謂之紫檀其實即細葉之榆木非檀也紫檀色紫質極堅重非紫榆可比也坤甸者質較鬆即所謂紅木也坤甸價最廉鮮貴重之器酸枝紫榆則視其工之精窳第價之高下但以吾觀之酸枝非吾鄉所有若紫榆則江浙一帶甚多若仿粵之工以製之未必遽遜焉蓋所謂紫榆各器雖精光耀日然其原質實灰白色皆磨斲以後加以紫色楷以光漆非本來如是也此外又有香枏質堅細有紋自然作黃綠色有香曰虎翅木文如虎斑曰雞翅木亦多細文曰茶烏色黑而堅則皆天生之美材產瓊崖深山之中或寄生他樹之上經數千年之久非尋常所有者也

瓊華館筆記

吳縣陸澹盦著

新聲雜誌第一日期次

封面

袁寒雲書 但杜宇繪

思潮

葉楚儉題 馮左泉繪

「他」「我」論

「他」「我」論

非商品主義

兒童公育

新思潮發生的源泉——「思惟」

睡的人醒了

名著 袁寒雲題 楊清馨繪

名著

錢牧齋筆記

吳梅村集外詩

天南邈叟日記

美術

嚴慎予題 但杜宇繪

聲齋雜詩

談會

許東雷題 謝之光繪

嶺南雜記

龍虎風雲志

瓊華館筆記

諧錄 張丹斧題 張光宇繪

諧錄

新聲滑稽發刊辭

說聲

昆蟲談話會

安福黨賦

滿城風雨近重陽

國慶紀念新開篇

改造

吳稚暉

沈支盧

邵力子

葉湘君

嚴慎予

朱執信

袁寒雲

杭辛齋

飄萍客

陸澹齋

朱楓隱

繆贖

程瞻廬

夏召侯

繆贖

屠守拙

徐卓呆

戲言

馮逝厂題 錢病鶴繪

學譚與摹譚之區別

舊戲與新戲

崑曲枝言

梅蘭芳之研究

劉微雨題

趙藕生繪

叢話

花底滄桑錄

宋小坡題

金麗生繪

北枝枝譚

酒話

說書閒評

影戲話

李浩然題

丁棟繪

離鸞記

財瘋劫

華鬢劫

長恨

雙珠環

衍堂小史

旅行笑史

一粒珠

人海夢

素心蘭詞

自由花劇

孫麗媛題

張眉孫繪

凌雲漢閣主

春覺生

桃民哀

馮小隱

花萼樓主

管湘夫

葉楚儉

鄉下人

陸澹齋

李涵秋

張碧梧

許瘦蝶

周瘦鵑

李浩然

葉小鳳

常小蝶

天虛我生

海上漱石生

嚴獨鶴

朱蘭庵

陳小翠

施濟羣

嚴譚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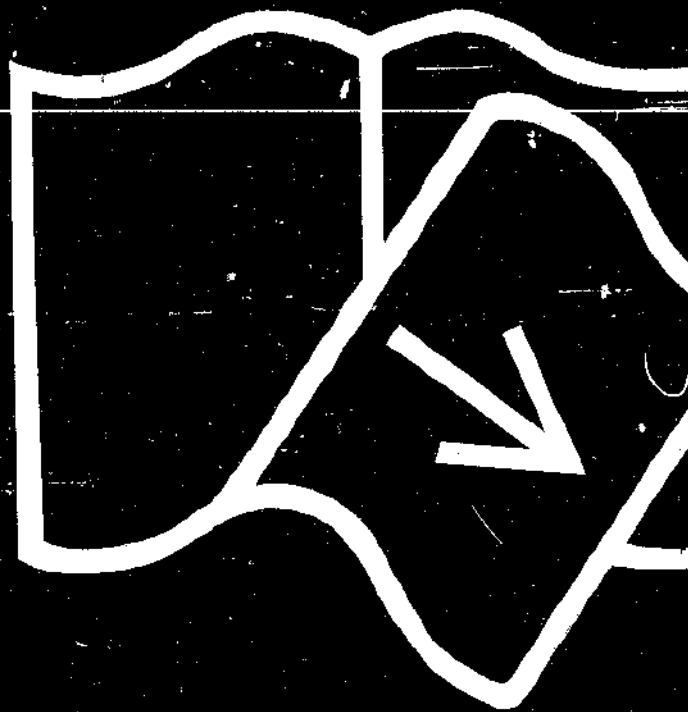
陸澹齋

餘興

滑稽四書演義

決鬪

限字徵詩



原件短缺

如意兒

如意兒。趙姓。燕北繩伎也。父某。工技擊。爲北方老師家。嘗設鑼局都中。以飛虎小紅旗爲幟。鑼車所至。綠林豪客。無敢當者。中年無子。僅生一女。卽如意兒也。女幼而慧美。從父學技。盡得其傳。體輕如燕。能高躍丈許。盤旋空中。舞雙刀如雪片。人不能近。又從燕北俠女玉兒遊。學小彈弓。擊人百步外。發無不中。時光緒中葉。輪舶已通。鑼局漸廢。不復存。女父以盜案株連。入獄。年餘。比得雪。資產蕩然。女母亦死。出獄後。貧不能自存。不得已。乃挈女至南方。漫游江浙間。以賣藝自給。時女正娉娉孀孀。十三餘也。某年秋。嘗溯江至漢皋。時鄂方伯劉公。蘇人也。其太夫人誕日。僚屬祝嘏者。羅百戲爲壽。女亦在焉。盛筵旣張。諸技雜作。次及女。女父植兩竿。庭中竿高六七尺。中隔丈許。以巨絃繫兩竿端。高張如橋。女衣紅絹衣。着綠袴。短服窄袖。儀態若仙。一躍登索。上往來如飛。已而就索。上作種種絕技。變幻活潑。驚心駭目。見者未嘗不咋舌也。獻技旣畢。一座歎絕。太夫人召入堂中。握女手。端相之。詫曰。個妮子。貌豔於花。弱不勝衣。乃能具此驚人技。真當世奇女子也。愛憐備至。留署數日。賞賚甚豐。方伯有公子。字玉山者。年與女相若。溫文爾雅。爲昆季冠。見女尤愛之。女留署數日。兩情漸稔。公子每見女。輒相慰藉。女亦芳心脈脈。若不勝情。公子以女名如意。乃私以漢玉如意一贈之。女去。公子悵然若失。嘗私告母。欲得如意兒爲婦。母笑曰。癡兒。癡作邪。若宦家子。苟娶賣解女爲婦。辱歟。門楣矣。若父聞之。必且呵斥。勿妄言也。公子畏父。甚不敢言。念亦旋寢。後數年。方伯致仕歸。吳門。公子入贅於浙中田氏。彌月後。挈婦旋蘇。新婦粧奩甚豐。載舟數艘。紀綱雜沓。行李諠赫。見者靡不嘖嘖羨之。舟出太湖。薄暮。下碇湖濱。地頗荒落。忽有巨舟自上流至。亦來同泊。公子偶登鷁首。見隣舟隱約有婦女。亦不爲意。中夜忽聞蘆葦中起。鷗築巢。其音幽遠。榜人驚起。曰。盜至矣。奈何。公子夫婦皆大駭。急振衣起。咸獲輩咸。殼不能動。是夜月明如晝。公子傅玻璃窗外。望纖屑。畢現見盜舟十餘艘。自遠而逼。舟中人皆挾白刃。月光映之。益閃爍可怖。駛稍近。其健者已一躍登公子舟。洶洶且

入。船。矣。正。危。急。間。忽。見。鄰。舟。船。戶。呀。然。而。開。一。美。少。年。自。船。中。躍。出。短。衣。握。劍。凜。若。天。神。一。女。子。隨。其。後。披。紅。綃。衫。提。小。彈。弓。體。態。綽。約。彷彿。其。豔。少。年。揚。臂。大。呼。躍。登。公。子。舟。猛。撲。羣。盜。盜。衆。出。不。意。急。環。攻。少。年。少。年。奮。門。如。虎。盜。衆。皆。不。敵。時。鄰。舟。女。子。已。猛。升。桅。顛。高。坐。其。上。取。彈。弓。連。發。十。餘。彈。盜。中。彈。落。水。者。相。繼。劉。氏。咸。獲。見。之。氣。稍。壯。亦。相。與。鼓。噪。大。呼。遙。爲。聲。援。盜。知。不。敵。各。鼓。棹。遁。去。於。是。女。子。自。桅。上。躍。入。公。子。舟。捷。若。飛。鳥。公。子。驚。魂。稍。定。延。女。及。少。年。入。整。衣。拜。謝。女。子。忽。前。笑。曰。公。子。受。驚。矣。尙。識。妾。否。妾。當。年。賣。解。女。子。如。意。兒。也。公。子。緘。視。之。真。爲。女。驚。喜。交。集。細。詢。之。始。知。少。年。爲。女。夫。吳。姓。字。卓。雲。浙。中。武。世。家。也。父。以。軍。功。起。家。總。兵。塞。外。微。時。嘗。與。女。父。善。稱。莫。逆。交。比。貴。女。父。往。投。之。因。結。嫻。姪。伉。儷。相。得。甚。於。畫。眉。所。居。與。公。子。鄰。家。爲。同。里。公。子。之。歸。也。招。搖。旣。其。謠。啄。蠶。起。女。聞。之。恐。公。子。道。中。或。蹈。不。測。爰。商。之。其。夫。賣。棹。追。隨。陰。爲。防。護。故。卒。得。脫。公。子。於。盜。手。也。公。子。既。知。顛。末。申。謝。再。三。女。夫。謙。不。敢。承。女。媿。然。曰。曩。在。風。塵。蒙。公。子。及。太。夫。人。青。眼。銘。切。肺。腑。承。賜。玉。如。意。猶。在。篋。筒。詎。敢。忘。邪。遂。彼。鼠。輩。亦。聊。報。知。己。於。萬。一。耳。公。子。聞。女。述。前。事。意。頗。侷。促。而。女。殊。泰。然。絕。不。爲。意。暢。談。久。之。始。相。率。辭。去。登。日。公。子。晨。起。欲。往。謝。之。則。鄰。舟。解。維。駛。去。久。矣。煙。水。蒼。茫。伊。人。不。見。追。念。前。情。悵。惘。不。已。

一陣風

一。陣。風。京。師。積。竊。也。佚。其。名。工。輕。身。術。跳。躍。若。飛。牆。垣。高。丈。許。者。能。一。躍。越。之。如。跨。戶。限。又。能。張。四。肢。伏。壁。上。往。來。進。退。悉。如。己。意。每。竊。物。臨。去。必。擊。案。作。大。聲。主。人。覺。而。起。則。飄。然。如。風。瞬。已。不。見。人。因。稱。之。曰。一。陣。風。然。一。陣。風。性。任。俠。與。常。儉。殊。其。所。竊。多。不。義。財。達。官。貴。人。時。爲。所。苦。貧。家。有。急。需。者。或。反。得。其。飲。助。人。以。是。多。之。孫。生。者。虞。山。世。家。子。家。素。豐。父。以。豪。俠。名。能。濟。人。之。急。戚。友。有。告。貸。者。輒。解。囊。無。吝。色。坐。是。家。漸。中。落。同。里。錢。某。宦。途。中。人。也。與。生。父。稱。管。鮑。交。時。清。政。不。綱。朝。吏。執。政。柄。者。市。位。粥。爵。絕。無。顧。忌。錢。乃。貸。生。父。數。千。金。入。都。資。緣。立。致。顯。宦。然。以。莫。逆。故。初。未。署。借。券。也。錢。既。顯。音。問。漸。疏。已。而。生。父。死。家。

益。落。生。又。不。善。事。生。計。浸。至。饑。殍。不。繼。因。念。錢。某。假。數。千。金。未。歸。今。貴。矣。方。服。官。京。師。乃。隻。身。襦。被。走。都。中。擬。面。索。之。兼。求。汲。引。比。至。都。宿。於。逆。旅。見。隔。室。有。偉。丈。夫。狀。甚。雄。健。短。髭。繞。頰。雙。目。炯。炯。有。神。光。心。奇。其。貌。然。亦。不。爲。意。行。裝。既。卸。卽。往。謁。錢。刺。三。入。闈。者。不。納。且。加。以。白眼。生。旁。皇。不。知。爲。計。乃。立。門。外。遙。俟。之。適。錢。乘。輿。歸。生。遮。道。長。揖。錢。不。得。已。乃。邀。入。寒。暄。意。殊。落。寞。談。久。之。生。微。露。來。意。錢。變。色。曰。安。得。有。此。某。假。尊。翁。金。必。有。契。據。世。兄。亦。將。得。借。券。來。否。生。不。能。對。錢。佛。然。曰。世。豈。有。假。人。千。金。而。不。獲。一。字。之。憑。證。者。拂。袖。逕。入。生。遽。巡。退。出。趨。起。而。返。獨。坐。逆。旅。嗒。焉。若。喪。念。錢。某。負。心。事。出。不。料。今。則。囊。空。如。洗。必。且。流。落。異。鄉。涼。淒。今。昔。身。世。倍。傷。喟。然。長。歎。繼。之。以。泣。忽。有。排。闥。直。入。者。拭。淚。起。視。則。隔。室。偉。丈。夫。也。因。揖。之。坐。客。曰。觀。君。狀。貌。亦。非。碌。碌。何。緣。悲。歎。輒。復。揮。涕。大。丈。夫。何。事。不。可。言。乃。效。兒。女。子。掩。面。啼。泣。邪。生。曰。言。之。無。益。徒。增。悲。但。不。足。道。也。客。曰。不。然。泮。水。偶。逢。亦。有。前。因。君。試。言。之。某。苟。能。相。助。願。竭。棉。薄。生。乃。歷。述。錢。某。負。心。狀。且。曰。千。里。北。來。不。意。若。此。自。願。阮。囊。羞。澀。深。恐。客。死。異。鄉。是。以。悲。耳。客。曰。君。語。信。乎。生。曰。苟。有。虛。言。明。神。殛。之。客。擊。桌。怒。曰。凡。人。一。入。宦。途。皆。禽。獸。耳。尊。翁。與。禽。獸。伍。無。怪。其。受。欺。也。然。某。與。錢。某。有。舊。若。不。見。疑。乞。書。一。收。條。來。當。爲。君。索。之。詰。且。必。有。以。報。命。生。大。喜。書。收。條。付。客。客。懷。之。而。去。翌。日。晨。生。戶。方。開。客。攜。革。囊。直。入。鑿。然。置。案。上。曰。幸。不。辱。命。生。驚。喜。揖。謝。叩。其。姓。名。客。不。答。但。曰。錢。某。惡。君。甚。居。此。恐。有。他。患。不。如。前。也。生。唯。唯。出。囊。中。金。欲。分。半。以。贈。客。掉。頭。不。顧。而。去。生。遂。如。客。言。卽。日。南。旋。他。日。生。戚。李。姓。以。事。入。都。聞。錢。僕。有。漏。言。者。謂。其。主。篋。中。嘗。一。夕。失。數。千。金。竊。者。遺。有。收。條。及。一。陣。風。名。刺。各。一。紙。計。其。時。日。正。孫。生。逆。旅。遇。客。之。夜。也。

澹。齋。曰。一。入。宦。途。無。非。禽。獸。言。雖。過。甚。何。其。痛。也。一。陣。風。一。穿。窬。盜。耳。而。任。俠。好。義。卓。然。有。君。子。之。風。所。謂。梁。上。君。子。者。豈。其。人。邪。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聖。人。之。言。誠。不。吾。欺。也。

翠姑娘

瓊華館筆記

一一

清光緒中海鹽查茂才省三以事北上同行僅老蒼頭一會戚申有屬攜千金者義不能却然其時輪軌未通凡入都者必以驛車出山左山左故多盜行旅側足挾多金者尤危查以是惴惴一日車至德州界突有健男子二人跨騎尾車後貌頗猙獰時注視其行李竊竊作隱語查駭然無所爲計薄暮投逆旅宿解裝東廂見西廂先有女客在其一老嫗一則弱齡好女子短衣窄袖作燕北裝衣褲皆青色貌殊娟好時方支頤坐戶側見查入微睨之又遙望門外忽揚首微笑顧嫗曰姨獨角狼又覓食矣雖然我在此能坐視耶嫗則冷然曰此何豫汝事徒多怨耳女默然下簾入室去查見其室無男子頗以爲怪翌日查黎明起見西廂雙扉猶扃遂驅車就道行數里至一曠野衰草莽蒼四望無垠道左一岡陡起林木深密形勢險惡御者遙指曰此枯樹岡也素多盜今日平安過此可謂幸矣查聞言心頗忐忑忽聞岡上馬蹶聲大作十餘騎自林中出疾馳下岡橫列車前道中所遇猙獰男子則率衆爲前導腰間皆挾白刃朝瞰映之並皚然如雪查觀狀戰慄不能言老蒼頭則駭極墜車下於是羣盜有下馬者將登車奪行李正危急間忽聞背後鈴聲鏘然自遠而近盜衆皆愕然並引領遙望查亦迴顧見一騎飛馳而來轟然立馬背者則逆旅中青衣女子也稍近忽頻揚其手卽有短矢自袖中出續續不絕盜出不意仆馬下者四五人矢盡女抽腰間雙刀飛舞如長虹直奔羣盜盜衆審爲女大驚各挾傷者上馬倉皇鼠竄去女至車前見羣盜去遠卽亦不追就馬上顧查曰秀才手無縛雞力胡得懷重金跋涉長途今日非我者殆矣查亟下車謝之兼詢其族女嫗然曰我燕北所稱翠姑娘也前行皆坦途可無慮矣言已嚶嚶一笑回馬疾馳去黃塵滾滾瞬息不知所在

澹齋曰我聞燕北俠女有玉兒翠兒其人查所遇翠姑娘殆卽翠兒耶萍水偶逢拔刀遽助如姑娘者又何其熱心熱腸也鬚眉男子見義不爲聞姑嫗之風當愧然矣

浩

林

水何

新聲雜誌廣告部啓事

本雜誌延請海內名彥擔任撰著內容
豐厚趣味濃郁諒爲識者所共賞各大
行號如願賜登廣告收效必宏請致函
上海南市永盛碼頭第五石庫門內新
聲雜誌廣告部主任卽可派員按照地
址前來接洽一切式樣均可商榷此啓

新年之新聲

獨鶴



新年之特別聲浪多矣。碎蓬劈拍。唬人震恐者。為爆竹聲。結黨同朋。響徹通衢者。為鑼鼓聲。呼羅喝雉。洗牌擲骰者。為賭博聲。猜拳行令。盃箸相擊者。為轟飲聲。相逢道左。恭喜發財者。為道賀聲。推而至於劇場之歌曲。聲妓院之管絃聲。兒童之歡呼聲。婦女之嬉笑聲。喧於室閭。於市播蕩。於空氣中。而無或少息。衆皆欣然相告曰。熱鬧哉。此一片新年之聲也。雖然此種種之聲。皆庸夫俗子之所喜。而非文人學士之所樂也。茲別有一聲焉。雜出於衆聲之中。復超絕乎衆聲之外。其聲清以越溫。而厲發人深省。如暮鼓晨鐘。怡人心性。如仙樂天籟。是之謂新聲。新聲之為用。可以振精神。可以祛煩惱。歡笑聲引之。為良友。咨嗟聲。目之為勁敵。而社會一切不平聲。且自此銷聲匿跡。莫敢與之抗衡。則新聲固偉大之聲也。新聲之代表曰。謔聲。其聲謔然。既為人所樂聞。又能嚶鳴以求友。故新聲之為聲。乃大備而聲聞亦愈廣矣。或曰。爆竹一聲除舊。新聲之命名。本真除舊布新之意。則謔聲者。爆竹之聲也。雄鷄一聲。天下白。今年適值鷄年。而新聲之功能。談言微中。又頗能警覺社會。則

詩聲者雄鷄之聲也。質諸詩聲曰：我常學唱戲，人或譏我爲聲如破竹。又謂我曰：公鷄，子則以詩聲爲爆竹聲。公雞亦其當。雖然，我猶幸而爲今年之雄雞聲，未於去年作猴極聲耳。

新年新樂府有序

楓隱

爆竹一聲驚殘春夢，桃符萬戶又報新年。民俗循辭年賀歲之儀，時局無除舊布新之象。于是薦到幸然，根觸勞農辛苦，賣將春困傷心，四海困窮，寒灰撥盡，歎災民無衣無褐，怎禦嚴寒，耗磨食來。（見章淵稿簡贅筆）恨國中民脂民膏悉歸消耗，斯固不如意事常八九，嗟如願之難呼，不合時宜一肚皮慨癡，歎之莫買者矣。爰和殘墨，率賦俚辭，敢比香山樂府多憂時救國之言，姑效曼倩情庾詞寓諷諫主文之義。

正月初五日五路頭生日，大家與小戶各把路頭接。錢糧元寶論擔挑，沉檀陳降像柴燒，獨有吳下阿蒙不事接路頭。反要傲首歪詩來把諸君嘲，試問諸君年年競把路頭接，究竟路頭菩薩光降在何日，徒見政界接路頭，司農仰屋莫能展一籌。學界接路頭，教員拉車過活日，日蹙眉頭商界接路頭，每年入口貨多出口貨少，金錢外溢如川流，農工各界接路頭，弄得寅吃卯糧，日日借債當頭，惟有軍人政客接路頭，個個腰纏十百千萬，吃得胖耳又肥頭，因知吾民果欲路頭接，須先大家齊心而併力，剷除軍閥辦自治，克勤克儉振興教育與實業，待到民治實現，民德民智俱增進，庶幾不接路頭自然人足而家給。（右接路頭）

迎紫姑迎紫姑，姊執香楮妹捧筵籬。（迎紫姑者多插香於飯籬上，蒙以紅氈迎之。）我聞今日女界大開通，迷信之習一掃空。如何猶作紫姑戲，須識其中有深意。相傳紫姑生前本爲人家一小婦，大婦役之滌廁所，以廁作紫姑，諧音化俗爲雅非無故。迎紫姑迎紫姑，喃喃默禱細語模糊不卜，蕙花利市不占年穀有無，并不願他年嫁個如意郎君，口饜珍錯身著綾羅，但願

光明一綫發現女界前途解放不尙空談自由勿入歧趨禁娼之說既實行多妻之俗亦掃除庶幾二飛女同胞不致淪入泥塗紫姑覆轍不再蹈紫姑在天之靈當亦點頭笑（右迎紫姑）

擲狀元搶狀元姊面紅蛛顏歎爲聲燕語紛譁喧我聞狀元本是科舉時代之產物目今科舉久廢何用狀元奪何況當時狀元三年一出非罕有其間賢奸難細剖君不見秦繆醜本狀元公三字獄織莫須有周鵝籠亦狀元郎（清人某有鵝籠夫人傳卽爲周妻作）仇視東林屋明社其餘狀元更屬車載而斗量幾個追蹤沂公文山能與天地同不朽卽今南通某狀元過江名士堪稱首（某本北人冒南通籍）然而三月袁皇手裏爲總長未聞施展經天緯地手徒聞揚梅毒汚京華塵土皇帝招鄉里詬如此狀元徒足貽誚在天壤堪笑蘇社諸公如蟻慕羶如蠅集臭爭把狀元搶（右搶狀元籌）

卜陞官望陞官擲陞官圖手色看陞官圖載衆官名蠅頭細字注分明若者才若者德功良由職一列德才功陞由職降陞降遷轉無溢枉吾觀此戲發太息深慨吾民官迷心理成結習某官某官取兒名官話官派充闕客寫信用官封謬浴要官盆無非做官思想腦筋深印入卽今新年游戲事也把陞官二字標題列人誤官場作戲場吾歎民國成官國惟是官至今日已經成末運中外叢詬集怨都以官爲病民貪由官國弱由官外交失敗因官儒內政腐敗由官貪然而人人皆罵官人人莫不想做官甚至今日罵官明日作官一旦不作官反臉又罵官吾今有一平心論君等聞之勿余恨民國官本爲民僕官既榮兮僕何辱然而譽人爲官必心喜譽人爲僕必怒目究竟官乎僕乎須詳參何苦求榮反受辱勸君急撕此圖火中燬勿令陞官二字常觸人眼簾（右擲陞官圖）

東家出龍燈西家接龍燈龍燈一條丈二長掉偏北市與南坊旺鞭放得應天響鑼鼓敲得琴瑟翔吾聞專制時代龍本像人君方今政體共和出燈何取龍爲名辦帥手擊龍旗復辟既消影袁皇身穿龍袍稱帝亦送命徒有禹狗段虎之後一王龍新

授三省巡閱赫赫威風。趁今之掉龍燈者。毋乃義取此欲令吾民歡迎彼龍亦與此龍比然而此龍活潑又伶俐彼龍臃頭兼露尾此龍到處歡迎衆彼龍未來人遙送此爲紙龍係假龍彼爲人兮亦土龍紙龍徒作人玩具土龍豈能與雲雨徒然違反民意來作惹厭貨恐與龍旗龍袍皆歸無結果何况轉瞬落燈期亦近紙龍不免火中燼吾願彼龍亦同此龍見首不見尾毋以遙領名義致令政府人民之間徒傷感情與和氣（右掉龍燈）

哥打鼓弟敲鑼鬧元宵笑呵呵吾開鬧之一字本非好名詞元宵佳節何取斯鬧新房本舊惡俗諺很嘲笑恣輕薄回門鬧酒已先醉嘔吐狼藉取厭惡餘如嫖客鬧院號惡客焙茗鬧學稱劣僕何况民國十年來鬧之風氣已大開災民鬧饑荒議員鬧議場軍人鬧餉貽民殃更有南北頻年紛爭與攘擾結果無非一胡鬧徒令吾民死亡枕藉流離載道爾等幸得元宵佳節過青梅竹馬遊戲無不可如何不取和平專取鬧此中取義究何故勸爾急速停爾戾息爾鑼慎勿大鬧特鬧遭斥呵須知三歲知老此語實足箴童蒙今日不鬧元宵他年決不大鬧天宮效法孫悟空（右鬧元宵）

元旦至元宵江北丐成淘東村與西舍挨家討年糕口說吉語取利市要乞主人年糕賜年糕黃今年黃金日進用斗量年糕白今年財帛臨門大發迹年糕黃黃白白相間送今年金山銀山隨地湧主人聞之急搖手汝討年糕漫啓口須知年糕本係白米做去年米糧皆爲販米蛀蟲販出口年糕原料已斷絕汝討年糕復有何况舊歲北省大旱荒饑民嗷嗷待哺枵腹久草根樹皮都吃盡何來年糕可充口汝等已經來此江南完善區年輕力壯各具好身手但能本本分分做個小營生隨地黃金任汝取攜莫汝訴如何沿門託鉢討年糕依賴性成顏孔厚我今縱有折糕錢願助賑捐豈肯獎勵游惰作禍首汝今勿再年糕討大慈善家方設貧民工廠汝當速去報名勿落格（右討年糕）

擊柝鳴金一遞一聲大家小戶火燭小心是時深巷雪深農沒課雪後西風如霹怒嗟爾不辭辛苦宵行風雪中爲戒居民謹

防火。惟是吾有一語。爾聽無誤。回憶民國前後逾十年。宛如火德星君降自天。君不見辛亥火漢口。一鎮成焦。土乙卯火南京。下關付一炬。前年長岳。牧茶醴。衝火萬家村。落變成瓦礫。千里無煙火。其餘川滇粵桂。直皖互交。訂小民無不罹兵火。何況今日。印。紫。綬。若。高。牙。大。羅。輩。大。抵。火。神。部。下。火。鴉。類。但。見。放。火。者。州。官。搶。火。者。匪。隊。順。風。縱。火。者。政。客。明。火。執。仗。者。究。竟。是。軍。是。匪。莫。悉。其。中。之。情。態。曲。突。徒。薪。竟。何。有。焦。頭。爛。額。嗟。莫。救。爾。今。勸。人。火。燭。防。但。防。小。火。不。防。大。火。毋。乃。愚。莫。當。右。喊。火。燭。

新財神送窮文

指嚴

自中華民國開闢以來。乃有新財神出世。既取舊財神而代之。其初風頭甚健。其繼窘態漸露。其終乃至捉襟見肘。度日維艱。蓋窮鬼之勢力。乘隙崛起。且與財神競爭進步。一日千里。駸駸已及十年。財神受此糾纏。心力竭矣。會歲暮。財神顧視倉庫。如洗而窮鬼之叫。嗥。跳。踉。於。室。內。外。者。有。加。無。已。於。是。財。神。喟。然。而。歎。曰。予。不。自。計。餽。糠。及。米。予。若。自。欺。與。狐。謀。皮。在。昔。有。神。偏。地。金。銀。丁。予。之。躬。逢。此。百。窮。其。命。也。夫。其。命。也。夫。方。予。之。未。神。也。紫。標。黃。榜。大。司。農。之。倉。庫。猶。盈。寶。窟。金。堤。老。佛。爺。之。私。儲。願。富。開。捐。例。而。納。賄。打。抽。豐。以。斂。錢。息。借。洋。債。送。上。門。來。侵。漁。官。銀。載。回。家。去。小。百。姓。有。皮。可。揭。釐。卡。局。無。處。不。肥。知。縣。青。天。三。年。十。萬。少。爺。白。相。游。玩。也。一。擲。千。金。京。官。有。炭。敬。之。資。儼。堪。度。歲。衙。門。收。陋。規。之。奉。豈。賴。養。廉。總。之。財。源。雖。絀。猶。見。官。體。尙。存。苦。樂。縱。云。不。均。便。宜。大。有。人。在。逮。夫。改。革。軍。興。海。內。鼎。沸。官。家。有。破。產。之。虞。政。府。無。維。持。之。力。上。下。搗。亂。強。盜。遇。着。賊。爺。出。入。不。敷。朝。餐。難。計。夜。頓。然。而。捲。逃。官。吏。頓。添。無。數。富。翁。新。式。黨。員。大。可。沾。些。肥。水。國。開。公。賣。而。捐。客。如。雲。議。倡。帝。制。而。揮。金。如。土。縱。倒。行。與。逆。施。尙。東。移。而。西。補。固。極。場。面。之。半。撐。未。西。洋。鏡。之。全。拆。豈。意。不。先。不。後。予。取。予。求。加。官。一。跳。登。台。財。主。千。呼。不。出。銀。團。大。班。勢。利。扳。翻。面。孔。不。認。人。丘。八。太。爺。囉。哞。伸。起。拳。頭。要。宿。債。既。願。此。而。失。彼。復。左。絀。而。右。支。况。乎。賊。私。滿。載。休。想。動。他。分。毫。政。客。焉。能。到。此。也。窮。對。付。抵。押。品。或。路。或。礦。則。怕。民。氣。囂。張。所。得。稅。有。色。有。聲。又。懼。商。情。憤。慨。印。花。雜。稅。能。得。幾。何。豈。

謀。關。餘。變。賣。殆。盡。此。籌。款。之。爲。難。者。也。裁。兵。本。係。空。言。慎。防。大。將。軍。發。怒。減。薪。亦。難。辦。到。除。非。各。衙。門。罷。工。謂。開。曹。可。撤。而。官。親。何。以。爲。情。謂。秀。才。可。欺。而。教。員。亦。能。動。衆。人。孰。無。身。家。妻。子。予。亦。豈。蚯。蚓。匏。瓜。此。滅。政。之。無。術。者。也。若。夫。親。善。投。資。反。對。黨。福。生。抵。抗。密。約。攝。手。外。交。團。又。起。煩。言。妬。販。米。者。百。計。拆。橋。持。禁。煙。者。但。知。拒。土。五。四。運。動。而。金。剛。公。司。倒。九。二。回。扣。而。內。國。公。債。爭。詐。心。統。一。老。頭。兒。慣。做。好。人。各。據。地。盤。後。生。家。那。顧。大。局。此。破。產。不。得。公。產。又。不。可。直。至。山。窮。水。盡。則。又。難。上。加。難。者。也。嗟。乎。紅。胡。虎。視。左。奪。聚。寶。之。盆。黑。背。狼。奔。右。掣。招。財。之。臂。予。雖。具。賈。胡。識。寶。之。眼。呂。仙。點。金。之。指。妖。狐。攝。金。之。身。五。鬼。搬。運。之。手。其。能。填。彼。無。底。之。壑。供。以。不。盡。之。藏。哉。休。矣。無。復。言。矣。乃。強。起。揮。淚。蒙。袂。戢。履。注。酒。於。尊。陳。餽。於。几。出。筭。鑰。置。前。揖。諸。窮。鬼。而。告。之。曰。公。等。善。取。黃。金。如。土。貪。慾。難。平。土。如。黃。金。一。錢。偏。死。我。亦。猶。人。誰。不。如。我。大。德。曰。生。今。人。非。古。我。不。逢。辰。人。居。其。實。我。居。其。名。居。名。不。祥。我。何。樂。乎。爲。神。我。思。望。望。我。心。忤。忤。爲。諸。君。計。搜。括。經。營。脂。膏。已。盡。餅。饈。俱。傾。東。拼。西。湊。止。此。三。萬。金。故。大。新。小。公。等。平。分。予。不。敢。爲。二。桃。三。士。之。計。惟。願。公。等。諒。予。之。苦。心。祝。告。既。畢。諸。窮。鬼。咸。睜。眼。猶。視。意。大。不。滿。強。者。或。出。瓜。鎚。銅。叉。淘。淘。向。神。欲。得。而。甘。心。焉。神。引。頸。就。之。毫。無。畏。懼。黠。者。或。攫。金。於。懷。跳。踴。潛。去。於。是。諸。鬼。譁。然。退。逃。者。散。已。過。半。神。正。色。曰。公。等。苟。少。此。者。予。將。斂。此。燼。餘。爲。度。歲。濟。貧。之。資。非。然。者。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諸。鬼。技。窮。噓。聲。飄。然。憧。憧。擾。擾。如。鳥。獸。散。焉。神。乃。破。涕。爲。笑。還。坐。銅。山。無。災。無。害。度。此。年。關。

新舊灶君之譚話

律 西

舊。歷。臘。月。二。十。四。日。相。傳。是。東。廚。司。命。上。天。奏。事。之。辰。新。舊。灶。君。即。於。此。時。交。替。上。海。某。里。有。吳。姓。者。業。洋。貨。爲。生。到。了。廿。三。夜。裏。便。備。了。些。糕。餅。糖。果。點。上。香。燭。恭。恭。敬。敬。致。祭。事。畢。夫。婦。就。寢。夫。人。王。氏。忙。了。一。天。此。時。一。枕。黑。甜。正。在。好。睡。吳。某。展。轉。在。床。一。時。却。醒。不。着。只。聽。見。灶。間。裏。新。舊。灶。君。到。了。與。舊。灶。君。起。初。原。是。彬。彬。有。禮。的。謙。遜。了。一。番。後。來。談。到。交。代。喉。嚨。漸。響。再。

聽下去彼此竟爭論起來只聽得新灶君道現在世間已改了陽歷我們冥間自然也應該照改陽歷的十二月廿四日乃是舊曆冬月望日被你多懸棧了一個月這一個月的出息應該算還我舊灶君不服道你也是別處調來的不同賦閑人員此處雖少做了一月那邊卻多做了一月不是一樣麼新灶君道這是上峯調劑的美意我好不容易纔運動來的就這樣罷了不成舊灶君道我雖在這繁華靡麗之鄉無奈我這主人平時已是入不敷出加以今年米貴如珠常時上頓不接下頓現在又受着金磅的損失定的貨不敢去出能夠不至於像協隆行的買辦用手槍自我已經算好的那裏還有脂膏給我們括削新灶君道這如何能算苦呢可憐我在北邊我那主人連草根樹皮都吃盡了甚至於吃石子吃人肉有些早成了餓殍或轉徙他方這灶君便無形取銷看着南方的人真是同在天堂一樣舊灶君道你這理由很不充分你既然要運動好缺就該打聽明白北方的百姓雖然困苦難道沒有督軍省長不是一樣的食前方丈自然有些油水何必舍近求遠呢新灶君道這種美缺一省能有幾個早被有勢力的捷足先登那裏輪得到我頭上况且同一貴官也要碰各人自己命運聽說財政總長爲着年關過不去借貸無門正在愁眉雙鎖他們敬重的是五路財神誰肯來媚灶呢舊灶君道你這話又說錯了他們爭權奪利大家無非爲的飯碗問題黎總統也曾說過有飯大家吃天下自然太平他們既想吃飯飯碗與灶君有連帶關係豈敢不敬重我們你這話未免過慮了新灶君道我說不過你總算輸了但我的來意原爲陰陽歷相差一個月的問題你只管和我東拉西扯去題愈遠究竟怎樣解決呢舊灶君道這何難解決我們這缺照例一年一任你現在雖吃虧一月將來便可多做一月豈長補短仍舊一樣今日這話你記了將來便可對付後任况且我勸你還是不提陽歷的好大概用陽歷的都是些破餘迷信的新人物他們既然不肯迷信竈君首先在淘汰之列我們自己的飯碗也保不住了新竈君道你說我過慮我看你錢真叫過處呢要曉得這些改用陽歷的全都是表面文章那個肯根本推翻不過到了陽歷新年這天勉強記着多發兩個

電報去賀人再收幾張卡片算受人家的賀到了陰歷新年依然是躲在家裏殺雞宰魚大烹大嚼纔算他真個過年這種行為只好瞞過別人如何瞞得了我們呢吳某聽至此忍俊不禁嗤的一聲笑了出來纔把兩個灶君的話打斷了再要側耳聽時從此便寂靜無聲了

猴尾留別雞頭書

賊 菌

雞頭年弟青鑒自入民國以來吾儕同氣連枝之十二人中輪流值年者並年弟而已有十人矣某也不才遭逢陽九之厄使閭閻有十室九空之歎官吏有十羊九牧之多武人如九頭鳥到處不祥政客若九尾狐工於媚術九年之旱已見於北省十全爲上深望於來年某急欲卸肩以值年印信送交年弟乃年弟以順從民間習慣之言爲口實遲遲不來使人望眼欲穿者至三十八日之久始命駕戾止此三十八日中擾擾不安之狀愈令人笑我尖屁股坐不定矣世人好爲苛論時怪我運途多蹇不知自我而上賢於我者又有幾人鼠兄以老大哥之資格首爲其難然拖翻油桶之後其技已窮受鼠肝之誚焉牛兄繼任大試牛刀而牛喘吐舌陰陽難和嗣是而虎口餘生虎鬚徒捋免死狗烹鳥盡弓藏龍首朝見龍種夕絕蛇羹未嘗蛇妖同驅馬既不能日行千里羊更亡於路之多歧諸年兄既不能郵治期成何獨厚責於某乎某雖爬上高竿封侯自喜然沐猴而冠終露赤尻十萬八千毫毛一一拔下全變金銀亦難壓武人官吏之欲望所以統一雖有其名而南人復反矣賑災雖籌巨款而飢民流離矣外交之進步毫無內政之腐敗如故武人干政不得不唯命是從債臺高築更憂其借貸無策凡此未了之勾當全待後人之振作吾弟鳴聲清越五德俱全有燭夜之名具斷尾之智秦穆祠之以爲神黃父戴之而吞鬼任職伊始耀照日之花冠張牛風之芥羽登高一呼必能使祖生起舞澄清中原偉大之中國從此可雄鳴於地球而不爲雌伏矣某雖未讀古書知楚子文必以舊令尹之政告新令尹故於年弟受職之初不辭觀禮而述陳迹年弟其取以爲鑑焉好自爲之母使

一年之後人更以譏某者。歲年弟也。書不盡言。仗惟亮察。猴尾留言。

度歲新竹枝

鯉魚

一年容易又年關。吟興平添數日間。政府年關。恨難度。算來不及腐儒閒。

糖元寶賣喚街坊。笑看鄰家祀竈忙。紙馬紙與同一炬。還添幾束柏枝香。
(俗于送竈日必用糖元寶并製成紙馬紙與與松毛柏枝同焚名曰送竈柴)

今年恰遇兩頭春。提早過年舊例循。飲罷屠蘇添一歲。小兒歡悅阿娘嗔。
(年底敬神名曰過年。又俗於吃年夜飯後即謂已添一歲。然父兒則以添歲為喜。若婦人心理則因去老日近未免不悅也)

肥魚大肉滿堆盤。風味頓殊背昔酸。認託祀先饒吻解。老饕今日要加餐。
(過年後即祀先備饌必豐食其餘名曰吃年夜飯)

豚蹄雞子與烏菱。一例都將元寶稱。元寶家中多若此。何須百級債臺登。
(過年日凡烏菱橄欖豚蹄雞子鯉魚之屬皆稱曰元寶)

學堂事畢期維新。放假依然舊歷遵。軍樂悠揚琴韻雅。誰家正結竈家親。
(俗稱年底結婚者曰做竈家親。然近日文明男女每有趁此年假舉行婚嫁者)

學生放假賣桃符。餘慶長春信手塗。堪與商人作楮。鄉老走過善招呼。
(小學生輩每有于年假中賣春聯者。然其招待顧客之和氣實非商店夥友所能及)

清裏拳磨到深宵。黃白先將糖色調。雖說市中糧價貴。家熟自與(去聲)裝糕。
(新年必食年糕于歲底製之名曰裝糕)

過年最樂是兒童。菓盒裝來異樣豐。更有心花開放物。押盤二百老青銅。文人自惜苦功夫。例祭詩篇在歲除。吾作滑稽詩十首。可能換得一杯無。

過年之百面相

屠守拙

流光荏苒。急景凋年。塵事紛紜。大家度歲。既悲懼之各異。復貧富之不均。平等共和。空言徒說。應時寫景。真相畢陳。諧莊雜出。唯冀羣公之略助其心。裝點全無。勿嗤小子之喜饒其舌。

對外改用新元。對內仍沿舊曆。重重門戶。徧貼（指日高陞）（新春諸事大吉）之大紅紙條。忙團拜。忙公宴。一會千金。一食萬錢。美妾嬌妻。打扮得花團錦簇。畫堂繡閣。鋪陳得金輝碧煌。大烟吃飽。精神十足。停公無事。且去論才。數德。擲升官圖。以卜新歲之升遷。此達官貴人之過年也。

今日請親族。明日會友朋。水陸紛陳。歌舞雜選。酒闌席散。賭興大豪。撲克麻雀。牌九翻攤。夜以繼日。輸贏巨萬。苟不如是。何以誇張闊綽。此豪家富室之過年也。

柴荒米貴。身無恆產。東挪西移。捉襟肘見。平常已日。日大年夜。而苦不堪言矣。一到年關。愈加窘迫。債主臨門。板足面孔。再四哀懇。不允通融。幸上蒼垂庇。絕處逢生。得慈善家出為扶助。宿逋雖將就清償。而年頭之開門七件。則依然一無所有。對泣茅屋。慘景堪憐。此小戶窮居之過年也。

賈賈凍餒。貨販運黑白飯。不管身後癩結果。且圖眼前發洋財。年終結賬。利市三倍。手頭錢多。場面闊。來不是戲館。包花樓。定是妓院。擺雙台。藉口正。初白相應。該勿知。勿覺。造孽。鈿仍舊。用到別人腰。包內此奸商。市儈之過年也。

大神吃飽。小兵餓煞。欠餉。樂樂。玩藝。如洗。正在仰屋興嗟之際。而一封書。至家中。父母妻子。凍餒連朝。待款卒歲。人情勢利。何

歲暮持束手無策。常揮涕淚。雖領來例。犒酒肉。又何心。獨自享受。此行伍健兒之過年也。

故人作嫁。勞勞終歲。欣逢元日。循例。輟業。偷得浮生半日閒。歸家團聚。天倫樂洽。盪頭春。出樹中。便有一堂骨肉。開懷暢飲。少選由醉鄉而度。睡鄉一覺。醒來。倍增愉快。未來日。餬口雖艱。已往事。問心無愧。比上不足。比下有餘。此闌闌細民之過年也。

收拾一間精舍。招邀。輩吟朋。潔尊羅列。畫燭高燒。放浪形骸。狂語大嚼。撤席後。翻檢篋筒。取一年所得詩效。買長江別置酒。脯祭之。其樂陶陶。迨夫銅龍漏澈。臘盡春回。各乘醉。寫門聯數付。呼僮出貼。白屋衡門。煥然一新。此雅人逸士之過年也。

幾閨綺閣。一塵不染。脂粉嬌娃。雅集斯中。或擲狀元籌。或作葉子戲。或賦淑花之頌。或聯柳絮之吟。良宵美景。倚旒綿不覺。更長翻嫌漏短。待到曉鐘聲。報命侍婢。導以絳紗宮燈。攜手徐步。往堂上賀禧。去此淑女名媛之過年也。

年學放歸。不受先生管束。春聯售賣。廣招小友。經營尊長。推恩特願。歷歲之錢物。爹娘加愛。添製稱身之衣裳。迎年鼓敲。手舞足蹈。守歲燭點。眼笑眉開。或息或游。或行或坐。無憂無慮。無是非。此稚子幼童之過年也。

糞除門戶。揮掃廳堂。飢寒驅使。客人離下。主人出外。忙跟隨。主人歸來。忙伺應。張家送年禮。李氏擔節盤。屈膝哈腰。連聲恭喜。封筒犒賞。聊償辛勞。羨它人歡喜。迎年團圓。家室嗟我。輩淒涼。度歲拋撇。田團此男。僕女傭之過年也。

一錘走三家。第一家回報問一次。第二家給一小錢。第三家以小錢易大錢。此為吳俗。比喻乞錢不易之談。開口告人。難東漂復西蕩。苟延到歲。闌登肩身。瑟縮枵腹。體應墮。趕忙六十日。逢人賀發財。黃昏店打樸。獨自破窰回。瓦罏煨脫粟。算是年

夜飯。此化即乞兒之過年也。

新年作穢。王每日受數小時之拘留。高尚生涯。清苦境地。唯歲末年初。解放生徒。斯匝月時光。遂極其寫意。或探棋郊原。或結茶城市。或聽會書。或訪至好。與妻歸來。淚據破案。寫此陋而彙俗之文字。投海上。編新聲者。微伴錄。登得編一冊。雜誌作新

高誌操藏書

春之消遣品此不才守拙之過年也

仙誕宴

天台山農

大羅天金仙誕辰羣仙咸往祝壽壽堂設於天台山絕頂瓊樓玉宇畫棟飛蕩窮極綺麗覺慢亭繡谷不足比數也時則男女
 駢闐少長咸集雲耕霧鼓之車丹鳳青鸞之駕桂旗羽葆花雨繽紛與赤城霞相映帶其間珠簾錦幄玉几象牀雲璈之坐鈞
 天之樂雜以琪花瑤草珊瑚琅竿案有瓜事堆盤蟠桃盈盎仙人皆服羽衣霓裳明璫翠珥香風飄拂非蘭非麝振衣跳舞宛
 如戲水鴛鴦按曲高歌淵淵聲出金石須臾開宴水陸畢陳奇珍異味都非人世所有予乃葛巾野服灑然入座與羣仙揖讓
 抗禮焉

酒數巡金仙命各頒嘉賞寵惠優渥予得一衣錦雲照耀貼妥稱身當為天孫所親織者而天衣無縫正如杜少陵詩句所謂
 美人細意熨貼平裁縫滅盡針線迹洵非仙家不辦也外又腰以仙果數枚芬若仙葩味同甘露金光燦爛狀如蜜橘予懷袖
 而歸留其核植之天台山下頃刻發花成實蓋仙家方一刻世上已七年矣今日又逢仙誕予不敢忘大羅天仙之德振衣修
 容陳橘於几敬誦贊美之詩詩云 天衣無縫天孫織 金光燦爛金仙橘 有衣有食皆天賜 喜予老境甜如蜜

雪美人傳

穎川秋水

美人為白氏季女小字玉塵蛾眉山下人也相傳美人初本西王母侍兒日在瑤池素為西王母所鍾愛一日值王母千齡華
 誕錫以瓊筵天漿既醉屢舞僊僊強脅散花天女為戲天女乃摘瓊葩霏玉蕊舞袖翩躚天花亂墜美人見之其樂無藝因亦
 飛絮撒鹽濛濛作態事為西王母所知命奏其技顧而樂之粲然笑曰善哉善哉天公玉戲本我仙家韻事但人間世獲見者
 絕鮮可為我下降塵寰以代天公之戲使世人亦略飽眼福哉予是借以青鳥小謫紅塵唐許用晦詩所謂天風吹下許飛瓊

者蓋夢中見美人下譎而誤傳者也。美人既降生于白氏家，父若母見其一白如玉，愛之特甚，掌上明珠，不啻也。及年稍長，亭玉立，肌膚晶瑩，皓如藐姑射之神人。其父嘆曰：「我先世香山居士，以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十字釵，我家中人絕色。以今視之，恐素口雖紅，顏色總不及嬌兒之瑩潔；蠻腰雖細，體態亦不如弱息之輕盈矣。」因擬築金屋以貯之。其母笑曰：「君誤甚，豈以金屋炫其繁華富貴耶？然俗不可耐矣。吾兒如神仙中人，當置之瓊樓玉宇間，垂以珠簾，圍以翠幕，恐高處不勝寒也。」父是其言，于是物色巧匠鳩工，築之不日而成。使美人居之，嵌空玲瓏，見者歎為得未曾有。美人性善歌，又雅好讀書，平生酷嗜郢中人陽春白雪之歌，及謝惠連雪賦，識者因目為冰雪聰明，并知其生之有自來矣。美人又沈默寡言，笑以故村姑野婦不常得見，其顏色即偶爾一見，亦以美人面冷如冰，不能深知其態度。惟青女素娥相結，納為閨中知己，但亦偶一往還也。其朝夕相見，稱為手帕交者，厥惟林下美人。蓋雪美人平生極高潔，林下美人亦極冷峭，天性本兩相契合也。林下美人有兄，即世俗稱為林處士者，孤高拔俗，人亦冷雋，本與雪美人珠聯璧合者也。松竹兩居士相與友善，擬為雪美人作蹇修，然以雪美人堅持，嬰兒子不嫁之義事，卒不成，否則洵一段鴻雪因緣也。惟自此而雪美人貞潔之操，彌堅，紅塵中人仰之，益覺可望不可即云。

不言實行

卓 呆

太史公曰：梁散騎常侍周與嗣有言，女慕貞潔若雪，美人者明眸皓齒，潔其顏矣；翠羽明瓊，潔其衣矣；而又守身如玉，勵志若冰，是更潔其操也。若今之號稱美人者，則何如？因特傳之，知所謂美人者，固自有其真者在也。

（夫）回來了，肚子餓呀！且挈些點心出來，給我吃吃！

（妻）你不必對我說，還是去對阿黃說，狗會替你弄點心的。

(夫)這是什麼話！狗那裏會弄點心，狗又不是人，怎麼會做這種事，

(妻)大概會的。你愛得比我還利害！

(夫)又要來譏諷人家咧。

(妻)怎麼叫人不說呢？你從外面回來，總是先向阿黃說話，然後再與我說話的。

(夫)那裏能夠如此說呢！阿黃兄我回來，他就跳將出來，所以我就呼喊他了。

(妻)那麼也要我像狗那樣跳出來麼？

(夫)誰要你跳出來，不過是比方。

(妻)我是人，不能像阿黃那麼跳出來要吃你的山芋的。

(夫)那是自然，我又沒有叫你跳出來。

(妻)但是非像阿黃那麼跳出來，就不能得你的愛，那是我比狗也不如了！

(夫)我什麼時候帶狗到先施公司買過金錶給他的？我什麼時候領狗到過天蟾舞台去看梅蘭芳的戲的？你且仔細

想想！

(妻)但是就在你憤怒之際，還肯與阿黃說話；對着我，只有埋怨我斥責我罷了。

(夫)你不可如此胡說！

(妻)並非胡說，你嘴裏只是說愛你愛你，其實並不實行。現在的世界，要不言實行，總有價值。望你口中不必

提，還是早些實行罷！好不好？

(夫)……

(妻)從外面回來時，比着狗總要先與我搭話。

(夫)……

(妻)不買東西給我時，不可買山芋給阿黃。

(夫)……

(妻)你怎麼不做聲！明白了麼？

(夫)仍是默無一語，大約是不言實行的發端了！

鐵
言

劍
雲

東方儲蓄銀公司

恭禧你中個頭獎

恭禧！恭禧！！發財！發財！！

噢！這是什麼聲浪？原來兩個人在那裏賀年。他們倆問答的說話，記者一一聽得，便照錄在下面；

甲 老哥！我看你氣色很好，你今年一定要發財咧！

乙 噢！老三！你幾時學的子平術，我倒沒有知道呢。

甲 咳！士別三日，便當刮目相看，照你臉色，一定有大財可發，何不去買條彩票試試呢！

乙 說起彩票，我可記起來了。

甲 你記起些什麼？

乙 我去年由一個朋友介紹入了東方儲蓄銀公司，那裏也有給獎辦法，莫非我今年要搖中頭獎了。

甲 頭獎有多少洋錢可得，還有別種利益麼？

乙 中了頭獎每月儲十二元的，可得二千五百元；每月儲六元的，可得一千二百五十元；每月儲三元的，可得六百廿五元，每月儲一元貳角的，可得貳百五十元。并且還有別種利益，請你看詳細章程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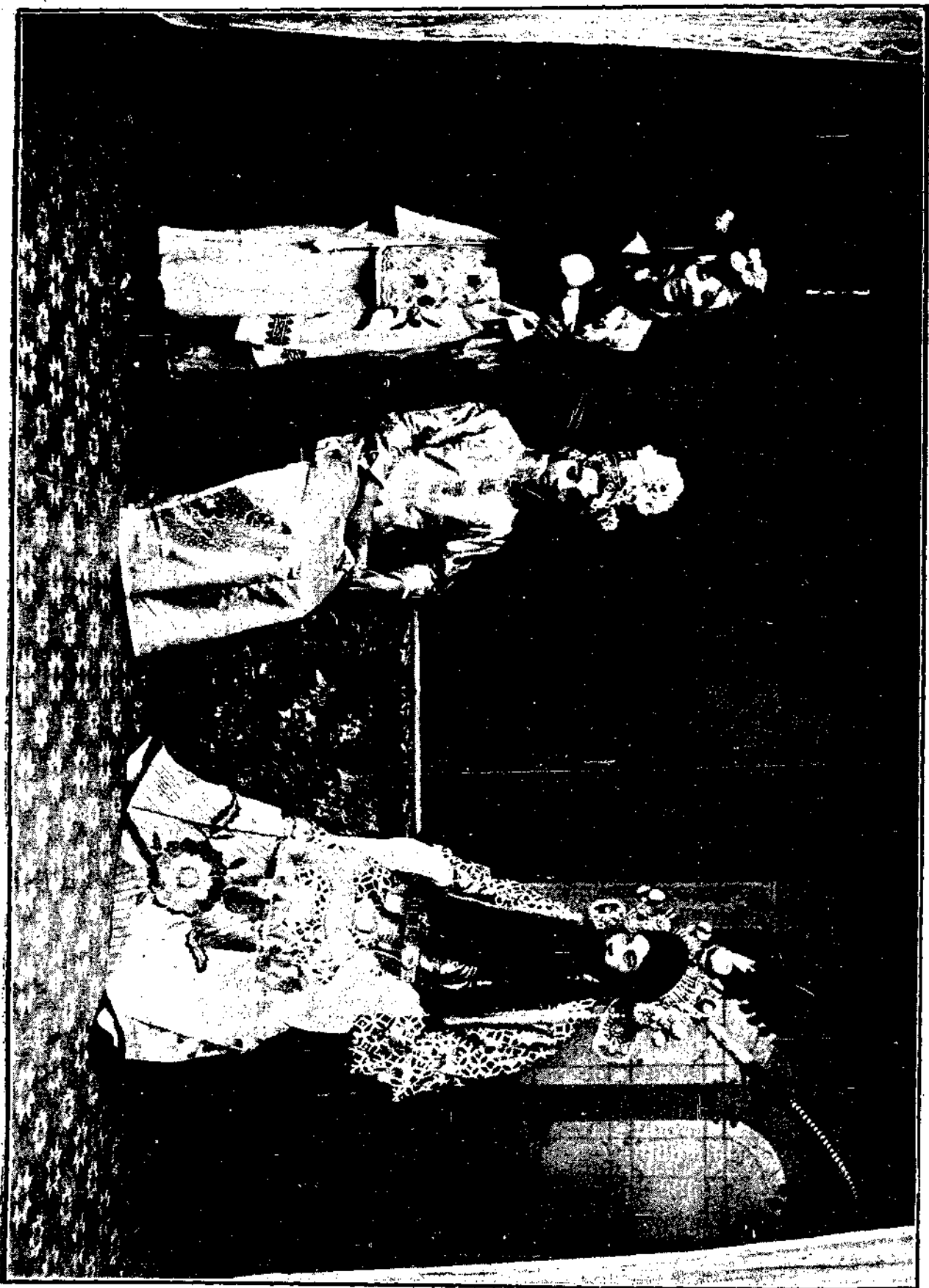
甲 說着拿出一本東方儲蓄會的章程給老三看，老三看了很歡喜的，道：

乙 噢！儲蓄真是最便宜的積錢法，本錢既不會落空，每月又有中獎的希望，中了獎已付的本錢可以收回，即使不中獎，儲蓄的本錢到了期加利奉還，更有紅利可分，比較拿現銀做存款的好多了。這樣看來，我也要入儲蓄會了。只是東方儲蓄銀公司在什麼地方呢？

甲 總公司就在上海法界愛多亞路（即洋涇浜）廿三號裏邊。請你快去入罷，你的介紹人就是新聲雜誌了。

乙 遵命！遵命！只是我先要恭禧你中個頭獎哩。再會！再會！

合演四郎探母之攝影



名旦小翠花與票友鄭醒民

白牡丹之本來色相



尙小雲之兒女英雄傳



戲言

病雁醉筆



說曲

寒雲

上海崑曲有鈞天社已集四十餘人知名如張玉笙之正旦李翥岡之旦葉政卿之二面皆已入社又有女子十餘人亦集一會能歌十餘劇惟無老生大面耳中有一小面年十五歲極聰慧口齒清利為諸女士冠聞為名票友包壽伯之甥也

近日京中某報印有某伶演遊園攝影肩傾身斜頗似蹦蹦戲之身段嗚呼以高雅之曲日趨淫靡良可慨已有謂德霖演杜麗娘不敵蘭芳者其言曰梅有百分德霖則居零度即淫靡之觀念也

廣說譚

覺生

余常謂老譚為絕世聰明之人可惜未曾讀書然讀書最傷腦力老譚果讀書又未必有此聰明

戲言

一

也。試觀今世所謂偉人巨子。其聲名之大。有一如曩日之者。譚乎。再以其所得戲值而論。所演之劇。最長時間。不過兩小時。數百元之代價。頃刻入其囊。試問吾國。凡特技術。以爲養蓄者。有一能於八刻鐘頭。時間得數百元之報酬者乎。

老譚因其聰明過人。又未讀書。故往往自作聰明。如擅改不通之詞句。是其一生之大病也。類如某戲。裁處之。裁念成哉。字碰碑。反調瓦解。冰消唱成冰解。瓦消（有時唱兵敗荒郊）探母坐宮。蕭天佐擺門。天兩國會戰。唱成蕭天佐在天門。此等錯謬。屢見不鮮。更有一事言之。令人發噱。譚每於夏秋之會。好作西山之遊。常於戒台檀栢駐足。其間文人學士遊山好於壁上題詩。譚亦爲之效顰。然既未讀書。何能作詩。依余之見。不能作詩。題兩句現成戲詞。未嘗不可。譚不此之務。其每次到山於壁上。必大書特書。『譚鑫培到此』五個大字。於此數端。足證其聰明無學問矣。

春雨梨花館劇話

塵因

蘇督李秀山。自戕是否。感於國事。至今猶懸爲疑案。上海天蟾舞臺。曾排演李純自戕恨一劇。余以爲此等戲劇。果能輕重得體。穿插入妙。不妨多排。多演。蓋其事實。確有關於時局。若使演得當。正可提高一般觀客之眼光。似較公子討飯小姐落難之故。套而高尙也。惟余未觀之前。有所懷疑者。惟自戕一場。因若何形容李秀山爲得體耳。初排之日。余撥冗而往。首尾觀竟。則大失所望。其所謂「李純自戕恨」者。不過一金字標斗內容。則王揖唐爲重要脚色。全劇之重點。即演王揖唐之家。

庭大小喫醋一場。今以戲情而論。顧名思義。早驢頭不對馬嘴矣。其間尤荒謬者。謂王揖唐夜逛大馬路。暗結野鴛鴦。私合於新旅社。復被流氓打槓子。僅保存一套衣褲。遂乘黃包車。而遁。夫王氏任議和代表。時深匿愛儷園。不敢踰雷池一步。盡人而知。平日出行。高駕摩託卡。猶恐遭人暗算。烏敢獨行。蹣跚徘徊於馬路之間。且彼倚紅偎綠。左右有人。又何至獵一小家婦。此眼光稍明者。即可立辨。要知王氏作惡不左。飲食男女之中。若從政治上形容。自有許多笑話。又何多套桑間濮上之老調哉。雖然。此乃限於舊式劇人。知識薄弱之故。彼對於若輩而言。改造者。不啻東風之灌驢耳也。

閻瑞生慘殺蓮英一案。一時風傳海上。婦孺咸知。今各舞台多排演之。而觀客亦異常踴躍。余於乾坤大劇場。曾躬逢其盛。觀閻氏遁匿青島之旅舍中。猝睹蓮英之陰魂。倉皇失措。後於徐州車站。閻氏又睹蓮英之陰魂。余觀至此。不禁而服編劇者之能力。可以兼看香頭。則高駕乎福爾摩斯之上矣。不然。蓮英陰魂而隨閻氏不散。彼又何以得知。聞其接演三本。其間蓮英於陰曹告狀一場。繇此。余可預測。閻瑞生一斃於高昌廟。當再斃於望鄉臺也。若再按演四本五本。以及十數本。時則蓮英必可還魂而生。重張豔幟。果有其事。余當量珠買笑。飽餐秀色。或曰。君胡荒謬。乃爾。余曰。觀此荒謬之戲劇。又何必不以荒謬之筆述之。

丹桂第一臺所演之。呆徒富貴。其告白中。明明述為高三魁。曩在關東所演之傑作。而其戲名之上。忽又冠以「周君信芳新編歷史慘劇」數字。余不解其劇本之編者。究屬誰氏。或曰。此何足怪。如獅吼記一劇。明明刊於綴白球中。而坊間新出之梅蘭芳曲本。猶謂係鮑華新編者。若是。周信芳之新編「呆徒富貴」又奚足異哉。

最近海上。花旦皆以演串古裝戲為時髦。「如嫦娥奔月」「天女散花」「麻姑獻壽」等劇。尤怪者在未演以上諸劇。仍似成自一家。頭銜上則不加派別之符號。既演之後。則多冠以梅派之頭銜。甚至演「春香鬧學」「二本虹霓關」等。亦稱曰梅派。

究竟。腕。華。對。於。『鬧。學。』。二。本。虹。霓。關。』。二。劇。是。否。非。他。人。之。所。能。及。則。不。問。也。又。有。一。說。為。『寶。蟾。送。酒。』。『優。頭。庵。』。二。劇。乃。予。情。所。編。演。者。而。今。花。旦。中。亦。多。演。之。其。魔。力。不。在。以。上。諸。劇。之。次。然。演。者。從。未。見。有。高。掛。歐。陽。派。之。頭。銜。何。故。噫。亦。有。幸。有。不。幸。也。

崑曲枝言

天。寶。

崑曲之名。昉自何代。殊無可考。證有言。明徐司寇之第三子。酷嗜此曲。卒傾其家。徐崑山人至今崑山太倉常熟一帶。有徐三。敗之。諺語。前人亦有紀載。曲因徐而盛。故曰崑曲。一說樂府衰而詩興。詩興而詞衰。而曲興。當世之有曲焉。詩格適盛行。西崑體。西崑體詩。重刻劃似詞。而非詞。時人比與曲。並論。故曰崑曲。兩說相較。後說似較前說為當。究否未敢斷定。

崑曲之總名曰傳奇。傳奇者。蓋宣傳一種奇事之義。傳奇定例十門。角色須公配齊全。譬如西廂記。係傳張崔之一段。豔史。統係生日劇。安來淨角及副淨角。為於是有寺警寄書兩折。出一惠明及孫飛虎。於是有淨角及副淨角之戲矣。牡丹亭亦係生日劇。無從安插淨角。乃天開異想。來一胡判官。此皆傳奇一定之規例也。

吳中諺傳。三年穩出狀元。不穩出大面。此言良足徵信。緣大面之音。係黃鐘大呂之音。純從丹田中發出。比聞名公鉅卿談吐。聲若洪鐘。響人子類。多失音者。於此可見聲音之佳否。亦隨境遇以轉移。崑班中有人（梨園不是富家郎）成語一句。梨園中人。既非富家郎。則其聲音之劣。可知焉。以此推測。則三年不穩出大面一語。實有至理。非謬言也。

崑曲之盛。莫盛於前清乾嘉時代。爾時士大夫公餘。悉闡心研究。長生殿。彈詞。千鍾粟。八陽兩折。尤為家絃戶誦者。所謂朝朝收。拾起。夜夜不提防。是也。乾隆擅長丑角。拾金一劇。據傳即為御著。山東巡撫國泰因好崑劇。而為言官彈劾。職上有行者。下必効也。其斯之謂歟。

韓世昌之崑。且盛稱一時。當其南下。隸丹桂第一台。遠道聞名。來觀者頗不乏人。然終不說高陽風味。非真正崑劇。毋怪燕都。有詆韓爲譌體。崑劇者。余曾數數往觀。覺其態度神情。微嫌生硬。謂其聊勝於無。則可謂其能中興崑劇。則不可。徐金虎之崑。且雖非出類拔萃之人才。較之韓世昌。高明多多。徐金虎之貌。較之世昌。俊多多。惟富麗略遜。故宜演小家碧玉。若呆中福之葛巧雲等。是其所長。浣紗記之西施。則微嫌不稱。韓之崑劇。天分極高。惜乎不得良師導引。故無論其若何潛心造詣。終是野狐參禪。徐之天分。不如韓遠甚。不過傳有解數。余輩目光。觀之姑舍其骨髓。而言其皮毛。則是崑曲正宗也。更有進者。韓之崑劇。就其本身論。尙不十分討厭。而與之配搭者。皆屬村夫。指如紅蘿蔔。而如印度人道白。非京非津。滿口高陽土音。殊令人望而却步。徐之配角。若陳硯香。陸壽卿等。銖銖勻稱。雖陳之生角。尙嫌不純粹。究勝於高陽土貨多多。以故韓之崑劇。更不若徐之聳人聽聞矣。

繼韓世昌南下之崑。且尙有白玉田其人。亦高陽出產也。其名甚雅。馴其色。藝殊不敢承教。當其隸丹桂第一台時。余往觀。其思凡一折。觀後懊惱三日。至今思之。猶覺腦中隱隱作痛。

張長保爲京班丑角。安天會一劇。去孫行者內外行。均佩服。楊小樓請益其門。前年南來隸天蟾時。此劇大叫座。安天會本係元人雜劇之一種。雖爲神怪戲。較之海上流行之神怪劍俠案。神仙瓶濟公活佛。以及梅負盛名之奔月散花。上元夫人等等。價值略高。長保之藝。若何余未之見。不敢臆斷。小樓此戲。則數見不鮮。雖未敢許如同甘之諫果。然頗有足多者。是時有人自北來。謂侯益隆之托塔天王。郝振基之孫行者。珠聯璧合。遠非楊小樓李連仲所可及。耳熟久久。不禁心動。無何郝侯等偕白玉田等南來。矣。侯曾隨韓世昌南下。余觀其火判。當時注重於韓。故侯藝若何。未曾悉心研究。但覺不甚佳妙。及其偕郝白重來也。某日演安天會。余專誠往觀。初意郝之孫行者。既能壓楊小樓。盛譽必大有可觀。及至出場。已覺得扮相不漂亮。遠不若

小樓之靈活動人迨其開口聲如破竹舉手拾足野氣逼人滿身疵病指不勝屈侯之李靖更非連仲可比連仲近六之年高據花菓山上唱半小時滴水不進居然能免嘶竭之虞郝侯合演之安天會場子不知減少幾許而侯猶有唱不盡之慮試問此劇正角如彼配角如此尙足一顧否何以京人譽郝之安天會適可壓倒小樓耶實令人大惑不解

庚申夏五天蟾舞臺京劇停鑼歇夏於是該園案日出資向園主許少卿轉租房屋生財赴蘇邀崑班開演緣因己未冬日有新舞臺鼓師阿牛向開明公司包定數目搜羅崑班白天開演售座極廉支撐四五十日阿牛居然能不蝕本因是天蟾案目有此舉也未幾報上發現三班合演之廣告所謂三班者大章全福全勝（皆崑班名）也然而大章崑班資格較京班之三慶尤老現在之角色論宗派誠跳不出大章範圍論藝術則瞠乎遠矣年歲亦不合大章盛時唱丑角之程阿增尙不過十一二歲遑論其他全福全勝崑班資格亦老往年有沈月泉者隸全福因與同班意見不合會別組一瀛鳳班而在天蟾所演之崑伶瀛鳳班子弟居多因瀛鳳聲望不及大章二全遠大故僅書三班合演開幕迄閉幕約近兩月所演之劇最能叫座者呆中福與刁劉氏二戲呆中福甚佳刁劉氏則遠不若文明新劇演來有結構也

梨園閒話

小隱

民國五年冬因事入都值安徽水災籌賑假座第一台演劇都下名伶蒼萃一堂譚鑫培第一日演御碑亭第二日演洪洋洞時譚之五子小培亦與其列會聆其黃金台雁門關二劇雖較中和時代爲佳究似瑕瑜互見年來北來友人多讚小培藝術之佳而都門報紙亦鼓吹其力予頗疑之以而爲必愛屋及烏也上年小培南下聆其失街亭一折固不能媲美乃父允足壓倒餘子進步之速出人意外始知人言之非誣也失街亭本乃翁得意之劇無論在南在北均爲社會歡迎凡自命譚派者亦無人不以是劇爲學譚門徑然演者十人中能具皮相者亦僅一二而已小培身材適中扮相甚好出場之台步有意學乃翁

但。上。身。搖。動。牽。及。全。體。以。致。不。甚。雅。觀。念。大。引。子。字。音。准。確。頓。挫。合。法。妙。在。噪。子。帶。些。痰。音。近。乎。雲。遮。月。掩。雖。不。如。乃。翁。之。宛。轉。從。心。然。亦。大。可。魚。目。混。珠。較。之。王。鳳。卿。之。效。汪。似。覺。此。勝。於。彼。囑。咐。馬。讓。六。句。元。板。西。皮。腔。調。詞。句。悉。遵。乃。父。成。法。平。正。無。疵。搖。板。中。之。歸。平。賊。寇。平。字。一。頓。賊。字。有。一。小。波。瀾。緊。接。寇。字。尤。爲。近。似。此。劇。雖。重。唱。工。而。作。工。亦。至。關。緊。要。小。培。雖。未。善。於。作。然。第。三。再。探。眼。神。一。凝。似。露。驚。懼。旋。卽。斂。住。說。到。東。手。被。擒。時。以。扇。障。首。略。一。沉。吟。便。已。定。計。此。等。處。皆。得。乃。父。遺。傳。落。落。大。方。不。失。儒。者。氣。象。以。視。貴。俊。卿。之。偏。身。妖。氣。劉。子。餘。之。滿。臉。市。僧。雅。俗。懸。殊。不。愧。名。父。之。子。望。先。帝。在。空。中。大。顯。威。靈。之。顯。字。老。譚。陡。用。尖。腔。極。爲。不。易。小。培。未。能。效。法。平。平。唱。過。而。已。老。軍。們。掃。街。道。之。道。字。搖。曳。盡。致。把。寬。心。拿。穩。之。穩。字。曲。盡。抑。揚。直。到。上。追。老。譚。我。本。是。一。段。慢。西。皮。老。譚。之。調。早。已。家。傳。戶。誦。學。者。於。工。尺。字。雖。能。不。爽。累。黍。但。運。氣。不。得。其。法。猶。屬。似。是。而。非。小。培。於。此。抑。揚。頓。挫。頗。具。老。譚。神。韻。其。中。以。先。帝。爺。下。南。陽。一。句。一。氣。呵。成。最。有。精。采。鼎。足。三。分。一。句。亦。沈。著。有。味。惟。周。文。王。遇。姜。尙。周。室。大。振。之。振。字。未。能。翻。高。音。曼。轉。輕。揚。皆。已。近。似。而。高。尖。洪。亮。之。音。則。尙。未。敢。效。法。蓋。限。於。天。賦。有。所。不。能。耳。二。六。一。段。亦。爲。老。譚。之。絕。調。氣。度。雍。容。神。情。瀟。灑。口。指。手。畫。一。味。率。真。小。培。此。段。亦。深。得。運。氣。使。腔。之。法。而。吞。吐。急。徐。亦。均。恰。到。好。處。劉。子。餘。之。俗。王。又。宸。之。弱。皆。若。或。遜。之。統。觀。小。培。之。技。雖。非。完。璧。然。根。底。絕。佳。近。復。極。力。研。究。將。來。之。造。詣。誠。尙。有。未。可。限。量。所。好。者。則。在。能。守。家。法。不。敢。稍。越。範。圍。以。投。時。媚。俗。有。足。多。耳。

二十年前京中伶界有四雲素雲怡雲華雲彩雲是也華彩二雲早已物化惟怡雲素雲至今尙在怡雲之青衣音浮腔弱雖享一時之名識者早知其必歸一竭不振四十以後卽已不復能歌今藉操琴以資糊口亦可傷已以視陳德霖之六十老翁猶能以爲嬌燕轉之音執青衣界之牛耳天賦人事二者均相去甚遠也素雲之小生面貌既嫌削瘦台步又不穩重少時喉嚨尙佳然雌音較多於小生亦不甚相宜光緒中葉曾至海上聲譽鼎鼎頗極一時之盛嗣後愈趨愈下至今日竟不能存足

平。心。而。論。素。雲。之。技。固。不。足。上。擬。楞。仙。華。雲。輩。然。較。之。海。上。小。生。中。之。陳。嘉。祥。趙。雲。仰。姚。俊。卿。李。慶。棠。等。則。高。明。多。多。矣。三。十。年。前。都。門。梨。園。每。至。歲。底。有。會。串。之。舉。合。數。家。名。伶。聚。演。於。一。園。所。貼。戲。報。雖。五。光。十。色。極。爲。動。目。然。屆。期。十。九。非。是。蓋。封。台。藉。此。售。資。以。爲。窮。苦。伶。人。度。歲。之。費。耳。庚。子。以。後。此。風。漸。寢。今。都。門。園。無。定。班。班。無。定。角。平。時。營。業。尙。多。臨。時。集。合。年。終。會。串。遂。至。更。無。其。事。歲。首。第。一。日。開。演。僅。二。三。齣。戲。午。間。開。台。至。二。時。便。已。散。戲。蓋。演。者。看。者。皆。不。過。應。景。而。已。所。演。之。戲。多。取。吉。祥。而。武。戲。橋。桃。會。搖。錢。樹。必。居。其。一。也。名。角。登。台。則。在。初。五。以。後。此。風。近。亦。不。行。元。旦。之。戲。不。過。比。尋。常。終。場。略。早。耳。戲。園。送。戲。單。平。時。分。三。次。第。一。次。以。紅。紙。寫。單。分。投。傳。閱。報。以。當。十。大。錢。一。枚。蓋。照。後。台。之。水。牌。抄。來。者。耳。或。臨。時。又。有。更。動。則。二。次。又。以。紅。單。送。閱。且。聲。言。某。老。板。今。日。准。漏。某。老。板。今。日。不。漏。或。某。戲。改。某。戲。至。第。三。次。則。爲。黃。紙。板。印。之。單。也。單。橫。三。寸。縱。一。寸。僅。有。戲。名。而。無。人。名。庚。子。以。後。漸。行。滬。式。戲。單。雖。尙。有。以。舊。式。分。送。者。既。不。爲。看。客。所。喜。竟。歸。天。然。淘。汰。之。列。至。民。國。則。黃。紙。戲。單。紙。完。全。消。滅。矣。（某報載老伶之言謂聽戲五十年積黃紙戲單裝訂二十巨冊以此單之面積計之果皆爲聽戲所得雖數十年不足二十巨冊或其平日專收買此項戲單歟况庚子詎今已廿餘年民國今已十年矣是五十年之光陰又須汰其小半二十巨冊之說實令人不能無疑也）元。旦。時。間。匆。促。只。能。爲。一。度。之。送。閱。其。人。頭。帶。紅。纓。帽。逢。人。便。請。安。凡。老。於。願。曲。者。輒。以。京。鈔。數。千。賞。之。南。方。呼。賣。座。人。爲。案。目。京。中。則。呼。爲。看。座。的。入。門。不。買。票。由。看。座。的。代。覓。座。位。戲。資。亦。即。由。看。座。人。收。去。彙。總。交。櫃。前。後。台。時。派。人。查。點。人。數。至。尙。有。二。三。戲。碼。之。前。由。看。座。人。報。告。人。數。後。由。前。後。台。所。派。之。人。按。報。告。單。到。處。查。對。名。曰。查。堂。此。例。惟。元。旦。則。可。稍。寬。今。都。門。只。第。一。舞。台。行。賣。票。收。票。制。餘。則。皆。仍。舊。貫。也。茶。巾。貼。堂。之。陋。習。爲。北。京。所。無。座。客。例。有。瓦。壺。之。苦。丁。茶。不。堪。入。口。如。欲。飲。茶。可。令。看。座。人。另。外。用。研。壺。泡。好。茶。以。吳。德。泰。（俗。呼。包。脚。布）之。小。葉。在。茶。湯。壺。上。取。水。泡。之。茶。味。極。佳。付。以。當。十。錢。四。五。百。文。（即。銅。元。四。五。枚）看。座。者。已。極。滿。意。稱。謝。而。去。實。則。本。錢。亦。須。一。二。

百文也。以視海上之每壺一角葉，既不好水，又不開，殊未可同日而語。元旦飲茶，例須多付茶資，然亦不至如上海之價值也。石頭記一書，雅俗共賞，婦孺皆知，然說書唱戲，未見有取材於此者。實以其格律太高，未易見長，故不敢率爾操觚。二十年前，票友陳子芳及響九霄等，雖偶排紅樓戲一二折，今亦不復有演之者。自梅蘭芳排黛玉葬花一時，踵其後者實繁有徒，就中以歐陽予倩之紅樓戲為最多。其飾黛玉寶釵諸人，殊不敢妄為稱許。惟飾劉老老演初進大觀園作工，甚佳，頗足令人解頤。此猶在春柳新劇場見之，自入舊戲班，已不復演矣。桐城劉豁公曾編大觀園一劇，大致情節，以賈元春歸省慶元宵為主體。其脚本會登新申報，嗣由天蟾舞台取而排演。自賈寶玉雪夜探蘅蕪演起，以富仙舫飾薛姨媽，小寶翠飾薛寶釵，李桂芳飾賈寶玉，小寶翠近於環肥，其飾蘅蕪君也。除肥字外，別無可取。李桂芳之小生在滬上可稱首屈一指，惟飾寶玉稍嫌魁梧耳。釵玉互觀玉鎖之際，黛玉冒雪而來，飾黛玉者為劉玉琴，嬌小玲瓏，儼若多愁多病，而詞鋒犀利，亦恰合顰兒口吻。花襲人微言規寶玉一場，以吳品仙飾花襲人，未免唐突，無長足述。家宴一場，楊瑞亭飾賈母，此人唱老旦之扮相實較武生為佳。其餘元春選鳳藻宮榮府造大觀園，皆屬過場而已。至賈員外試才憐幼子一場，霍春祥飾賈政，殊似平庸。何金壽飾單聘仁，比較於差，強人意。此場有牌坊布景，上用電燈一週，中書省親別墅四字，頗覺輝煌奪目。惟柱上塗以灰色，若為水門汀所造，於帝王氣象不甚相符。似以紅色為宜也。入園之後，易以園林布景。此場既終，試才已屬畢事，蓋全劇之精神皆貫注在賈元春，其餘均屬陪襯而已。趙君玉飾賈元春，作古式之宮妝，長裙曳地，宛然入畫。出場作排道出宮情狀，扯四面唱元板二黃行至園門，由賈赦賈政率領諸人接入，二次出場更換便衣唱慢板二黃一段，見賈母時有二六板一段，蓋套探窰之成法也。游園計分三場，第一場布以園景，右書紅香綠玉，左書有鳳來儀，元春傳喚寶玉暨諸姊妹，即於怡紅瀟湘間露天暢敘於理，似欠妥當。愚意以為此處只能用以過場，須添瀟湘館室內布景一場，方為近情。第二幕用廳堂布景，但廊柱重重，極為深遠，電燈。

遠漸小望之宛然如其於此設筵正月天氣豈不畏廊口風大乎第三場之布景中設一亭元春諸人端坐其中池中有小船四隻粉白黛綠莫辨誰何一時台轉儼若船行池中燈彩均係荷花於時令上亦似稍有未合然劇場上之燈彩戲非洛陽橋卽斗牛宮情節既極荒誕彩景亦近陳腐豁於此劇別開生面苟使演者於情節布景上加以研究自足爲彩燈戲中之特色也。

昔年梨園所謂合演者以名伶分飾戲中之人物如黃鶴樓譚鑫培飾趙雲汪桂芬飾劉備侯俊山飾周瑜白良關何桂山飾尉遲敬德黃潤甫飾尉遲寶林五花洞則紫雲石叻飾真假金蓮龍長勝飾天師劉永春飾包公俞潤仙飾法官朱四十飾女妖溪皇莊黃月山飾褚彪夏月恆飾採花蜂劉來保飾賽李達金茂飾花德雷銀玉飾蔡慶張黑飾花驢賈亮飛來鳳飾蔡金花諸如此類皆所目睹珠聯璧合是足貴矣滬上所謂合演於戲中之一人分場易角如探母之四郎坐宮爲一人過關爲一人見娘又爲一人或現一鱗或現一爪有似神龍之見首不見尾卽使聚精會神實亦難稱完美甚至四翠屏山同時有四潘老丈登台四收關勝同時又有四關勝出現無理取鬧豈復足貴耶。

諺云學懷容易學好難凡事皆然伶人尤甚如王鳳卿之學汪大頭麻木子之學黃三乍聆之幾可亂真一按其實則浮僞薄弱凡所學得者皆汪黃之劣處而精華則絲毫不與也今之學劉鴻聲者必先學其跛夫劉之跛爲終身缺憾彼方引以爲恨人乃惟恐不似斯亦奇矣學譚鑫培者必先學其吸煙如吳鐵庵羅小寶等皆在青年學業去譚雖遠而烟癮之深且大較譚有過之無不及也。

花語微雨題

爲歌郎綠牡丹徵文

徵文簡約

- (一) 體格不限詩文詞賦劇評曲本之類均可應徵
 - (二) 以辛酉年正月十五日爲截止之期
 - (三) 取卷無定額
 - (四) 第一名贈天台山農書五尺魏碑聯一付七子山人書五尺石鼓聯一付朱丙一先生畫四尺中堂一張陸澹齋先生書漢碑五尺屏一堂新聲雜誌全年十冊海上漱石生著黑幕中之黑幕一部劉憲廬先生著海上銷金窟一部陸澹齋先生譯偵探小說五種五部綠牡丹化裝照片四種四張大世界游券十張第二名贈天台山農書四尺魏碑聯一付七子山人書四尺石鼓聯一付朱丙一先生畫四尺立軸一張陸澹齋先生書五尺漢碑聯一付新聲雜誌半年五冊黑幕中之黑幕一部海上銷金窟一部陸譯偵探小說四種四部綠牡丹化裝照片兩種兩張大世界游券五張第三名贈天台山農書四尺魏碑聯一付七子山人書四尺石鼓聯一付朱丙一先生畫四尺立軸一張陸澹齋先生書四尺漢碑聯一付新聲雜誌三冊黑幕中之黑幕一部銷金窟一部陸譯偵探小說三種三部綠牡丹化裝照片一張大世界游券三張第四名以下酌贈書畫書籍游券等以酬雅意
 - (五) 截止後一星期在大世界報揭曉取中諸卷辦在大世界報披露
 - (六) 揭曉之後當即彙刊集取中諸君各贈一部
- 應徵之卷請寄上海小南門內愈家街口三十二號憲廬陸澹齋收



花底滄桑錄 (續)

花。葛。樓。主。

第四節 花榜變遷及金剛名稱

開花榜一事。最初原爲文人遊戲。因嫌品伎爲花爲仙。太覺陳腐。適遇頤制政體之下。士子功名心熱。遂以鼎甲頭銜加之伎女之身。以恣笑樂。海上花榜之發源。在前清光緒八年。壬午季夏。主持花選者。爲文廷式。及天南遜叟王紫詮。中選者爲西公與里之朱素貞。朱竹卿。朱月琴三人。邇時猶慮物議。雖有老申報。不敢標揭。僅王著之江濱瑣話中。詳載此事。殆後申左夢曉。生與高昌寒食生。主持申報筆政。亦嘗品評伎優之妍媸。然亦不敢公然直書狀元榜眼探花等名目。不過於字裏行間。着班頭第二人等字樣。以替代之。按之彼等所著之粉墨叢談。班班可考也。直至光緒二十二年丙申。番禺吳研人。常州李伯元。合辦遊戲報。吳卽著二十年目觀怪現狀之我佛山人。李卽著官場現形記之南亭亭長。固皆一時知名之士。時方林黛玉。張書玉。陸蘭芬。賽金花。四人盛時。胡寶玉亦當中年。有作有爲之際。遊戲報出版之後。不久卽以林。張。陸。賽。爲金剛。以胡爲彌陀。金剛云者。因彼等迎張送李。久列歡場。而精力不減。故指爲金剛不壞之軀。若胡則終日嬉戲。慾壑等於彌勒之乾坤袋。儘裝不滿。此名旣出。閱傳一時。然未幾而賽金花隱去。迺以金小寶代之。好事者更爲著四金剛小說。附會林等爲魔家兄弟轉世。則

未免蛇足。伯元既定金剛名目。世爲知言。上至公卿。下至奴卒。莫不趨之。迺於二十四年戊戌。復創花榜於遊戲報。分爲花藝兩途。中選者。係迎春三之小林絳雪（花榜狀元）小林寶珠（藝科狀元）兩林咸係著名搗婦大肚皮阿金之養女。故中選後。有送禮以賀阿金。譽其多福者。是爲海上第一次開明昭著之花榜。翌年己亥。伯元嫌兩林之尙不能孚人望。復開科掄選。得美仁里之小花四寶。爲花榜狀元。同里張五寶。爲藝榜狀元。小花四寶之貌。未見空前絕後。張五寶之藝。實屬一時無二。時張爲著名烏師蔡阿大之愛徒。工崑曲。思凡一折。雖老伶工亦歎弗如。至今百代公司之留聲機中。有張之唱片。於此可見其藝也。越年庚子。有人謂李曰。張之藝榜狀元。誠賞識不虛。惟以小花四寶冠花榜。尙嫌不稱。於是李再開花榜。厥後得小祝如椿冠花榜。藝則仍爲張五寶。小祝如椿。居六馬路祥和里（卽湖北路北海路之叉路中一小街）貌勝小花四寶多多。士林爭道其人。故李謂人曰。余主司花榜。迄今三次矣。得祝張二人壓榜。諒不致再爲人言。試官有限。雖死無憾。聞者僉云不吉。不久。李竟客死。聞人以前言爲語讖。小祝如椿後適吾鄉翁氏爲妾。不安於室。復下堂爲媵。又不得意。光復以後。竟淪爲雉。年事已在五十外。望之猶如三十許人。試探其身世。亦大可憐哉。伯元既死。花榜亦無人爲繼。况當國家多故之後。兩宮甫得回鑾。正式科舉。北場尙借汴梁鄉試。故花榜亦不開。後一年壬寅。有謝立卿者（卽今新遊戲主筆謝慧禪）主持花天日報筆政。會迎春三術。有自杭埠來之伎張菊仙。初張花幟。思欲揚名海上。謝本浙之紹興人。鄉情關係。遂開花榜。榜發。西安坊之洪雪香。得藝榜狀元。花榜狀元。則不問可知。爲張菊仙矣。邇時迂闊之士。著論力辨。謂名器之濫。將從此始。以遊戲爲正當。得毋可笑。然謝則非但不以此舉爲失常。方覺津津有味。故翌年癸卯。再開花榜。以陸琴仙爲花榜狀元。錢寶玉爲藝榜狀元。陸與錢。又均來自錢塘。同居南西安坊。錢一名小脚寶玉。因其裙下雙鈎。瘦削如筍。故名。又名珠王。當時金剛鑽尙未流行。北里關綽之榮者。以富有珠子爲榮。寶玉鉅珠獨多。皆爲其母之傳家物。迺母名錢素蘭。係甯波聲譽卓著之士倡。是時甯波有提臺

駐於斯。素蘭中年在甬之際。甯波一郡。舍提督與太守外。其餘莫不與之有肌膚親。三十年積蓄。悉以購珠寶。乃女乃得珠王之美譚也。然花大日報兩次花榜。得第者四人。杭伎居其三。臬簿之士。遂稱該報爲全浙會館。銷路因之減色。未幾停版。翌年甲辰。吾鄉龐炳紅辦花世界報。覬花榜事業之可圖也。亦遂效尤。拔惠秀里（卽大新街長樂茶樓後面。今浴春池盆湯地。址）趙香玉爲花榜狀元。迎春二金小菊爲藝榜狀元。趙常熟人。貌實冠絕一時。無如鄉人拔鄉人爲冠軍。終不免他人之清議。適有譚名徐小鬼者。出資辦閑情報。延袁臥雪爲主筆。耑開花榜一欄。顯然與花世界報反對。榜發。同慶里萬里娟老三得第。（萬曾與江陰章少良爲臨時夫婦。少良遇難。萬僱雛出名。猶在風塵中厮混。後其雛信人之言。投公堂自拔。萬則愈形落魄云。）自是以後。花榜之名譽大壞。年餘無人創始。至丙午年。胡蘭癡童愛樓。合組娛言報。忽然有興。舉清和坊金豔紅爲花榜狀元。援閑情報成例。不選藝榜。（金卽陳綠雲之胞姊。陳第庚申企公牛奶公司。假永安公司天韻樓舉行香國選舉。所舉出之副座。今已嫁朱某爲貳室。詳見下編。）然亦未曾閎動一時。後四年。宣統元年己酉。汪處廬主采風報。與國魂報之主筆。及投稿人奚燕子、陳蝶仙、咸飯牛、張桐花等。通聲氣。所謂江東七才子者。又開花榜。舉南平安里之金如意爲狀元。邇時科舉已廢。人民均注重學校。對於此種名稱。均不樂聞。故花榜之舉。至此宣告一段落矣。

第五節 花史體例之變遷

凡關於伎家之紀載。渾稱之曰花史。然自前清迄今。花史體例。亦幾經變更。李伯元時代之著作。的係史家紀載體裁。凡志一伎之細事。必先詳其人之歷史。然後拍入本題。臨末加以簡刮之斷語。是爲花史正宗。吳研人則稍異乎。是完全以駢儷文字。安排事實。任董叔則以偏鋒着墨。出奇制勝。有伎名九曲橋。任拈湖心亭爲耦之類。亦自有致。後有倡吳語著花史者。則小家氣太重。不足登大雅之堂。近代作者。夢湘貌宗研人。其實非是。雲間野鶴。則以堆砌字面爲救急妙法。不足以啓後世。蓋野鶴

迫於處境。不能鎮日尋花。此中事爲渠洞悉者甚少。故偶爲此著。無怪其繙祭矣。琳瑯生之文筆。自是一代作者。惜乎金昌二月記。及小靈憶語之外。他著未之得見。東江小鳳。曩主小申報。著海上本事詩。雖未盡是品花之作。而花實居其大半。是亦花史中之生面別開。昔人評梅村爲詩史。余於此著亦云。梁谿宋懺紅。往年主笑舞台報。所爲花史。伶人朱雙雲告以事實。宋子錄而刊之。無字不綻。無句不練。誠彌撲不破者。亦爲余所心折。雙雲得傳其一二皮毛。曾在先施樂園報上。著七嬖外紀。述嬖愛卿事。及二十一史等作。署名醉雲生。雖遜宋子原本。然亦可敵履餘子矣。余十年以還。所爲文字。約四五十萬言。而於此項文字。居十分之二。自癸丑年電光日報始。迄於今日。三寸毛錐。正不知抹煞幾許伎人。但稿成。隨手散去。一時無從稽考。偶有存者。亦不甚佳。姑弗論難抗琳瑯生。及懺紅諸作。卽與醉雲生作相較。亦遜一籌。故往者在晶報報端。著花史。一來趨時流所尙。再者避重就輕。以白話譚花事。滿擬爲花事文字中之胡適之。奈又不諳新符號。故亦遂中輟。時流又有一種花頌體者。譬如某伎居某里。剪玉爲膚。團香作骨。今日乘車過某許。或至某處游玩。衣某種衣。與某人絮語。歸院時已萬家燈火等云。未免太覺無爲。故余擬得暇。編一花史。應用字典。以供後來者之應求。或令手民將套語排好。臨期變更里名。及名字。甯非大便利。然花頌體中。亦有足述者。往見杭城某小報。有署名西湖閒人。述李香君與張某事曰。蓋聞青衫宴客。情移江上琵琶。翠幃迎郎。心結湖邊松柏。是以陽城下蔡。不乏名姝。金谷章臺。類多芳徑。吾友張公子者。夙擅風流。羣推俊雅。買花解語。數成十載。辛勤裂錦纏頭。名占五陵年少。邇者移裝勝地。高姿良朋。忽逢吳下麗人。頓作西冷佳會。燈彩翳翠。恍登歌舞台中。面暈燕支。漸入溫柔鄉。矧乃佳人愛客。綺語纏綿。才子多情。豔思縈繞。予也色慚一睡。情愧滿車。然而飲太僕之名園。香留午夜。宿司空之高館。腸斷三更。爰賦小詩。用誌良遇。〔詩從略〕也。此項筆樓。再進一層。卽可與夢湘並駕。若日事研究。則可望繼研人之席矣。包朗生及畢倚虹。以纖巧靈敏勝人。所爲花史。亦自成一派。又有文情並茂。而意涉穢褻者。雖佳亦不足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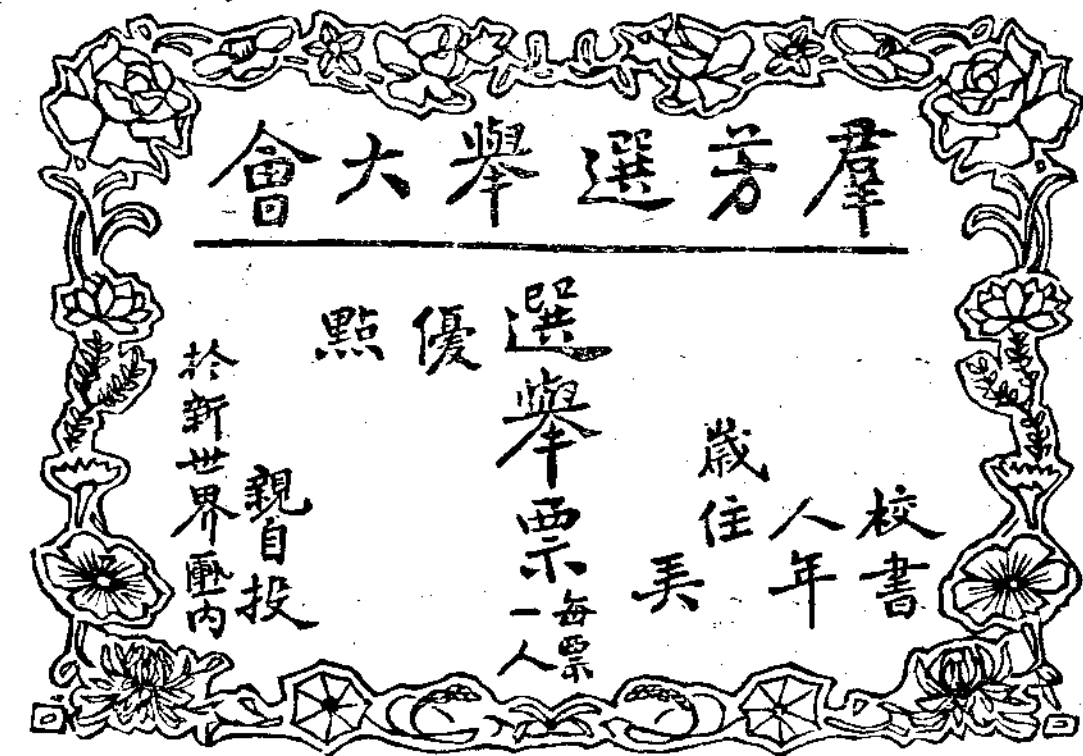
第六節 花選舉之發源及規劃

民國六年夏曆十月初旬。新世界游戲場經理。謀生涯發達起見。商之新世界報主筆。是時鄭正秋名爲總編輯。而因事冗不及兼顧。報事悉委於江南燕子主理。燕子爲上述七才子之一。時值桐鄉張心蕪（張亦七才子之一人）自杭來海上。聞此晉言曰。欲生涯之佳。莫如花選舉。經理領之。卽以此事屬之張。且徵得老伎林黛玉之同意。令其署名簡帖。遍邀花界中人。另有小啓一通。登之報端。爲贛人夏雲夫之手筆。其辭曰。（番風料峭。春光先透於梅花。騷客纏綿。寒訊初傳。夫香草入黨家之繡帳。籌點姪人。撥吳殿之銀琶。絃調帝子。碧紗夢熟。江南歌絳樹之聲。白馬人來。席上翻羅裙之酒。豈非極南朝之佳話。爲北里之榮光也哉。同人等護花有願。名花輩賣笑餘閑。爰擬遍召名姝。共司選舉大會。平章風月。豈讓當仁。點綴韶華。莫辜盛舉。爲此草成露布。先期謹告於章台。更常箋送雲軒。莫遺類催於羯鼓。新世界報謹啓。）此啓既布。又越數日。張小蕪手訂條例。着手進行。條例共分爲十則。（一、旨趣）吾輩都花叢遊過來者。今具惜花心腸。發護花志願。開海上破天荒之羣花大會。邀老於花界諸闊客。以無花老眼。會同看花一來復。作品花之盛舉。拔花萃以冠羣芳。寵之曰花國大總統。此所以高抬花聲價。而爲花花世界放一異彩也。（二、會場）以數十萬大資本之游戲場。海上清高獨步之新世界。作羣芳大會之選舉場。特於二層樓上。高搭彩樓。別築羣花座。又設品花席。更設看花處。（以便新世界遊客與會參觀）（三、花銜）於千外花羣中。選出二百十二人。作爲海上花國之職員。取法二十世紀新世界之共和制度。元首爲花國大總統。而以副總統二人輔之。其次卽爲花務總理。又分才貌品藝爲四部。各部設一總長。二次長。又花務參政院正院長一人。副院長一人。花務參政三十人。此外各坊各里。均設花務都督。計廿一人。花政長廿一人。特別區域花務都統。副都統各一人。花務知事一百二十人。（四、區域）民和里、新民和、福甯里、新清和（庭筠里附）、會樂里、和心坊、三馬路、鼎豐里（

民慶里附) 迎春坊 福祥里 福致里(平安里附) 小花園 百花里(同慶里日新里附) 樂餘里 汕頭路
安樂里(吉慶坊附) 同春坊(壽康里附) 精勤坊 福裕里 清和坊 清和沿 特別區域永平安(居仁里
懷安里附) (按此次調查漏失久安里) (五舉法) 據花國巡閱使報告北里先生共有一千一百八十位(原
按此先生不是大人先生之先生不是教書先生之先生不是帳房先生之先生各界有稱先生資格者幸勿誤會)新世界
於陰曆十月廿六日起至十一月初二日止分日分弄按日邀請一百數十人到場善唱者登樓度曲不唱者入羣花座會談
由品花席中老游客接待凡坐着花處之諸游客即可隨看隨聽隨購選舉票投票以見今番之選舉非常之公正與以前種
種開花榜者性質大不相同 (六監票) 既于廿六日至初二一禮拜中日請治遊名人與會外又定十一月初五日爲
開國揭曉之日特邀第一次大金剛瀟湘館主林黛玉及一樹梅花館主翁梅倩臨場監督開票 (七預選) 廿六至初
二爲會場投票俾花界熟客生客均可選舉而十七日起新世界報上選舉券爲憑無選舉券者作廢票文字長短不論一券祇限一人
可取處者儘可分門別類親來投票惟須剪新世界報上選舉券爲憑無選舉券者作廢票文字長短不論一券祇限一人
所舉者之年歲住址亦須書明 (八送券) 會期及開票期前遍發花界優待券每人一券花葉合用 (九獎品)
開票之後所有花國大總統以下及知事爲止均由新世界贈以金銀大小各獎章並送新世界長票一張凡未被選而亦會
到會者亦各酌給新世界觀覽券除知事外如花國大總統副總統花務總理各部總次長參政正副院長各都督各花政長
花務都統副都統均由本會發起人製成匾額對聯贈送各人以昭榮寵 (十贈照) 被選之二百二十人均由新世界
照相部爲之照相每日登入新世界日報上更爲之放大各贈一張並懸掛新世界以便花國中各級花務司員之芳名芳容
永永留芳新世界俾入新世界之游客各各如見名花如聞花香焉(附花國官制及佩帶之徽章說明)花國大總統一人

(金質牡丹章) 國色天香、羣芳領袖、花國副總統二人、(金質蘭花章) 同心之侶、王者之香、花務總理一人、(金質梅花章) 花魁獨占、春訊先知、參政院院長一人、(鍍金芙蓉章) 臨風、(銀質芍藥章) 媚態笑風、芳、心含雨、參政院參政三十人、(銀質雞冠章) 金距耀月、翠羽籠烟、才部總長一人、(鍍金紫薇章) 玉堂舒豔、金縷飄香、貌部總長一人、(鍍金荷花章) 楊妃出浴、西子凌波、品部總長一人、(鍍金菊花章) 隱同處士、豔比西施、藝部總長一人、(鍍金桂花章) 一輪香滿、金粟前身、才部次長二人、(銀質茶花章) 綠裁犀甲、粉傅唐

(樣 式 票 舉 選 錄 附)



膺特備金銀各章、遊戲獎品、級分三等、圖綴百花、以彰盛舉、規模宏盛、儼然大典、目光如豆之士、少見多怪、走相告語、輿論

宮貌部次長二人、(銀質海棠章) 漢宮環佩、洛浦神光、品部次長二人、(銀質水仙章) 綺衣含素、羅襪無塵、藝部次長二人、(銀質玫瑰章) 色勝紫霞、香疑紅露、都督廿一人、(鍍金桃花章) 仙源豔迹、金谷穠華、花政長廿一人、(鍍金玉蘭章) 萬蕊迎春、滿園霏雪、都統一人、(鍍金榴花章) 風妒舞腰、露消粧臉、副都統一人、(銀質鳳仙章) 脂凝頰暈、紅透指尖、花知事一百廿人、(銀質月季章) 長春不老、如月之恆、(原按新世界名花初選、衆香國懋賞宜

毀譽參半。是為海上花園發源。及規劃之大概焉。

新聲雜誌 第二期

第一期瓊華館筆記勘誤表

頁數	行數	字數	正	誤
(一)	(五)	(三)	(際)	(恹)
(一)	(十一)	(三十四)	(挈)	(絜)
(二)	(十三)	(十九)	(左)	(佐)
(三)	(三)	(三十九)	(間)	(問)
(三)	(一)	(四十三)	(長)	(張)
(三)	(八)	(四十四)	(十)	(千)
(四)	(三)	(三四)	(默默)	(嘿嘿)
(六)	(三)	(三十四)	(因)	(姻)
(六)	(五)	(四十八)	(業)	(堯)
(七)	(三)	(四十三)	(默)	(嘿)

叢

話

許劍秋



華亭錢劍秋書例

勝書 每方尺二元

堂幅 丈正十六元 八尺十二元 五尺以下三元

橫幅 半幅同屏 整幅同堂幅

屏 每丈正八元 八尺六元 五尺以下一元五角

楹聯 丈正十二元 八尺八元 五尺以下三元

扇册名刺 二元

壽屏 每幅八元

碑誌 別議 隸書加半 磨墨費一成

附賣文例

傳狀 二十元至四十元

碑誌 四十元至一百元

壽文 二十元至八十元

祭文 三元至四十元

詩跋 二十元至二十元

聯語 五元至二十元

劍秋書自漢魏唐宋下逮劉何致力二十寒暑皆有心得而能會其通去年余為跋其所著學書四要而知之異日必能有以自見無疑也今在滬寫書余聞喜而為之紹介張譽

劍秋書家為南通張季直先生所極稱賞者其書蒼勁秀逸隨意變化而一一合於古人洵非易事欲得佳書者勿交臂失之 鄭孝胥李鍾珏吳昌碩揚逸哈少甫費龍丁

劍秋先生以八法雄於吾松其真行得初唐神髓而能融南北宗為一 沈惟賢

寓上海市王家碼頭內蔡陽街福安里九號經理處各大棧扇莊帶鈎橋鼎陽觀興聖街安定批發所

大東門外中華路羣學會四馬路崇文書局



北技枝譚 (續)

湘夫

老倭瓜在京津間時見其穿一藍布大褂挾藍布袋奔走覓噉飯地其寒蠢狀態可憐亦復可鄙而來滬以後竟以滑稽大鼓自名登台之際北方下流羣相叫好勁兒之聲喧然四座於是老倭瓜左一眼風右一眼風喧笑聲又復四起然老倭瓜之眼風固足動人乎吾人試閉目一思其醜態即當作三日噫何堪目即之耶或乃謬以大鼓之丑稱之然則劇中之丑角豈必以使眼風引人發噱耶又其擊鼓之時鼓槌左右顛倒更不知所云無已其以中風目之耳若論其喉則喉音破敗論其詞則陳腐惡劣論其調則油滑不堪實毫無足取數大鼓之人物當以此人殿軍而竟有人捧之者可見聽者之全無耳目也大茄子亦一度來滬標其頭銜與老倭瓜同醜態雖無老倭瓜之甚亦已令人不耐而進場時每扭捏效婦人行宜筭五百以正其聲喉尙中騷若能循規蹈矩不致無以謀生而乃甘效下流不可救矣

唱梅花大鼓者前有金萬昌後有玉姑娘金萬昌身高八尺貌黑如漆而唱以低徊宛曼見長之梅花調其不能動人必矣玉姑娘以女子而粗鄙率直過於金萬昌至今思之金萬昌之唱若閉目凝志不見其人尙屬可聽也
北技者登場於前場人物必致揄揚之詞非曰賣力氣即曰不容易互相捧場已成慣例非若南中彈詞者每於同類諷刺譏

笑。以取笑於座客。余謂此等風氣。自以北技爲勝。口頭春風。又何樂而不爲哉。

北技中所稱新詞。無一不陳舊不堪。卽最新者。亦在八九年前。能不爲聽者齒冷。較之南技之灘簧彈詞等。或以時事編爲新賦。或以時事加入穿插聽者。得一新耳。鼓者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也。或謂北人食古不化。信然。又如燈下勸夫詞。中盡屬北京風景。此在北方。當可得人歡迎。既至上海。何不易以本地風光耶。

蓮花落。翩翩戲。均爲耍飯者之頑意。較之南中唱小熟昏者。程度相等耳。而竟置之。大庭廣中。之間。真所謂廣蒐博採。牛搜馬勃。盡皆入選矣。蓮花落之最著名者。曰英姑娘。上海人所謂一個老蟹也。演唱之際。惟聞掌頰人皆稱其藝高。余惟佩其手辣。陳來喜。雖較可。亦五十步與百步耳。論其所唱。甫見命名。卽不安於座。何况聽其詞句。

快書在北技中。可謂最高尙之玩藝。牌子名目繁多。不能盡述。且所唱多屬全本。經數日而不能窮。猶南中之說書也。牌子中所問之說白唱者。率能措詞通順。間用成語處。亦多不誤。卽此一端。可知唱快書之人物。程度大都高於一班北技也。惟獻藝時間有限。每日所唱。僅能一節。明日或卽更易。罕聽全本。爲憾。到滬者之人物。廣小川。曾振廷。何質臣。常澍田。等均一時之材。常澍田。尤劉亮寶和甫。爲全月如之徒。以博見長。其唱則病。啞。敗。不能勝也。

快書中多用疊字。梁句。故非純熟。不能見長。然猶須口齒清晰。若雖能純熟。而字眼模糊。亦不足貴。此常旭。久。盧湘。卿。輩之爲劣角也。

雙簧之命名。殊不可解。就字義解之。可謂雙聲。然雙簧發聲者。僅一人。如曰一人作勢。而一人發聲。謂之雙簧。則一人發聲。兼作勢者。若大鼓快書等。均可謂之單簧矣。其獻藝者。無一組不惡劣。不堪醜態。百出極盡。下流之能事。蓋雙簧者。不必有所學。習。只須擇二人。面皮之厚。之相等者。合爲一組。聽雙簧四五次。效其所說之詞。然後互相習練。數日。卽可登場。若面皮特厚。備

盡醜態而有若干之新詞句更可冠其儕輩其易有如此者世無不學而成之藝若雙簧者真可不學而成此吾人所不認其爲藝術之一種也其中得名者如談恩榮韓亨斌之一組徐狗子張順義之一組均有第一雙簧之稱而徐狗子尤爲北方下流者所歡迎蓋其醜惡之狀更勝於談韓也然談能彈能唱喉亦不惡故雙簧中時有彈唱小曲徐狗子之後場不能此則談韓爲勝其他若閻德山姚文彬駱彩吾南金子師徒四人均以變戲法而改業閻老南死併爲一組而彈絃人亦效雙簧總之若輩所作無所謂高下之分不過醜態程度間有相差耳戲園中演洛陽橋等時有丑角飾爲雙簧或卽用蘇語聞僅須片刻之配搭卽登台爲之而舉動語言絲毫不亂吾前言互相習練數日者已屬精細研究若大學正科之畢業此亦稱爲藝術難乎其爲藝術矣

戲迷爲不化裝不用場面之戲劇然好聽戲者非所嗜也蓋一人之技能有限名伶之聲調不同以一人所能效諸名伶所唱必不能似也擬之而不能似又奚足貴卽能肖其一人而遺其餘亦非戲迷之長故吾寧聽話匣不欲聽戲迷也南來者有蕪子元李品一華學龔雲甫頗有似處餘皆未能肖李滿口津音僅能略背幾節戲詞若學名伶聲調直可謂之不肖也

口技之與戲迷一則學伶人聲調一則效鳥獸之音僅有人畜之判實有相同之點也然效鳥獸之音大都相似學伶人聲調大都不同可見爲畜易於人也雖口技亦有效人聲者然皆不似且亦極少此技南中亦有之視爲極下流之技只能在廟場蒙布向游人索小錢非若北方之較重視也而北方口技南來益復聲價大高而南人好之者亦頗多此則可怪耳人人笑有百鳥王之稱在今日可稱口技之巨擘自較餘者爲佳開口笑人人樂（非老年人樂）則乞丐之流未識南人何并乞丐之末技而亦好之無怪北人以不開眼相譏也

三絃彈戲或謂創於王玉峯或謂創於李萬興而王出其門下鑼鼓唱白悉變化於三絃之中而尤須於名伶聲調得其一斑

允宜認爲一種藝術。王玉峯自屬冠軍。李萬興已不佳。玉春浦尤劣。今且淪爲梨花大鼓之調絃人。可謂末路矣。卽雅軒以鞞絃彈戲。別出心裁。較三絃固難。而所效均屬女伶。且又無板。故亦不貴。邱品卿改爲拉戲。舍難就易。已不足道。而效女伶及無板。等於卽雅軒。此則益劣矣。

要又在北方爲賽會所用。名曰開路。兒以之驅散路人。衝開一條大路也。今以號稱鬼者置之台上。何重視鬼也。尙有飛飯。要饅。飛竹等藝。與要又均屬同類。飛飯爲南中道士之一藝人。皆習見之。其精熟與花色之多。過於北方。且有用八飯者。惟飯較小耳。故飛飯在南中殊無人歡迎。要饅甚笨。不及飛竹之靈巧。然皆非有數年功夫不辦。

說書閒評

鄉下人

說書鋪張揚厲。賓主不相顧處頗多。例如三國志內之孔明。指揮如意。算無遺策。周瑜曹瞞等在。在墮其術中。由是以言孔明誠哉人傑。然周曹亦一代人物。何不留餘地。若是不過此種疵病。猶可辯論。因三國志一書。本陳壽帝蜀不帝魏之義。劉氏爲主。中主孫曹爲主。中賓孔明爲昭烈輔弼。有所作爲。可云代表昭烈者。故周曹遇之非其敵手也。宜矣。他如果報錄中之童文正大紅袍中之海瑞。明明說是清官。前人詩云。官清吏役荒本官。一清吏役尙有飢荒之虞。則其本人之儉樸。可知何以童文正海瑞之衙中。陳設均說得異常精美。試思陳設尙如此精美。而謂其不貪賊者。我不信也。藉曰衙中陳設係公家置備者。然清官決無耗公家財而圖一己適意果。若是則清官亦不成其爲清官矣。大紅袍之海瑞。偏有過甚。其辭處謂海瑞每日僅食醬乳腐半塊。往往食其四角。而餘其中備明日之需。其僕海紅私食一角。海瑞見而大怒。責問海紅不應偷食云云。噫。其飲食如此節儉。而其屋中陳設。反較常人精美。似乎太不勻重。已屬可笑。因一角乳腐。責問僮僕。則尤其荒誕。此皆賓主不相顧。文氣不貫串。以此觀之。說書之脚本。尙可不改良耶。當羣起而圖焉。

彈詞家大多點綴一婢女較其女主富麗管聽說三笑者說至秋香梅亭相會段落謂秋香衣金銀嵌皮袄貂兒絨背心不善聽書者意謂秋香理應如是敝東然而亦從其根本着想否無論如何秋香僅不過相府一婢一婢女而衣服如此華麗則其主人又當何如此亦賓主不相顧之病與前文所述海瑞食醬乳腐相提太過不及皆非是

說書於正書未開口前例有幾句定場白名曰開詞與崑劇中副末之交過排場同途異轍少有學問之說書大多拾前人詩詞朗誦一過然可以朗誦者能有幾人但見台上人唇輔嗽嗽動而不能辨其所云維何開詞名目等同虛設其實效薛蟠之蒼蠅嗡嗡蚊子哼哼毋甯去此贅疣爽捷多多

說書之道亦猶作文文情有起承轉合說書亦然文字之血脉在虛字說書之精靈亦在虛字不過文字以之乎者也貫串說書則以噫呀嚔吓爲線索雖祇一字然佳者真能傳神阿堵藝劣者則非但不能博人歡心且易使人厭惡要之說白之高低須按得准唱篇之四三二五分得清手到眼到心到書於人化人以神會務使己身忘爲說書者跳入書中爲書中之主人翁以己身代表書中人夫然後一舉一動一言一笑皆能不失書中人身份方謂爐火純青矣

說書二字之義包刮甚廣方今說書十人中有七八人字多不識試問安能說書蓋今日能在說書社會立足負時譽者則可謂說時先生而不可謂說書先生吳玉蓀之說書何嘗有書一言一語皆隨時所趨合聽者之心理此所以克享大名嘗聞老於此道者言硯台下聽者泰半上流社會中人有文墨氣者則咬文嚼字容易動人若中下社會人物居多則謔浪笑傲純從淺近立言則鼓人興會自然亦易所慮者聽書人程度不齊大抵聚蕭曹絳灌於一堂則台上人難矣因此說書者奉雅俗共賞四字爲圭臬良有意也

三國志隋唐岳傳英烈鐵冠圖等皆爲歷史小說何以說書者之敘述上列諸書與正史固有異同而與演義亦不符合余嘗

與靈南劍石諸子討論數次。劍石云：原夫小說之興，昉自漢代。蓋與正史相輔而行者。武帝時，馬遷作史記，厥後劉歆有西京散記之刊，與史記翼護以行。正史所以紀一代典章遺聞軼事，例不得入故雜誌之作，不可少也。裴松洋三國刺取傳記所載，宋子京修新唐書，司馬溫公作通鑑，均採取馬劉遺意，兼採小說家言以證當時情實。小說實足以補正史之不足也。於斯可許說書者的係通俗教育之扶助品，理宜集合遺聞軼事彙而誌之，以備參考。苟說書者所說之書皆出乎小說範圍之外，是其誤人不淺矣。靈南非其說謂說書與正史固不能相較，而與各家專載之遺聞軼事亦難引證。就近而論，花月痕一書為紀清咸同時事，而其作者之考證各據一說，有謂閩中魏子安有云：山西王子眉，又有人云：天南遯叟王紫銓，又云：冷紅生（即林琴甫）第一部得意小說相距未及百年，已不能證實著者之姓氏，則其書中之情節自然不合正史。即與遺聞軼事亦有異同焉。宜矣。綜斯兩說，自以後說為是，然亦有未盡是處。說書之始，孕育自崑劇院本。元人譜曲大都以前代軼事為資料，照例不將真相暴露，必須略事增損，傳之說書則更為裝頭換腳之法。類皆自虛處落墨，即如三國志之趙子龍當陽道一節，隋唐紀李元霸之四平山岳傳言高冲之挑華車，鐵冠圖載馬保之延安討救等等，稽之正史，趙子龍雖是驍將，當陽一役未必亦如說書之所云果真如此，則天神矣。李元霸係天亡，見唐史何嘗第一條好漢。高冲則正史并無其人，馬保誠果敢，但不忠於明，見東華錄謂說書之關節全虛，則略有根據，謂其真實無訛，則附會甚多。此皆虛處着筆，裝頭換腳之法也。

近代彈詞家往往以聲調為前提，置字面於腦後。大謬大謬，蓋聲調雖佳，而字面不清，所謂有音無字，如聞老僧誦經，但聽其喃喃囁囁，與木魚聲相應，不能辨其所云。伊何試問，尙有何味。故老於聽書者，不先求聲調之佳否，先辨別其字面清濁，苟字面一清聲調有一種天然的悠揚宛折，容易刺入人耳，即不能淋漓盡致，要亦不致使人討厭也。

善聽書者不喜聽關子書，而喜聽軟當書。關子書者如珍珠塔之後見姑娘三笑之點秋香等，無論其已成名未成名之說書

說至此種一書緊要所在如畫龍點睛自然精神抖擻運用全力且其學習之時授者亦特別注意學者亦格外留神故皆有可取之點軟當書者如珍珠塔之跌雪三笑觀枝山自杭州轉蘇州等皆係宣告一段落之處所謂書性不佳書性一不佳則說者豈非更難然而承上起下全系於斯說書藝術之良窳全在此處表現故善聽書者不喜聽關子書而喜聽軟當書者所以判斷說書藝術之佳不佳也

說書定名之不通無以復加譬如說倭袍者注重於刁劉氏之謀斃親夫一案與倭袍無涉倭袍者唐氏之倭袍奸張借袍不遂致羅織鉅獄與刁劉氏一案又無相干涉僅不過唐雲卿在襄陽門難識刁南樓毛龍後來借毛龍破刁案與倭袍無甚密切關係吳中說書所謂倭袍有刁家書唐家書之分試考今世說倭袍者大抵祇能刁家書而不能唐家書然則祇能稱果報錄不可稱倭袍也明矣何以懸牌多書彈唱倭袍乎他如綠牡丹一書因武則天賞綠牡丹而定名然書中並未述及此點精細之說書於表白中輕輕襯托一句着重則在駱宏勛與花碧蓮婚事何不直捷痛快曰宏碧綠而徧欲拘泥於綠牡丹三字耶謝品泉所說之後三笑的係換空箱謝少泉所說之後三笑確是乞食圖與三笑又完全無關矣又何必定曰後三笑何雲飛之鄭州擂台完全一都北宋盜賊史何以定要算後水滸鐵冠圖之定名係本鉄冠道人遺圖而言也然說鐵冠圖者自始至終不及此圖則大可稱明末遺恨何必定要稱鐵冠圖哉尙有脫胎崑曲而關目未全是崑曲者則其定名亦大可更換不必拘泥也

說三笑負時譽之顧雅庭其父名顧文標出身係常熟業道士論其藝頗有足多者惟其口舌鼻薄好調侃人故人緣極不佳暮年貧乏幾不能自存因是其藝亦爲其所掩抑

騎牆筆記

丁·戊·

書齋獨坐正在看窗外很大的色焦葉忽然想到中國文學史上一首極有名的白話詩一節極有名的白話文詩是史思明君的大作詩上說「櫻桃一籠子半紅半已黃一半給懷王一半給周至」當時贊美的人很多但有一人說道「明公此詩大佳若言一半給周至一半給懷王即與黃字聲韻相協」思明大怒說「我兒豈可居周至之下」這段故事見李卓吾山中一夕話文是張獻忠的大作題目是「祭張飛文」張獻忠素輕文士說「文官豈畏無人做」當時擬此文文士甚多張看看狠不當意使一面說一面教他的秘書寫道「你姓張咱老子亦姓張咱和你聯了宗罷尙饜」書上記這段故事的狠多我可記不出書名了

說

海

海
秋



帆船商標 女 退 脚 腫 丸

脚腫一症共有內外二因外因陰寒水溼雨霧之氣襲入腠理內因則由多食肥甘乳酪等物醞釀而成以致溼熱下滯氣機不利遲延既久遂成脚腫是症初起甚微飲食動作如故惟覺足脛微有浮腫痠軟麻木步履不仁晨起稍安至晚較烈日久失治漸乃上及胸腹甚至兩手頭面皆腫氣喘脹悶神志昏憤即起厥逆重者竟成不治我國東南地勢窪下溼邪極易匯聚每逢夏秋此症獨盛願病家輒以其初起時不甚痛苦而忽之迨覺困憊已難挽救因循坐誤後悔奚及本製藥社有鑒於此發明立退脚腫丸一種患者如法吞服立能腫退身安屢試屢驗神效如響真起死回生之妙藥也惟市上假冒甚多購者務須認明帆船商標庶不致誤茲將主治各症臚列於後

- 一治溼熱下注脚背腫脹麻木痿軟步履艱難
- 一治溼熱表分遍體麻痺筋絡不舒骨節痠楚
- 一治旅居客地不服水土兩足浮腫飲食減少
- 一治氣虛內虧週身浮腫腹膨氣促夜臥不安等症

○服法 每日服三次每次四錢宜於食前開水吞下每盒限三日服完服後忌食魚腥茶麵以及一切發物

○功效 輕者兩盒痊愈重者四盒斷根

○價目每盒大洋六角

上海南市永盛碼頭 濟羣藥社謹識

本埠分售處

英界交通路新民圖書館
法界東楊子里第一家
虹口鄧脫路機汽缸斜對和泰號
城隍廟對門寶豐烟紙號

說海

慈母宙砲碑

胡寄塵



我下文所記的是一件實事。雖不是我親身經歷的。但書中主人翁。我也和他有一面之緣。書中事實。是某女士向余口述的。某女士隨口說。我隨筆記。遂成此篇。自行復讀一遍。則覺淒音滿紙。不能終篇。慈母之愛子。軍人之罪惡。都在這區區尺幅之中。是天生的。一種好小說材料。我於無意中得着。真是幸事。下文我字。皆係某女士自稱。

我住在滬南的時候。東鄰李姓。是廣東人氏。全家共有四人。一為老嫗。其二為少年夫婦。又其一為幼女。老嫗是少年的祖母。少年之婦。名叫蘭因。少年之女。單名叫做雄。因少年命蘭因和李雄。逐日到我處補習國文。我也常至他家。老嫗很和藹的人。家都稱他李太太。我也呼他李太太。

我每到他家裏去時。李太太很是歡迎的。和我談談他的家常。李太太都是很高興的。惟有談到他的兒子。他老人家便面上堆滿了愁容。

原來他雖是粵人。寄寓上海。已將十年了。他的兒子。在十年前離了母親出門。沒有回來。李太太記念他了不得。常常把這些記念兒子的話。向我絮聒。

有一天。下午四點鐘的光景。我到他家。李太太面上露出喜色。向我問道。你可知道吉林到上海要多少日子。我說道。路雖不少。但是有火車可通。至多一個禮拜罷了。李太太說著。從衣袋裏摸出一封信來給我。看一面說道。這是我兒子從吉林來的信。他說不久要動身回來了。我接著他的信看時。却不是從吉林寄來的。原來是他孫子（即前文所述之少年）的朋友寄他孫子的信。我看了不對。以為他老人家拿錯了。當時也不十分注意。這時候李太太却又不不斷的向我說道。我的兒子出門十年了。他出門的時候。我們曾孫女兒還沒有出世。現在也已長得這麼大了。可憐我的兒子還沒有見他一面。好了。現在要回來了。

說著。又向他的孫婦道。蘭因你說。這回他可真是。要回來麼。他前年。去年。都有信說要回來。一會兒。又來信說。沒有錢。不能回來。我想。這回總不至說謊了。蘭因道。太太不必牽記公公。罷公公在那面。討的。姨奶奶是北方人。南方的日子。過不慣。聞說幾次。說要回來。都是姨奶奶從中作梗。姨奶奶既不肯同來。公公又不願隻身返滬。所以一年一年。延下去。但願他在那邊。很安康。太太這裏。也有孫子。曾孫女。尚不寂寞。太太不要牽記他罷。

李太太聞言不悅。沈著臉說道。這都是你們不孝順的兒子。媳婦說出來的話。你們自然不記念他。可憐我只有一个兒子。你們孫子孫媳。又不孝順。我能不能想他麼。

李太太說話時。蘭因默默的不發一言。我留心看他面色時。灰白的沒有血色。好像是聽了這話很難受的一般。幾幾乎眼淚也要流下來了。我再看看李太太。氣勃勃的好像和他孫媳。鬥氣一般。我在這時。只略說了幾句安慰李太太的話。也沒有

多話可說。因為是他們的家事。我不敢與問的。不多一回。也便辭李太太和蘭因歸來。

第二天。蘭因到我家裏來讀書。我約略詢問他昨日的事。他却是不肯多說。後來蘭因歸去。他家傭婦送點心到我家來。却把李太太兒子的事情詳細告訴我。他說我家老爺是很揮霍的。聞說他現在賺二百塊錢一月。還不敷用。有人說他娶了一個姨太太。又有人說他娶了三個。只顧自己。不顧家用。這邊（指上海）開消。都靠少爺。我便問他。少爺是你老爺親生的麼。傭婦道是的。又道。他們父子也不和我道。想為你老爺娶了姨太太的緣故。傭婦道。這個自然。但是老太太却不說老爺不是。反說少爺不孝順。所以他不願意回來。這都傭婦向我說的話。我聽了。知道其中的情形。却在蘭因面前毫不提起。約莫過了一個禮拜的時候。李太太差人請我到他家裏去閒談。我這時剛吃了午飯。在家裏畫幅畫。聽說李太太來請。心裏知道李太太為著他兒子不回來的事。要向我說長說短了。這老人家怪可憐的。我聽了這個信。畫也無心再畫了。便收拾了畫具。走到他家去。李太太滿面堆著愁容。向我說道。先生（跟著蘭因稱呼我）你說從吉林到上海。只要一個禮拜。可是真的麼。我道。大約如此。說不定也有就攔。李太太道。有就攔麼。聞說那邊強盜很多。往往白晝劫人。他莫不是遇著強盜麼。我說道。李太太只管放心。決沒有這一回事。李太太向我笑道。我也希望沒有這一事。停回了一回。又問我道。先生。你看報麼。這幾天沒有說北邊要打仗麼。如是打仗。火車便不通了。我道。沒有沒有。現在北方很平安的。我這時候。剛要再說下去。蘭因搶著說道。太太。你不要牽記公公。昨天已有信來了。說要到明年纔能回來。這時候確在吉林。沒有動身。太太不必牽記他。李太太驚道。昨天有信來麼。快把信來給先生看。蘭因伸手在衣袋裏摸了一摸。摸不出驚道。信已被女孩子撕破了。說著呼了李雄來。問李雄道。昨天公公來的信。那裏去了。李雄道。我把他撕掉了。丟入字紙籠裏去了。太太。你知道麼。公公又說不回來。了。李太太聞言。歎了一口氣。半晌不做聲。

停了好久纔向我道。先生這回我真預備他回來的。你不見我那架廚上的橘子麼？是我留給他吃的。聞說北方沒有這東西。他又很喜歡吃。可憐他出門十年沒有嘗過這滋味了。我費了三角錢一斤買來留給他吃。不料他又不來。留到明年不要爛了麼？我道：橘子可以留得。留到明年不會爛的。李太太嘆了一口氣道：只怕橘子不爛。我到要先死了。你看我這麼大年紀。病痛又多。前年生瘡病臥在床上三個月沒有起身。幾乎病死了。自從那一病之後。身體到現在沒有復元。只見一天衰弱似一天了。活一日算一日。那裏還保得能活到明年麼？李太太說著。喉嚨啞了。說不出聲。只拿著右手的袖子擦眼淚。愈是擦眼淚。愈是多將一隻袖子濕透了。蘭因和李雄也各各流淚。陪著李太太哭。我看了這種情形。禁不住也心酸起來。勉強說了幾句。安慰李太太的話。乃辭別而歸。心裏實在可憐李太太。却也有些怪蘭因不好。

又到了第二天。蘭因照舊到我家來上課。課畢之後。再說起這事。語言之間。我便有些責備蘭因。蘭因愁著眉頭向我說道：先生你不知道……你不知道這個情形。怪不得你……怪不得你。我道：甚麼情形。你可告訴我麼？蘭因道：先生我家公公不是。不回來。他是永遠不能回來了……他死了。我驚問道：幾時死的？蘭因含淚道：死去八年了。我一聞此言。更覺奇怪。說道：爲甚麼前不久還有信來呢？蘭因道：信是假的。原來我家公公是民國二年在南京做生意。剛遇著第二次革命。被砲彈打死了。家中得了信。不敢讓太太知道。只說他往遠的地方去了。每年造幾封信讀給太太聽。甚麼回來。甚麼不回來。甚麼在吉林。甚麼討姨太太。都是假造的。或者他在陰間是如此也。未可知……蘭因說到這裏。禁不住嗚嗚的哭起來。哭著又說道：我們將這些話欺瞞太太已八年了。如此下去。一直要欺瞞到老。他們母子在地下相逢。纔知道這個啞謎哩。蘭因說著又哭。我又拿些話來安慰蘭因。但是這事的曲折。我都知道。

明天。我仍舊往李太太那裏去。李太太向我道：先生我的兒子。果真要到明年纔回來麼？

至愛

瘦。鵲。

一陣排山倒海似的冷風。驀地從南極的南盡頭括將起來。好像發怒似的。追在那冰天雪地中間。一輛雪車後面似乎要把那五個人一起捲去的一般。那一片雪蓋的廣野。除了這一輛雪車五個人影以外。甚麼都沒有彷彿。美人兒仰天躺着。袒着那玉雪的酥胸。忽地來了幾個蚊蟲。在上邊飛動。五人挽着車。在雪中步步向前。被那狂風一吹。幾乎站不住脚。只還鼓起了滿腔子的勇氣。勉強前進。可憐他們那裏禁得起風雪的相逼。周身都凍僵了。風來時。更好似吹進他們的身體。使血管中的血結成了冰塊。一時大家起了一種奇怪的感覺。覺得四肢百體全都支解開來。咧。那一陣風剛過去。猛可裏又有一大堆的雪壓將過來。他們五人覺得雪片打在肩上。就像兵士得了兵官喊立停的口令。即忙停住了。大家都運着僵的手脚。活動起來。內中有兩個人忙從雪車中取出打雪的傢伙。三個人放開篷帳。不上五分鐘。早把雪中的大竿子豎在那硬硬的冰土中。接着把四角的小竿子也逐一豎好了。那篷布十分結實。本是抵禦風雪用的。不多一會。已把篷帳完全張起。五個人一起把行李食料從雪車中運進篷帳。接着也慌忙都鑽了進去。內中有一個最長大的少年。歎息着說道。唉。我的好友們。我們到了這個境界。可沒有多大希望了。其餘四人聽了這話。也不知不覺現出失望的臉色來。一時都低倒了頭。做聲不得。

看官們要知這五個人都是我們中國的少年。曾在美國大學堂中畢業。向來崇拜西方的冒險家。也喜歡讀航海冒險的小說。大家雄心勃勃。想到天盡頭地角裏去探險。做個哥倫波施。各德第二。平日間很嫌這地球狹窄。不夠他們迴旋。很想跳出地球。到其餘行星中去頑頑呢。回國以後。他們沒有適當的事兒做。又見朝野之間。爭權奪利。一重重都遮着黑幕。瞧了好生不耐。便組織一個探險團。打算探險南北極。因為這兩處歐美探險家都曾走過了。死的死。回來的回來。只是中國却從沒有人走過。他們便想先到南極走遭。要把這面中華民國的五色國旗。也在冰天雪窖中現一現影兒。主意打定。準備出發。他們

家中有的有父母。有的有妻子。自然不肯放他們去。可是南極那地方簡直是一個冰雪做成的墳場。大家去時不過送死罷了。斷沒有生還的希望。他們却彼此立下了誓。堅執要去。說倘不許他們去時。便立刻自殺。與其死在家裏。寧可死到南極去也。替國家爭一此子光榮。家人們拗不過。只得答應了。他們便向政府中呈請。要求了一艘船。定期駛往南極。這艘船叫做「中國少年」號。還是新造的。十分結實。到得預備定當。就在千萬人歡呼萬歲聲中。開駛出去了。他們本不識路徑。只借着航圖和羅盤針做個嚮導。在臨別時。他們的家人們揮了無數眼淚。和死別一樣。淒楚在其餘認識和不認識的送客們也都有。一種易水送荊卿的感想。不免在暗中慨歎。想好好五個少年。竟葬送到南極去了。但他們自己却歡天喜地。都抱着樂觀。這種事本是中國破天荒的事業。不論是成是敗。都有榮光呢。那五人中有兩個是上海人。一個是杭州人。一個是廣東人。一個是北京人。內中那個長大的少年。是這探險團團長。上海人。性許名德士。身體很強壯。兩個眸子也分外的奕奕有神。還有一個上海人。性鄒名行仁。却恰恰和許德士相反。模樣兒很是文弱。伸出一雙手來。像婦人一般。但那一雙眼中。顯得他不是一個懦怯的人。兩人都在二十六七歲左右。那杭州人姓董。名瑞芝。年紀比他們長些。滿臉都是刻實的樣子。腦袋很大。可真是杭鐵頭本色。那廣東人姓鄺。名喚佐治。是借外國人的名字。譯成中國字面。生得短小精悍。瞧他一張紫棠色面皮。知道航海好幾次了。那北京人姓馮。名仲山。是個瘦長的幹兒。臉色帶黑。濃眉闊口。一望而知是北方好男兒。年紀已在三十以外了。他們這個探險團中。都由拈鬮派定職務。許德士做團長。兼秘書。鄒行仁做糧台。董瑞芝做會計。鄺佐治做領港人。馮仲山做物品管理員。大家既是同學。又是很知己的朋友。所以和衷共濟。彼此能合在一起。別說從不曾反過目。連一句得罪的話也沒有。這五個人。實是少年中最好的模範。也是一個有組織有秩序的團體。他們一路上餐風飲露。辛苦。經過了千山萬水。纔進南極圈。在南冰洋中。又遇了好幾次的險。險些把那艘船在冰山上撞碎了。後來舍舟登陸。又屢次給大風雪相逼。那種

刻骨剝膚的冷氣。更是難受。倘不是抱看百折不回的決心。早就捱不下去了。一路到來。都由許德士做極詳細的日記。打算回去時。編成一部探險史。給國人們看看。好使他們知道。這部書是五個人的性命和心力換來的呢。

他們在那冰雪中往來徬徨。已有好幾天。還沒有走到盡頭處。這一天偏又遇了大風雪。便慌忙搭起篷帳。大家藏了起來。那時已是用夜飯的時候了。管糧台的鄒行仁口中嗚嗚的唱着歌。還勉強抱着樂觀態度。取出麵包。切了片。分給四人。自己留了一份。接着又架起火油爐。在小鍋中盛滿了雪。煮起水來。許德士裝了個煙斗。吸着烟。模樣兒也很鎮靜。一會鍋裏的水已沸了。鄒行仁便打開一個大罐子。取了五塊肉放下去。一面向罐中望了一望。說道。肉也剩得不多了。說着把五個杯子帶肉連湯倒了五杯。大家悄悄吃着麵包。喝着湯。吃罷。許德士開口道。我們還是早早睡罷。各自做回家之夢。倒也有味。有話。明天再說。當下便展開自己行李。輪將下去。他們四人也就依着他話。一起睡了。篷帳外冷風刮得很緊。好像有一千頭一萬頭的怒獅。怒虎。在那裏亂吼。那一堆堆的雪。也不住的壓將下來。似乎要連着篷帳。把他們活葬在雪下了。

過了約摸七點鐘光景。鄒行仁已醒回來。他並沒有夢。只是昏睡。摩眼瞧他們四人時。都睡得很熟。便不敢驚動他們。靜靜的坐了起來。在火爐上生了個火。預備煮水。把手推那篷帳的斜面時。覺得重重的。不知道蓋了多少雪。當下便蹙着雙眉。聳了聳肩。這當兒許德士也醒了。破口說道。我早已料到被雪封住了。鄒行仁瞧了他一眼。微微歎一口氣。道。簡直是沒有希望。說時。又把篷帳的頂推了一推。顯得上邊積雪很重呢。許德士道。如此。我們也不必急急起來。鄒行仁通。只是老等着在這裏。也不是事。須向死路中尋一條生路。纔是。許德士歎息道。在這南極圈中。怕是死路多。生路少呢。兩人正講着話。却把其餘三人驚醒了。便也坐起來。問是甚麼事。兩人都回不出話。用力把那篷帳的門推開了。大家對那滿地無邊無際的雪。呆瞧着。這時風已停了。只飄着雪花。四下裏靜得甚麼似的。彷彿一個挺大的墳墓。那一片雪白。就像在那裏給人懸吊呢。瞧那積雪。足有

三尺多厚。已把那雪車掩蓋住咧。

許德士想要歎一口氣。只怕他們四人聽了。失望便咽住了。掩上帳門。不動聲色的說道。地上的雪。有三尺厚。倘有鷓鴣。在着。可又要唱。行不得也哥哥了。說定。橫身躺了下去。兩眼望那火油爐上的鍋子。水正沸着。蓬蓬勃勃的吐白氣。那杭州人董瑞芝。操着一口杭州白。恨恨的說道。我們真給晦氣。星鑽進了天靈蓋。倘是那第二輛雪車沒有失去。我們可就不怕甚麼咧。那北京人馮仲山接口道。是咯。那雪車不失去。我們就都有雪鞋。儘能趕路。這時。那性急的鄭佐治。滿臉現着不耐煩的神情。怒聲道。說甚麼是咯。不是咯。現在只有兩雙雪鞋。事兒完了一共五雙脚。怎麼穿去。說時。擡了頭上幾縷頭髮。放在口中。爛嚼許德士忙道。咳。佐治。你生氣做甚麼。我們已到了這個境界。還用生氣麼。他們追念那輛失去的雪車。可也沒有錯得。佐治道。算了。那鍋子沸咧。那時。那位糧台提調鄒行仁。正呆瞧着那個放肉的罐子。似乎沒有聽得。許德士便苦笑了一聲。朗朗的說道。行仁。我們大家打起精神和一切困難奮鬥過去。不要胡思亂想。自尋苦惱罷。

那時鄒行仁望了望鍋子裏沸水。却並不取了肉塊投下去。斗的把那盛肉塊的罐子蓋上了。抬着眼。逐一向四人臉人瞧去。纔慢吞吞地說道。我們在吃早飯之先。須先安排好一二件事。德士。那食料我們可不得不估算一下子。董瑞芝忽地聳了聳肩。打趣着說道。早飯以前。要安排的事。正多着呢。髮下倒些生髮油。臉上擦些雪花粉。這都是我們少年人少不了的。許德士銳聲說道。瑞芝。你在這當兒。還兀是說頑話麼。又向行仁道。你意中怎樣。鄒行仁很莊嚴的說道。我瞧這裏食料有限。雪鞋又只有兩雙。與其五個人同歸于盡。不如留兩個人回去。那餘下的食料。索性就讓給這回去的人吃罷。許德士微微點頭。行仁再說下去。行仁想了一想。便道。兩雙雪鞋。不能供五個人穿。大家厮守在一起。死在這南極圈中。也沒甚意思。我以為大約五個人中。不論怎樣。須有兩個人回去。報告祖國。估算食料。倘給兩人吃。時還能支持半月。從這裏回到船上。穿着雪鞋。大約

五天可。到。加。上。十。天。或。能。把。船。駛。出。南。極。圈。到。那。時。食。料。雖。完。可。就。容。易。設。法。了。說。到。這。裏。略。頓。了。一。頓。接。着。又。道。我。們。五。人。中。兩。個。回。去。三。人。留。着。我。自。願。做。三。人。中。的。一。人。誰。還。願。留。着。在。這。裏。的。說。到。末。一。句。聲。音。更。響。朗。像。銀。鐘。一。般。又。抬。眼。瞧。他。們。四。人。鄭。治。道。不。行。不。行。我。們。要。死。時。彼。此。須。死。在。一。起。鄒。行。仁。不。說。甚。麼。只。等。着。許。德。士。發。話。德。士。瞧。着。水。鍋。子。沈。聲。說。道。行。仁。我。瞧。我。們。五。人。不。必。急。急。的。分。手。且。奮。鬥。下。去。再。說。鄒。行。仁。道。你。老。說。着。奮。鬥。可。不。濟。事。了。我。提。出。這。個。意。思。並。不。是。自。私。自。利。因。爲。我。早。說。留。着。在。這。裏。不。想。回。去。所。可。惜。的。我。們。萬。里。迢。迢。到。這。南。極。圈。中。費。了。一。年。多。的。光。陰。所。發。見。的。倒。已。不。少。若。是。五。人。同。歸。于。盡。不。把。這。新。發。見。帶。回。去。豈。不。是。白。白。送。死。于。國。家。于。世。界。依。舊。毫。無。關。係。這。又。何。苦。來。呢。那。北。京。人。馮。仲。山。到。此。便。嚷。起。來。道。着。着。鄒。老。哥。的。話。真。沒。有。錯。得。我。們。應。當。這。樣。做。董。瑞。芝。也。道。是。的。五。個。人。死。和。三。個。人。死。一。樣。是。死。何。不。留。兩。個。回。去。許。德。士。持。着。領。下。幾。根。新。生。的。鬚。子。說。道。這。話。我。也。贊。成。只。要。問。佐。治。意。中。怎。麼。樣。他。剛。纔。不。贊。成。呢。佐。治。道。此。刻。我。也。贊。成。了。不。過。誰。出。誰。留。須。用。拈。闔。的。法。兒。方。稱。公。道。不。許。像。行。仁。那。麼。充。好。漢。這。樣。可。辦。不。了。的。當。下。大。家。都。贊。成。鄒。行。仁。也。勉。強。答。應。了。

許。德。士。從。懷。中。掏。出。手。冊。撕。了。一。頁。白。紙。分。做。五。方。在。三。方。上。各。寫。了。一。個。留。字。在。兩。方。上。各。寫。了。一。個。出。字。他。便。團。成。五。個。同。樣。的。小。卷。受。給。他。們。四。人。都。合。在。手。中。搖。了。一。搖。最。後。仍。還。給。許。德。士。德。士。便。撒。在。地。上。一。壁。說。道。大。家。拾。一。個。聽。我。下。了。命。令。方。始。開。看。這。時。這。小。小。蓬。帳。中。雪。地。上。坐。着。五。個。人。另。有。一。種。情。景。他。們。一。年。多。來。到。南。極。都。是。精。神。抖。擻。勇。氣。百。倍。此。刻。呼。吸。便。急。促。了。眼。中。放。出。兩。道。野。光。因。爲。他。們。的。性。命。都。在。五。個。小。紙。團。上。決。定。有。命。沒。有。命。全。在。那。去。留。兩。個。字。上。那。時。大。家。在。右。手。中。緊。握。那。個。紙。團。只。等。許。德。士。發。令。少。停。許。德。士。便。說。了。一。聲。開。看。這。一。聲。好。似。霹。靂。一。般。除。了。鄒。行。仁。他。們。四。人。都。震。了。一。震。一。分。鐘。後。馮。仲。山。歎。了。一。口。氣。鄒。治。操。着。廣。東。話。罵。了。一。聲。把。那。紙。團。擲。在。地。上。董。瑞。芝。微。微。現。出。得。意。之。

色知道他已拈到了一個去字了。還有那一個去字不知道歸許德士或是歸鄒行仁。他們的臉色都很鎮定。一時竟瞧不出來。末後纔聽得許德士微喟一聲。纔知走的是鄒行仁了。董瑞芝回頭向行仁道：「如此我們兩人回去麼？」鄒行仁給他一個不理會。老向着許德士瞧。只見德士抿着嘴唇。眼中流露出愁慘之色。胸頭也兀是起伏不定。分明要把他滿腔子的悶氣壓將下去。可是他年紀不過二十七歲。家中還有愛妻。如今當着這冰天絕境。種種的意念都兜上心來。自然很難割捨。一會他已略略鎮定了。忽的從貼身取出一張女子照片來。眼光溶溶的注在那花一般的嬌臉上。要笑又笑不出。他竟也不顧鄒行仁在旁瞧着。貼在嘴唇上親了一下。低低的說道：「我親愛的小玳。六年半鴛鴦翼折在我原很悲痛。怕你更要難堪。咧。鄒行仁斜過眼去瞧了那照片。一眼臉色斗的一變。接着却回復了常度。沈聲問德士道：「這位可就是尊夫人麼？」曾聽得你時時提起。却没有見過面。今天可給我瞧清楚了。那一種似笑非笑的模樣。好不溫柔可愛。啞。我怎能如此冒昧可愛兩字。可沒有我說的。分兒呢。德士似乎不會聽得分明。對着那照片一陣子笑。德士把手按在他肩上問道：「你笑甚麼？」德士道：「試想我們此刻在甚麼地方。在甚麼時候。還評論到我妻的模樣兒。不是很好頑麼？」說時又瞧那照片像要掉下淚珠兒來。行仁又道：「你結婚多少年了？有小孩子沒有？」德士道：「我結婚已六年多了。那時還沒有出洋留學。過了蜜月彼此分手。一連在美國留學四年。溫柔鄉的豔福不過消受了一個月。並沒小孩子。畢業後回國。勾留一年。我妻居然有了孕了。我此來到南極。他正病着。不會相送。臨行的前一月。我們還猜那未來的小孩子是男是女。先定下兩個名字。唉。我如今死期已到。再也不能和那未來的小孩子見面了。說完把手掩住了臉。像要哭將起來。接着他似乎覺得自己太沒勇氣。便刷的抬起頭來。大聲說道：「仲山佐治。我們須把那雪車從雪中掘將起來。回頭再給行仁和瑞芝送行呢。」仲山佐治答應着。沒精打采的蹺出篷外去了。瑞芝心腸很軟。眼眶中便淌滿了眼淚。他家鄉要是沒有心愛的未婚妻在着他。也很願留在這裏。給團長許德士好好兒回去。團團咧。德士藏好。

了照片。又掏出手冊來。做了這最後一天的日記。行仁也取了信封信箋。在那裏寫信。連寫了兩封信。在一個信封中密封好了。許德士記罷日記。又把旁的許多文件和日記一起授給行仁。一壁說道。所有關係我們這回探險的文件。都在這裏了。那日記到今天爲止。以後請你繼續下去。這是一部很好的南極探險日記。回去時就好付印出版。可不要半途中止。拋掉我一大半的心血呢。行仁向德士笑了一笑。冷冷的說道。我做日記是不大在行的。還請你一手記到底罷。德士道。那裏來的話。你是文學博士。那有不曾做日記的道理。況且你是回去的人。以後一切事。都由你經歷。當然要你做日記咧。行仁搖着頭道。我不願回去。願留在這裏。我家中沒有甚麼人。父母都亡。意中人也不是我的了。還回去做甚。你是我們的團長。這一件事。由你開場也歸你結束。豈不很好。這可也是你的分內事。不容推却。德士忙道。不行。到了此刻。沒有團長。不團長的分別。你既拈到了去字。自該回去。我拈到了留字。當然留着。這個再公平沒有了。行仁決然道。你不去。我也不去。喚瑞芝一個人回去。算了。許德士半晌說不出話來。兀向行仁瞧着。行仁只是靜靜的笑。不露出一些害怕的神情。少停。德士便大喊道。老友。這件事未免太難了。你固然又勇又義。不愧一個少年中國的少年。我心中除了佩服。驚愛四字。再也不知道從何說起。但你雖讓給我回去了。叫我怎樣撐着這副嘴臉去見人。國中不論男女。都要嘲笑我。小觀。我說我是個沒骨氣沒胆量的懦夫呢。行仁道。我們這麼一回事。人家那得知道你。只須破格撒一句謊說。拈關時拈到去時的是你和瑞芝兩個。那就沒有什麼話了。德士連連搖頭道。不行。不行。我不能撒這謊。行仁大聲道。德士。你難道忘了。家中有愛妻小玳在。着。難道忘了。你愛妻肚子裏還有一個小孩子在。着。麼。他們是不能少你的。你却鐵打了心腸。定要拋下他們。麼。我這個地位。決意讓給你了。可不許你推却。我們也。很。知道。你的。你是。個。有。骨。氣。有。胆。量。的。好。男。子。並。不。是。懦。夫。這。樣。你。還。不。聽。麼。要。知。我。已。立。下。了。決。心。任。你。去。不。去。我。是。決。意。不。去。的。了。瑞。芝。在。旁。邊。呆。呆。聽。着。口。中。咕。囁。着。道。他。真。是。個。傻。子。自。己。不。願。活。命。偏。要。葬。送。在。這。裏。然。而。這。種。傻。子。怕。世。

界中也找不出第二個來的。停了好一會。德士和行仁面對面瞧着。都做聲不得。末了德士總開口問道。你的話可當真麼。行仁點頭道。當真。我留着你去。德士頓了一頓。忽地掉下兩行眼淚來。道。行仁。我依你了。說着緊緊握住了行仁的手。死不放一時。但聽得蓬外掘雪的聲音。知道那雪車正在掘起來。咧。行仁探出頭去。向仲山佐治說明了自己的決心。接着回頭向德士道。德士。鍋子裏水已沸了。我已給你投下肉塊去。你快同瑞芝用了早飯。我給你收拾東西。裝上雪車。停會兒就能上道。咧。瑞芝聽他聲音十分沈着。臉上還微微含笑。暗中便喊了一百聲奇怪。想這人的化身麼。一會雪車已預備東西都裝好了。德士和瑞芝便穿上雪鞋。準備動身。一時間大家都開不得口。只在默默無言中彼此握手。這是他們最後的一回握手。從此完了。行仁忽地說道。德士。我這裏有一封信在着。請你替我帶回去。是給我一個遠親的。德士含了兩包子的眼淚。接了那信和他夫人的照片。藏在一起。當下便同瑞芝拖着那雪車。滑着雪漸漸遠去。這裏二人眼送他們的影兒不見。也就彼此握了一握手。長歎一聲。分頭在嚴風暴雪中覓開去了。

三年後的一天晚上。那冰天雪地中的一齣慘劇已淡忘了。許德士在他書房中往來踱着。把手兒托着下頷。不住的想。他夫人小玳坐在一把軟椅中。望着火爐中的火光。他臉色很慘白。像一枝帶雪的梨花。秋波中也隱隱含着淚痕。彷彿很悲痛。一會德士住了脚。說道。我決意再要組織一個探險團。往南極走遭。上一回探得沒有到呢。算不得一回事。這回去時。也不過兩年就能回來。我到了那邊。還須找我那三個好友的尸骨呢。他夫人聽聲說道。你還要再去麼。上回是人家葬送了自己。讓給你回來的。你此去。倘又遇險。可再也沒有這麼一個好友了。德士道。我這回去時。再也不會遇甚麼險。兩年以後。包管你好好兒回來。仍還給你一個完全無缺的許德士。他夫人道。兩年兩年。我萬萬不能再提心弔胆。捱這兩年了。你該愛你的妻子。沒的拋在背後。供你做無謂的犧牲。說時那嬌臉已微微透紅。分明很憤激似的。德士瞧了他一眼。急道。小玳。要知我原因。爲了

愛你們因此要冒險出去想掙一個更大的名聲回來在你們可也榮耀的他夫人道德士我們不要那種虛榮這回你瞧我和那孩子分上千萬不要出去德士道但是這種清冷的生活我也捱不過去留着在家裏簡直是天天送斜陽數鐘點呢怎麼算得一個人怎能算得一個有作的男子小玳很失望的說道如此我可不能打動你的心麼德士只是搖頭不說話他夫人低低的歎息一聲便走了出去德士在椅中坐了下來眼望着火心中很覺煩擾過了二三分鐘他夫人忽又進來了把一封信授給他道德士你讀這封信讀後瞧你再要瞧南極去不去德士微笑着接了那信把信箋抽出來一壁說道很好這可是誰的信難道能打動我的決心麼小玳不說甚麼在德士面前坐下來瞧着他的臉德士很懷疑似的先把那信尾的署名瞧一瞧這一下子他臉色頓時變了霎時間已變做雪白便咽下了一大口唾沫從頭讀完當下他好似失魂落魄的一般不知道怎樣纔好只把那信翻來覆去的弄着停了好久纔瞧着他夫人嘶聲問道你——你從那裏得來這信小玳答道是他一個親戚寄來的他代你死一半兒可爲的是我呢說時眼圈兒漸漸紅了便背着臉去德士又移下眼去瞧那封信信上寫着道「小玳吾愛這是我對於你最後的稱呼雖沒有我喚這兩字的分兒你也該原諒我了」我寫這封信的前五分鐘纔知道你就是我好友許德士的夫人我狠歡喜因爲你雖沒有嫁我却也沒有嫁錯了人我們這回到南極陷在冰天雪窖的中間昨天又遇了大風雪地上積了三尺厚的雪食料又快要完了我們一起五個人要回到船上去却只有兩雙雪鞋其餘三雙和好些東西都在上一回大風雪中失去了瞧來五個人要一同回去已做不到沒法兒想只得用拈鬮的一法使兩人回去三人留着我拈到了去字德士却拈到一個留字我既知道他是你的丈夫于是立定決心定要代他一死逼他回來可是當年你受了父母之命和我絕交時我曾有信給你不是說我愛你到死更願意爲你死麼如今我就爲你死了我料德士經了這一回險雄心未死以後仍要到南極來我爲你一輩子安樂起見勸你不要再放他來你倘能勸住他這就算報答我

的一死。咧他倘仍不聽。如此我只索在泉下痛哭。說我靈台上一朵好花。竟懊悔讓給一個不聽話的僮夫了。我此刻沒有旁的話。只祝你一生多福。更祝你生一個寧馨兒。鄒行仁絕筆。德士含着眼淚。向小玳道。我不去了。小玳不做聲。兀是背着臉。落淚。他心頭眼底。正有那個爲他死的鄒行仁在着。

良心

碧 梧

向南三間敞廳。很爲寬大。簷下一字兒繫着紅綵。掛着六角玻璃燈。每個角上。又拖着紅絲線燈籠。中點通宵紅蠟燭。但被廳屋之內。斗大的煤氣燈燈光映着。却失了光彩。廳當中一間。又掛着大紅緞幃。上有一個很大的金壽字。兩旁兩間。共排着四桌酒席。五六個下人。正在那兒安放杯箸。是預備開席的樣子。不多一會。從廳左邊耳門內。走出二三十個人來。高矮不齊。肥瘦都有。却都穿着得很爲華麗。走到廳內。有一個面方耳圓。唇上撇着八字鬚的人。向衆說道。諸位不是我的至親。就是我的好友。千萬別客氣。隨便坐罷。這一杯水酒。諸位若再客氣。可教做主人的格外慚愧了。他曾這樣說法。那許多人怎肯不謙禮。還是你推我讓。我坐他拉。足足謙了二十分鐘。方纔各就座位。那幾個坐上席的。還滿口說有佔有佔呢。你道這是甚麼一回事。原來方纔說話的那人。姓方名筱菴。在前清時代。做過幾任知事。很刮到些民脂民膏。自入民國以來。他却辭官返里。林下優遊。自命是個遺老了。今天正是他五十壽辰。就請了許多親友。共伸慶祝。這時他見衆人都已坐定。就舉杯敬酒。酒過三巡。又道。有花無酒不精神。有酒無花俗了人。如今我們酒是有了。怎可無花來。我們各人叫上一個局。合攏來。就有二三十朵。嬌花。我們對着下酒。豈不更樂大衆也。一口同聲道。好。於是我叫張蕙芬。他叫花素蘭。分付下人趕快去叫。這裏又猜起拳來。大聲急呼。好不興高采烈。等到叫的局陸續來了。他們的精神。更高百倍。有的把妓女抱在懷中。有的叫妓女坐在膝上。也有握着妓女的兩手。說是像棉花那般柔軟的。更有吻了妓女的雙頰。說是像玫瑰那樣香甜的。那些妓女也故作嬌羞。爭致諂。

鴉聲。燕語。笛弄。簫鳴。這一番熱鬧。在那許多人的意中。必以爲樂。乃無極呢。可是不多一刻。那些妓女。都又陸續去了。這裏還祇留下那二三十人。頓覺無聲無臭。有一個人忽然嘆口氣道。我想起句話來了。富人一席酒。窮人半載糧。我們這一席所費。若拿去賑濟北方的災民。不知要救治多少性命。我們都無故的浪費。豈不可惜。他這話方纔說完。坐在他旁邊的一人。就道。我一向說你是個書獃子。你如今又發出書獃子的議論來了。難道你想學范文正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麼。而況。今天是筱翁的壽辰。吃的是筱翁的壽酒。祇可談風月。大家取樂。你竟說出這種討厭的話來。未免不識時務。那人被他搶白了這一頓。也不再說甚麼。筱菴也道。正是。正是。北方的災民。自然有人去賑濟。用不着我們操心。我們樂我們的便了。少停一刻。我還有樣特製的小菜。請諸位嚐嚐。不是我小量。諸位大約從沒吃過這種製法。我還得着不久呢。大家談談說說。過了十分鐘的光景。果然送上一碗菜來。大衆連忙吃時。却是碗豆腐。毫不希罕。但是吃到嘴裏。却覺得鮮美異常。從來未有。這時筱菴已提高聲音說道。這碗豆腐。名叫魚腦羹。是用活鯽魚。剖開魚頭。取出那幾滴腦汁。和在純鷄湯裏。魚腦要多。湯方得濃厚。再加上幾塊豆腐。一煮就成功。這魚腦羹了。說來製法很容易。可是這四碗魚腦羹。至少要三四十斤活鯽魚的腦汁。方纔够用呢。座中有一人道。筱翁你越吃越精明了。虧你想得出。筱菴道。現在我無論甚麼。也不想不過吃。吃頑。頑罷了。回想我做官的時候。也很代地方上辦些事業。爲人民謀些幸福。如今我雖任意浪費。却不能說我是社會上分利的人。因爲以前是我對於社會上盡義務的時代。如今却是我對於社會上享權利的時代了。說完。張開大口。笑了一陣。似乎很爲得意呢。酒席吃完了。大衆也慢慢散了。祇有一個人還坐着沒走。他姓王。名叫文齋。也是前清一個候補小官。現在閒在家中。和筱菴最稱知己。這時筱菴向他道。我們到書房裏去坐。待我泡壺好茶。閒談一回。文齋道好。二人就走到書房。各自坐下。等到筱菴的下人。把好茶泡來。二人就一面喝茶。一面東拉西扯。談個不了。談些甚麼。料想這兩個世俗之人。也沒有高大的議論。我也

不去細表。却說他們二人正談的起勁。彼菴的下人走進來。在書房門首垂手站着道。回稟老師。吳老師來了。彼菴斜着眼道。那個吳老師呀。話說的不清不楚。那下人連忙道。就是吳晉階老師。彼菴聽說是吳晉階。立刻道。快些請到這裏來。下人答應退下。不多一回。吳晉階已走進書房。向彼菴唱個大喏道。我到這早晚。纔來拜壽。委實抱歉得很。彼菴道謝。就請晉階坐下。晉階和文齋本也相識。沒甚寒氣。三人就坐下去。彼菴先向晉階道。我聽說你在兩星期前。就到北方去了。是幾時回來的。晉階道。正是我到北方去了一過。今天下午。方纔到家。想起今天正是你的壽辰。顧不得早晚。特地來拜壽。彼菴道。我們老朋友了。何必還這樣客氣。你到北方去。有甚麼貴幹。是不是有大計劃呀。晉階道。那裏有甚麼大計劃。祇因北方賑濟會。忽然看見我推舉我做災地調查員。我以為事關慈善。義不容辭。就勉強答應去走一遭。吃了許多苦楚。彼菴道。原來爲着這件事呀。你這人何以竟這樣沒自主力。禁不得聽人家幾句好話。無論甚麼事。都肯答應了。就如上次辦平糶。許多人請我出去。我始終不肯承認。本來我的主意。既經拿定。他們雖說得天花亂墜。那能絲毫搖動我呢。你却不然。祇要人家說你熱心公益。是地方上的好人。你就高高興興。跟着他們去了。我以為你吃過一兩次苦楚。總可以灰心了。却還是這樣好事。呀。晉階道。但是這一次的苦楚。却不算白吃。很得着些教訓。所以我調查回來。把各種情形報告會中。他們又舉我做募捐員。我就滿口承認。毫不推辭。因爲以前我的答應。不過義不容辭。還有些勉强的意味。這一次的承認。却是受良心的驅策。教我萬不能推辭。且萬不忍推辭呢。彼菴道。這是甚麼道理。晉階道。因爲我到災地上去。就眼看見種種的慘狀。人孰無測隱之心。我的測隱心。不由得大動。我已決定。有一分力量。必得盡一分力量。去拯救他們。纔是文齋旁從插嘴道。有些甚麼慘狀呢。我看見報紙上。記得連篇累牘。我却。不十分相信。文人之筆。無中還要生有。况乎得着一個小題目。自然就鋪張揚厲起來。我以為那許多的記載。必定言過其實。如今你既身歷其地。總可曉得。實在情形。何妨說給我們聽聽呢。晉階道。你的話可說得大錯了。你以爲報

上所記都是言過其實。要曉得還不及十分之一呢。你既要聽我就說個詳細。我還有一件事須請教你們二位呢。筱菴和文齋同聲問道。甚麼事呢。晉階道。你們莫性急。且待我一一說來。你們要曉得北方今年的旱災。却非從前可比。災情之重大。幾十年都沒有。災地有幾萬英里。災民足有三四千萬。這都與報紙上所記的一般無二。可憐那些災民。都餓得骨瘦如柴。面無人色。沿路上倒着。看見我們走過。曉得是別處來的。想同我們討些食物。但是他們餓得毫沒力氣。爬也爬不起。喊也喊不出。不過朝着我們動動手。張張嘴。罷了。說甚麼草根樹皮。早已掘剝個精光。一眼看出去。那許多農田。上沒一些生物。又因久不下雨。一陣風吹過去。直吹得泥土蔽天。那種情形。好似到了大沙漠不毛之地。一般。筱菴道。算了罷。你莫再推波助瀾了。草根樹皮能殼吃麼。就是要吃也咽不下。何致於就掘剝個精光。晉階道。是咧。在我們看起來。草根樹皮自然不能吃。因為我們有得吃的人。就講究食物的種類。食物的味道。倘然沒有得吃。肚皮餓得難受。就顧不了這許多。只要可以充飢。就當作無上的珍品。漫說草根樹皮。還是有生機的植物。就是無生機的東西。到了萬分無奈的當兒。自然能吃。自然咽得下。這就是渴不擇飲。飢不擇食。那兩句古話了。那些災民。既然沒米糧吃。就搜尋到了草根樹皮。大家都來搜尋這草根樹皮。又怎得不精光呢。筱菴道。依你說。那災地有幾萬方里。這幾萬方里。當中難道就沒有錢的人麼。這吃草根樹皮的。不過是少數人罷了。晉階道。不然。你想這重大的災况。決非一兩天造成的。起初原是那些窮民沒了吃。性格純良的就逃到別處去。那些強暴之徒。就流而為匪。東也搶。西也搶。縱有些富戶也禁得他們幾搶。也得變成窮人了。這樣下來。凡是災地的人民。處境大概相同。筱菴笑了一笑道。那些災民也真笨極了。當地既沒了吃。不能逃到別地方來麼。晉階道。話雖不錯。無奈災地太廣。却也逃無可逃。譬如一個人跌在河當中。兩旁的河旁離得甚近。他還可爬上岸去。倘若跌在海中。四顧茫茫。也不知岸在那裏。他雖極力掙扎。教他向那裏逃是好呢。現在的災民。正如跌在大海中一般。無處可逃。性命的危急也。正同跌在海中一般。所以籌款賑濟是

刻不容緩的事了。你們二位沒親自到災地上去沒親眼看見那種種的慘狀。自得。有這許多疑問。我是去過了。親眼看見了。委實。忍心。不過。有一天。我走到一個所在。見有幾個災民。坐在地上。手中拿着十幾根枯草。張口大嚼。看他那樣子。嚼得很有滋味。我走過去問他道。你們米糧雖沒有。火總有。何不把這草煮煮吃呢。一個災民嘆了口氣道。你那里想得到呢。我們要煮草吃。必得用草來引火。這引火的草。正是我們的糧食。我們怎捨得把他燒去。我聽了他這話。心中起了一個不可思議的感想。凡人未到極困苦的時候。總不曉得萬物都可寶貴。物力非常艱難呢。有一處災民。大小共是七口。一粒米。一撮麪。不會到嘴。已有五天。起初也是掘些樹根。剝些樹皮。嚼嚼充飢。等到連草根樹皮也沒有了。可是肚皮不能不餓。連皮箱上的皮都剝下來吃。後來甚麼都沒有了。祇好挺着肚皮去忍餓。但是餓得實在難受。就起了自殺的念頭。說是與其慢慢的餓死在那兒。活受罪。不如爽快些死了。既不曉得肚餓。萬事也都罷休。就在屋內放起一把火。可憐一家七口。都活活燒死在他們飢火中。燒怎麼可忍。固然以一死為快。我們聽了。那能不惻然心動呢。還有許多人家。也是沒得吃了。想要逃到別處去。又被幾個小兒女。累着不逃。一齊等死。決無生望。不由得就起了很心有的。把小兒女弄死。有的把他們捆在那禿樹上。各自逃生去了。你們想做父母的那個。不愛惜兒女。平日裏愛如拱璧。到今日棄如敝屣。那種傷心慘目的情形。不必身臨其地。親目所親。也可推想而知了。某地方有個慈善會。料到災地上必有這種逼迫出來的慘無人道的事。就派出幾十個人。十幾個人為一隊。共是三隊。分赴各災地。專門收養那些小兒女。送到各地方工廠裏去學習做工。一來不致餓死。並可趁此學些工藝。以便他日謀生。這種辦法。比較施食施衣。還要好到百倍。又每收一個小兒女。就照一張像片。交給他們父母。好教將來容易認領。這更是想得周到。體貼人情。到極點了。但是當那些災民把小兒女交給那慈善會隊員時。雖有團聚的希望。總不免有些傷心。本來生離的。却受還勝過死別也。難怪他們妻號子哭。真教人不忍聽呢。我又親眼看見一個婦人。死在路旁。懷中還抱着他。

的兒子緊緊不放。那兒子却也死在他娘的懷中。性想他們母子臨死的當兒。心中不知怎樣悽慘呢。我又在那許多餓死的屍首當中。看見有一個少年男子。背着一個老婦人。用繩子縛着。却都已氣絕了。這必是做兒子的。背着老娘。想逃到別處去。不想在半路上。就此餓死了。總而言之。那幾萬英里的災地。我雖沒走遍。但僅就我所看見的情形。已足令人傷心痛哭。如今我也不能一一說出。你們二位也僅就我所說的。閉着眼睛去想想。恐怕就是鐵石心腸。也得動了哀憐之念。那麼我們有飯吃的人。就得設法去賑濟他們。別樣不說。救活一條性命。也是自家的陰功德行。所以北方那賑濟會。舉我做募捐員。我就滿口答應。除我自己盡力捐款外。還得四處向人勸募。你們二位都是富翁。不妨在這時候捐款若干。爲本身修壽。爲兒孫修福。我方纔說有件事。須請教你們。就是這件事了。我想你們二位當仁不讓。定必樂於捐助的了。筱菴聽他說時。已聽得打磕睡了。等他說到這裏。就攔住他道。晉翁。你的口才。越過越伶俐了。這一大套的話。甚麼災民吃草根樹皮。甚麼災民弄死兒女。都不過是些陪襯的話。歸根結底的一句話。却是要我們拿出錢來。你莫恭維我是富翁。我却是個窮人。晉階道。你莫說笑話了。像你這種窮人。世界上恐沒第二個。倘若我做你這樣的窮人。遇着這樣的大災。就捐出一萬元。也不能算多。我是沒有多錢。你們都曉得。現在我還盡力捐助。而况你們不費九牛一毛呢。筱菴道。我縱然有幾個錢。也得留着自家享福。不能做這種與我無干的事。晉階道。不是這般說法。倘然拿着自家的生活之資。去賑濟別人。舍己從人。却是很難得的事。但是你呢。就捐出一千或八百。並不算回事。咧。筱菴冷笑了。一聲。向文齋道。我與其拿出一千或八百。與那面不相識。毫無瓜葛的人。不如多煮幾碗魚腦羹。請我的親戚朋友。自家也可嚐嚐了。晉階聽這魚腦羹三個字。覺得很爲新鮮。就問道。甚麼魚腦羹。咧。筱菴就把方纔魚腦羹的事。告訴晉階。晉階聽了。不由得嘆口氣道。你與其這樣浪費金錢。暴殄天物。何妨就把類于這樣浪費的金錢。節省下來。去賑濟那些災民。在你不吃這種新奇的食物。並不打緊。可是救活多少災民的性命了。筱菴道。你越說越

不。對。了。那。些。災。民。既。不。是。我。的。兒。子。又。不。是。我。的。孫。子。我。為。甚。麼。要。節。省。下。來。給。他。們。去。呢。晉。翁。我。們。是。老。朋。友。了。我。的。脾。氣。你。都。曉。得。如。果。地。方。上。起。造。廟。宇。或。是。菩。薩。裝。金。我。就。捐。上。幾。百。塊。錢。我。很。情。願。若。是。甚。麼。賑。濟。救。荒。我。向。來。不。出。一。文。因。為。一。則。菩。薩。能。保。佑。我。發。財。發。福。一。則。和。我。毫。無。益。處。晉。階。道。照。你。這。樣。說。來。那。相。信。菩。薩。的。人。就。應。該。家。業。興。隆。子。孫。昌。盛。但。是。你。那。老。朋。友。宋。毓。之。他。迷。信。菩。薩。總。算。到。了。極。點。何。以。後。來。反。弄。得。家。敗。人。亡。呢。筱。菴。道。你。莫。和。我。辯。我。還。有。個。道。理。在。此。百。姓。是。國。家。的。子。民。子。民。有。了。患。難。應。得。國。家。去。救。用。不。着。我。們。來。亂。忙。了。這。個。道。理。你。不。明。白。麼。看。你。又。將。怎。樣。來。駁。我。晉。階。連。聲。道。大。錯。大。錯。國。家。是。人。民。的。結。合。體。人。民。是。國。家。的。主。人。翁。我。們。做。人。民。的。就。好。似。一。家。人。一。般。家。人。中。有。了。患。難。我。們。那。能。不。去。救。呢。文。齋。從。旁。插。嘴。道。晉。翁。先。生。那。麼。我。有。一。個。問。題。須。請。你。答。覆。了。你。既。說。做。人。民。的。都。是。一。家。人。家。人。有。了。患。難。我。們。應。當。去。救。這。都。不。錯。當。去。救。的。時。候。用。不。着。說。更。應。得。盡。心。竭。力。任。勞。任。怨。想。出。種。種。好。法。子。來。了。何。以。我。聽。說。這。一。次。賑。濟。預。備。由。外。國。人。監。督。這。是。甚。麼。意。思。還。是。怕。我。們。家。人。救。家。人。的。時。候。不。能。實。心。去。做。事。特。地。請。外。國。人。在。旁。邊。監。督。着。還。是。怕。我。們。沒。有。賑。濟。的。好。法。子。須。請。外。國。人。來。指。教。呢。我。有。些。不。大。明。白。你。既。然。是。賑。濟。會。裏。面。的。人。總。能。曉。得。其。中。的。道。理。就。請。你。講。給。我。聽。說。罷。微。微。一。笑。晉。階。被。他。這。一。問。却。問。得。啞。口。無。言。

失憶人

小 青

阿克冬大隈斯曰。讀者苟知余爲人者。當知余今爲自由人矣。顧名雖自由。而處處受人節制。供人驅策。初亦未得真正之自由。蓋余以盜案失敗。爲官中所獲。若輩以余爲寶石盜中之老手。鑒別術精。尤熟識個中之人。頗足爲用。因豁免余罪。令爲偵案之助。以常人觀之。余之執役官中。實以一身之自由。用爲代價。在理宜樂。不知余自服務以來。東西奔波。鹿鹿未有寧晷。殊不知自由之樂。良以倫敦之罪案。猶如大西洋中之浪陣。一浪未平。一浪又興。前推後逐。續續乃不少間。而余則刺探爲勞。趾

不。停。留。自。由。之。幸。福。未。嘗。而。後。東。倏。西。實。已。疲。於。奔。命。矣。

一。日。余。獨。處。寓。中。意。興。闌。然。初。擬。稍。息。仔。肩。弗。預。外。事。不。謂。寧。坐。未。久。而。電。話。機。上。之。鈴。聲。忽。又。錚。錚。而。鳴。余。起。而。聽。之。則。果。來。自。新。蘇。格。蘭。場。者。時。電。話。既。接。乾。克。門。皇。然。謂。余。曰。大。隈。斯。此。間。又。有。一。非。常。之。事。君。其。速。來。我。今。留。一。人。於。此。待。君。解。決。愈。速。愈。佳。也。嗟。夫。此。非。常。二。字。余。已。慣。聞。實。屬。不。祥。之。詞。今。則。一。非。常。之。案。甫。了。而。又。一。非。常。至。矣。余。此。時。本。思。稍。稍。休。憩。願。一。聞。此。信。又。覺。所。願。難。償。蓋。乾。克。門。者。乃。新。蘇。格。蘭。場。之。偵。探。部。部。長。余。曩。既。敗。於。彼。手。遂。即。隸。屬。其。下。此。時。彼。有。命。召。喚。余。何。能。抗。而。不。往。以。故。余。意。雖。弗。欲。而。乃。不。得。不。整。衣。而。起。自。由。之。人。願。如。是。哉。

余。既。抵。新。蘇。格。蘭。場。直。入。乾。克。門。之。辦。公。室。中。乾。克。門。起。而。迎。余。曰。大。隈。斯。晨。佳。余。悻。然。答。之。曰。乾。克。門。晨。佳。乾。克。門。曰。君。來。誠。迅。速。今。且。坐。頃。間。此。君。來。舉。其。所。經。歷。者。見。告。其。事。甚。怪。為。我。所。未。聞。我。意。即。君。亦。未。必。有。此。經。歷。也。余。引。目。回。顧。果。見。室。隅。坐。一。人。其。人。面。呈。白。輔。頰。內。陷。唇。角。微。偏。斜。雙。目。炯。炯。滿。含。悻。悻。之。色。時。則。方。凝。睇。余。面。若。急。待。援。助。余。默。相。其。人。殆。患。神。經。病。者。乾。克。門。作。溫。婉。聲。謂。之。曰。先。生。見。恕。今。請。以。頃。茲。所。言。者。更。述。一。過。俾。我。友。知。其。梗。概。或。能。為。先。生。效。力。今。毋。庸。揣。揣。但。請。甯。神。述。之。可。也。其。人。聞。言。以。目。視。乾。克。門。復。移。視。余。面。又。舉。手。撩。其。覆。額。之。灰。髮。手。顫。不。可。止。久。之。始。期。期。而。言。曰。先。生。我。所。最。惶。惑。不。解。者。即。我。今。不。自。知。為。誰。蓋。一。星。期。前。我。如。沉。夢。之。乍。醒。則。我。身。方。獨。處。於。利。物。浦。岸。次。初。不。知。何。由。至。彼。我。家。何。所。我。身。為。誰。都。茫。然。不。復。省。憶。而。偶。一。追。想。腦。球。乃。刺。痛。欲。裂。卒。不。得。絲。毫。端倪。爾。時。我。徘徊。無。所。遂。一。詣。警。士。求。助。警。士。奇。我。言。乃。搜。我。身。冀。得。迹。明。我。真。相。顧。我。身。但。有。金。鈔。十。五。鎊。及。一。金。表。足。徵。我。係。上。流。之。人。此。外。除。裏。衣。上。洗。衣。之。記。識。初。未。有。名。刺。信。件。之。屬。足。以。證。我。為。誰。我。因。大。恐。精。神。上。之。痛。楚。實。難。言。喻。蓋。論。我。情。况。大。類。睡。中。為。睡。魔。所。祟。雖。覺。處。境。之。惡。而。急。切。不。能。自。甦。此。中。苦。况。實。非。身。歷。者。所。能。想。像。能。得。也。已。而。警。士。送。我。入。一。旅。館。並。為。登。一。廣。告。蓋。欲。招。人。認。辨。以。解。

我迷團。我守俟數日。心搖搖如懸旌。腦球亦昏昧如故。深冀有熟稔之人。或來認我。則我夢庶幾可醒。不意昨日之日。果有一人。至我。許我。今來求教。卽爲此也。

其人語至此。神色益慘。變聲亦愈益細弱。旋出素巾。自抹其乾枯失血之唇。略事休息。余聆此。意竊異之。仰觀乾克門。乾克門乃點首示意。似告余其人之怪史。至此將更覺動人者。其人果又續曰。昨日午後。我聞有一人見訪。意乃大慰。意來者必爲我素識。迨及延入。其人忽向我癡笑。且作冷澀聲曰。「老友。君技神哉。」已忽回首。狼顧復闔其室門。趨前作低聲曰。「君此著實。出人意外。須知失憶病之矯飾。朋輩固曾先君而爲之。願皆不免於敗。而君今行之。竟能見信於警士。君真神乎其技矣。」先生試思之。我當切望援救之際。而得此不倫不類之慰藉。烏能不訝其突兀。願我方驚奇莫名。聞彼人又繼續揶揄曰。「君目灼灼向我。何爲哉。詎尙不厭。遽揭其假面耶。實則此間初無耳目。且距倫敦已遠。殊不妨以誠相見也。」嗟夫。我聞此實不知所答。且亦不能作答。因瞠目以對。口噤乃無一言。彼人則復癡笑不已。令人莫耐。

余至是不禁擡言曰。彼人爲狀若何。先生能見示否。其人曰。彼年事可四十許。身材頗長。面蒼白而眸子奕奕有神。衣早服。式樣頗入時。余領首曰。可矣。請畢其餘詞。其人乃又曰。爾時我雖無詞以答。願勢不能終於緘默。相覷久之。我卽作簡語對曰。「我乃絕不解。君言何謂。」彼人忽聳肩作態曰。「君真工於矯飾哉。然過猶不及。此時君猶保持僞態。而不卽剖誠。毋乃坐失事機。蓋論君之狀。直肖一工於化裝之優伶。而非復寶石賊矣。」我一聞斯語。不覺驚躍而起。蓋彼以寶石賊目我。則我當記憶力未失之前。詎嘗有刺囊。眩篋之行耶。然我雖懵懵如故。昧於往事。而自信決不有是。因立厲聲答曰。君趣離此室。慎勿再以此謬妄之言。污我耳鼓。今趣行矣。不則我當召警士至此。」彼人受斥。初亦不怒。仍含笑對曰。「我觀君狀。形神畢肖。無怪警士之入。覈卽我亦且爲所蒙。第君今既不欲遽以真相示人。我亦不敢相強。至於彼海神者。茲方待價而沽。一俟脫售。自必分

潤於君。惟此石非絕不聞名者。法宜待時而動。不能亟亟。今我當留數金於此。俾爲君客中之需。餘則俟諸異日也。」我此時怒不可遏。思欲令侍者招致警士。願一轉念間。又覺事既怪特。操切非計。因竭力自持。植立觀其所爲。彼人置十金幣於案。又出一雪茄授我。始含笑作別曰：「我友珍重。再圖相見。苟有消息。必設法報告於君也。」言已而出。我俟其行後。腦思益覺莽亂。念此事奇絕。非求計於警署不可。又以彼人述及倫敦。故立逕來總部。願先生等見助。蓋玩彼人語氣。似有所謂「海神」者。乃一名貴之寶石。彼等既竊此石。而以我爲同黨。願我雖不自知爲誰。而冥冥中若有精靈告我。我決與此罪案無涉。非然者。我又何爲而至此耶。

乾克門聞其語。頻頻點頭。答曰：「誠然。我固知君弗涉其事。余亦進言曰：然則君於既往之事。今果絲毫不復記憶耶。其人忽張目注余面。嗚呼。言曰：我憶……余急進曰：君胡爲欲言又吐。果有端倪者。亦足爲我人之助。慎毋深諱也。其人曰：我非諱言。特自信與此案無關耳。余軒眉曰：姑無論其有關與否。試即言之。君憶得何事耶。其人疑遲有閒言曰：無他。我每追思。輒覺有一人名湧現於我腦中。其名爲亞列美克。老惠而初亦不審爲誰。今君欲我言我始言之實則未必有關繫也。乾克門略一睨余。卽婉聲對曰：足矣。今君宜自持。勿復以此事縈懷。徒傷爾神。在法君宜就醫調養。以冀記憶力之逐漸回復。至彼怪客。我等當偵索其蹤。苟得消息。必有以報命也。其人意似稍慰。應曰：謝先生見教。我必如言語已。徐徐起立。乾克門乃啓門送之。復曰：再見。幸記取我言。慎毋自苦也。」

其人旣行。乾克門卒然顧余曰：大隈斯。此甯非咄咄怪事。今我之第一問。卽在汝曾否聞「海神」之名。余徐徐燃一捲菸。復趨爐次。投燐寸於火中。答曰：我固聞之。蓋卽「碧海神」耳。乾克門似喜。顧乃抑而弗露。立曰：我固料君必能知此。此石究何如哉。余曰：此爲一美麗之翡翠。雖非純淨。無瑕。顧亦非尋常之品。乾克門曰：石爲誰有。余曰：據我所知。此石前屬諸梅特赫君。

彼居卜脫雷場。我固與之有一面緣者。乾克門曰。以勢度之。此石今必已被盜矣。余頷首曰。良如君言。乾克門曰。我意彼投懇之客似非詐。詔者流。余曰。我亦謂然。乾克門曰。揆諸情勢。似彼於此事處。被動地位。間接或有關涉。事後則為賊黨所擊。以防其洩露。而彼遂失其記意力矣。余曰。然則彼賊黨中之一人。胡為又追踵至於利物浦。而授以十金幣乎。乾克門蹙眉曰。此誠難解。願為今計。似宜往梅特赫君處一詢。再作計議。余點首曰。然。舍是固亦無著手處也。議定。余等即驅車往。車中乾克門默然枯坐。余亦吸菸無語。尋思梅特赫者。倫敦之珍藏家也。擁資鉅萬。藏珍亦富。某年余嘗得一觀其蒐羅諸珍。琳琅奪目。果不虛傳。時則所謂「碧海神」者。尚未入彼之寶庫。然論其搜藏之宏富。僅略次於英倫著名之收藏家。盤倫斯慧公爵。惟據傳說。二人雖有同好。若論鑒別之精審。則公爵殊較勝一籌矣。

俄頃車已抵卜脫雷場。遂止於梅特赫宅前。既通報。梅特赫即親出見。其人身瘦小。目細如合縫。驟睹余等。頗現驚訝態。迨入室。乾克門立鞠躬致詞曰。先生見恕。我等今冒昧造謁。蓋即為君所珍藏之「碧海神」也。梅特赫微訝曰。然耶。乾克門疾進曰。我意君或不幸已失去此石矣。梅特赫夷然曰。未也。安有是事。乾克門曰。確乎。梅特赫曰。烏得不確。我於上星期嘗取出玩視。余乃曩言曰。雖然。上星期者。非此星期也。乾克門曰。梅特赫君。我意今不如取石一驗。以決其存亡。則疑團立破矣。梅特赫略一躊躇。即返身入內。余等靜坐待之。閱數分鐘。梅特赫持一鑲銅之柚木盒出。旋即發鍵啓蓋。出一軟皮包裹之小盒。謂余等曰。此中即「碧海神」石也。乾克門微笑曰。君已驗視乎。梅特赫曰。未也。乾克門曰。然則請即視之。梅特赫果徐徐啓合。而手指不禁微顫。合既啓。則碧色之寶石果安然臥於白絨之上。因驚呼曰。試觀此。此非是耶。乾克門大窘且奇。因伸手接視。驚皇間。承接不慎。竟墜石於地。梅特赫怒絕。厲聲曰。君何不慎。乃爾。詎不知翡翠之為質脆耶。乾克門赧然謝曰。我過矣。幸乞見宥。語時。余已俯拾其石。幸未碎裂。乃即重納諸合。梅特赫作荷荷聲曰。我殊不知君輩此來。究挾有若何之秘密。且言且引。手撫

弄其石。若以慰藉者。又曰。此石我扁藏。至密。從不嘗偶。離其盒。我實不虞。有失事也。乾克門復曰。先生言當。願我更有一言。幸賜答覆。卽先生交識之中。曾否有一人久出不歸。家人方盼其信息。梅特赫以簡語答曰。我乃不聞有此。乾克門曰。然則我亦不敢再動問矣。幸恕唐突。至是。余乃接言曰。梅特赫君。我等此來。雖無所得。然幸得展玩此石。未始不足以飽眼福。然我憶當我前次來時。君似尙未得此。「碧海神」也。梅特赫曰。然乎。我憶之矣。爾時彼石固非我有。余曰。此石殊名貴。君乃得之。誠足慶幸。然我意其爲值鉅也。梅特赫爲狀其得。答曰。我獲此石。初非購致。蓋由一人以此抵償宿逋者。余曰。然則此宿逋之數。當亦匪細。梅特赫笑曰。以君估之。當值幾何。今我當以債券示君也。因趨一書桌。啓其屜。出紙件一束。取其一紙。展而示余曰。此卽活耳獨君之責券。爲數乃七百五十鎊。彼以「碧海神」抵我。此債已鈎銷矣。余曰。廉哉。君獲此佳機。足爲君賀。語已。余與乾克門遂起作別。旣出。乾克門爽然謂余曰。大隈斯。我覺此案。茫無端緒。似非急切能了。而彼晨間之客。犯此失憶之症。情雖可憫。願彼所指之亞列美克老惠。而一時亦未由蹤跡。我等殊愛莫能助。今已近午。我等且暫別。再圖相見也。

余旣別乾克門。遂獨自趣一飯莊。食次自念。此案自表面觀之。雖艱於著手。願我人旣得悉寶石之原主。爲活耳獨君。則有迹可循。要亦不能謂茫無端緒。今余旣從事。好奇心勝。弗克自禁。計不如逕往活耳獨處。更究其寶石之來由。或者略有朕兆。亦未可知。食已。余獨往羅素街。造謁活耳獨君。余本不識其人。此地址。則得自彼之債券中者。旣抵其寓。一男僕適自內出。余就而詢之。僕對曰。主人今不在寓中。然今晚或且來歸。余曰。然則密昔司活耳獨在。未。此語旣發。僕乃愕胎無言。余尋知大謬。蓋屋中初未有密昔司活耳獨。僅有一密司活耳獨。係活耳獨之妹。余略一猶豫。卽請見密司。僕言密司方假寐。意似不樂爲余通報。願亦不敢擅拒。旋引余入一客室。少待。已乃倅然持刺而進。余入客室。置冠一椅中。引目周矚。器陳殊華。壁上懸畫照。參差不一。旋見爐簷之上。立一油繪之畫像。余目光乍一接觸。呼吸幾爲之停窒。蓋像中人。非他。卽晨間見於乾克門辦公室。

中之失憶人也。

余不意中觀此。不勝驚異。顧視畫像。亦方目灼灼。注余。形容畢肖。畫工殊稱精絕。默付頃乾克門言。此案非急切可了。而今乃有是意外之發見。堪稱僥倖。時余力自鎮抑。游目周察。冀更得其他之證迹。藉以印合果也。余旋見書廚之內。有一厚冊之標箋。直觸余目。書名爲「克老惠而之尺牘及演講」。一「湯姆斯編」。余因思彼不知姓名之失憶人。殆卽屬此屋之主人活耳。獨君彼於克老惠而之著作。平日必甚心賞。故此著作之名。遂乃深深留其腦海。雖疾作遺忘。而此名獨髣髴可記。余思此自謂甚當。因取其書檢視。然不三分鐘。卽聞有步聲趨近。客室則密司活耳。獨姍姍至矣。密司年事近三十。容止頗娟秀。衣灰色呢裙。亦如之。裝束至樸素。惟面色憔悴。眶下微露黑痕。若方患頭風症者。余亟鞠躬致辭曰。密司恕罪。我今奉擾。實欲一晤密司。脫活耳獨第聞彼適方外出。然乎。女回聲答曰。誠然。但彼今夕且歸。頃聞新潑冬已告君矣。余曰。敢問彼之歸期。亦確定否。女曰。我意其確。余曰。然則彼豈曾通函約君乎。因我事甚急。殊不能延滯。女曰。彼未致信於我。特彼常外出。每約期來歸。未嘗或爽。此次彼出已八日。固約今夕來歸者。余婉謝曰。謝密司見教。我當初來。因指爐上之一像。謂之曰。此尊兄之像。維妙維肖。誠名筆也。女嫣然曰。然此像固甚工緻。余旋起取冠。復致謝爲禮而出。

余此時驚喜交集。精神乃恍惚靡定。私念卽此一行。竟能直搗幽隱。迥非我初料所及。使彼人失憶之症。出於矯詐。則我既洞徹底蘊。自必有以應付之矣。余尋歸克拉琪街寓所。甫入屋。卽見一紫色之電信。陳置案上。急取閱之。僅寥寥兩語曰。

頃有重要之物發見。速卽命駕。乾克門白。

余大奇。念乾克門於此。竟亦有所發見耶。誠亦出余之意料外矣。顧不敢延遲。立驅車往新蘇格蘭場。約十分鐘後。卽至場中。則乾克門已外出。據云。出已一刻鐘矣。余意微愠。尋思彼必以事機急迫之故。不能待余。故乃先行。余既不知何往。惟有守待。

而已。約逾二十分鐘。乾克門始返。視余似異。忽曰。大隈斯佳乎。亦有消息否。余愕然。一時莫知所答。乃私出電紙示之。乾克門見電。訝曰。異哉。我初未致此。余聞斯語。陡有所悟。知已墜賊徒之計矣。因立駭然曰。乾克門。此乃黨徒之奸計。今或且釀成謀命案矣。乾克門大震曰。謀命案乎。余遽取冠於手。答曰。此時梅特赫或已斃命。我等宜急行矣。乾克門駭極。且出且皇然應曰。天乎。有是哉。大隈斯汝胡由。乃有此臆想。余曰。何止臆想。我恐其竟成事實也。語次。已出至場外。乾克門一舉手。一街車應聲至。乾克門立曰。卜脫雷場某號。余急曰。非也。克拉琪街某號。愈速愈佳。乾克門復詫曰。往君寓耶。余不暇答。立引之同躍登車。車行甚疾。轉瞬已抵寓前。余等甫入屋。忽見居停主人自內出。謂余曰。先生頃有一人。來自言名梅特赫。謂先生有電話招致之者。我故容之入室。余曰。知之。其後又有何人居停。曰。尙有兩人繼踵而至。則言欲見梅特赫先生。然彼輩勾留甚暫。約……余等聽至此。不復更待。立騰步登梯。已即參扉入余臥室。則室之近窗一角。間一人仰面臥血泊中。眼閉。弗閉。睜睜。凝視我等。而兩手中。堅握碎幕一縷。足見其會拚命力爭者。其人蓋即骨董珍藏家梅特赫也。

數小時後。余與乾克門復會於新蘇格蘭場。乾克門告余曰。據醫士言。梅特赫之傷。爲一笨重之器所擊。遂破其頭顱。然幸生機未絕。或尙可救也。余曰。然乎。我初意彼已入別一世界矣。今若是我殊樂聞。然君亦知彼暴徒之計謀乎。彼輩主旨。原欲得一「碧海神」。因以術誘梅特赫至我寓中。復用強奪石而去。而我當初時。竟亦墮其術中。亦可見賊輩之狡點矣。乾克門瞳目。若不能解。忽曰。大隈斯君勿作啞謎。今姑先言其始。即彼不知誰何之怪客。亦與此事有干係否。余曰。有之。且亦無之。蓋彼之記憶力之喪失。實非矯飾。而於「海神」石之本身。則亦不能謂絕無關係。今我當爲君述其巔末。當我等往見梅特赫時。彼曾以得石之緣。由見告。謂得自活耳獨。且出示活耳獨之債券。君必憤之。我旋往活耳獨處。冀窮「海神」石之根。由忽於其家。視一畫像。像非他。即晨間訪君之怪客也。乾克門曰。君已破此迷團耶。余應曰。然。我旋請見其妹。遂知像固屬諸乃兄。所獲

匪細。然尙有一可疑之點。卽活耳獨往利約浦後。憶力既失。何以乃有一怪客求見我。一時思索不得。遂卽歸寓。既歸。得一電紙。及知電非君致。則始悟。幕後有人。我亦墮彼等之術中耳。

乾克門聆此狀。殊驚奇。顧微露懷疑之色。若不甚了解者。余因演繹其詞曰。彼活耳獨之以海神石抵償宿逋。事在六閱月前。然其事甚秘。外間乃絕無所聞。推其所以秘密之由。或以活耳獨之經濟方處窘急之境。而又不願以售玉之事爲人所知。喪其顏面。故梅特赫爲顧全友誼計。遂亦不復聲張。時則適有寶石賊二人。方欲謀得其石。且謀之甚急。志在必得意者。或有人以重價爲餌。亦未可知。然若輩必亦知石已不復爲活耳獨所有。顧又不知得石者誰。則惟有隱相廝守。以備乘間探聽。既而活耳獨適有利物浦之行。黨人輩必仍尾隨其後。不意活耳獨於登岸之際。忽爾患作。乃失其記憶力。在理黨人知氏必且爽然失望。蓋活耳獨既昧於往事。黨人輩之志在刺取寶石消息者。固已完全絕望矣。熟意黨人於此再不灰心。而忽萌移枝接木之計。乃逕造其寓。直舉「碧海神」之名。且認活耳獨爲同黨。若輩爲此原知活耳獨受誣。必且赴懇於警署。則彼「海神」之名勢必傳揚於外。引我注意。果也不出彼等所料。活耳獨既來報告。而君卽以此事委我。我初不覺不啻直舉寶石之主。人告之賊黨。蓋質言之賊黨主旨。乃欲假手於我。以迹「梅神」之蹤跡。亦知我於近時珍寶見聞較富。一經預聞。必能爲若輩之導線耳。乾克門不覺接言曰。狡哉。然君未預知果乃爲若輩之導線矣。余領首曰。誠然。蓋今晨活耳獨來此之時。黨人固隱尾其後。及至君召我至。我偕君同往梅特赫時。必亦爲黨人所尾。而彼等遂迹得「海神」所在。尋卽更設一策。欲使梅特赫挾石以出。然後下手。於是以僞電誘我外出。復託我名招梅特赫至我寓中。至於若輩所以能招致梅特赫者。必以石係贗品爲詞。而梅特赫聞此言出諸我口。自必驚駭。逾恆。既聞我招。卽匆匆携石而至。迨彼抵我寓。賊黨立下其毒手。其結果之情形。我等固皆目擊之也。

方余語時，乾克門凝注余面，灼灼弗釋。余語既止，乾克門略一沉吟，乃曰：綜觀全局，君於此事反爲賊徒所利用，而幾致釀成命案，洵不幸哉！余徐曰：誠然，第我預此案，蓋由君招致之者。乾克門聳肩無語，已而又曰：然則此案今尙不能認爲終結，蓋梅特赫於此縱未致命，而寶石既失……余攬言曰：彼果已失石乎？乾克門曰：而者，君頃不旣自言之乎？余曰：我僅言梅特赫得黨人報告，謂彼石係贗品耳。乾克門曰：但君則知此言出諸僞託，石固非贗者。余曰：恕我，我實知彼石誠屬贗鼎。乾克門大奇，已乃仰其身言曰：君得毋謂黨人所得之石乃一贗品不值錢者耶？余立曰：誠如君言，乾克門曰：然當彼等劫石之初，固亦信其爲真「海神」乎？余曰：固也。爾時驚皇未定，何假辨別真僞？然今此則必已覺其誤矣。乾克門曰：然則彼真石今又安在哉？余立自衣囊中出一物，舉示之曰：此卽是也。乾克門至此不禁失色驚詫，已乃取余掌中之石仔細觀玩，笑曰：大隈斯君好於暗中行事，出人意外，然果何由得此石哉？言時，臉際露讚服之色，似稱余能此色實不常經見。今有此乾克門，殆不復能自抑矣。余謂曰：方我等見梅特赫時，梅特赫出石相示，我固信其爲真石，及至君失手落地，始覺其僞。蓋我捨石起來，覺石質過重，不類翡翠，及加察視，始覺其非真。蓋由一種尋常之玉，經人工之染色而成者。爾時我未便遽宣，然知活耳獨旣以僞石授梅特赫，則真石必仍在其手，以故我旋卽詣活耳獨家，冀探悉其真石所在，及抵彼家，忽發見彼之畫像，而無意間又見畫櫥中有克老惠而一書，我以活耳獨嘗憶得其名，或有關係，因取而閱之，孰知書乃非書，乃一書狀之木匣，且加扁鑄，我因滋疑，引刀發局，則「碧海神」赫然在焉。觀於此，可見當活耳獨償債之時，實故以僞石相授，而真石則隱匿於書匣之中，殆將別圖主顧，至匣上克老惠而之標名，所以獨能深印於活耳獨之腦室中者，其故亦不可不言之而喻矣。

余語至此，稍稍休歇，乃探囊出菸匣，引火吸之，復曰：我於此案之經歷，已盡言之矣。今所存者卽此「海神」寶石，似宜歸諸梅特赫，以爲此案之結束。然此著乃君之責任，我不必預聞。至彼活耳獨者，一俟彼記憶回復，是否應科以欺詐之罪，亦可由

君。處。置。然。彼。今。所。以。患。精。神。病。者。未。始。非。以。行。詐。之。故。患。人。發。隱。因。之。中。心。內。疚。備。備。無。甯。終。至。失。其。記。憶。則。被。苦。亦。云。深。矣。語。已。余。遂。起。立。備。行。乾。克。門。乃。亦。起。曰。大。隈。斯。此。案。君。以。一。日。之。功。竟。能。直。扶。其。隱。我。不。能。不。謝。君。之。助。然。尙。有。一。語。深。願。君。能。見。答。卽。此。案。中。之。賊。黨。君。亦。知。其。人。否。余。聞。語。微。睨。其。面。卽。取。冠。於。手。復。納。菸。口。中。深。深。吸。之。徐。答。曰。乾。克。門。我。亦。甚。願。能。答。君。之。問。願。今。則。惟。有。俟。諸。來。日。耳。願。君。晚。安。再。圖。相。見。

新小說

死的方法

枕·綠·

李士的一雙眼睛，很和常人的不同。說也奇怪，這時正在三月裏，天快夜了，天末白雲，微映着點落山的日光，幻成奇彩；潮水一般地推上來，逐漸變作黃色。李士獨立在一座小山的頂上，睜眼向上一望，覺得那片片飛雲，和他有甚麼嫌疑般的似的，故意當他的頂上時，才黑起來；實像要離天下降，把他擠得和山一般平哩。他越看越是這麼想法；越這麼想法，越是心中害怕。

其實他的眼睛，並沒有比衆不同的地方；因為如此，更足爲奇。

他也有父母，也有妻子，也有兄弟姊妹，自己又有很大的名譽，家裏又有可靠的產業，像他這般的境遇，不見得有甚麼缺憾了；爲何他還有這般不可思議的感觸呢？

可惜他的名譽，是仗着其實學問得來的；他只有二十一歲咧！佩服他學問的人，却怕不止幾萬幾兆倍，可是他有了學問，才有一種奇想。——究竟人生在世，有甚樂趣？——他發明了這個問題好久了；他以爲這個問題，並未軼出情理之外，一定有研究的價值。又過了多時，研究得有些兒成績了，他便覺得世間一切，都和他有點合不攏來。他的眼睛，幾會特別！只他的理想新奇點罷了！人說他的眼睛特別，怕他要抵死不承認。他以爲古今

中外的人，從沒一個發明這個破天荒的大問題，更別說去研究一下子，這才是特別呢。

他立在山頂上，禁不起心中害怕。一路跑下山來，回到家裏，忽的又發明了一種原理。——樂趣兩字，不在世間。——可算得李士是一個聰明絕頂的人，立刻屏棄一切雜念，腦袋裏只裝着一種思想。——「真的樂趣」？……「死」！……——一時心中快活，頓覺勇氣百倍；越想越妙，便要去訴給他的妻子知道。

李士的妻子，正在房裏，替他做夾衫；見他喜孜孜的踱進來，便丟下活計；笑吟吟的說道：「郎君！你這時候的神氣，才是道理呢。要是常像前幾天那模樣，可不是話了！」李士暗想，難道他已知道了我的思想不成？好了得！便問道：「你也贊成這個思想麼？」他的妻子似懂非懂的回問道：「什麼贊成不贊成？這個和那個？」接着又說道：「你出去了老半天，身子不覺得冷麼？橫豎在家，不打緊，添一件襯裏背心便得了。」說時，伸出雪樣白玉樣潤的纖手來，探在李士袖中，試驗冷熱。李士倒抽一口冷氣暗歎道：「錯會了意咧！他什麼會懂得這個——「真的樂趣」……「死」……呢？」

李士的妹子走進房來喚道：「哥兒嫂子，吃夜飯咧！」李士便同他妻子走到餐室裏，只見他的爺哩，媽哩，兄弟姊妹哩，一窩蜂的團團圍坐食桌。桌子上的菜又時鮮，又清爽，飯又白又香，熱氣騰騰，把人喉嚨引得怪癢。李士的媽說道：「兒子媳婦，坐下來吃罷！怕冷了要不能吃。」李士的爺跟着說道：「今天的筍尖和肉，做得真好呢！兒子！我知道你一定喜歡吃的！」李士的弟弟妹妹，早把第一碗飯吃得差不多了。瞧他們的光景，像一生一世，這是第一頓吃飯。李士的哥哥姊姊，手拿了筷子，也快要吃了。李士只是站着，眼對電燈癡望，停了好一會兒，才坐下來，草草進膳。

「死？死！一定死！但是什麼樣死法呢？」這是到了明天早上，李士獨自一人，坐在書房裏的話。他經過了昨夜外界種種的接觸，心更堅決了。——更求早得真的樂趣了！但是什麼樣死法呢？這却又是個難題！

李士想：「死的方法正多呢！我隨便揀選一個罷！」

他一眼瞧見桌子上有一把剪子，便關上了門，把剪子拿在手裏，對準喉嚨口，想要猛力的刺。……又想不興不興！待我禱告了上帝，求他從今以後，賜給「我的靈魂」真的快樂再行自刺不遲。他又寧神對天，默祝了一番，心中決定了！剪子又提起了！剪子的尖，可要碰着喉嚨的皮了！血！血！沒有沒有，只李士已暈過去了！

醒了轉來，他又想我自溺了罷！有一條河，通着海，距離他家沒有多遠。他沒精打彩的走出家門，到了河邊；走路的人還算不多，來去的船隻却不少；教那裏來的機會，給他自溺呢？幸虧過了多時，機會來了；他急鼓勇氣，撲通一聲！跳入河裏。可有的蘆叢裏藏着一隻小船，水響的聲音，被一個白髮船家聽得了，他急走到船頭上打聽，恰見李士從水裏冒起來。急用小篙把李士救起，船家雖不懂得甚麼，却也認識李士，使了些活的方法把他救活了，立送他回家。李士家裏的人，一個個都詫異起來，問他受了誰的欺負，要尋短見。他不住價說「真的樂趣！」他的爺和媽，當他是發瘋了，要把他送到瘋人院裏去；經他苦苦哀求，說這是一時糊塗，下次斷不敢嘗試了，才沒有把他送去。但是他家裏頭的人，個個總替他擔憂。

回誌標藏書

李士又獨自一人，坐在書房裏，心中想道：「人家不願意死，却偏要死；我願意死，又不能死；這是何故呢？死的方法正多，我幹的事又都行不通，難道上帝連這一些兒死的幸福，也不肯給我享受麼？」停了一會，又想道：「是了是了！天生我這麼一個人，先要調和陰陽之氣，更要我的媽懷胎十月，才生養我出來，看是小事

何等煩難！如今要死了，那得便死！爲今之計，須要擇定一個死的方法，才可以實行。你要輕於嘗試，以致弄巧成拙！」

鄧三思是李士的好朋友。今天他聽人家講李士投河自溺的消息，急到李士家裏來慰問。

李士站起來道：「老友！你平日自誇，是一個無所不能的人；我今且要問你一個死的方法。」

鄧三思呆了一呆，笑道：「要死便死了。有甚方法不方法！」

李士哼了一聲道：「那有這般容易！我知道『真的樂趣』四字，是從『死』的辭典中找出來的，所以覓死，但又死不成，所以必求一個死的方法。」

鄧三思又想了一會，把臉一沉，露出莊嚴的態度來，說道：「死的方法麼？隨遇而安便是了！」

李士笑點了點頭，不說甚麼。

境遇……樂趣……方法……

鄧三思去了；又有一個朋友，喚做陸子君的，也來慰問李士。

陸子君道：「老友，你別悶在家裏哪！出去散散心罷！」說着，拉了李士往外便走。李士也無可無不可的跟了他去。

今天晚上，陸子君硬拉李士去逛窯子；李士本來不甚起勁，只助助他的興罷了。

明天晚上，陸子君又來邀李士同去打牌，賭了一夜，精神乏了；陸子君便強李士同去抽鴉片。

李士見逛窯子的一班人，身上都打扮得花團錦簇，自己覺得相形見絀；便費了好多錢，去置備行頭。

一天一天，過去得很快。李士漸覺陸子君是一個誠實可靠的朋友，但是自己的精神，也覺得一天之似一天了。李士病了，病得很利害了。他在病裏做夢——夢見蜜子裏的姑娘，待他恰和綿羊一般的柔軟，口口聲聲說要嫁他；有時他夢見自己在賭場裏，百戰百勝，贏了一大疊的鈔票，也數不清；有時他夢見自己躺在煙舖上，那一首輪了陸子君，在那裏替他燒煙，清膏煙的香味，中人欲醉；有時他夢見自己身上，穿了好漂亮的衣服，指上帶了晶光耀眼的鑽戒，走在路上，他的前後左右，有一羣婦女，都向他注目——夢過一回，病加重些；又夢過一回，病又加重些；直到危險萬分的地位。

鄂三思來問病了，瞧他臉色一刻不如一刻，忍不住上前低聲問道：「老友迴溯生平，亦有不滿意的地方麼？」

李士強睜了睜眼，又合了攏來，微微的歎道：「真理難明！」

鄂三思沈着自己的聲氣說道：「上帝知道，死的方法！」

李士面有笑容，頭却點不動了。

「真的樂趣？」……「死」！……

但是……陸子君鞋底上的泥，爲何不進李家的門口了呢？

(新)

(詩)

霉爛了的世界

(儉 楚)

落葉般的年歲，

由他在風塵裏去霉爛。

填成個過去時間的世界，

霉爛，蒸發，沉澱了，成色采鮮明的「大塊」，

分一畦種米，種麥，種蔬，種菜；

留一畦掘成個大坑，埋一切人類；

還有個畦角兒，

立立個傀儡。

傀儡會向寂寞無人的世界說：

「甚麼都過去了！新的，舊的，一切不勝指數的；都回到坑裏

了。」

寂寞無人的世界，

春雨初晴，風光正好。

哀鷓記

(集錦小說之一)

(一)

瘦鷓

海平如砥。浪受風作。微蹙散爲細紋。若閨中靜女。殊無鬻張之態。海上舟舶無多。均張帆徐進。意至蕭閒。羣鷓鼓翅上下。亦樂而忘機。似可禽而狎之者。有巨舶曰大中國號。鼓浪前趨。爲勢甚銳。白浪被動。如翻雪。呈爲奇觀。鷓首有二人。憑闌立。各凝眸注海天深處。若有所思。此二人者。一爲少年。一爲少婦。均中國人。顧皆西服。少年顧而削貌。頗英挺。二日尤明銳。作作如電。姚姓名伯德。少婦僅中人姿。而衣飾甚都。被輕縞之衣。隱隱見玉肌胸衣。半袒皓於瑞雪。似與指頭鑽約。爭潔。舶中中國旅客。殆無弗知此姚伯德夫人。鄒明波女士者。明波倚闌移時。忽綻其唇。櫻發微喟曰。海上三日夜。去故鄉千里外矣。後此棲身異域。在在均增悽感。呼爺弗應。喚母不答。吾將何以自慰者。伯德立迴其面曰。有吾在爾。尙胡懼女。旣嫁夫。當從夫。行非若襤褸時代。依依父母懷抱中也。明波哂曰。嫁夫從夫。固也。然爲之夫者。屬心於他人。不加垂愛。則此次之行。何異投身北冰洋中。不能無悽感耳。伯德引目注明波。勃然曰。爾謂吾屬心他人。明證安在。願出以示吾。明波曰。爾謂吾不知耶。婚後三月。時有粉霞密札。來自海外。爾讀後必什襲珍藏。目爲奇珍。爾之心。卽屬此海外之一人。未嘗一日屬吾也。今日遠行。爾名爲求學。實卽爲此一人。伯德無語微嚼。其齒作聲。立引身入艙中。去明波歎曰。嫁夫而夫不吾愛。天虛我生矣。(以下天虛我生續)

(二)

天虛我生

雖然吾夫與吾固無情愫。但於議婚之初。孰果強之。彼豈無自主權耶。然在蜜月中。渠亦未嘗不熨貼入微。若爲假惺惺者。又

何若來。我不知何所取。惜於彼。彼心遂不向我。我嘗引鏡自照。爲容未始不妍。特以抑鬱寡歡之故。眉目間。乃不免有憂色。彼銳利之目光。詎以此疑我有不滿耶。嗟乎。吾夫汝苟專心一致愛我。若命我方愉快之不暇。又何致自尋煩惱。以取憎我。不知汝欲我如何。而後能愛汝。能明示我者。我必不違。奈何汝竟默而不言。思至此。覺心潮起落。憔悴靡定。海鷗掠波而遠。神與之俱。幾不自知身在何所。俄又瞿然自警曰。危矣哉。我也。吾夫此行目的。乃圖自身便利。得與彼女共晨夕耳。在理當置我於故鄉。今必與我偕行。豈樂有我爲之。行監坐守耶。天下無是理也。然則中途危險。正不可知。但視其勃然變色。嚙齒作聲。其人正一忍人。安知不蓄忍心於中。乘我勿備。推墜於海。藉脫其終身羈絆耶。言念及此。身乃不寒而慄。似覺有人躡其後者。亟迴顧。則一妙年女郎。亭亭玉立方。持望遠鏡。照海風吹其秀髮。四散如垂柳之絲。短袖露腕。綉裙齊膝。則似花間小蝶。方展翅而飛也。(以下小蝶續)

(三)

小蝶

女年可十六七。明明波妹也。此行本以伴阿姊。岑寂明波因呼之曰。雲情。汝何闕來。幾時矣。吾見阿姊思深不欲驚汝。故遙立而眺遠。雖然。姊夫何往。乃使阿姊兀立於此。一句鐘之久。明波不答。長歎而起曰。吾竟兀立一句鐘之久耶。此間風冷。吾與爾曷返室。雲情曰。否。室中熱甚。不如此間。涼爽且吾有一物示汝。汝欲得之乎。明波曰。汝有何物者。願妹勿攪我。須知阿姊心懷惡也。雲情曰。然則汝不欲觀矣。吾今且示爾一角言。時探懷出一紙。裏啓其一角。以示明波。則小影也。曰。此吾得之姊夫。外衣袋中。中有倩影。亭亭實勝。吾姊萬倍。而吾姊乃不願觀。則吾亦不示汝矣。言次。復納之於懷。返身欲行。明波大疑。知此中小影必其夫朝夕意中之人。又何爲而入雲情之手。則心中致。加又洄溯而起。又不欲示之。雲情故爲莊容曰。妹須行。試以示阿姊。此人吾當識之。雲情曰。否。否。吾不示爾。汝不云不欲觀乎。實則汝亦不見之。爲佳。蓋

此小影爲姊夫所愛。使汝見之而妬。竟取而碎之。則我又將何物返之。姊夫明波愈急。則哀之曰。妹吾之愛。妹汝勿作。謹試以示我。我必有以謝汝。雲倩曰。信耶。然則我卽示汝。言次。展其紙。裏則其中亭然小影一明波也。曰。姊識之否。姊衣袋中日夕藏此小影。阿姊乃不妬乎。然姊夫雖藏此影。而竟爲吾盜。乃不一覺。母亦大可笑也。(以下大可續)

(四)

大可

明波取照片在手。沉思有間。曰。是矣。此乃予與彼。僉結婚以後。渠向予所索者。渠謂願得畫中愛寵。長作眼皮兒。上供養心坎兒。上溫存。故予攝此影。凡一姿態。一衣飾。皆極注意。汝不見。個中人乎。眉若何。修目若何。媚顏若何。腫肌若何。豐爾時固自謂天上安琪兒。不啻也不謂鴉髮未衰。玉容如故。而彼僉之愛情。已不我屬矣。言已。卽以照片擲諸海中。泣然曰。與其藏諸彼僉身畔。取憎厭。何如付之無情海水。猶落得清淨一身也。雲倩亟欲奪之。願已不及。則懊恨不已。雲倩年齒雖稚。而慷慨有丈夫氣。見姊之鬱伊善感也。因慰之曰。阿姊何傷心。若是姊夫與姊。無論如何。究爲正式之夫婦。凡人感情。惟夫婦間最難擺脫。姊夫近雖惑於彼。妹至不惜遠涉重洋。慰其思想。然姊夫既能移阿姊之愛於彼。妹又何難移彼妹之愛於他人。以妹觀之。彼妹實亦一可憐蟲也。言至此。明波不覺粲然破涕。是時天色已近薄暮。紅日半規。浮於海面。餘霞散綺。頓呈異觀。雲倩因招明波。同坐艙面。沙發椅上。取遠鏡眺望。但見海天蒼茫。一碧無垠。時有海鳥迴翔。空際明波因誦昔人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之句。雲倩則頓其蠻靴爲之擊節。(以下秋水續)

(五)

穎川秋水

無何紅日西沉。皓月一輪。隨波躍起。明星燦燦。淨無片雲。斯時明波伊鬱之芳心。縱未逐波濤以俱逝。但迴腸盪胸。綺懷亦略解矣。陡聞鐘聲。鞋鞋起自船中。知船人將晚餐矣。雲倩乃挽明波。纖手相將入大餐室。時伯德亦昂然來。乃相與默然並肩坐。

明波略食一二卽置刀七欲起雲倩笑泥之乃將右手支頤以待俟兩人餐畢乃蹀躞起雲倩知乃姊猶不無介介于懷也思有以柔和之適旁置披霞娜一啓而弄之初按西洋曲譜略彈數闕其聲清以越旋又譜中國古調彈清平調三章并曼聲以歌之冀悅乃姊明波果雙滿微解僊僊欲舞亦取繁啞令倚琴以和一時樂聲歌聲與船外之風聲濤聲相應答船中人莫不悄然靜聽并有擊節以賞相顧愕然者意蓋謂不意東方人亦善西方之音竟令人移情若是也顧斯際之伯德何如耶明波斜展雙眸以睨之第見其神志游移一若別有情緒者明波不覺悽然曰若人真忍心人哉天下用情處在理惟夫歸爲最繁彼縱另有屬意果是天生情種未必因眷戀一人對於其他便槁木死灰者矧我與若爲正式之夫歸耶噫若薄倖郎儂爲薄命女子矣語畢不覺浩然長嘆（以下浩然續）

（六）

浩然

雲倩初聞姊歌知其憂怨稍解欣然撫琴繼聞歌聲驟止姊復喃喃不已繼以太息亟釋琴呼之曰姊疾耶廣場之中遽吐幽懷奈何不檢至此明波恍然始知身在廳事惟有俯首無語雲倩乃携之入艙重致詰問明波嘆曰適間之狀妹未見耶旁坐者且神逸彼人乃漠然無動竭情盡智終莫能挽其已逝之心人生至此夫復何言雲倩笑慰之曰姊夫所思若何雖無從測知而姊之幽鬱或亦不免自尋煩惱夫婦相處亦常有共諒之情男子神志飛揚未若婦人之柔情固結少有不洽遽生怨望相迫不已是求其暱者反從而疏之也亦復何取縱令姊所疑者非妄亦當善自寬解人生百年猶且暮耳夫婦情好何足深戀往者讀書嘗笑自墮情網者爲癡人不意於吾姊見之何不達之甚耶明波方欲作答艙門驟關伯德匆匆入持線繡奩飾數事一一檢點封裹鋪入篋中復向明波姊妹曰吾行時匆匆贈人禮物購置甚少頃至三等艙遇一繡貨客因補購數種庶供靈魄不至過菲卿等以爲如何言畢一笑逕去明波俟其去遠乃向妹曰妹以豁達勸我我雖愚寧不知愁歎無益然試觀

此等情狀。寧復可耐。余方望其回心。向我彼則念念不忘。彼姝雖欲不怨。豈復可得。往者議婚時。以其人蹇蹇。謬謬聲華。甚藉方真。絲羅有託。不怨乖離。何意薄倖。翻復竟至於此。(以下謬聲續)

(七)

謬聲

世間女子。往往爲一時情感。所誤。輕付終身。而不知此一時情感者。大抵爲男子誘賺之具。女子既長情懷。又乏定見。遂如魚之吞餌。獸之投阱。入其彀而不自知。及男子之私念既遂。則捐棄寧知。所惜中心厭惡。笑啼皆非。斯時女子。遂無以自拔。若姊者。卽此中之一耳。言畢。怨不自勝。繼以掩泣。雲情初聞。姊語芳心。怦怦動及。聞泣聲不覺立醒。共腦海中之幻想。強作歡容。曰。姊何自苦愛情。一物本不可強求。彼既無所眷念。姊又何必求愛。憂能傷神。與事何裨。雲情方慰。藉間忽聞外間人聲。嘈亂船首。革履雜沓。又隱隱聞救命之聲。雲情遽然曰。姊。姊。是何聲。豈遇險耶。言畢。震顫不已。齒格格作聲。明波初疑爲妄。繼見雲情狀亦斂。其泣容執雲情手曰。是何變故。吾情曷出一視。繼而曰。果爾。過險以余而論。實無所惜。與其日坐愁城。曷若葬身恨海。所苦者妹耳。且語且出。艙門及至。船首則輪已停。駛水手數人。方注視海中。有所撈獲。船板上置有一絨。曰。明波愛卿親啓。明波初睹情狀。知爲有人投海。及目光偶瞬。接觸於絨。則容色立變。垂珠之淚。簌簌奪眶而出。急趨前取絨。拆而讀之。僅四十字曰。以我不德。累卿愁鬱。耿耿此心。復何可表。百年轉瞬。人生如寄。塵世茫茫。知己何在。願卿寬慰。勿以爲念。明波讀竟。號曰。吾誤矣。吾誤矣。玉容慘變。暈倒於地。(以下寄塵續)

(八)

寄塵

是時。船人紛擾。殊甚。有謀救伯德者。有環集明波之旁。爭視其狀者。雲情則但呼阿姊。何遽如是而已。旁觀者既不知個中曲折。而觀此傷心慘劇。於是議論紛紛。各以其臆測。遽下判詞。或曰。姚伯德之爲人。我固略知之。誠多情人也。彼之娶明波時。則

固已先有大婦蓋其丈人經商海外伯德人贅於岳家居海外已三載後適以事歸國於滬上邂逅明波一見傾心遂捐棄舊人而不顧嗟夫明波猶未知其隱每見海天鴻雁飛來猶謂爲是伯德新歡烏寧知彼人者乃所謂正式夫婦耶伯德攜明波渡海諒已爲明波窺破一二故要之偕行而伯德則明知秘密將破露矣故不得已而出此下策也或又曰姚伯德者以神經過敏患有狂症每以社會國家之事多不滿意處萌自殺之念非一日矣傷哉伯德今竟實行耶衆人之言雖各持一說然游談無根均不足爲據究之伯德何以投海在明波雲情亦無從知之矧他人耶明波此時已被扶至艙中安臥灌以溫湯漸漸蘇醒雲情則含淚坐守其側舟人猶忙碌圖救伯德也然蒼海茫茫於事無濟羣情惶急至此極矣(以下濟羣續)

(九)

濟羣

船長以弱者既難救獲徒泊無益遂命啓碇前進俾勿誤行程明波痛夫情切淚流被面泣謂雲情曰嗟乎妹乎彼竟不獲救耶爲之奈何我以彼近日神志游移似有他屬因之怨懟之辭溢於言表初固不虞其竟蹈清流與波臣伍也今者我等焚燬二女子抵美之後將安所歸耶言已痛哭不止雲情然姊再有意外則已焚燬更將誰依因設詞慰之曰死者長已矣阿姊亟宜順變節哀毋膠執古人夫死婦殉之說視生命如鴻毛須知我輩雖屬女子身然近日女子解放之聲浪甚高而解放真義則在女子之自能解放非在靜待男子之解放我輩耳矧妹觀姊夫與姊近日時生齟齬夫婦之情已成冰炭則吾姊何貴有此名義上之姊夫耶依妹愚見俟船抵紐約之後容妹先往訪妹之同學黃靜貞女士托渠代覓一相當學校爾我靜心求學數年之後得有自立能力即可返國謀一職業以終此身何必定矣男子之玩物耶且姊此次資斧甚富四五年內之衣食學費節儉開支不虞匱乏更何戚戚爲者明波初尙猶豫哀痛之未能稍殺繼念伯德比日遇己之情甚薄則亦毅然謂雲情曰嗟乎妹乎我今而知天下男子皆爲無情之異物而今而後吾誓不再入情場受男子之愚弄矣妹言其善我其從汝謀

乎。數日之後，船已抵埠。明波、雲倩同往訪黃靜貞女士。女士生性恬澹，安嫻貞靜，年可十八九，求學於美之康乃爾大學。見雲倩姊妹來自祖國，則竭誠歡迎，欣喜無藝。（以下澹安續）

（十）

澹安

靜貞寓所，屋頗寬敞，因留雲倩姊妹下榻。其家行裝既卸，暢敘契闊。靜貞與雲倩爲同學，交稱莫逆。顧明波則未嘗相識，當由雲倩紹介，互通款曲。兩人立談之，傾性情，泱洽恨相見。晚靜貞偶詢及明波之身世，明波俛首不答，凄然淚下。靜貞異之以問，雲倩歎曰：「阿姊實一可憐蟲，言其身世，徒足令人扼腕。蓋阿姊嫁已半年，姊夫姚姓，字伯德，亦留美學生。雲倩語至此，靜貞突然變色，錯愕萬狀，已乃力自鎮。徐徐曰：「姚伯德君耶？我聞姚君將來美，今乃安在？胡不偕來？」雲倩訝曰：「姊豈與姚君相識耶？」靜貞被詰，自悔失言，狀頗窘迫，急爲遁辭，以掩飾曰：「否，我與姚君初未謀面，識之者固自有其人。今姊速語我，姚君果安在？」雲倩惻然曰：「傷哉！姚君途中忽自沈於海，死已數日矣。」靜貞聞言，瞳目大駭，卒然曰：「此言確耶？」雲倩曰：「確也。」靜貞聞伯德果蹈海，自盡，玉容失色，慘白如土，以齒力嚙其下唇，唇幾出血，顫聲曰：「咄咄怪事！姚君乃蹈海死，咄咄怪事！已而復仰面呼曰：『天乎！事變之殷，一至此耶！』」雲倩姊妹見其狀，相視大詫。靜貞復問雲倩曰：「姚君之投海，其詳情何如？姊能語我乎？」雲倩頷之，乃略述一過語，未畢，靜貞倏然起立，以手掩面，疾趨出室去。雲倩姊妹駭怪益甚，相與竊窮私議。明波曰：「彼妹自言與我夫絕不相識，然則我夫之死，與彼奚涉？彼何關心？若是我頗疑我夫所愛，即係彼姊妹，以爲何如？」雲倩搖首曰：「情雖可疑，然以事實揆之，其中尙有不符。蓋靜貞在祖國時，與余交好甚密，余絕不見其有男子往來。况姊夫以去年十月歸國，而靜貞即以十月赴美，兩人絕未謀面。此言亦屬可信。」靜貞生性坦白，余所素知，決不以一己之私情而媒孽他人之夫婦也。明波曰：「妹何知人心最爲難測，往往其口如蜜，其腹有劍。」雲倩頻搖其首，終不以明波之言爲然。（以下劍雲續）

(十一)

劍雲

明波與雲倩正爭執間忽校役入告曰密司黃靜貞未稔何故吞燐寸匣餘圖自戕爲人覺察頃已送至福音醫院施救性命存亡刻尙未卜明波以目視雲倩曰予言如何雲倩閱歷尙淺天真未漓驟聞此訊眉宇間頓呈無限駭異狀頻曰咄咄怪事有頃莊容以詢校役曰密司黃有無不可告人之事校役曰他事不知惟最近聞密司黃將歸國完姻雲倩曰信乎汝亦知密司黃之未婚夫伊誰校役曰詳情未知或言渠固羅敷有夫者上年迺夫回祖國臨行云五月卽來庸知時逾瓜期伊人未至渠偶於交際場中訂交一友彼人情誼摯篤堅欲求婚密司黃渾難自主將離此以避情網正東裝待行之際忽傳其故夫在祖國別娶一妻才貌均出渠上不日亦將航海來美於是密司黃遂許彼人婚約擬日內返國完姻穩棲玳瑁雙宿雙飛雍容優游作共和國民哀哉今以何故乃欲自戕耶(以下民哀續)

(十二)

民哀

明波聞雲倩追詰校役之言柔腸寸斷淚珠幾奪眶而出強自抑制附雲耳語曰如何如何雲倩亦無辭可對手弄襟角目視地氈者久久校役方擬退出室外雲倩忽昂首謂校役曰福音醫院距此遠否曰不遠僱馬車去不到二十分鐘卽可至矣雲倩曰儂將一探靜貞之口吻并視其疾明波曰隨屬同學况又遠在異域姊與妹同往於是明與雲略事整飾同離校舍僱車至醫院福音醫院址不大爲一女教士所創辦成立於一八九六年迄今二十四載成績卓著布置精美秩序井然病室尤極幽麗長院者名亞當女士年事四十許人極和藹可親明波與雲倩既蒞止先晤亞當具道來意亞當親檢簿冊曰黃靜貞在十六號病房中請隨余往惟敝院定例探病者與病人接談有規定時間過多恐勞神於患病者有損余有停止談話之權深望密司等自愛明雲唯唯隨亞當魚貫至十六號病室入門亞當駭然曰病者何往矣明雲齊視病榻則杳無人形亦覺奇異亞

當急振鈴喚看護婦來詢以十六號病人何在看護婦面色灰白仰天禱曰上帝乎余敢自矢無他病人實不知何往矣斯時雲情忽視室隅有賽銀紙烟匣遺於地稔爲黃物趨近拾視之覺分量甚重啓視之驚呼阿姊速來妹：命：語未已已暈厥仆地明波情極流淚借看護婦扶雲情至榻安其首於枕亞當亟搖手止弗喧俯察雲情何故若是時雲手中猶緊握銀烟匣未釋也（以下枕亞續）

（十三）

枕亞

亞當急取藥水啓雲情櫻口灌之囑衆人不可擾亂靜待其醒明波私心駭詫彼黃女士烟盒中果有何物足以暈吾妹者是必取而視之因輕啓雲手攬得盒開視則中有一四寸少年影片鱗寸數枚鋪其上審視少年狀貌似曾相識顧一時殊難省憶惱悶莫可名狀有頃雲情醒矣張目視衆人自訝身胡至此此間又爲何處既忽自省曰吾憶之吾乃同阿姊來福音醫院探黃女士者因急問黃女士安在亞當答曰黃女士已遣人覓得不久卽至密司姑安睡養神其實衆人因雲情驟暈擾攘之際已忘却黃女士之失蹤至是亞當始呼侍者覓黃遍院招尋迄無跡兆亞當曰來吾院之病人無奇如此二人者因命詢之門役答稱一時前有女郎自院出逕赴海濱吾意院中病人時有乘安車赴海濱吸新空氣者惟女郎乃徒行不用車稍可異耳明波此時急欲知蛛驟暈之故意殊不在黃聞之心亦無動惟與雲絮絮語亞當阻之謂彼初醒不宜以多言亂其神經命明波在外室稍坐明波快快出又越一時許聞侍者入報亞當有客來院探黃女士答以外出彼殊未信必欲面見院長探問究竟亞當卽出明波隨之至會客室門外覘室中一少年豐姿秀逸如獨鶴之立鷄羣細審年貌與影片中人無少差異（以下獨鶴續）

（十四）

獨鶴

亞當乃入會客室。少年與鞠躬爲禮。問曰：聞黃靜貞女士吞磷寸自殺，就醫於貴院。鄙人與黃女士素有友誼，特來探詢。乃侍者云：彼已外出。頗滋訝訝。豈女士已愈歟？亞當曰：女士之去，頗出人意外。頃亦有人前來探病，我引之入病房，則女士忽已不見。詢諸看護婦，亦不知其何忽失蹤。院中人亦正駭愕，擬令人探訪。也少年聞言，遽頓足曰：怪哉！怪哉！我必往覓之。語已，即返身去。

明波在門外見少年，勿遽狀，至以爲異。又念此君狀貌與匣中影片相似，而吾妹乃見之，立暈中，必有故。乃請於亞當，必欲入室視雲倩。亞當不得已，許之。明波因復詣雲倩榻前，見雲正倚枕雪涕，益異之。亟問曰：妹果何事傷心，遽至於此？雲倩見問，泣愈哀，有頃始哽咽曰：姊亦見黃女士之烟匣乎？曰：見之。曰：然則曾觀彼少年之影片乎？曰：亦見之。且見其人矣。因復告以頃間少年來時情狀。雲倩喟然曰：妹此事不能語他人，但可告姊。此少年於一年前與妹愛情至篤，將訂婚矣。後忽中變，遽與妹絕。初不知其何故。今遠適異國，突見盒內影片，竟爲前此摯愛之人。一時悲從中來，不覺暈倒。茲聞姊言，益足證少年必已鍾情於靜貞。因棄我如遺。姊試爲我設想，此時此際，安有自遣之術哉！（以下際安續）

（十五）

際安

明波喟然嘆曰：年少書生，什九薄倖，證以此而益足信矣。昨者妹以女子宜自謀解放之說，慰余。今余即以妹慰余者，慰妹。真所謂泥神勸土神也。然而造物弄人，何徧於我姊妹爲烈耶？而今而後，我與汝同登太上，已語未竟，亞當翩然入曰：頃來訪黃女士之少年，忽復蒞止，謂欲見先彼來訪之人。度必指女士也。黃女士往見之，明波遂隨亞當出視，則見少年目眇口張，已改頓開秀逸之態。見明波出，忽睜目怒視，猶笑曰：汝佳！汝佳！汝乃謀殺我妻……言次，伸手直撲明波，有如虓虎。明波駭極，而號急退。數武亞當知是人已得狂疾，急命侍役擒而縛之，置之瘋人院中。維時遣出探訪黃女士之人，亦返勿遽，謂亞當曰：

黃靜貞已陳屍驗屍場矣。質之員役謂由水警送來。身畔得一遺書。須院長親往可閱也。亞當慘然曰：哀哉黃女士。吞憐寸不死。自沉於海。厭世之心何若是其堅決耶？鄒女士汝亦知彼隱衷否？明波搖首曰：否。彼係我妹之友。余實絲毫無所知。然曷往觀彼遺書乎？亞當曰：善。遂驅車至驗屍場。請於管事員得讀其遺書曰：

雲情賢妹鑒。余今竟獲死矣。幸賢姊妹勿爲余悲。當爲余賀。蓋余已得上帝援應。離此惡濁世界而登天國也。惟余致死之故。或賢姊妹尙未詳審。則余當縷晰陳之。溯余自幼卽由余父許婚姚姓。祇以遭家不造。椿萱相繼。萎謝乃致。依叔以居。而叔復深信熹氏讒言。時加白眼。幸吾母飾物盡在吾手。乃憤而入愛貞女學肄業。冀謀他日之得能自立。因得識吾妹。此畸零身世。大率爲妹所知者。然妹亦知彼姚姓者。固何如人耶？蓋卽姚伯德也。伯德於五年前留學於美之哈佛大學。與妹郵函往還。時通音問。而余亦於去年暑假內畢業出校。惟自念萍梗此身。孤苦誰依。因請校長設法。得於去年十月間束裝作旅美之遊。詎抵美之後。彼人適於是時畢業返國。首途纔一星期也。無意參商若有鬼使。此時蓋卽有仇雠之兆矣。然余殊不以爲意。安心入康乃爾大學。以上事蹟爲妹所知。或不知者。今春三月間。余屢函伯德。迄無一復。一日赴留美學生聯合會。得識新自祖國來美之蕭君明遠。語及姚君謂伯德已於杏花時節歸。鄒姓吾固不料其竟卽令姊也。然彼時尙未敢深信。徒於花晨月夕。珠淚偷彈。自傷薄命。悒悒寡歡耳。詎蕭君明遠誤解吾意。自恃少年貌美。時以不入耳之言來相勸勉。余作投梭之拒者。亦一而再矣。嗚呼。耿耿此心。固未嘗爲姚君或貳也。迨昨承賢姊妹來相顧訪。得悉前情。幾使余一寸靈台止而弗躍。然我覓死之心。於是亦毅然決矣。今我得達志願於心。彌幸謹陳涯略。使世人知我之死。非爲他故。爲負心人死耳。

靜貞絕筆

明波讀竟一慟。幾絕。亞當亟扶之。命駕返入視。雲情花容憔悴。瘦鵲啼未已。蓋院役已以靜貞死耗告彼矣。（以下瘦鵲結束）

(十六)

瘦鵲

雲情聞靜貞之死不能無悲故掩泣於室中轉念有蕭明遠在或能因靜貞死而與已暖近則白頭偕老事殊非難因竊竊自
 喜芳心百叠遂亦歎然立展讀吾書者當知天下情愛之力有同魔蠱一為所縛往往能令人忘其天良故雲情之私心竊喜
 殊在可恕之列靜貞殞之日雲情往弔得遇蕭明遠明遠昨因神經突受極劇烈之刺激遂致癱作在福音醫院靜養一日已
 復原狀是時雲情甚哀揮淚無算見雲情意殊落漠雲情屢欲與近苦不得機又見其痛哭靜貞不能無妒則自懟已之不
 死私念苟得個郎以清淚見餉者雖死樂也比自墓場歸明遠獨行於後猶挾餘悲雲情引近其身曼聲語之曰明遠君何悲
 之甚靜貞第屬友朋且自殉其所愛於君胡與明遠微睨之曰雲情女士吾殊亦願聽君出斯言吾愛靜貞蓄心已久彼既死
 吾心亦與俱死不悲又烏可得雲情無言悒悒歸翌日作密簡致明遠自白素衷語至肺腑明遠旋以書來僅一語曰謝君見
 愛特吾心已與靜貞同埋地下矣雲情得書心碎鍵戶悲泣是夕遽背姊出蹈海以殉明遠聞耗頓足長歎曰嗟夫天吾殺雲
 情矣吾當以一死為謝遂以手槍自殺聞者咸雪涕歎為曠古情場中之慘劫而悲慨尤深者厥為明波明波自伯德死後心
 已寸碎茲又觀靜貞雲情明遠之相繼殉情更難為懷傷悲既久即懣懣而病病月餘殉於福音醫院臨終語院長亞當女士
 猶怨姚伯德謂此重重慘劇皆為彼一人率引而出也而姚伯德此時已返自死域買棹來美土矣蓋伯德當投海後初不即
 死飄流可半時許遽為一軍艦所救亟治得甦顧臥病乃至數月之久病中神志昏替往事不之憶迨瘳披覽日記豁然似
 夢覺立以舟來美於舊金山中國領事署冊籍中問得明波雲情名輾轉探至福音醫院晤亞當始知姊妹俱死并及靜貞明
 遠自殺事伯德擗踊大慟仰天歎曰之數人者實吾一人殺之也情海無垠揚此淚血之波冥冥中殆有造化小兒故事播弄
 耶嗟夫嗟夫吾未嘗不能死願一死之後痛苦立泯在吾實為逃罪仍無以對諸逝者今而後吾將遁入空門藉懺罪惡且為
 諸逝者日夕祈禱以求冥福也居一月遂投身一修道院中虔修弗出每值禮拜日則恆披聖經赴墓場遍詣諸逝者墓喃喃
 作禱詞至於泣下如是十年人猶於禮拜日見姚伯德入墓場踽踽行日影下悲涼無盡傷哉此哀鵲也

(終)

旅行笑史

天虛我生

常覺小蝶 合譯

請●用●國●貨●

無敵牌

牙粉

本牌牙粉所用原料完全自製並不取材異地各界人士儘得來社參觀至所歡迎

- (一) 此粉色白質輕用以擦牙絕無渣滓膩口之弊氣味清香絕無花粉樟冰惡俗氣味並加祛熱防腐及除滅乳酸之劑故能免除口臭及防止蛀蝕牙痛口腔喉管發炎諸病
- (二) 此粉主要成分係炭酸鎂製成含有馴良之鹼性功能除舊生新清涼去火如用少許置於掌心注以多量之水調化使成杏酪之狀每早用以擦面擦後仍即洗去能除一切油光暗晦烟容酒滯並免發生而飽粉刺雀斑頑癬熱癩等患
- (三) 夏日用以撲身尤能吸收汗液免生痱子汗斑浴時用以擦身去垢尤勝胰皂
- (四) 用洋紗縫成小袋內盛此粉繫於腋下每日早晚一換可除腋下之狐臭
- (五) 凡刀剪劃傷皮破血出即用此粉少許敷上立能止血閉口隔日即能平復如原並無創疤

(六) 用軟毛筆蘸此粉塗於腳丫能收濕止癢去腐生新且使臭氣立時化滅

(七) 衣服上若染油漬可將此粉塗於油漬上加蓋白紙一層用熨斗熨之再用毛刷刷去粉屑便將油漬吸去無痕

(八) 如患雀斑用此粉擦至二星期能使皮內雀斑引出皮外可用小筍摘去填以此粉即結痂痂落則雀斑已隨之而去愈後無痕

(九) 白帆布鞋帽用舊以此粉調水刷之即白如新

(十) 大理石桌面被污用此粉調水塗上以蘇布擦之光潔無痕

本牌出品奉經 農商部暨 中央稅務處核准但在上海完納值百抽五正稅一道除北京崇文門落地稅外沿途概免重征整箱批發另有定章可向各經理處或上海總社接洽
總發行所上海小西門外新馬路家庭工業社 電報掛號七二〇〇
各埠城鄉村鎮洋廣京雜貨號及藥房均有售

自八年六月為始將炭酸鎂成分加多價目照舊不加以答愛用國貨諸君之雅意

第二章

老巴格。展其似笑非笑之目。自睫毛中斜睨。辟克威發爲冷鶩之聲曰。誰言會館者。辟克威曰。我老巴格。現爲鄙夷之色。而其笑容益深。冷然曰。汝汝奚知者。此會館當時實爲書院。不知有幾輩青年深錮其中。日日讀書。夜夜讀書。至於精疲力瘁。死于牖下。言之可慘。卽至今日。而其中之奇聞軼事。猶噴于人口。汝何知者。然今者時世不同。改書院而爲律師會館矣。然汝亦知此中慘事有幾許乎。彼律師者。窮年兀兀。而發跡者不過什百之一。其他病瘵而死者。幾何以貧困而投身於泰晤士河者。幾何入于牢獄者。幾何瘋人院者。幾何嗟乎嗟乎。汝何知者。此老巴格者。初沈寂爲埃及宮中之木乃伊。至是忽然發作。語汨汨無休息。辟克威遂無置喙之餘地。則亦展其笑容。默然而聽。老巴格見來客。竟爲其所窮。則意益得曰。嗟乎。以吾所知。則此等屋宇其慘史之多。實尤過於西比利亞之大獄。及古代之宮庭。吾不必撫拾他人陳語。用證吾言之非謬。卽吾舉友一人足矣。其人生平爲律師。以奇窮而自殺。人莫知其死者。直至十八月後。始得其尸於門後。蓋彼積欠租金。三年未付。房主見其長日。爲戶。初只以爲他出。願待之不歸。始破其門而入。思欲一加掃洒。然後更賃他人。而孰知室門甫關。一獨體已投啓門人之懷。全身滿積灰塵。皮肉皆朽。僅存枯骨。而其衣猶完好。絳衣而黑袴。特已霉朽。着手成灰。片片如蝴蝶飛。此人死已十有八月。而竟無一人知之。豈不奇哉。辟克威曰。是可慘矣。老巴格曰。慘耶。是不過趣耳。豈足言慘。矧此種自殺之事。普天以下。直可謂無日無之。無地無之。而乃云慘。何其見之淺也。然吾尙有一事。此事距今四十年矣。時有一老律師。賃屋於會館之最上層。而此室之古。吾直無以舉其年齡。而室中故事之多。尤指不勝屈。妖祟出沒。多於倫敦市上之車馬。故久已空無人居。然律師貧。唯此室價獨廉。捨此且力不勝任。則亦但能客之。此室陳設極簡。而古有巨櫥一。據於室之東隅。玻璃之後。幕以綠色之紗。紗色已晦。雖名曰綠。實已豆黃。律師於此書櫥。本無所用。然成例。賃其屋者。必并賃其器。故律師亦莫能強。其喬遷之第一日。都置

既已卽熱薪於爐。傾其除來之酒。自飲且自思。不知償其酒資。當在何日。正思間。忽然仰面見櫥。則不禁停其杯酒。立而言曰。嗟乎。汝老厭物。使我非並汝而貸者。則吾囊中亦尚有餘錢。可以沽酒。而汝老律師言至此。乃不期而怒。高呼曰。老物。吾實告汝。我若毀汝屍骨。而房主不向我索價者。則我必以汝爲添薪之用。老律師語猶未半。忽有輕嗽之聲。破櫥門而出。老律師一驚。立縮身于爐次。既念櫥安能嗽。或者隔室有人醉而歸耳。卽亦不以爲意。移椅就火。而手鐵箝撥其餘薪使熾。於時嗽聲竟連作呀然一聲。櫥門自開。其中赫然現一白面之人。僵立櫥中。而其慘白之面。尤帶愁容。老律師大駭。伸其箝作勢。顧又不敢遽擲。則縮身而顛。但聞櫥中人言曰。止。汝毋擲我。吾能禍君。吾蓋鬼也。老律師大駭曰。汝鬼耶。則來何爲。其聲之銳。較鬼尤爲淒厲。鬼曰。我生前卽破產。子女求乞。莫不在此屋中。而櫥中紙卷。卽我一生所作文件。積數年心血而成。汝乃欲付一炬。是吾豈能恕汝。言次而益慘厲。探其枯爪。遽前而捩老律師之頸。老巴格言至此。忽嗽蓋門外。適有一人入。遂斷其辭源。辟克威視之。則曰。酒姆。汝何來。酒姆微引其手近冠曰。主人。夜深矣。主人曷歸休。辟克威初聞老巴格滔滔演述掌故。亦殊忘倦。至是探錶。則時針已指三下。乃曰。深矣。深矣。是當歸。乃謝主人。攜酒姆而出。心中尙念。此見鬼之老律師不置。行之久。酒姆忽曰。主人。辟克威心初不屬於酒姆。聞語乃一愕曰。何耶。酒姆曰。頃於酒肆門外。復遇吾父。渠謂驛車將於明日行。當待主人於白禮拜堂之野牛旅館。主人以爲如何。辟克威曰。亦佳。蓋等是旅行。亦何必爭一日之遲早。且吾事已托之潘克。更無他事。足羈吾身矣。言次已抵寓舍。而吾書對於是日之義務亦畢。明日下午。酒姆先以行囊至野牛旅館。則老酒姆已在。曰。酒姆。此爲汝主之行李乎。酒姆以囊擲之庭中。自拭其汗曰。盡在是矣。老酒姆曰。汝主人將以馬車來歟。酒姆笑曰。然。渠方以入。辨士購二里路之危險。蓋此馬之老。吾直無能辨其年齒。雖然。吾繼母佳乎。老酒姆搖首曰。嗟乎。汝繼母之爲人。吾直無以言之。近來忽又傾信宗教。崇拜一牧師。昨又自吾囊中硬索半克郎去。問其奚需。則又不答。吾聞人言。乃知昨夜方開公晏。晏牧師。特以半克郎

購入場券耳。酒姆汝思之以吾血汗之資供其如是浪費。可勝痛哉。雖然汝主人來矣。辟克威已下車而入老酒姆前與爲禮。曰：先生今晨當佳。辟克威曰：佳。語未既。忽有第三人屢言曰：天氣佳極矣。先生其亦赴意柏府乎。辟克威視之。乃一紅髮尖鼻之少年。言時唇角牽動。狀至可噱。則曰：然則巧矣。我蓋亦往意柏府也。辟克威忍笑。微點其首。其人曰：先生坐車頂乎。辟克威又點首。則曰：然則愈巧。吾人必同行矣。辟克威曰：同行殊佳。其人曰：此亦兩便。蓋二人同行。終勝於一人。寂寞酒姆曰：此當然。其人問語。則向之斜睨。而後言曰：先生此汝友乎。辟克威曰：否。吾僕也。然其人頗佳。其人聞爲僕。則立露不屑狀曰：僕乎。若吾出門。則恆不喜與僕偕行。蓋以蓋以。雖然先生果何名耶。辟克威至此。不禁失笑曰：吾名辟克威。言時音浪至高。蓋辟克威生平得意。即莫過於有人問名。則復出其名刺以授客。其人曰：辟克威。此名甚佳。吾亦有名刺在。先生試讀之。蓋麥克魯也。辟克威受之。麥克魯曰：吾尙有一名字。先生但以名刺斜向日光睨而視之。即當見蓋爲彼得。彼得麥克魯不尤佳乎。辟克威猶未答。而老酒姆已來。趣客登程。麥克魯忽曰：噫。吾行李如何矣。老酒姆曰：已置入箱車矣。曰：吾不有一紅篋耶。老酒姆曰：置之矣。然則尙有一花布之匣。則曰：亦置之矣。黃紙包如何。老酒姆曰：亦在車中。曰：帽盒當毋遺失。老酒姆恨聲曰：已一併置之矣。辟克威笑曰：麥克魯先生今可登車。而其人猶未放懷。謂其紅篋必未置入。及既見紅篋。則又謂花布之匣亡矣。終乃至于黃紙之包。一一點視。無誤。乃始放心登車。辟克威笑曰：先生遇事。可謂細極。實則公車之中。安能乾沒人家行李。麥克魯聞語。則又牽其唇角。而後言曰：否。吾蓋生性如是。實則行旅之事。亦終以慎細爲佳。老酒姆則無語。以策擗馬。馬乃立展其蹄。得得而行。酒姆卽坐於其父之次。而以面向辟克威。既乃言曰：天下之事。果有不可解者。蓋蠅蠅往往與窮困並行。辟克威曰：酒姆。汝何言耶。酒姆曰：吾謂村中愈貧。則其蠅蠅之生意亦愈佳。不觀此村中。沿途皆爲蠅肆耶。老酒姆曰：然。卽沙門魚亦如是。故予有時驅車而過窮鄉僻鎮。輒覺其臭。薰天。辟克威曰：此說殊新。老酒姆汝至前站時。可停路車俾吾得以此事載之。日記中。

也。於是一路笑談。亦不寂寞。而每至一站。麥克魯必高聲查其行李。直至意柏府。而書筆亦須分身入鎮矣。當鎮之前街。鉅市政廳勿遠。其旅館曰白馬。遠近知名。蓋其中甬道及樓梯之多。實爲世界第一。而其室則皆暗黑如洞。鋪陳亦一列。故乍入者。恆無從得辨其門。故旅人皆稱之爲迷樓。日者此迷樓之門外。停一倫敦公車。有三人匍匐而下。則卽辟克威主僕及麥克魯也。麥克魯將其行李一一檢點無誤。乃始轉身向辟克威曰。先生君亦住此否。吾則住此必矣。辟克威曰。住此亦佳。麥克魯曰。巧極。然則吾人當同餐矣。辟克威本無所不可。但念泰伯汝諸人亦嘗來此否。則呼曰。侍者。此間有客來自白理者乎。此侍者方立於甬道之次。肩一拭桌之布。其汚殆已半月未滌。而衣服之垢亦復稱是。時方呆視門外公車。聞語則昂首以視辟克威。自其冠頂而至靴跟。細細審視一週。而後答曰。無。辟克威曰。有蘇格拉乎。曰。無。有溫克爾乎。曰。無。此三無字。而後辟克威遂無所問。曰。然則猶未至耳。侍者汝可引人先入餐室。侍者聞語。立轉其身。遂引辟麥二人入一小洞。而旅館中人則皆名之曰餐室。其中亦有爐火。熱薪少許。勉強與寒氣支持。其光黯然。一句鐘後。侍者始以乾魚一片。牛肺一絲。托盤而進。又半句鐘。乃以麥酒至。麥酒之劣。直爲世界所無。而價值之昂。尤駭人聽聞。然既來則安。此新來之二客。遂卽對坐而飲。麥克魯本健談。一得酒。則語益多。其臍腑中之秘。皆一一洞啓。悉舉身世家庭。供述于辟克威之前。言既乃自其藍眼鏡中。復細視辟克威。牽其唇角者。再現爲得意之容。曰。辟克威。汝試猜我。此來何事。辟克威曰。此則不能知矣。或者將有所謀。麥克魯曰。此猜得其一。半。試更猜之。不難全中。辟克威曰。吾殊不能揣摩。麥克魯微赧曰。實告汝。吾來蓋爲求婚。言次。則卸其藍眼鏡。眨睫者再曰。辟克威。君以爲如何。辟克威現爲笑容曰。然則吾常祝君成功。麥克魯復擠其目曰。真耶。辟克威曰。是安得戲言。麥克魯曰。是則吾不妨告汝。蓋我亦深望其成功。此女卽在此旅舍中。辟克威因作趣語曰。是無怪汝飲酒時。時時探首於窗外矣。麥克魯聞語。則大樂。低聲曰。輕聲。君誠解人。但吾亦非敢窺彼。辟克威曰。此何不敢。麥克魯曰。吾意必待至明日。而機會始佳。蓋吾盒中有。

驚而紅。篋之中。則有衣袴。明日服之。出廬於吾事。乃生効力。辟克威汝視我。現在踉蹌之狀。奚能而對佳人哉。辟克威聞語。但笑不答。麥克魯曰。汝今見我之留心於行李。當亦不爲怪矣。蓋此等衣服。雖費千金。亦難重購。辟克威見其得意之狀。則亦祝其得此寶衣寶冠。其人不顧。仍自言曰。老友。此女之佳。真無其匹。其家卽距此間廿里。渠蓋往城市探一親串。今夜卽居此旅舍之中。故吾專誠來此。夫以旅舍而爲求婚之地。實至佳妙。蓋凡人而出門爲客。終較家居寂寞。而女子。尤其辟克威。汝以爲如何。辟克威笑曰。吾亦云然。麥克魯曰。辟克威。汝當恕予。今吾旣以祕事告汝。則汝亦當告我。汝來果奚事者。夫辟克威不言。此事則已。言則怒立填膺。歎曰。吾來殊不如子。今吾此行。蓋欲發露一人之陰私。麥克魯曰。然乎。然則真敗興矣。其人爲女子乎。天下唯女子最劣。而被其情人劣視者。尤爲人生最難受事。卽我遭此。亦三次矣。辟克威曰。否。但但麥克魯曰。不必言矣。天下痛苦之事。實無過於失意情場。故予雅不願提人往事。辟克威欲哭者。但恣哭。忽以我而強忍。強忍且病。噫。十二句鐘矣。是吾且寢。否則。明日晨起。面色且失其美觀。時壁上古鐘。方鏗然作聲。辟克威因出其表。向壁鐘對之。麥克魯按鈴召侍者入曰。吾行李已置入臥室耶。然則吾帽盒及紅篋均在乎。於是一一問及他物。均在未失。乃始去。辟克威復飲酒一樽。然後秉燭。從侍者登樓。又經甬道無數。入一臥室。其地似較餐室爲寬。壁間爐火。亦能作光而明。且有二榻。各圖以白紗之帳。床後復有小弄。可以通行。辟克威視頗合意。因曰。我只須一榻。此榻尙有他人乎。侍者曰。無。辟克威曰。佳。汝可告吾僕。令彼自寢。明日入句鐘。以熱水至可矣。侍者出。辟克威遂獨對火爐而坐。心中作遐想。其第一念。則念其白理諸友。明日亦能蒞至否。旣又念及巴登寡婦。旣念巴登。則當然連類而及桃生福格。又念及老巴格所言故事。不知此老律師者。其後姓名究如何。終乃返其思路於此室中。而其精神亦倦。方欲卸衣就寢。忽意其錶尙遺在樓下餐室中。辟克威生平除研究物理而外。卽愛此物。且每寢若無此表。在其枕下的。的然爲催眠之歌者。則今夜無望入睡。然夜已午。不便再按鈴驚人。不如自往取之。乃卽取其短燭。

徐步下樓。當其上樓時。有侍者爲導。固不覺其艱難。至是獨行樓梯。乃愈行而愈多。且路亦愈曲。不知其中果有幾許之甬道。及長梯。辟克威且喘日行。自以爲至底層矣。而孰知一轉身。間胡梯。又湧現於足下。辟克威此時。即欲返者。亦有所不能。則復循梯而下。終乃得一室。彷彿似卽頃所居者。推門而入。視之果然。卽錶亦在。辟克威大喜。如護至寶。立揣之懷中。重復出室。登樓而行。願來時倉卒。未嘗記其臥室之號牌。而甬道之中。棧房。排比乍視之。莫不似己所居者。及叩其門。則又反鍵。叩之力。驚其室中睡人。則狂言。辟克威大駭。立趨足而行。行次。忽有一室。門方半啓。微窺之。則二榻一爐。爐火尙作微光。辟克威知此必無誤矣。乃泰然而入。反閉其門。而燭亦適燼。辟克威置其燭盤於案。微搓其手曰。幸哉。今無礙矣。吾卽藉此爐火之微光。亦可卸衣而登床。因卽曳床上之前帳。使閉。己則折至床後。卽坐於床沿之上。卸其衣鞋。且以大衣仔細摺成方塊。又於衣中出其寢帽戴之。而緊扣其結。心旣暇豫。憶及適間之事。則不禁大笑。笑且言曰。可噱。可噱。吾乃今迷路於旅舍之中。言次。復縱聲而大笑。而自卸其衣。其時。已僅餘一寢服。而辟克威之笑聲。忽斷。張其目。愕然以視床外。則其室門已關。一人秉燭而進。復返身鎖其門。而以燭奴置之桌上。辟克威大詫。不知其人果自奚來。來日。何意得毋賊耶。爲賊必矣。殆以適見吾錶。遂致起意前來。盜取。然則奈何。顧又不敢聲張。而又恐爲其所見。則匍伏登床。牽其帳縫之隙。露其二目。以窺。則益詫。幾暈。蓋對火爐之鏡而立者。乃一中年婦人。濃粧已卸。時方以面盆注水。而以燭台置諸其前。度其狀。似將寢於此室中者。辟克威乃大窘。而婦忽嗽。辟克威之頭立縮。冷汗乃夾背而下。蓋見此婦從容之態。必爲自己誤入其室。要無疑義。夫以男子而夤夜入一婦人之室。且登其床。而竊鏹之。又將謂何。若使發聲一喊。立且驚動全屋之人。然使伏而不出。坐待其人自覺。則爲禍尤大。因思其自全之策。則唯先自出首。請罪於其前耳。然辟克威生平。又以道學自持。安能以寢帽而見婦人。而帽結又緊。倉卒莫能解於此之時。乃唯一法。則復縮身入帳。發聲而呼曰。唔咳。此婦聞聲果詭。既而思之。則靜夜安有人聲。或者爲己耳。幻聽。乃不爲意。仍自

豐沐。辟克威側耳以聽。見帳外仍無動息。則以爲是婦。且駭而暈矣。竊窺之。則婦方開襟而濯其臂。辟克威乃不得不又呼曰。晤。此聲與前一轍。婦乃一驚。知非耳幻。則大駭失聲而呼曰。天乎。此何聲哉。辟克威於帳中顛聲曰。女士勿駭。客也。婦惶駭曰。客耶。客何爲來。吾室則立止沐。大呼直奔門。次辟克威此時駭極。亦忘禮節。竟自探其半身。以出帳前。而呼曰。女士。女士。此女士。瞥見一男子。以褻服向已。則以爲大辱。立退身。至於屋角。力掩其目。以背向辟克威。慘色言曰。凶人。汝何來。趣行。趣行。辟克威發爲誠懇之聲曰。女士。吾無他意。言時。帽上短穗。乃亂搖不止。曰。鄙人以褻服對女士。已大不安。安有他意。言時。力拉其帽。以自表明其意之誠。婦狂哭曰。使汝言果真。可卽行。毋溷我。辟克威曰。女士。吾行固極所願。婦曰。趣行。辟克威曰。諾。吾乃使女士受驚。實抱歉之。至言次。復匍伏下床。立以其冠加之。寢帽之上。提鞋於手。而以大衣搭之。左肩。夫辟克威者。名人也。故雖狼狽而禮貌。仍周卽向女士。深深鞠躬曰。抱歉。句。婦不待其辭畢。立揮手曰。出。辟克威曰。諾。復一鞠躬。乃返身啓門。欲行。而其鞋復落。辟克威拾之。起。又鞠躬曰。女士。但……但字未續。已被推出。甬道之外。門乃砰然而闔。辟克威此時驚定。卽立於甬道中而思。自思茲事實至險。然竟如此平安而過。亦云大幸。但又有不幸者。則已之臥室。究在何處。耶。欲歸不得。以此狼狽之狀。而深夜摸索於甬道之中。其不被人認爲賊者。亦幾希矣。故欲求其勿蹈覆轍。毋甯坐地而待天明。思旣定。乃復摸索甬道之末。得一賸坳。遂以大衣爲墊。箕踞而坐。然不多時。又復受驚。蓋此時又有一人。自甬道中持燭而出。辟克威初疑爲邏者。旣而視之。則大喜。蓋來者實酒姆也。酒姆方與拭鞋人間談。故時始歸寢。辟克威亟呼曰。酒姆救我。酒姆一愕。旣復詫曰。主人被盜乎。辟克威曰。否。然吾臥室何在。酒姆曰。嗟乎。吾乃未嘗一往。旣而曰。憶之矣。適才侍者告我。似爲九百九十九號。辟克威曰。然則然則。汝其秉燭先行。酒姆頗詫其行徑。顧又不敢問。則逕導其主人以歸寢室。辟克威此時。幸脫重險。樂乃無狀。立縮身入被。而于被中發爲極低之聲。以告酒姆。酒姆曰。此固當然。實告主人。此後心神若不守其宮。時實不宜與人招呼。辟克威曰。

酒。姆。此。何。語。言。次。復。拘。身。而。起。揮。手。欲。言。既。忽。似。有。所。思。則。又。忍。住。縮。身。入。被。酒。姆。乃。齒。唇。為。笑。退。闔。其。門。行。數。武。又。止。微。笑。搖。其。首。似。有。無。數。思。念。一。一。溯。其。心。潮。而。上。

詩室鸞叶

(馨 企)

玉。壁。紅。絨。一。縷。絲。綠。窗。人。靜。書。遲。渾。深。閨。却。有。騷。人。癖。不。繡。

鴛。鴦。只。繡。詩。(刺繡)

蠶。魚。食。字。似。書。癡。我。亦。耽。吟。一。卷。詩。積。習。欲。除。除。未。得。辦。香。

虔。奉。古。人。師。(讀詩)

羅。衣。減。盡。舊。腰。圍。病。起。無。聊。靜。掩。扉。攬。鏡。不。知。人。影。瘦。捲。簾。

但。見。菊。花。肥。(攬鏡)

幽。蘭。空。谷。可。憐。生。一。種。愁。容。畫。不。成。要。識。眉。痕。深。淺。鏡。中。

着。眼。自。分。明。(畫眉)

一粒珠

海上漱石生著

第二章

第一節 私刑

途次錢吉語金祥曰。此時日未晡。先見拋稿。(衙役隱語。每呼本官曰拋稿)抑先回下處。金祥耳語曰。拋稿訊案。須旁晚爾。我奚急急。且度此人犯案。非一次。曷先至下處拷問。不患無所獲。錢吉暗領之。以首遂令何大先赴新彩章染店。取紅帽返。期以日落後俟諸署。何大知金錢二人之必爲金錢主義也。以指指心以示心照者。再而默然退。

金祥見何大去。與錢吉促鄒仁行。旋至署旁之一小弄口。錢吉喝鄒曰。止。金祥即驅鄒入弄。抵一黑暗之小屋。錢吉啓門。拽鄒進。金祥即反手扃其戶。問鄒仁爾知此間爲何所爾。平日所作之事。曷吐實俾免爾皮肉受痛楚。

錢吉笑語曰。爾知我輩之靠山吃山乎。爾但直陳所作事。不妨爲爾謀開脫。且于我輩未必無所益。否則爾其爲上賓。當奉爾以紅繡之鞋衣。爾以珍珠之衫。獻爾以猿猴之果也。(紅繡鞋珍珠衫猿猴果皆捕役私刑之隱名)

鄒仁雖狡黠。此時茫然無所對。祇言平日未嘗或爲盜。錢吉于壁隅取鐵鞋二。鏗然擲鄒前。欲燃炭火以炙鞋。金祥止之曰。穿紅繡鞋大費事。曷若令渠作老鷹飛。(亦私刑名)錢吉點首曰。善。乃洗剝鄒仁之衣服。以細麻繩剪綁其兩手。而以鉅索吊鄒于屋梁。金祥取籐條自下鞭之。每鞭鄒仁必雙足亂顛。拍拍如老鷹之飛。其慘痛不可言狀。

鄒仁初大號。繼竟昏暈去。金祥始釋之。下並弛其綁。錢吉以冷水溼其面。鄒乃復甦。金祥又逼令吐供。鄒惟淚流氣促。無一語。錢吉復怒其刁狡。見所脫之衣未及穿入內。以兩指夾一布袄。出袄上有物。蠕蠕動。不知何來。千百之白虱。卽所謂珍珠衫者。迫鄒以此加于身。須臾渾身被噬。苦欲死。肌體頓爲紅腫。箸者書至此不禁擱筆。歎此種私刑之慘酷。無復有人理而不忍再爲縷述焉。

第二節 夜審

夕陽在山。暝色漸合。黑室中本鮮光線。此時其暗如漆。鄒仁雖備受私刑之慘。酷究未承一字。金祥乃語錢吉曰。天將暮矣。此奴茹刑不吐實。拋稿姓躁急。曷速稟解。俟渠堂上。若狡賴我輩。再當頂渠之山頭。差役指駁犯供曰。項山頂。看渠不爲砧上肉也。錢吉聞言。領以首。始摸索得鄒之破袄。令速換。并仍以鉅鍊繫其頸。相將共出此黑室。

中途遇何大子道。謂本官一再催堂回。差役稟復本官公事曰。堂回。奈何久不至。故特問道促二君。并奉托攜之紅帽。特不知得有幾許胡桃肉。官役敲逼犯人曰。敲胡桃肉。能分惠若干。下酒飲金錢。二人嗤之以鼻。曰。曷來胡桃。乃係石蛋。汝能以石蛋下酒。否何大微妙。其目視鄒仁而言曰。石蛋乎。縱不能爲下酒物。當爲我輩掌中之玩物。我輩堂上大有可頑也。金祥錢吉同聲曰。然鄒仁心忤無一語。

無何已至縣署之二堂。金祥先偕何大入。白諸官。少頃。門皂傳呼伺候聲。刑招人等磨集于堂下。旋有軍健然二。撐燈于堂。前清官憲撐燈大如甕。故亦曰甕燈。值堂役左右攜二明角燈。導邑宰升座。衆役呼虎威。錢吉帶鄒仁至堂。高唱犯名曰。鴛鴦大盜鄒仁。當面并以己之兩膝。磕鄒之膝。彎壽聞鄒跪地有聲。金祥自頸際掣其練。名爲去刑。而頸上之皮抽幾脫。

邑宰以點名單。舉筆點名畢。先詰鄒年歲籍貫。次斥曷假捕魚爲名而作盜。鄒仁哀稱小民平日素安分。不特斷不敢爲盜。且未嘗與盜伍。語未畢。而金祥即跪稟曰。鄒在臨波。樹茶肆。先認昨夜曾見葉倩雲。獲鉅珠何大。又詭稟曰。小人充地保。將十載鴛鴦湖。平日無盜舟。惟鄒仁恆書結。煮魚肉。同類事。乞憲天詳。管邑宰乃大聲斥鄒曰。鄒仁曷速供。本縣或可爲爾開一面。網否則爾徒受刑責。曷能稍貸爾。

第三節 禁錮

鄒仁以宰聲色厲。伏地抖戰不敢答一詞。金祥錢吉復厲言曰。堂上命爾吐實。供爾如狡。猶無所承。須知本官執法嚴。將以老虎凳錫爾坐。天平架錫爾站。(老虎凳天平架皆訊劇盜之非刑)看爾仍無一字也。鄒聞益覺驚懼。無人色。盡習其平日強悍之狀態。

然邑宰鞠鄒詞雖嚴。而其目光之所注意。在細管案犯之情。僞不欲遽以刑法求。故聞金錢二人之屬言。證以鄒仁此時之殼。雖覺其未必果爲盜。拈髭沈吟者有頃。忽聞鄒仁號泣吐供曰。昨夜葉倩雲獲珠小人實見之。被盜則非小人之所知。乞憲天鑒。管小人抵死不敢以盜承也。

宰得問曰。信如爾言爲盜者。縱非爾。然爾在鴛鴦湖業漁久。地保言湖中平日無盜舟。爾知果無盜舟否。鄒仁曰。漁舟決不至爲盜。小人能言之。然湖中往來之舟多。於蟻。小人不取。謂其必無盜也。宰乃微領其首。并顧何大而言曰。鴛鴦湖往來之舟多。于蟻。爾知之耶。何大不意本官有此語。竟致倉卒不能答。惟急彎腰低首曰。是。是。

宰以冷語諷何大已復顧金祥錢吉曰。此案原告控鄒仁。今鄒仁已獲。無論是否爲盜。魁第必尙有餘盜。宜速緝。爾輩務于三日內。續破。然不得藉案騷擾人。設騷擾不爾貸也。諭畢。又謂禁卒曰。鄒仁可發往外監。暫禁錮。俟獲盜黨後覆訊。禁卒唯唯帶鄒下。宰乃退堂入內衙。金祥錢吉何大莫測本官命責之所在。彼此相顧。錯愕甚。而鄒仁則隨禁卒以入於至穢不堪之囚室內。

第四節 盤問

著者信筆著一粒珠偵探案。已第二章第四節矣。而宰爲何人。其居官奚若。所謂偵探之設施者。安在尙未道一字。不幾令人悶甚。今當爲閱者先剖一二語。蓋宰係吳人。雷其姓。甫田其名。以大挑需次浙垣。會列任劇邑。其生平政績。在能破除中國前。

情官場之積習故葉一舟攔輿之控既無呈詞又乏證據爲他官之所必不准者雷令能准之（以後書中皆書雷令）然拘鄒仁至案後察其不類爲大盜且聞捕役坊保之屬言逆疑有勒索不遂串爰當堂不加以刑責祇諭暫禁俟獲他盜後續訊雷令既如是判斷處禁卒與坊保之同爲衙蠹乃於退堂後易服密出以偵鄒仁之被虐與否維時天已昏黑久雷令不隨僕役亦不秉燭由上房迺邁以至監所幸庭心殘雪未融寒星映射發光朗朗如玉山上行得以不虞舉步之昏黑越監所約二十武外朔風撲面若刺風中聞有呼號聲意殊驚詫細聆之意似監所出因急趨而前已抵監門守門禁卒訝本官至取鑰急啓其扇并爲半跪以相迎雷令示之以目令勿作聲遂直入押犯之禁錮室

中國前清時監獄通弊凡新犯入監老犯必向之索酒肉錢名通監費無則蜂肆毆打其黑暗幾無天日管監丁役以必向老犯會肆婪索故無敢阻止卽阻亦罔聽鄒仁自當堂由獄卒拘押入禁後各老犯相率循例索監費鄒仁茫然無以應各犯喧謂幾見有曾爲強盜而無資者是宜使知我輩之利害令渠每人奉若干洋爲壽於是拳足交下如驟雨鄒仁平日縱狡橫此時惟呼乞命之不暇而獄卒旁觀熟視無視蓋不料雷令夤夜密至而平時黑暗之監獄將放一線光明也

第五節 懲役

雷令目視衆犯蜂毆鄒仁狀訝管監丁役之不加禁阻也不禁髮爲之指管監丁役以環視衆犯毆鄒仁故雷令之至竟不之覺忽一老犯視線集雷令急斂其手而俯其身若慮欲避之不及者衆訝其舉動之有異乃相率回顧始見雷令如飛將軍之自天降管監丁役惶懼無人色惟急率各犯崩角乞哀恕

雷令怒叱曰汝輩此時叩頭亦奚益少頃當有相當之懲儆不則三尺法將安在役等益股票不能作一語雷令旋詰鄒仁被毆狀諭令直供無稍諱鄒乃舉此時各犯索費之凶惡并及日間金祥錢吉私刑之慘酷一一白諸官其聲頗以慘若猶有餘

怒。

雷令聞而惻然曰。有是哉。衆囚之凶。惡。銜。蠶。之。肉。之。不。足。食。也。然。汝。苟。爲。良。民。今。日。亦。曷。至。此。鄒。仁。復。伏。地。哀。訴。曰。小。人。實。非。盜。葉。一。舟。父。女。被。劫。事。實。非。小。人。之。所。爲。小。人。而。敢。誣。憲。大。者。殺。無。赦。時。值。役。已。知。本。官。微。服。查。監。事。各。至。監。所。偵。動。靜。交。頭。接。耳。者。滿。監。外。金。祥。錢。吉。則。掩。身。入。

雷令瞥見金錢二役至。急呼刑役入。監械繫之。與管監丁役置一處。各數其罪。而斥革其卯役。斥革之不足。答責之。猶不足。乃收禁之。各犯則研別其首從爲之一。一懲戒已飭將鄒仁改收待質所。而另易丁役。管內監始從容移步返內署。然深自引咎。飭拘鄒仁之鹵莽。

第六節 懸賞

冷月射簷。簷際融餘之殘雪。漸成爲結晶體。垂垂若尺餘之冰筍。淙淙之溜聲。歇絕。斯時雷令已返至簽押房矣。州縣官之賢不肖。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不肖者公餘之暇。惟知盤算吸民之脂膏。爲發財陞官計。雷令則頗能勤求民隱。以劫案既不類鄒仁之所爲。必另有大盜有盜。而不能獲。反羈無辜之人於縲絏。不特無以爲民上。且負國家設官之初心。因默坐凝思。此心如轆轤之不已。

門帘微啓。一長隨吉升入。白曰。夜寒若此。膳室中晚餐已具。曷進膳歟。雷令頻蹙曰。余此時腹不飢。可稍緩須臾也。吉升視案旁火盆中所燃之獸炭。燼已過半。焚燼之餘。將滅。毫無煖意。欲引手爲之添炭。雷令止之曰。我適自獄中來。覺冷逾冰。審此間。縱無火盆。猶煖勝十倍。盆中炭無俟或添也。語次益增其感觸。不置。並立揮吉升出。

德思最足。損人思愈切。則每并飢寒而忘之。雷令此時適臻斯境。故自吉升外出後。仍苦思力索此案之真盜。奈絕無跡象。可

尋如天空海闊之不可臆測。雖署中有著名之刑幕。然所長者。乃參用律例之死活。欲與之商折獄。且不可。何況爲一無從摸之緝凶事。

繼念天下惟金錢二字最足以動人。故諺言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此案非懸賞購緝不可。然失賍雖僅一鉅珠。而尙有情雲被劫。則賞金非三百以至五百元。恐難填出首者之慾。察雖官橐蕭然。無餘金第此區區數百元。安得不捐廉備給俾早了此一重公案。因立時據案擬稿。有能將此案破獲者。賞洋五百元。知風報信者。賞洋三百元。擬竟呼吉升入。令交刑房當晚繕發。始徐步出簽押房。入餐室晚膳。

第七節 覓探

流光如駛。懸賞購緝以後。倏倏已一月餘矣。鄒仁與葉一舟曾質訊二堂。葉一舟所堅執者爲鄒仁是晚勒嚇事。而鄒仁所供始終無一語涉嫌疑。且亦無絲毫虛飾。狀雷令因察其爲冤。故不忍刑求。仍收待質所。暫禁葉一舟。則以溫言撫慰。謂此案汝雖控鄒仁。然必非彼一人之所爲。已懸賞嚴緝盜案。諒且晚必可破。姑俟獲到餘盜。後定斷葉一舟本良民。又見官示。固懸有重賞。惟涕泣唯諾而已。

雷令堂上縱如是訊讞。退庭後內疚殊甚。蓋身爲堂堂邑令。乃不能獲一盜爲閭閻除暴安良。此心殊愧。對庶民此職更慚。爲父母雖懸賞已。願捐廉俸稍冀贖愆。第當世之爲州縣官者。遇此等案。往往有以懸賞爲海捕下場。藉願考程。並欺事主。而今已事越半月。而案仍一無眉目。豈將步庸吏海捕之後塵。此事烏乎可愛。憶近來西員辦案。每寄耳目於偵探。我國開化最早。安有西人所能爲。而華人不能者。歷觀古今賢長官破命盜各案。亦有得力於差捕之偵緝者。可知我國未嘗無人才。特此輩差捕不多。得斷非金祥錢吉一流耳。

雷令既念及此。令吉升傳一多年之刑房老吏入。問邑中有無歷破巨案之幹捕。老吏對曰。有東方曙者。字曉初。卯名。方曙。曾破巨案十數起。今其人退役久矣。雷令曰。若人年幾何矣。吏曰。與吏員年相若。同爲五十餘歲人。然渠鬚髮雖班。精力猶強。於吏員十倍也。雷令曰。然則彼因何退役。汝知其刻仍在境否。老吏曰。彼因破獲一巨盜。黨報復。因是謀勇退。刻居邑之東鄉。足跡久不至衙署。然長官倘欲其人可往。召也。雷令色喜曰。既若是。汝可爲余招之。來。余有事需彼也。老吏唯唯。遵諭退。

第八節 論緝

詔庭花落。春日遲遲。燕子一雙。掠簾而過。簾波微漾。若有人掀動之者。時長隨吉升。引一老吏。率簾入。蓋東方曉初至矣。雷令視其鬚髮。雖半蒼而步履矯健。殊甚貌黝黑。如鄉農。衣真青布棉袍。元色布大褂。驟視之。絕似一鄉人也。者入室後。欲屈膝行叩稟禮。急止之曰。汝卽東方曙歟。余有事欲與爾言。勿以禮節拘也。

曉初見長官謙益。半跪陳詞曰。小人方曙。蒙憲天傳喚。不知有何要公諭。小人然小人退役久。手下夥役已星散。恐力弗能勝也。雷令曰。余知汝已退役。烏能強役汝。然知汝爲邑中幹捕。此案非汝不可破。故勉欲汝爲余効力。汝之夥役縱星散。第汝苟勇於任事。則能力具在。奚藉夥役之力。以爲力設慮。孤身不足以成事。余當令各差捕受。汝調遣若遠適。至外省當給汝廣緝之證。憑俾隨處有人助汝。汝勿總總過慮也。諭畢。卽以葉一舟被劫之詳細案情告。

曉初垂手凝思。有頃曰。此案以小人之日光測之。匪盜已遠颺而遠颺。時必以舟不以陸。蓋盜既有舟颺之甚。便無俟陸行也。然各處自火車通行後。千里百里晝發夕至。所慮盜舟於遁出邑境後。改乘火車。則鴻飛冥冥。戈人何慕。故案發後。倘偵騎卽出。猶可冀速破於萬一。今瞬已逾一月。小人縱願爲憲天効力。其如歧路亡羊之無從驅捕何。

雷令頷之以首曰。汝言固良。有見地。第此事一誤於原告之誣妄。再誤於坊保之糊塗。三誤於余之賞格空懸。虛延時日。乃至

於此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故欲汝向虎穴一探以期有水落石出之一日明知此行固大不易然汝當勉爲其難勿以艱苦辭惟如遠涉須川資余可作正開支俾汝即日首途也

曉初躊躇良久曰憲天果欲小人訪此案小人亦奚敢畏難然盜蹤一時安可得則此行慮不能限時日當盡小人心力以爲之至川資則一人之所需尙有限不敢勞憲天預給也

雷令聞言欣然曰汝果能盡心破此案他日余決不忘汝勞惟川資安可不預給汝遂令吉升向賬房取洋一百元並親書一密緝盜黨不限月日之手諭蓋印交曉初囑努力爲之曉初乃謹敬受命退

(第二章完)

人海夢

嚴獨鶴著

濟羣製藥社發兌靈驗藥品

脚腫新藥（一名脚腫補助丸）

此藥色微黃並無氣息功效與立退脚腫丸同倘脚腫初起或脚腫已愈而欲預防明年復發者服此尤宜每盒大洋六角

百補長壽丸

此藥重用人參鹿茸濂珠海狗腎等各種貴重藥品修合而成功專滋腎健脾補肺平肝善治五勞七傷氣血兩虧腰膝痠疼遺精陽痿及婦女產後體弱各種不足之症久服益壽延年功難盡述每盒大洋壹元二角

五爪橘紅片

此藥豁痰順氣有藥到病除之功每盒大洋五角

黃病丸

此藥治黃疸病立見奇效每盒大洋三角

社址上海南市永盛碼頭

第二回 辦學堂科舉變形 聽演說官僚獻醜

開了門。祇見壽卿酒氣直冲。踉踉跄跄的走將進來。望椅子上坐。口裏嚷道。好了。好了。我今兒可和你們找着個好學堂了。溫如二人聽他說的是找學堂的話。方知他適纔這樣慌張。實在是三分醉七分迂。合併起來。有這般作用。並無他故。纔放下了心。又聽他接着說道。你們要知道。上海的學校雖多。不是學生囂張。便是教師放浪。還竟有昌言革命的這種學校。如何去得。今天我和道裏一個姓陳的朋友談起此事。他是個老上海。什麼事都比我熟悉。承他告訴我。說有個正誼學校。是官辦學校。裏的監學王吉庶是個候補道。在上海當着狠闊的差。使這學校監督一席。也是兼差。這位王觀察我也久已聞名。是科甲出身。學問極好。平日專講究保存國粹。提倡風雅。所以他這個學校。脫盡時下的惡習。專重國學。旁參西籍。聲光化電。無所不包。算得是體用俱備的了。我想你們二人若進得這樣的學校。不愁沒有進步。今年却好要招考。我便託這位陳老先生去報了名。因為陳老先生在道裏當了十幾年的幕府。和這些大人先生們。平日却狠結納。王觀察也還與他有些瓜葛。託他報名。或者考的時候。還能設比別人佔些便宜。今天是二十三了。聽說再過五天。二十九就是考期。王觀察於致試事宜。十分認真。一切都按着科舉的排場。你們須要小心。雖然為日無多。先拿出那些平時讀過的書來。抱抱佛脚。也是好的。二人聽了。都唯唯答應。壽卿還要再談幾句。覺得烟癮發作。呵欠連連。就急忙上樓去了。溫如二人倒也聽着他的話。接連三四天。都在家溫習舊書。沒有出門。到了二十八晚上。壽卿又來關照。道。明天正誼學校。照考一大早就要点名。此地相離。狠遠。你們早些起來。須趁天亮。就坐車前去。纔趕得及。說不得我就辛苦一趟。陪著你們走。這送考的差。使我倒也狠高興。況且他既然照科舉排場。這裏面正還有許多花樣。是你們沒見過的。須得我親自指點。不要弄錯了。鬧笑話。說罷。自去橫豎他吸烟的人。是整夜可以不睡的天。將發亮。便下樓來。溫如二人聽見也都起來了。僕婦早端整了臉水。給他們洗臉。又吃了些點心。攪

了。一回看看天已大明日光也有些上來了。便雇了三乘人力車。坐着往正誼學校來。地方很遠。走了差不多一個多鐘頭。纔到。但見人頭攢動。來考的倒也足有三四百人。都擠立在校門外。那兩扇門却緊緊的閉着。門外有許多公差一般的人。在那裏伺候。還有幾面虎頭牌。掛在那裏。牌上却寫着不准搶替。不准懷挾等字樣。等了好一會。裏面跑出一個戈什哈來。說道。點名了。登時校門大開。有十幾個人。每人搨着一塊高脚木牌。整整齊齊的走出來。每一面牌上寫着三十個名字。應考的人須自己認請名字。在那一塊牌上。就跟着這塊牌進去。唱名接卷。第一塊牌點完。再點第二塊。按著次序。魚貫入場。溫如國雄。因報名的日期。狠遲。已在末了。一塊牌上等前面的人都走完了。纔得進去。他們進去了。就放炮封門。壽卿看着這種情形。讚歎了一番。獨自坐車回去。溫如二人隨衆入內。祇見大廳上設着公案。一個人蟒袍補褂。紅頂花翎。端端正正的朝外坐着。想必就是王觀察了。旁邊站着一個人。戴着空梁紅纓帽。穿着灰色布袍。在那裏唱名。唱到二人。他們便上去接卷了。見卷上部還印着號數。二人恰好聯號。便依着號數。尋至那個地方。坐了下來。等了一會。又有人搨着塊木牌。慢慢的走過來。口裏嚷道。看題目……看題目……他二人便走近過去。一看。祇見一共倒有四五個題目。每一個題目足有一二百字。都是「周禮攷工記」哩。「漢書食貨誌」哩。「許氏說文」哩。還鬧着什麼「聖祖仁皇帝與高宗純皇帝」連看也看不清楚。祇有末了出來一個四書義。一個五經義。還容易做。見牌上寫着以兩藝爲完卷。不准繼續。溫如便悄悄的對國雄道。我們就做後面這兩個。能說着祇見又搨出一塊牌來。上面寫明是英文繙譯題目。再一細看。竟古氣磅礴的寫了一大段。下面註着「爾雅原句譯成英文」。八字國雄道。糟了。別說我們英文程度淺。就是再高明些也難繙哩。當下仍歸了號。作起文來。便又有許多戴着翎頂。穿着行裝的人。前來校場約等了一點鐘功夫。又聽見嚷着。蓋戳。蓋戳。那些監場的人。便各人身邊拿出一塊小圖章來。叫應考的把卷子拿上去。一本本都蓋上一個小圖章。溫如笑着對國雄道。這真不知道鬧的是什麼事。學堂招考。作此怪狀。

真不知其間的什麼事也。那監場的人裏面有一個瘦骨臉斜白眼的。最是利害。一會兒實到這裏。一會兒又奔到那邊。一會兒禁止人說話。一會兒又搶去人家的書籍。說是夾帶。要回大人。鬧得滿場不安。內中有個考生。便對鄰坐的那些人道。你們看我自有法子治他。衆人問是何法子。那考生道。祇消等他一來。就揀那兩個難而且長的題目去找。着他問出處。這種人肚裏有什麼墨水。這樣一逼。包管要縮頭。遠躲了衆人。聽說却道。此計甚妙。於是三三五五。都拿着題目去問那瘦骨臉。也有向他搜尋出典的。也有求他解釋文義的。其實這個瘦骨臉。連斗大的字都識不上。幾個王吉。庶出的題目。又引經據典。格外來得麻煩。教他那裏對答得出。被衆人圍住。一嚷。早急得面紅耳赤。半晌。纔掙出一句話來。道。我是來監場的。不是來解釋題目的。那些人又闕然道。連題目都講解不出。還監什麼場。我們也要去回大人說。你不通哩。瘦骨臉此時祇恨沒有個地洞。可以鑽得進去。還是別個監場的人過來排解一番。那瘦骨臉。纔得脫身而去。從此不見他再來場內。便登時清靜了許多。到了晌午時候。場內發出點心來。每人一碗麵。兩個饅頭。那些考生有的吃了自己一份。嫌不敷。還亂着搶吃別人的。溫如看。在眼裏不住的搖頭。正月天氣。日子很短。過了午。那日影便漸漸的偏了。溫如不敢怠慢。就一面催着國雄。一面自己也趕緊的揮寫。約莫三四點鐘的時候。兩人都已完事。便上前交卷。交了卷下來。祇見適纔爲首定計。難倒瘦骨臉的那人也上來交卷。他正慢慢地走。忽然有個矮子立起來。叫住道。懷仁兄。你已完卷了麼。做的好快呀。我中快完了。你路等一會兒。我們同去交了。卷一齊出去。逛逛不好麼。那人道。也使得。不瞞你說。我不但做了兩篇文章。還加上一大段英文。繙釋哩。這矮子道。你倒真有神通。統共學了不上一年的英文。那裏就能繙釋。况且繙的又是爾雅。倒要請教。請教。那人道。要看看你就拿去。看矮子便把卷子接過來。將後面英文看了一遍。更加詫異。道。我的英文程度。至不濟也。還比你多讀一年。怎麼看了你這篇繙釋。除掉幾個介詞和冠詞以外。幾乎一個字都認不得。你到底往那裏去找來的。這許多難字。那人道。怪不得人家都說。朱德山是人老實人。原

來你果然老實。你以為他們真懂得英文麼？要真有精通英文的人，也不至於教人繙繙雅了。教人繙繙雅，明明是外行。我是猜透了這層道理，便故意造了些極長的字，在中間又隨意加上些冠詞和介詞，看着好像很深的文字，其實完全弄玄虛騙外行罷了。我還聽見說這位王觀察為防弊起見，凡有攷卷都不交學校中教員閱看，全是他自己用的。那幾個師爺在那裏品評，那更不知是些什麼。士老怕連愛皮西弟都懂哩。矮子聽着哈哈大笑，說道：「老徐，你這鬼靈精，果然利害。便是溫如二人聽着也覺得另有一番道理。當下忽然有人高聲喊了一聲：『放牌！』接着外面轟的一炮，校門開了。溫如二人就出來了。其餘那些考生挨挨擠擠也陸續出場。溫如二人回到昌壽里，壽卿已出外應酬去了。到了明天，壽卿便問了問他們場內的情形，又用手揩着鼻子說道：「這位王觀察竟要將科舉學校治為一爐，也算得是一時粉式了。昨天這種場面，儼然是個歲科考的光景。他自己見少年科甲，却沒有放過學差，借此一來也彷彿充了一回宗師，好過過他的癮哩。說着又命二人把考作拿給他看看了一遍，便道：「究竟是溫如大幾歲，來得老當益壯，國雄也還文理清順，祇是兩個人文字裏面都夾着些新字眼，終是不妥。以後須當切戒。二人祇答應着。壽卿又談了一回開天，便自上樓去了。又等了兩日，一天壽卿忽然趕早回來，笑嘻嘻的對他二人說道：「狠好，狠好。今日陳老夫子來告訴我，說他從王觀察那裏得着信息，學校裏放出榜來，你們兩人都取了祇是名次不狠高，却也能了你們這一進去，須得專心致志，正誼學校裏畢了業，是有獎勵的。不過學校獎勵總還算不得正途出身。最好一而祇願入學堂，一而遇着考試依舊前去應考。總望你們勤求學問，將來能發顯親揚名，纔不負了父母的期許。師友的指導哩。二人聽一句應一句，壽卿甚覺得意。歇了一回，又說道：「這回考取新生第一名姓徐，陳老先生告訴我，說裏面的人說他文筆並不甚佳，祇為一篇英文繙釋通場，沒有人能作祇有他一個人做得狠好，所以就取作冠軍。目今朝廷狠重洋務，王觀察在這去取之中都含有深意，不過照我的見識，却不敢贊同學校中自然以國粹為主，單是洋文有什麼用呢？溫如聽得

此話知道這考第一的就是那徐懷仁了。想着那天場中一番話不禁嗤嗤的笑將起來。國雄也祇顧低着頭笑。壽卿正色道：你們敢是笑我迂舊麼？國雄怕他誤會了，生氣便把當日的情事說了一遍。壽卿連連搖頭道：其才可取其心，不可問也。你們入校以後這種人少和他親近，為是正說着錢氏也下來了，對着他兩人道：你們這一考取大約就要進學堂了，不過每星期放學仍舊到這裏來，有些重要的東西和一時穿不着的衣服也放在這裏學堂裏，面人多手雜還是少帶東西為是。溫知道多謝舅母，既這樣說有些東西便放在這裏罷。我們祇帶些書籍行李和隨身的衣服去就是了。衣服要換再到這裏來換，不過又格外要費舅母的心了。錢氏道：這有什麼費力的？况且你妹妹雖然進了女學校，得閒時也還幫着我料理一切，我倒狠自在哩。（此數語雖是閒話，却不是閒文。）壽卿笑道：你說自在，我又要教你不自在了。今天的烟槍要通了，烟燈也要擦，了娘姨粗手笨腳收拾起來一定不好，還是你去替我料理一下罷。錢氏道：這個差使最不好辦，我早已辭過，差了還只管纏人口裏，這般說腳底下却早已移動脚步，壽卿也哈哈的一笑，跟着去了。第二天溫如二人便辭了壽卿夫婦，搬到正誼學校來。原來正誼學校擇定二月初六開學，他們却是先一天入校，到了初六早上祇見校中到處張着紅紗燈，結着紅綠彩球，彷彿辦喜事一般。禮堂的陳設尤其華麗，正中供着至聖先師的牌位，面前設着極大的供桌，供桌上陳着些饅豆等祭器，大約是從文廟裏借得來的。下面又鋪了許多拜墊，預備行禮。校中教職員一個個衣冠齊楚，排班立在校門前等候。王觀察職員一行教員一行職員中領頭的便是那監場的瘦骨臉斜白眼，溫如私問別人知道這就是本校監學兼庶務長童千里童先生，最得王觀察的信任。在校中握着大權，教員中領頭的却是另外一個怪人，物滿臉縐紋，一嘴花白鬚，穿着件天青緞方袖大馬褂，藍色團龍甯綢袍子都已十分破爛，腳底下登着一雙粉底厚靴，靴頭上長着兩個大眼睛，隱隱露出白機來，頭上戴着一頂紅纓帽，那纓子已早變成黃色，鼻梁上架着一副銅邊墨晶眼鏡，那兩個圓而且大的鏡片量起來直徑足有七八

寸烏黑的把大半个面部都掩住了。問起人來說是經學教員。葛天民先生國雄情對溫如道。這兩個人分作兩行相對立着。真比門神還要好看。溫如搖手教他不要多話。這個時候有一部馬車慢慢的來到校門前。就聽見一片聲喧的嚷道。大人到。就見那位王觀察穿着袍褂搖搖擺擺的將進來。他的身軀又高又大。竟是四大金剛的化身。走起路來還有跟班在旁扶着。那些職員見王觀察進門便一齊曲着一腿打下千去。那些教員又忙着一拱到他的作揖一邊打千一邊作揖。把個王觀察弄得還禮不迭。最好笑的是那個體操教員穿着軍裝掛着指揮刀也在那裏曲躬長揖。哩王觀察一路走着口裏說道。一切事情都預備好了。麼那位童監學就搶上一步恭恭敬敬的回道。預備齊了。請大人先在大廳上用些茶點。就往禮堂中行禮罷。王觀察道。茶點倒不要緊。我們還是先行禮罷。童監學又連聲的答應了。幾個是：是：這纔飛奔的先跑到禮堂中來。這時早有個跟班雙手捧着一個大紅墊子。把來放在中間。那個墊子論面積足有五尺見方。論起體積來又足有二尺多高。這是王觀察特製的。因為他的身體既肥且高。尋常拜墊起跪費力。所以適用這樣一個特別墊子。他祇消略俯着身體。在墊子上一扒（扒字甚趣）就算是叩首了。那跟班把墊子擺好。童監學忙走上去灣着腰在墊子上撲了一陣子灰。又用手把四角的縐紋摩挲了一會子。纔算是妥貼了。便回身去迎着王觀察進來。這時另外還有個禮生在旁邊高聲讚道。監督就位。教員就位。職員就位。舊生進。新生進。於是大家都在拜墊前站着。依着贊禮的口令叩首。叩首。興。的。鬧。了一陣子。一共行了個三跪九叩首的大禮。那些學生這個跪倒那個立起。參參差差的十分好看。王觀察的法兒尤其妙了。他嫌起倒費事。竟始終扒在拜墊上。直到大家拜完了。纔立起來。那個樣兒倒好比神座前供着一隻肥豬。謁聖已畢。又是什麼學生拜監督。拜教職員。新舊學生行相見禮。又亂了好一會。纔得安靜。便有人端了張大餐檯過來。放在中間。那童監學又跑到王觀察面前垂着手說道。請大人演說。王觀察點了點頭。童監學便又親自端了一碗茶放在檯上。王觀察纔慢。

慢的走到樓前朝外站了說時遲那時快（此地用此六字正趣）王觀察的身體還沒有站定早跳出那個體操教員來向學生喊着口令道排班：鞠躬：鼓掌：大家聽到鼓掌兩字一齊拼命的將兩隻手亂拍起來拍了好久體操教員又喊道住手：那掌聲便一齊住了（鼓掌也喊口令真是奇絕一齊拍一齊住可謂步伐整齊一笑）那王觀察纔喝了一口茶咳了一聲嗽提高了喉嚨說道我朝數百年來以科學取士所以（一個所以）做士子的自然以專方科舉爲最上乘但是現在中外通商朝廷不得不兼重洋務設立學堂所以（兩個所以）少年後進也須要仰體朝廷作育人材之至意研求些西學不過學堂科舉要當相輔而行所以（三個所以）我這辦學堂便是以科舉的精神樹學堂的基础所以（四個所以）屢次考試全按着科舉規模所以（五個所以）風聲所播便博得上官的稱賞士林的延譽所以（六個所以）你們來此求學便當一切順着我的主意聽着師長的訓誨講到這裏又喝了一口茶續說道還有一句話要對你們說無論科舉也好學堂也好中學也好西學也好這正心誠意的功夫是少不得的所以（七個所以）我最服膺的是大學聖經每天早晨起來必定先要焚香漱口頂禮膜拜把那「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這四句經文恭誦百遍所以（八個所以）我慙來服官教士自有準繩人家稱我爲儒林宗臣我也自覺當之無愧所以（九個所以）你們須當以我爲法所以（十個所以）今天入學我毫不惜誨爾諄諄你們切不可聽我藐藐所以：所以：王觀察講到這裏還想再所以下去覺得再也說不出什麼所以然來了（妙語）那體操教員很乖覺瞧見王觀察已露着些窘態就走過來喊着口令教學生鼓掌一陣掌聲纔把王觀察歡送下去那些教職員就簇擁着他到客廳上去用茶點這一羣學生也就亂烘烘的散了温如國雄同住一個寢室回到房間裏温如便縐着眉對國雄道這番演說把我肚子都笑破了這種學校那裏還有什麼好處我們原是專心求學此來恐怕要大失所望了國雄道你還沒有看見那位經學教員葛先生哩王監督演說大家拍手那些教職員更拍得起勁幾乎連脚

都動起來。惟有葛先生一個人却不拍手。反直挺挺的立着。我以為他是不贊成了。誰知人家表示贊成作用在手哩。他的表示贊成作用却在嘴哩。原來王監督說一句他就應一聲。是等到大家拍起手來。他便索性一迭連聲的說是：是：是：人。家越拍得響。他便也越喊得響。今天的掌聲合算起來。何止幾千百下。他的是字也。喊了有幾千百聲。你站的地方遠些。沒有注意。我離他頗近。聽得却很清楚。哩。温如也狂笑道。怪不到我。看見他的嘴。祇管亂動。不曉得是甚把戲。王監督滿口嚷着。『所以』他又滿聲喊着。『是』兩個人一唱一和。倒是很好的搭配。一句話未完。祇見一個人闖將進來。說道。你們好大。冊。第一天進來。就毀謗師長。我奉了童監學的命來拿你們哩。正是

屬垣有耳。須當避。排闥何人猛受驚。

第四回 開禮堂大人審溺器 鬧笑話歇客碎茶杯

溫如國雄二人都吃了一驚。那個人却又哈哈大笑道：「一句頑話便嚇成這個樣兒，怎稱得起是青年志士？便是這個學校裏面一年至少也要起十幾次風潮，像你們這樣胆小的人，將來夾在中間，豈不要唬死了？」二人聽了他這種沒頭沒腦的話，簡直莫明其妙，仔細看那人時，身材高大，氣概昂藏，倒像是個偉丈夫的模樣。又瞧他穿着一身制服，纔知道是本校的學生，祇猜不透他這突如其來是何用意。那人便又笑道：「二位學兄，休得吃驚。我原是和你們開玩笑的。我姓陳，名性，初在上海道裏當幕府和菲壽卿老伯同事的，便是家叔。那天家叔特地對我說：『二位新近攷取入校，彼此老世交，理當互相照應。所以我等到行畢開學禮，便來奉看二位。』走到門口，聽見二位正在談笑，知道是議論校中的事，便直闖進來，倒累二位嚇了一跳。論理素昧平生，不當爲此戲謔。祇是我生性如此，放蕩慣了，二位休得見怪。溫如便道：『豈敢豈敢！吾兄豪爽絕倫，令人欽佩。彼此同學，正要不拘形跡，纔好慢慢的親熱起來。那裏說得到怪字？將來仰仗之處，正多哩。』國雄又去挪了一把椅子過來，請他坐下。道：『弟等初入學校，一切事情，總望指教。不知吾兄肄業此間，已有幾年了？』性初道：『我來了，已經有三年了。論起這個學堂來，也不能算十分腐敗，有幾位教員學問很好，教授也狠合法，頗能使學生得有進步。不過主持校務的人，腦筋太舊，又純乎官派，所以便時常要鬧笑話。今天這番情形，二位看着，便覺得異常奇怪。其實我們已經是司空見慣，像去年慶祝萬壽，那種舉動纔真是大大的怪劇哩。』左右閒着無事，不妨先講給二位聽聽。王監督這個人的言論宗旨，二位自然已經領教過了。去年西太后萬壽的時節，他見各處地方都舉行慶祝，十分熱鬧，便先約了本校教職員在他公館裏開了一個會議，說朝廷深仁厚澤，下逮臣民，今逢太后萬壽，做臣子的自當歡欣鼓舞，點綴昇平。庶幾仰答聖恩於萬一。我們現在辦的是學校，校中學生也有三百多人，極應核開上一個慶祝大會，頌揚聖德，便是上頭聽見也顯得我們的忠個。』（着眼在此句，官僚之所謂忠如是）

而已。當時那地理教員方觀雲聽了這一番話，便狠不以爲然，就直截痛快的回答道：「監督的話固然別有理由，（別有理由者無理之理也）但是學校性質究竟與官場不同，學生的地位更與官吏不同，做官吏的逢着這些祝典，自然不得不從事鋪張，至於學生，祇要他們專心向學，就算不負公家的栽培，似乎不必崇尚虛文，轉令他們分心外務。」（說亦婉轉）還有一說：「目今風氣與前不同，這些學生少年氣盛，又都灌輸着些新學說，國民的資格也漸次明白了，萬一監督曉諭下去，他們未必唯唯聽命，那是反爲不美。」（早在料中）這幾句話，早觸惱了那位經學教員葛天民，便憤憤說道：「觀翁此言差矣，萬壽聖節原當普天同慶，怎麼說單是官場應該慶祝，做學生的就不宜顧問？請問觀翁我輩食毛踐土，共沐皇仁，便不做官，是否一樣的受恩深重？講到那些學生，既然受着朝廷的教養，便和人家子對於父母一般，越發要激動天良，力圖報稱，倘然連慶祝萬壽都不肯樂從，那簡直是自外生成，行同叛逆了，便是監督寬宏大度，曲子優容我們做教員的，也當鳴鼓而攻，不能聽他們違抗命令的方觀雲，經他當面搶白，正想和他辯駁，那監學董千里早又面對着王觀察，（面對着王觀察情形如繪）接下去說道：「葛老夫子的話真是一些不錯，適纔方老夫子說學生未必聽命，那本來是過慮的話，本校學生受了監督的薰陶，早已深明大義，便是卑職也仰體大人的意旨，平時總拿忠君愛國的大道理去訓導學生，學生也頗能領悟，就是有幾個桀驁些的，經卑職耳提面命，早已變化氣質，這回慶祝萬壽，卑職可保他們沒有一個人敢有異言。」（且慢拿穩）卑職回校後，便將大人的意思宣佈給他們聽，就是了。王觀察點點頭道：「我也知道你約束學生，狠爲嚴厲，這個慶祝大典，我是志在必行，學生裏面如有不遵號令的，儘管開除，日期漸近，你就趕快去辦罷。」又迴頭望着方觀雲道：「老夫子適纔的話，倒狠教我摸不着頭路，又說什麼灌輸新學說，我也不知道這新學說裏是說些什麼，各位當教員的，誘掖後進，自然以正心誠意爲本，倘若混些無父無君的邪說，那便是壞人心術，貽害匪淺，老夫子此後於教授上面，倒要再三審慎纔好哩。」說完，又冷笑了兩

便端茶送客。這些教職員就辭了出來。到得校中。童千里又邀集衆人在辦公室裏集議。一切童千里便老實不客氣。鋪了一張紙。提了一支筆。一口氣就寫出好幾條慶祝的辦法來。給大家看。大家也沒有什麼話講。祇有那位方觀雲依舊忍不住。說道：慶祝萬壽。既然事在必行。這辦法裏面總還要斟酌。盡善一面。須要注意學校的地位。一面又要顧全學生的人格。倘若遇事舖揚。便覺近於諂媚。依我的愚見。似乎總不甚相宜。童千里見方觀雲又批評他的辦法不妥。便從鼻子裏哼了一哼。道：老哥。今天在監督那裏發了一番議論。到底碰了釘子。現在却還有些固執。我也不解。老哥何以定要。和萬壽作對。（和萬壽作對奇語。）老哥的意思。無非說學校和官場不能相提並論。其實這個見解。也就有些差了。我們這裏本來是個官辦學校。既然是官辦學校。便也是官場之一。况且這位監督是個堂堂觀察公。加以堂堂二字。鄙夫口角如畫。難道說不是官。其餘教職員都按月支着官家薪俸。也說不得不是官。至於學生畢了業之後。就有官階獎勵。至少也要得個從九品。更說不得不是官。（絕倒語。）便在目前。先盡些做官的義務。舉行一個官場應有的祝典。也不算委屈他們呀。老哥說須顧全學生的人格。我這種辦法。倒是先培養學生的官格哩。（無數官字熱鬧已極。）方觀雲聽他口裏連珠價的官字。喊得一片聲響。便憤然答道：足下自命爲官。又強認教員學生爲官。固然別有意見。但是小弟却祇自認爲教員。斷不敢濫充官派。童千里又微微的笑道：這其間又有個分別了。老哥一介生員。不欲以官自居。原也不敢相強。至於小弟却現成是個候選。未入流。况且新近蒙王監督允許列入保案。將來便有個典史的希望。就不得不在官言官了。現在閒話不必談。今天爲時已晚。明日一早。我就要召集學生齊集禮堂。宣佈慶祝萬壽的辦法。宣布以後。就好着手進行了。方觀雲見他這種說法。明知無可與談。也就不再說了。其餘各教員除掉葛天民極端贊成以外。都唯唯諾諾。始終不曾開口。但是這件事情。童千里雖然要到明天宣佈。校中同學却早已得着消息。連他們在監督公館裏會議的情形。都澈底明白。當下便有個姓劉的同學。也在當晚就

約齊許多人私自集議預備明天和童千里反對拚着大鬧一場……說到這裏溫如便問道照這個樣兒豈非慶祝會辦不成倒要起風潮了性初道索性辦不成倒還不算奇怪惟其依然舉行纔有許多笑話你且別攪我待我慢慢的講正有妙文在後頭哩第二天一大早童千里果然吩咐校役搖鈴把全校學生一齊召入禮堂他一個人便朝外立着宣布宗旨所說的無非是些萬壽無疆普天同慶等話頭接着又將他預先寫好的辦法命校役高高的貼起來大家一看只見上面共寫着四條第一條萬壽節前後共放假三天藉伸慶祝第二條三天以內禮堂內外懸燈結綵正中供設萬歲牌全班學生隨教職員之後每日早晚詣萬歲牌前恭行三跪九叩首禮第三條由校中舉賽萬壽燈會游行各處藉伸慶祝會中備旗傘龍燈萬壽亭及鑼鼓雜劇全校學生一律穿齊制服隨會衆列隊排街第四條此次慶祝會費用除由學校開支外每一學生須捐洋一元以盡忠君親上之義國雄聽了這四條辦法早哈哈大笑道倒虧這位童先生想得出來但是祇化了一元就算是忠君親上忠君親上這四個字也就不值錢了性初道到後來的結果學生不但沒化錢還賺錢哩你且聽我說那些學生見了這種辦法一個個又好氣又好笑當下便有那姓劉的同學站起來說道童先生這種辦法固然是妙不可言但是先生有本事儘管自己去歌舞昇平犯不下拉着一班同學來作這個獻媚的生涯須知我們同學都是青年有志之士到學校裏面祇曉得求學什麼叩首頌聖等事祇好向那些具有奴隸性質的人說法學生們實在不敢開命童千里聽了這話登時大怒道這道：這是什麼話恭祝萬壽便說是奴隸性質那麼當今的督撫大員那一個不要俯伏在萬歲牌前難道都是些奴隸麼再說我今天這種辦法原是稟承王監督的意旨王監督是當今數一數二的紅道台又是我的上司你們的老師難道你也敢說他是奴隸麼（絕倒）你們大家還是好好的聽我說話萬事全休如其不然反抗萬壽祝典就是大逆不道我便稟知王監督照革命黨辦理看你們可承受得起（一篇說話真是語無倫次）話纔說完這班學生早鼓噪起來嚷道先生既然

說我們是革命黨，便請稟明監督，照革命黨拿辦。就是了，何必再說。登時移動脚步一閃，而散。祇剩童千里一個人，急得在禮堂中團團亂轉，半句說不出話來。（誰教你在王監督前，一口答應包辦？）國雄道：「這樣一鬧，慶祝會還辦得成麼？」初道：「慶祝會辦不成，別的不打緊，請問這位童監學，既在王監督前攬了這個差使，如何交代得過？却也虧他能屈能伸，翻得轉面皮。他又託那齋務長羅煥華向學生調停，羅煥華為人十分圓滑，學生因為他平日狠是和氣，倒和他感情很好。童千里却狠妒忌着，他此時事急求人，他又託他設法羅煥華，好容易費盡口舌，向同學勸說，教他們敷衍童千里的面子。同學只是不依，後來童千里急了，自願把第三、第四條一齊修改，第三條萬壽燈會照舊舉行，但把學生列隊游行這一層取消，第四條學生每人捐洋一元，現為格外體恤，起見一概免捐，並每人獎洋一元，作為鼓勵。（不知鼓勵些什麼？）同學還不答應，到後來又加上一條說：萬壽正日由校中特備上等酒席，請全體學生共同宴飲，以示同樂之意。衆同學恐怕再爭執下去沒有什麼好下場，便勉強允承，由着他們去鬧樂得吃喝頑耍幾天。再說童千里見交涉總算辦妥，便去稟告王監督，說學生俱各遵命，就請大人屆期到校，率領全校行禮。王監督好不有興，輕易校中也不見他的影子，惟有到了慶祝的那三天，却時刻在校中坐地。學生也居然隨班跪叩，相安無事。到了萬壽正日的晚上，舉賽燈會，由校中出發，在外面繞行了許多地方，又回到校中來，在禮堂前面院子裏，掉龍燈，耍獅子，唱雜戲，鑼鼓喧天，鬧得一塌糊塗。（學校中有此怪象，真是奇絕。）王監督還說：蕩湖船裏扮女子的那個校役，唱得很好，特地賞洋兩元哩。（居然比學生多了一元。）正日過去，童千里心思已定，以為沒有事了。誰知到了第三天，大家行過禮，預備撤去供桌的當兒，王監督恭恭敬敬的走到前面去，捧那萬歲牌，忽然鼻中聞着一陣臭氣，便向四下裏瞧着，竟被他瞧見那供桌上而香烟繚繞之間，端端正正供着一把溺壺在那裏，不覺又驚又怒，忙傳齊大衆詢問。這溺壺的來歷，衆人都面面相覷，回說不曾知道。王監督又問那看守禮堂僕役，到底是誰做的事，你們既然在這裏當了看

守的職務是決計不能推卸的。問來問去，問得急了，那些校役便一齊跪稟道：「小人們實在沒有看見是誰使的促狹大人明鑒。如果小人們親眼看見有人將這溺壺搶進禮堂中來，早已要攔阻那裏，還能容他把這件東西放在供桌上呢？」王監督一聽這話，倒也在理，便又追究這溺壺是誰的物件。那些校役都不敢講。王監督越發動怒，說如若不講，一齊重辦。那個校役頭兒王福，見不是頭，纔說道：「大人，若問這溺壺，（王觀察此時可謂一片冰心在玉壺）全校裏面祇有監學童老爺有這件東西。還派定張祿天天當這個洗滌的差使。但是小人敢保張祿決無如此大膽，敢鬧這樣的笑話。」王監督點了點頭，便迴過臉來，向着童千里道：「溺壺既是你的物件，就說不得和你沒有關係。你身為監學，又兼任庶務，對於這慶祝大典，應當如何恪恭將事？現在竟發現這種情節，實在是大不敬。我若不看你平日辦事勤能，一定立刻撤差。但是這事也不能輕輕放過。從寬先記大過一次，罰俸一月，等查明是何人所做的事，再行辦理。」童千里祇得諾諾連聲，一句話都不敢回答。這裏王監督便匆匆的上轎而去。童千里費盡心機，實指望借慶祝萬壽這件事，博得上司的歡喜，又乘便可以撈摸幾文。不料臨了討了這場沒趣，還罰去一個月的薪俸。這一氣真是非同小可。後來到底給他暗暗查出這件事，又是那個姓劉的同學所為。祇是沒有實據，無可宣布。祇好借着品行不端四字，將他開除出去。算洩了胸中之憤。國雄道：「那姓劉的倒也利害，不知道是何等樣人性。初道你不看見校門口貼着那張年假大致的榜文麼？第一名劉光漢就是他。委實是個絕頂聰明的人物。照例大致第一決無開除之理。都是童千里一力主張，纔逼於不得不去。却又又是出榜在前，開除在後，所以榜上還是他第一。人國雄聽見劉光漢三字，便道：「這名字好熟，似乎在那裏會見過。」一般說着，便思索起來，却再也想不起了。（迴顧夢景）正在沈吟，祇聽得鐘聲大鳴。性初便道：「這是校中的午飯鐘。我們都去吃飯罷。」當下三人同到飯廳上去吃了飯。性初便說：「明天就要上課了，所有校中應用的書籍，我是舊學生早已有了。你們新學生恐怕沒有齊備，不如趁今天下午，先請半天假，前去買書。」

便在外面逛逛也好。溫知道好極好極。我們初到上海，便連買書的事情也不甚在行。況且路也不熟，難得性初兄肯領導，真是不敢請爾固所願也。了性初笑道：你沒有中了科舉，毒爲什麼也是這樣文縷縷的酸氣逼人？國雄也笑道：此地離洋場，跟遠。我們要去還是早些走罷。性初道：你且不要忙，我還約好了兩個人可以同行。說着又匆匆的走去。一會兒又引了兩個人來。溫如二人早已認得是那天考場中談論英文的徐懷仁和朱德山。那兩人却不認得溫如和國雄，便由陳性初彼此介紹，又同向監學那裏去請了假一齊出來。雇了幾輛人力車走了，好久纔到商務書館下車。開發車錢，朱德山在身邊摸出許多極薄的小錢來，一五一十的數了半天，纔給那車夫。車夫不肯要，說要換銅板。德山便直着眼睛嘆道：銅板是錢，小錢難道就不是錢？我也是老上海了，你休當我是鄉下人來欺負我。你不看見個個錢上面都鑄着光緒通寶麼？既然是通寶，怎樣到了你們車夫手裏就不能通用呢？（默話如聞其聲）那車夫也嘆道：你先生還說是老上海哩，如今的上海場面上，除掉不滿十個錢的尾找以外，那裏還有用小錢的？況且你先生的小錢都是些薄薄的沙壳，怎當得數？我們拉車子的人都是憑氣力賺錢，難道說這麼大遠的路，教我白拉一趟麼？德山還要和他爭論，懷仁便來勸解說：這些小人何必和他斤斤計較？就換了銅元給他們罷。德山又白瞪着眼道：我身邊祇有一千幾百文小錢，沒有銅板。從那裏換起？車夫道：沒有銅板，便拿小洋來找也。好德山忿忿道：我也沒有小洋。要大洋，倒還有兩塊。說時便從身邊拿出一個紙包來，將紙包一層層解開，差不多解了十幾層，纔發現一個藍竹布的肚兜，又用手在肚兜裏摸了半天，摸出一塊大洋來，遞給車夫。車夫道：要便拿去找來，但須照市貼水一個也少不得。並且不許用小錢。（自己用小錢，却教人不許用小錢，絕倒）車夫道：我們拉車子的，身邊那裏找得出這許多錢來？請你不要作難。德山道：不要大洋，還是小錢。國雄看着這個樣兒，笑得合不攏嘴。來還是性初看不過，跑來替他付了車資。總算解決了這個難題。德山便對性初道：承情惠借，緩日定當加利奉還。（加利兩字妙）性初道：彼此同學。

這幾個車錢難道還要放在心上說着便同走進商務書館買了幾本英文書和科學書又買了些零星文具德山翻開他買的一本英文書來見上面寫着定價七角便對櫃夥道可否便宜些四角錢賣給我罷櫃夥笑道先生書店裏買書是向來沒有講價的德山道天下那有個買東西不講價錢的道理說着又要爭論起來懷仁忙向那櫃夥解釋道我這個朋友是新從鄉間來一切事情都不懂得你休和他一般見識等一會兒由我們一總和你算帳便了朱德山聽懷仁說明他是鄉下人心裏十分悻悻把臉都漲紅了骨都着嘴只不做聲等到算帳的時候幾本書帳一齊照七折算了錢德山便又咕噥道我祇道你是真不二價原來一樣也有折扣哩櫃夥也不去理他當下幾個人分拿了些書籍等物出得門來性初道我們到那裏去玩呢懷仁道我想到黃浦灘去閒逛一番倒好看浦濱的風景德山道我知道你又要賣弄那傢伙了性初忙問賣弄什麼德山道你不看見他手裏提着一副小小的攝影機麼他昨天晚上就和我說要在上海攝兩張風景照片哩性初道上海地方那裏還有什麼風景就是浦灘也不過寬曠些罷了沿浦濱那些公園草地實在毫無清趣徒然令人看見那犬與華人不雅入內的牌子倒添了許多憤懣但是你們幾位除了懷仁兄曾到過上海以外其餘都是生客就不妨前去領略一回好在由此地去相離也狠近哩當下幾個人就步行到浦灘一帶閒游了一番懷仁果然攝了幾張影片徘徊了好久大家都覺得有些倦意性初道我們同到福州路奇芳去吃碗茶罷說着便轉回脚步大家跟着他到了奇芳茶館上得樓來圍在一張桌子上坐下堂倌上來泡了兩碗茶性初又問他要了兩張當天的報紙來各人分看着惟有那個德山手裏雖也拿着一張報紙眼睛却不放在字上祇顧一個人東張西望懷仁便問道你看些甚麼德山道我往常聽人家說上海有種野雞常在茶館裏打轉今日却怎的不見性初笑道野雞麼這時候還不曾上市哩況且這奇芳茶館裏面差不多是學界中人聚會之所這些野雞也不大來德山兄要着野雞那是要到青蓮閣四海昇平樓等茶館裏去的那些地方纔是野雞的陳列所哩正說着

祇見一個粉面油頭的女子從樓梯上扭頭鼻頭的走上來後面還跟着一個老太婆一上樓便拉着堂信問道他今天來過沒有堂信歪着頭笑道他是誰誰是你的他呀那女子就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道我把你這壞東西還裝什麼埋虎堂信道時候還早再等一會兒包管就來了那女子便又慢騰騰的下去了懷仁指給德山看道纔說沒有野雞這不是一隻野雞麼你可要打一下子德山道不敢不敢聽說打野雞至少也要一塊錢呢我那裏來這許多閒錢懷仁笑道野雞不比車夫或者肯要小錢哩你懷中的沙亮豈不晃又有了出路了國雄聽見此話由不得饒嗤一笑把口中含的茶直噴出來德山正坐在他對面被他濺了一頭一臉德山直跳起來冷不防又把手邊放着的茶杯碰在地下攪得粉碎堂信忙過來收拾又陪着笑臉道這茶杯足值一百文一個是要在茶資外另算的了德山指着國雄道不行不行這件事要怪他不能叫我賠懷仁便對國雄道你賠了他罷倘教他賠又要鬧那小錢的交涉了這句話又引得大家都笑起來那旁邊桌子上吃茶的人看見他們這個樣兒也都附和着大笑正鬧着祇聽得一陣革履聲響從樓梯上直跳上個西裝少年來四下裏一望一眼看見性初便走過來握着手說道性初兄久違了今兒如何得閒却來這裏吃茶正是

相逢都是維新客 互駢雄談意氣豪

飲水詞憶雲詞合鈔跋

大可

右納蘭容若飲水詞項蓮生憶雲詞各一卷。余從仁和許邁孫校本錄出。往者邁孫鄉人。譚仲脩論次詞家。獨許容若蓮生及江陰蔣鹿潭三君。爲詞人之詞。予觀鹿潭水雲樓詞。沉鬱豪放。猶與蘇辛爲近。至於笙寒雞塞之聲。簫咽風臺之吹。此其詞響。端在二君若夫春梢秋尾。露晚星初。結綺樓前。花開花落。鬱金堂畔。燕去燕來。鶉啼。何若望帝子。而不歸蝶夢。亦癡化仙人。今何處採綠華之盈掬。搗紅豆者。三升於以。擘烏絲屑翠墨。按紅牙。裁白紵。摘粉搓酥。于鞋底事淺斟低唱。忍俊不禁。人言愁我始欲愁。生有盡而恨無盡。一彈再唱。饒有餘音。已抑余聞之容若。故大臣子以進士入侍中。禁蓮生家世業鹽莢。並世之所謂富貴者也。而其詞哀怨騷屑。一若焦萃之士。所爲以是知詞之工不工。不繫乎人之窮不窮。而言之傳不傳。必待乎業之專不專也。己手錄既竣。跋之云爾。

素心蘭彈詞

朱蘭庵著

節省

上海不是一個極
奢華地方麼 消
費的地方處處都

是 諸君總不要隨波逐浪的
去揮霍浪費 我們終歲勤勞
得來的汗血金錢 實在是不
容易的 最好還是節省 得
益匪淺 受惠無窮

儲蓄

能夠省金錢固
然是個好事情
但是還要將節
省的錢儲蓄起
來 才是第一
的公共儲蓄機
會 每月就可
得獎金 而一
安非常詳章請
向上海楊潤身
生索取

君博書例

吳門詩人范君博詩書兼畫稱三絕北碑雁行清道
人楷法抗行趙聲白裙屐少年君第一同人爰為訂
潤格

榜書方一尺 每字一金
堂幅四尺 二金
楹聯四尺 二金
屏條四尺 四金
扇一尺 刺半金
長大照加 劣紙不書 磨墨加一
先潤後書 壽件面議

代收件處 蘇滬各大扇莊

宜古愚 張丹斧 袁寒露

史惟記通訊販賣部

十年騎馬金手表每只四十元

頃由歐美運到大批時
表特印美麗樣本詳明
價目並附優待贈品券
凡蒙函索即行寄奉來
件須附郵票一角空件
不復外埠寄費每只三
角通訊處上海南京路
卅四二六號時計公司
樓上本部便是

第二回 一堂佳士舊雨新交 小試嘉猷降龍馴象

(生白)小生別母動身束裝就道。忽聞後面呼聲。令人疑雲頓起。不知來者何人。待我看來。(淨白)龍媒慢走。(唱)心粗胆壯莽男兒。拔步飛奔形似癡。頻喚龍媒聲不絕。白生是又驚又憤又猜疑。吩咐船家把言動問。來人來意說俺知。(雜欲問淨已趕至白)龍媒。難道降龍山畔。祇許你白龍媒一人捨身報國。不許俺高爵枏附驥同去麼。(生白)我道是誰。原來虎臣追來何意。(淨)拚死相從。有要言面訴。(生白)船家且把舟船擱岸。待高先生下船。(淨白)不消擱岸。俺來也。(作跳介生白)啊。好險呀。(副淨驚介白)好一個胆大的漢子。(生白)船頭非談話之所。到艙中來坐罷。(淨白)龍媒好先生呀。好哥哥呀。千萬帶了俺同去罷。(生白)虎臣來意如何。(淨唱)方纔聽得閒人說。說你別家園仗劍去贊軍機。想俺株守蓬門何日了。萬望步青雲驥附仗提攜。嚼雪餐風心也願。赴湯蹈火不推辭。並不想做漢開麒麟圖衛霍。祇要滅匈奴種族別華夷。(生白)虎臣既然要隨我出山。要依我三樁大事。(淨白)允許俺同去。不要說三樁。三十樁。三百樁。三千樁。就是三萬樁多可依得。請問第一樁。(生白)第一樁不可酗酒滋事。(淨白)要幹大事祇好戒酒。(生白)第二樁不可任性妄爲。(淨白)出門人和氣爲先。何消說得。(生白)第三樁倘若得遇良機。身列衝要。第一就是要顧全自家聲譽。(淨笑介白)難道龍媒還疑惑俺將來選兵亂政。肆虐小民不成。好好好。三樁多可依得。(生白)既然如此。過來見了張先生。(淨揖介)張先生。俺有禮了。(副淨白)不敢當。還禮不週。還未請教尊姓大名。(生白)慶雲兄有所不知。此子是(唱)同里虎臣高氏子。中年困頓款無依。曾讀龍門游俠傳。虎頭燕頰貌魁奇。雖不比顏收起翦智勇具。也當得朱亥不負故人期。此行還要仰仗先生力。待他救命疆場望擊提。(副淨白)好一個有志男兒。足見貴鄉靈秀所鍾。不生庸騷。(生白)慶雲兄。又來取笑了。(副淨生淨同笑介)(副淨白)一路閑講。路已行過不少。隱隱間望得見那崑山塔影也。(生白)果然看見了。(表)白龍

素心龍彈詞

高誌操藏書 七

樓張慶雲高爵柙三人。在路上並無多話。那天已抵上海。龍媒與爵柙。在福州路龍昇旅館就攔下來。慶雲先到虎賁軍標本部去通知齊朗孫。準備歡迎龍媒。一切就任手續。書中暫且不表。單說龍媒同爵柙。看定了房間。便關切爵柙。叫他小心行李。倘然餓餓。儘可以喚茶房開飯。如果疲倦。也不妨先睡。他自己便信步出了旅館大門。一路望東緩緩而行。唱：十里洋場景物新。往來多是利名人。房廊鱗比人烟密。車馬當途踏軟塵。帽影鞭絲蹄得得。青衫紅袖惜猩猩。龍媒是好比重到襄陽愁不已。舊遊回首不堪云。雖不是夢醒青樓成薄倖。然而飄蕭華髮感難禁。行過了書錦里。走過了一家春。白：抬頭一看。見已到老巡捕房。唱：思源飲水歎連聲。說甚麼九十九年租借地。白：照眼前光景。大家多是爭私見而不圖公業。祇怕唱：難免此間要變殖民。傷心人觸處皆非是。舉目河山感不禁。新亭莫怪淚縱橫。生白：奇呀。你看迎面來的大類。吳夢歐。不免喚他一聲。陶吳二兄何往。表：陶沼吳吳夢歐二人。多是龍媒故交。沼吳年紀尙輕。今年祇有一十九歲。是個青年血性的男兒。吳夢歐年近三十。是個剛毅果敢的好漢。胆大過身。心細如髮。海上光復那一天。他一個人。在海防署內。料理一切。彼時大局未定。謠言紛紜。夢歐挨着次序做下去。手續辦得非常完備。直等待陳英士節節移來。夢歐的仔肩暫卸。如果換了他人。到這個地步。不待言而可見。至少總得做一個參謀。或是科長。大可以搜刮一陣。去安富尊榮了。獨有夢歐。故吾依然。願甘清苦。今天無意之中。同沼吳途遇。正在一路上密談。忽聽得耳畔有人呼喚。抬起頭來一看。正生白：阿呀。我道是誰。原來是龍媒。小生白：暗。龍媒兄久違了。正生小生同白：還是在姑蘇虎阜張公祠裏雅集那一次會面。直至如今。可稱長久了。生笑介：果然是陶吳二子。唱：邂逅相逢如我願。本當要造府證前盟。正生唱：街坊不是言談處。小生唱：到不如回到前邊把酒肆尋。正生唱：今日裏惶華有約應當赴。生白：敢是謀刺逆會不成的那個王惺華麼。正生白：善也。生白：如此說來。只好明日與公等再圖良晤。小生白：小弟本來不去。可以奉陪龍媒。正生唱：

何妨吾等一同行。(白)惺華亦是我輩中人。以朋友爲性命的。(唱)決不是俗儂庸夫把生客慢。你們拘泥浮節與虛文。着番謙遜太無因。況且從今後彼此有休戚相關圖治業。今朝我作介紹人。(生唱)小弟是本來疎放隨心欲。(白)未識招吳意下如何。(小生唱)久慕王公有好士稱。(白)本則是極美的事。(唱)不速之賓忝末座。無如俗務苦纏身。(生白)招吳你弄甚玄虛。適才不是說可以伴我痛飲。此刻怎又說道有事在身呢。(小唱生)此事將來還借重。(白)本則想與龍媒當面講明一句。現在到了惺華府上。就未便提及。(唱)豈不是儘有佳機亦未便陳。何須充數學濫竿樣。(正生笑介)惺華也是吾輩中人。公等何必客套。(生白)弟是頗思一見惺華。但是初到此間。敝寓中猶恐有人招尋。(正生笑介)數年未見龍媒。倒也會裝腔作態了。(唱)自古才人多落拓。何須裝作假猩猩。(生白)如此說來。我們一同喚車前去。(小生白)請呀。(唱)三人同把街車喚。(表)夢歐引導直到小花園半醉居。給過車資。抬級登樓。(唱)跑堂招接甚殷勤。(正生白)姓王的請客在那一號。(難應介)在第七號。(唱)導引三人到第七座。夢歐是因爲要介紹。故先行。座上客。已有四人。(表)惺華一見夢歐。同着兩個少年。慌忙站起身軀。(唱)難免寒暄俗套陳。照例先通姓與名。(表)吳夢歐雙方一一介紹。(末白)原來來的是鹿門白龍媒。古吳陶沼吳。想俺王惺華。久仰兩位大名。今日有緣得見。實爲萬幸。(正生白)惺華不必還裝什麼假面具。說這些嘮叨咕略的無味語言。肚子餓了。快些入席罷。(末白)夢歐總是這樣的冒冒失失。先前四位敝友。應當與三位介紹。首席是魯書城。現在警鐘報裏主持筆政。(生正生小生合白)原來墨雨先生。久仰久仰。(生唱)魯先生的玉樹新猷傳絕唱。相如聲價重鷄林。(老旦唱)自知滿紙荒唐語。尊譽難當愧不勝。(末又指介)第二位是澹臺子陸。乃是交際場中好手。花柳隊裏能員。(付喚末介)生正生小生合)一向少候。(付白)彼此皆然。(生白)還有二位而善得緊。(外正旦同白)龍媒兄可還認識弟等否。(生沈吟介)這個。(唱)似曾相識而難識。想來同是龍華會上人。(正旦唱)關別幾更寒暑日。

無怪相逢彼此不相稱。若沒有王公先紹介。可記得昔日淞濱同宿舍。對床風雨訴平生。(生白)阿呀如此說來。乃是沈三兄。這一位。(正旦唱)現掌虎符威望重。(外趨前推生手介生急白)還未請教尊姓大名。(外唱)在下就是下賈鴛鴦齊朗孫。(生白)妙極了。慶雲與弟今日抵滬。假寓龍昇。他說進城來通知朗孫。未識可曾會面。(外白)尙未曾得見。(正生白)既然都是氣味相投。也算得一邱之貉。大家快些同牢而食罷。(末白)真個是狗口何曾出象牙。(生小生正旦老旦外村同笑介生白)善戲謔兮。不爲虐兮。(末白)再不入座。那餓鬼道中投生來的吳夢歐要吵死了。大家請飲酒罷。(正生白)這才對了。(生小生老旦正旦外村同白)請呀。(末唱)新交舊雨歡相遇。雖然交淺已情深。佳肴備。美酒斟。談往事。訴別情。可稱旨酒樂嘉賓。(白)龍媒兄。(生白)不敢。惺華兄。(末唱)邂逅相逢如我願。(生唱)當年豪俠久心傾。(付白)龍媒兄呀。小弟是。(唱)今朝特識荊州面。頓覺胸頭洗十斛塵。况且足下的門閥家聲常羨慕。幼年歷史亦記分明。(生驚介白)子陸先生如何知曉小弟幼年歷史。(付笑白)足下小名敢是叫鴻哥兒。足下幼年間看了醫書。要臉龐兒俊俏。將索陀僧塗在臉上。變成金面孔。被令尊大大訓飭一番。可有此事。(生大驚介白)啊。奇怪之極。子陸先生怎麼會把小弟這樣瑣屑家常。曉得如此清晰。還望一道其詳。(付白)小弟拜過吳慶光做先生。會六壬卦的。在卦上看下來。(生白)說話不明。如同昏鏡。萬願子陸先生明以示戒。(付白)實不相瞞。(唱)小弟早續娶吳門管氏女。與着君家舊有親。(生白)尊夫人敢是潘儒巷管家麼。(付白)是呀。(生沈吟介白)噫。噫。原來……這到多多失敬了。(雜扮兵士持函趨進謁外耳語外受函感眉白)知道了。你先回去。說本司令自有調度。(雜應介)嘸。(雜退)(外展函微唱介生白)朗孫爲甚麼忽然眉鎖深憂。鬱鬱不樂。(外低白)龍媒有所未知。(唱)祇爲餉需窘迫軍心動。更有那跋扈軍官把事生。(生白)何不把幾個不良之將。按照軍令施行。(外唱)因爲他助勢殊積無人及。况且所部軍丁多感戴深。(生白)如此說來。那是一員名將。朗孫怎麼說

他跋扈。(外唱)他鏡日在軍中催北伐。(白)無如巧婦難爲無米之炊。軍裝雖備。軍械雖全。奈何短少軍餉。一時如何開拔。他明知其故。(唱)有意爲難。吵不清。(生白)此人叫甚名字。(外白)說也慚愧。乃是舍弟。(生白)怪不得。明孫有這樣的躊躇。(想介)有了。何不即日派令弟往南洋各埠。籌措餉銀。所部軍隊。暫委他人管理。既免旦夕軍心搖動之慮。又可望有大宗餉。饋之助。豈不是一舉兩得。(外唱)足見高才能調度。有方處置。賽陳平。但是軍中少有賢良將。繼席何人領此軍。(生唱)倘然令弟到南洋去。(白)所部軍隊。管領乏人。小弟不揣冒昧。就推薦那。(唱)同里英才高虎臣。(外白)被君一夕話。將小弟胸襟掃盡。尊命無不依從。待今夕歸營。便當照辦。就是奉屈台端。襄贊敵軍軍務。明日亦當專誠速駕。(生白)非才猥薄。猶恐有誤軍機。(外白)既蒙不棄出山。自當煩懇。謙讓無須。但是還有一樁小事。一發拜煩操算。(生白)若有驅策。敢不奉命。(外白)龍媒呀。祇爲前日裏。接得吳淞光復學生軍裏一封書信。(生白)書信怎樣。(外唱)一個叫洪懷漢。一個叫陳可鈞。(生白)洪陳如何。(外唱)他們倆人現隸學生軍。募地來書。有投効心。小弟即刻命人先接洽。(白)那曉爲了這省界問題。洪陳二人多是八閩子弟。敵軍大半是土著。故此(唱)人未來營。隙已生。若得招致來滬。要生意見。倘然變生不測。怎關停。(生白)姓洪的小弟不知是何許樣人。若說陳可鈞的歷史。小弟却略知一二。(唱)他們是祖籍侯官華胄後。乃兄身殉在廣舟城。(白)明孫既爲了此事躊躇。到不如待小弟到明日上午。先到他們寓所盤問一番。再作道理。但是目下的陳洪。寄寓何處。(外白)尚在吳淞學生隊中。(生白)既然如此。(唱)待明朝我先到吳淞去。默覘動靜。好見機行。(外唱)聞聽此言。心頓樂。明晨種種費金神。他們兩人唧唧噥噥話。吳夢歐是在榜高。喝太無情。則願自家言語密。可曉得諸人靈覺冷清清。(表)明孫同龍媒正談得高興。被夢歐一嘆。還有子陸等附和詰問。就把這話頭打斷。重複傳杯弄盞。開懷暢飲。(唱)逸興遺飛氣味投。觥籌交錯其風流。都是宏量能傾三雅爵。銅人三倒也無憂。嫌少千杯逢知己。頭銜盡

暑辭鄉侯。(付唱)四酒清樽。寂寞。到不如飛箋招伎。聽珠喉。(末唱)有酒無花。誠憾事。(白)但是招伎。稍酒。(唱)末聽在席諸君可有同意否。(生唱)小弟是本則江湖。載酒客。髮絲禪榻。生愁。薄俸青樓。名早留。(白)如此說來。龍媒不贊成。餘子如何。(衆合)弟等均無可無不可。(正生白)你們都是深中中國人的積習。流毒。自謂圓活。可知道中國的歹處。就及在這太覺活靈的毛病。你們贊成叫局。儘不妨叫去。真的不贊成。也不必勉強。(小生白)夢賦又要大展經綸了。(老旦白)弟有一言。未敢諸君以爲然否。(衆白)請教。(老旦唱)嗜好各殊。不必把人相強。(白)不信開柳尋花者。當然不因一言而破戒。但是風月平章。也無須強制所好。以人之好惡爲好惡。(唱)所欲從心。聽自由。(末白)書城所言。與鄙意不謀而合。(付白)既然如此。小弟不客氣。要寫局票了。(外唱)千陸是惜花如命。天生豔。不妨彩筆把美人勾。(付白)啊。嗚呼。明孫之言。令弟難受。既非無常。又非摸壁。怎能好勾得美人。(外白)局票去而美人來。與着無常立拿牌比較。也差不多。(付笑介白)明孫寡嘴。(小生)雖則戲言。却有至理。(正旦白)沼吳評論得是。(付笑介白)這真叫做寇衆我寡。(唱)正思量將調水符飛去。隔紗窗驚動了美姣羞。(表)他們坐的七號雅座。與着間壁六號雅座。是昆連的。中間用玻璃窗隔開。他們正在討論叫局問題。忽聽間壁有一個嬌脆聲音。喚跑堂拿筆硯。不多一回。那窗上粘出一條紙條。上書着。

金戈鐵馬之中。箋傳燕子。苦雨淒風之際。唱徹春燈。

(半跳介白)這到奇了。間壁畢竟是何等樣人。到要看他一看。(表)要知究竟這女子是何等樣人。請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完)

新年特刊

雞雞一聲天下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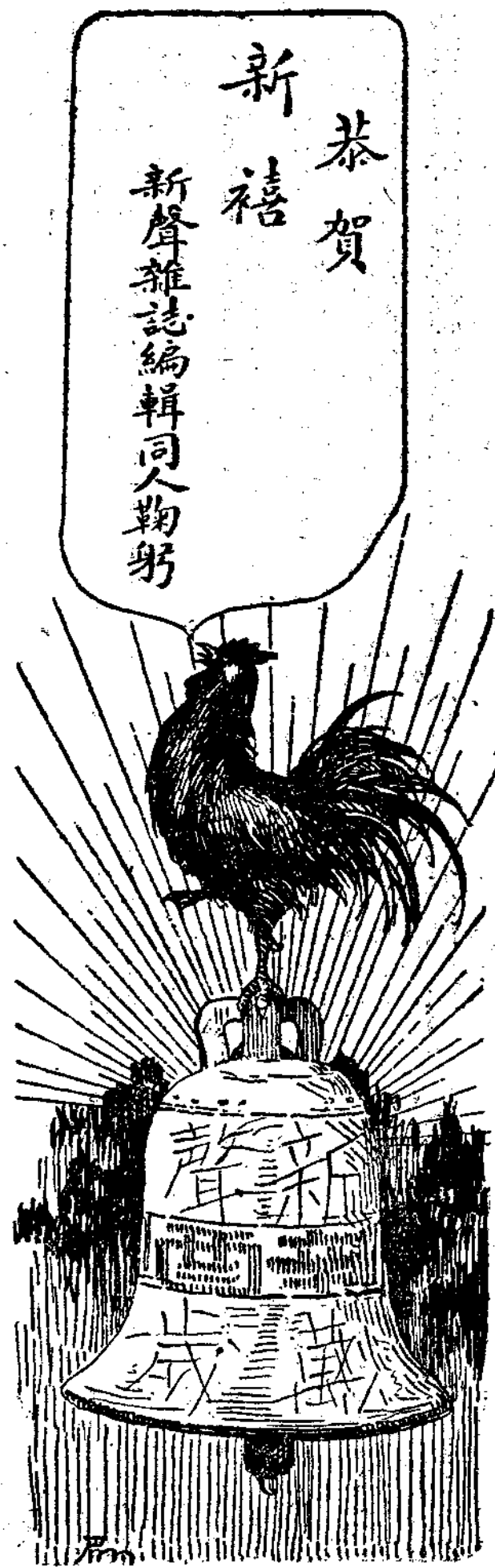
新聲雜誌社特別啓事

施濟羣先生所徵滑稽四書演義佳作甚多惟本雜誌篇幅有限勢難盡載現由先生編成一集印行單本發售每册大洋三角凡于舊曆二月以前定閱本雜誌全年者謹贈一册准二月上旬出版此啓（本雜誌全年十册外埠定閱連寄費大洋四元本埠連寄費三元九角自來取書三元八角）

施濟羣啓事

滑稽四書演義現擬刊印單本應徵者無論錄取與否概贈一册以答高誼

恥痕先生鑒大作極佳既承却酬謹贈新聲全年自第二期起按期寄奉尙希晒存爲禱



雞的宣言

瞻 廬

此。鄰。鵝。鴨。嘈。雜。其。聲。偶。一。誦。聽。亦。殊。可。笑。鵝。有。鵝。的。宣。言。鴨。有。鴨。的。宣。言。鵝。為。爛。污。政。客。高。視。闊。步。知。有。己。而。不。知。有。人。聽。其。宣。言。若。曰。『我。呀。我。呀。』抱。定。一。為。我。主。義。他。無。所。知。也。鴨。為。腐。敗。官。僚。大。搖。大。擺。凸。其。肚。而。蹺。其。尾。聽。其。宣。言。若。曰。『闊。啊。闊。啊。』抱。定。一。闊。綽。主。義。他。無。所。知。也。至。若。雞。的。宣。言。不。比。鵝。鴨。之。簡。單。雞。之。種。類。既。多。雞。之。論。調。亦。異。今。歲。值。酉。正。羣。雞。大。唱。高。調。之。時。藉。雞。聲。以。代。雞。卜。亦。古。者。鏡。聽。之。遺。意。也。或。謂。子。非。雞。安。知。羣。雞。之。言。則。將。應。之。曰。吾。雖。非。雞。而。有。雞。窠。老。人。在。雞。窠。老。人。者。雞。林。國。之。秘。書。雞。毛。將。官。之。顧。問。也。羣。雞。有。言。雞。窠。老。人。執。雞。毛。筆。一。一。述。之。於。篇。頃。者。吾。過。雞。棚。拾。得。雞。窠。老。人。之。底。稿。以。付。新。聲。雜。誌。曰。此。非。惡。聲。也。因。名。之。曰。雞。的。宣。言。

惡。惡。惡。一。惡。矮。丑。

新年特刊

雞窠老人曰此黃雄雞受矮脚雞之累大呼特呼以警告其同胞也連呼三惡字甚言其惡也其收聲曰惡矮言最惡者惟有矮脚雞也

各各各！各解！！

雞窠老人曰此母雞孵卵時聲也母雞為羣雞所牽掣擺佈不脫因呼衆母雞而與之語勉以自圖解放各各各者指各母雞而言也其收聲曰各解言當各圖解放也

公公公！公育！！

雞窠老人曰此又一母雞語也言為羣雞牽掣惟有提倡公育制度以補其乏詞意甚明不待細解

國國國！國家！！

雞窠老人曰此雞純粹愛國以國家為前提語重心長其意甚明

國國國！不他！！

雞窠老人曰此雞頑鈍無恥天生一副厚面皮襲取愛國者之口頭禪而曰但知有國不知其他是雞也何雞也殆福州特產之「臉厚雞」歟

雞毛將軍履任佈告文

楓隱

特任五更巡閱使巷門督軍錦臆蓮花（見度信詩）章候補一字並肩總統雞毛上將為佈告事照得本將軍占位巽宮上應昴宿翰音著登天之號知時傳警旦之動淮南宅內會共黃犬以登仙漢帝宮中嘗與金馬而並祀（史記漢宣帝神爵元年遣王褒求金馬碧雞之神）他若天雞伺日出而發聲（見金樓子）石雞應潮水而作響（見神異經）長鳴雞著善鬪之名（

見西京雜記。遠飛雞振跨海之關。見洞冥記。函谷關前。股孟嘗於虎口。陳倉野外。佐秦帝以龍興。羅合之雞。能言。見金樓子。紀涪之雞。全德。見列子。處宗之雞。善談元理。見幽明錄。祖述之雞。知非惡聲。凡此皆屬雞家之故實。無非雞族之榮光。茲當舊曆告終。新年伊始。猴王退位。雞族當權。本將軍因特頒明令。不煥新猷。慨自民國肇興。政潮迭起。南北本屬一家。偏效季郢之雞。鬪共和。已經十載。誰爲風雨之雞。鳴武人奪利爭權。無非爭雞。鷺之餘粒。政黨同伐。異不過競得失于雞蟲。半老徐娘。忘其雞皮鶴髮之身。猶思爭妍于脂粉隊。裏鐵扇公主。恃其新剝雞頭之肉。妄欲逞媚于權要門中。雞鳴狗盜之輩。分縮軍符。偷雞摸狗之倫。濫充要職。木雞已經失敗。乃不甘雌伏。而猶欲雄飛。鷓雞正出風頭。乃既已得隴而尙思蜀。而且罪魁。遞入酒瓶。無異落湯雞。政客慣走熱路。不殊火福雞。鬍子大帥。一團茅草。亂蓬蓬。宛似帶毛雞。豚尾元戎。腦後長拖三尺。辦。渾同長尾雞。見李時珍本草。而且雞有雙頭之號。見拾遺記。宛如政出多門。雞有三足之稱。見莊子。恰似武人多脚。學生團途。逢軍警。常以雞肋飽尊拳。省議員彈劾官僚。如以雞卵敵石子。賣國奴偷天換日之手段。無殊以鷺易雙雞。米銖蟲販米出洋之行爲。不異救雞餓了蛇。地方反對中央。常效金雞之獨立。軍閥把持國政。不啻牝雞之司晨。捉雞大叔。吳人稱下鄉催租之差役。曰捉雞大叔。橫行于村落之中。野雞總長。濫竽于槐棘之列。要人染多妻之俗。每愛野鷺。而厭家雞。官場爲叢垢之區。誰向雞羣而作鶴立。若此者。實爲雞羣中之敗類。尤爲雞類之所蒙羞。現值本將軍履新之始。謹與吾全國上下。約。繼自今。竊願以吾五德之楷模。弼成五族之統一。在朝無雞爭鵝鬪之聲。在野絕打鷄罵狗之俗。飭官方者。競戒虎飽而互守雞廉。見鹽鐵論。辦外交者。甯爲鷄口。而不甘牛後。和平重視。競效同夢于雞鳴。陰靈全消。宛比雞人之臨。且教育有刷新之象。而士人焚膏繼晷。一篇自償。重雞林水旱有預防之方。而農夫水耨火耕。四野皆桑麻。雞犬通商。獲利而徽州朝奉不至。吃雞頭。禁娼。實行而鄉下老兒。何憂染雞毒。謂野雞之毒。二字見爾雅。庶幾哉。鸞天惟是舞。鷓雞笑。民國九年之時。局雄雞。

一聲天下白開共和一錢之曙光本將軍有厚望焉切切佈告

猴與鷄書

君博

西公尊鑒。忝屬鄰居。共操金業。(申酉在五仁皆屬全)君來我往。習以為常。弟善走而兄善鳴。久為世界所共知。閣下一鳴驚人。天下大白。較鄙人之一走了事。終難免樹倒猢猻散之誚也。當此國事蠅蟻家居。離索弟自謂攀援有路。盜竊多方。沐浴而哉。忽來戴帽學做人之譏訕。(吳諺猢猻戴帽子想學做人)素餐尸位。崇禎帝一十九年。何如野鷄大王之雄冠赫耀。海上稱尊哉。而弟願作出亡之重耳。不甘作守死之申生。讓兄栖檣栖埕。早露頭角。幸留心遠避。牛刀勿被。徽州朝奉。吃去梁山。時遷來偷也。想兄五德咸全。(淮南子鷄具五德)英雄剛健。登高而引吭。一呼文采。風流當不愧朝陽。鳴鳳寒宵。夢醒起舞。霜華志切。澄清加餐。努力慎毋好安。雌伏便東郊野鷺。笑人此別。終須十二載。他日重逢。不知又添幾許牢騷。感念行矣。自愛。願各勉旃。弟猴脫帽。

花界雞談

不才

上海儉鷄橋東首著名之野鷄妓院。其主管鴛母曰鷄眼阿寶。阮緒公曰老雄鷄。庚申年小除夕。鷄鳴時候。羅列風雞臘肉。請熟客。葦生養雞廠小主人。吃年夜飯。客之所眷者。為么鳳。綽號小洋雞。是夕衣飾妖麗。宛如山雞。對鏡舉酒祝客。吉祥語。縣脫口出。謂雞生卵。孵出鳳凰來。客大笑答曰。明年交雞運。汝輩正當鶴立雞羣。聞雞起舞。行見如淮南雞犬。拔宅飛升矣。鷄眼阿寶愀然曰。現在滬上。廢娼風潮如火。如茶幸而雞人報曉之籌。未抽及賤名。不然落湯雞。此命難保。雖欲與鷄爭食。鳥可得哉。公子奈何。尙來祝。祝戲我客。大嗚嗚曰。子誤矣。明年雞運大佳。凡有花界中。愛惜毛羽者。盡將雞牌除去。一掃而為。伴家野雞。是雖有野雞之實。而居家雞之名。又免鷹隼逐雞之危險。金雞獨立。財寶紛來。豈非雞運亨通。胡為見雞而止耶。雞

眼阿寶破涕爲笑。念聲雞大王。南無阿彌陀佛。老雄雞縮頭。喔。小洋雞割盤中雞。以奉雞廠小主人。曰。請嘗元寶雞。與君爲夫妻。

雞之打油詩一打

賊菌

僕文章聲價未重。雞林雞犬桑麻。平日只尋野老談話。殺雞爲黍。時擾田家。飲雞鳴酒。咬雞兒菜。考論雞彝。品評雞碑。其樂亦不減於日食。雙雞者矣。新聲主人特闢雞欄。以助雞年讀者之興趣。乃作雞之打油詩一打。以濫竿於雞欄中。直可名之爲油雞矣。哈哈。

雞鳴五夜曙光寒。天下蒼生望謝安。到底雄飛有中國。扶桑應作小蟲看。(雞人踞旦)
公雞不啼母雞啼。社會司晨有牝雞。第一新聲呼解放。妻綱振作卜家齊。(牝雞司晨)
聞道公雞蛋可生。果然郎貌亦傾城。陰陽錯誤休驚異。得啖餘桃足寵榮。(雄雞產卵)
雞爭鴨鬪一欄中。血點斑斑遍地紅。只爲各人貪腹飽。盆翻罐覆破牢籠。(雞驚爭食)
羣雞鬪罷日昏黃。伺隙潛來黃鼠狼。嚼嚼空呼逃不得。可憐埒外有餘糧。(鼯鼠拖雞)
狗盜雞鳴食客多。雞林聲價問如何。半文不值真遺笑。瓦礫何能比玉珂。(雞鳴狗盜)
教鞭空執俸難收。雞肋於今奮欲投。若是御車能致富。夜深何惜走街頭。(味同雞肋)
且將雞骨占凶吉。靈當能味轉甜只恐齊人太饕餮。千雞食竟始掀髯。(雞卜吉凶)
撲克偷雞有慣家。怕逢大順更同花。新年交到時。遷運第一生涯且自誇。(撲克偷雞)
鬪雞走狗有王孫。儉德無人更較論。問弄假雞市中去。怕居村野飼雞豚。(鬪雞走狗)

雞肆名詞莫自嫌本來王政在農田民能生利邦家福不是山雞賺臭錢（養雞致富）
詠雞也作打油詩舊調休嗤未入時博得金錢沽酒飲雞尚風味有誰知（雞窗風味）

鷄箴

▲其一 譏美服也

爾冠峨然爾羽燦然高視闊步氣象萬千胸無墨藩表面翩翩彰身之彩吾何取焉

▲其二 戒大言也

大言炎炎自矜譏卓豈勝千里空籌帷幄晨鷄一鳴其聲啞啞塵夢以醒是謂先覺

▲其三 警貪妄也

再口之利不遺蚊蠅敲髓吸膏比于貪儉不讓鼠飲慣與鶯爭磨刀霍霍終付鼎烹

▲其四 憫爭奪也

羊溝之雄一怒而鬪雨血風毛距鋒冠胄播弄隨人或至絕脰猿鶴沙蟲雖悔亦後

鷄鶩爭食說

雲山

屈原去楚過食泉之側口渴而不敢飲見鷄與鶩方爭食屈原太息而告之曰嗚呼噫嘻何君輩之貪也君輩不見每每者田
芄芃者粟黃雲連天取之不足粃粃者粒又何爭食嗚呼噫嘻何君輩之貪也於是鷄奮翼鶩仰喙斤斤而爭曉曉而辨之曰
嗚呼噫嘻抑何子之愚也子不敢飲食泉而笑吾輩之爭粟乎方今舉世混濁而君獨清舉世飽欲死而君飢不得生道高
被屏德大莫名行吟澤畔無田可耕綠草何茹清波不能行將索子於餓夫之鄉行將見子為溝壑之孳今自失明哲而責人

希哲

之貪鳴呼噫嘻抑何子之愚也子不見今之號為國家者乎干戈頻仍諸侯撻伐日併月吞以相殘殺民命螻蟻金錢泥沙彼弱此強因以自大又不見夫今之號為大人者乎祇知其家不知其國爭權奪利脂吸膏剝文則陰謀武則兵革本是同根乃成秦越若夫謀夫說客議士蒸民熙熙攘攘昏昏晨晨或喜或怒或貪或嗔小則膚剝大則身殉孰不因口腹之欲為鵠蚌之爭者乎用致家日以肥國日以強身日以健康乃子惟貞自持以貪為戒杜口結舌甯甘飢餓陋巷之回庶幾西山之齊不作擬繼武於蚯蚓行自填於溝壑乃不自責其然而笑人之貪抑何知人之白而不知己之黑也屈原慨然長嘆嗒然若喪閉目塞聰一任鷄鶩之引吭

季公鷄譚

鷄乃禽人之一

法蘭西文豪「洛斯坦」氏有言曰雄鷄有數德可作人類教訓眼光深銳無微不燭一也文采鮮明不染汚俗二也聲如洪鐘震懾遐邇三也昂然獨立富於自治四也不傷同類保護必周五也見食相讓同情心熾六也司晨報曉從不愆期七也有此七德雖世界偉人亦相形見絀今人多以鷄為羽族人為靈物皆顯判等差不知人僅掛一外皮轉不若愛惜羽毛之動物故曰鷄也者偉人之一也

按韓詩外傳有云鷄有五德首帶冠文也足搏距武也敵

新年特刊

在前敢鬪勇也見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信也此與洛斯坦說略同惟美國塔虎氏則謂教國民為聖賢易教國民為雄鷄難其崇拜雞也尤其於洛斯坦之說可知偉人之稱並非過譽耳

鷄卵主義

鷄卵主義者蓋為謀國家健全的發達故其國民的狀態須如鷄卵之形其中流知識階級高占有力部分而上流階級次之最微弱者則屬下層階級者也

按右項主張即今日所謂智識階級支配全國者是但其

一笑

最要之點則吸收上流與下層而同消納於中等階級之中者也。中葉時代德國學者頗唱此說。甚有謂地球爲卵形故周流不熄。人類組織亦應如卵形。方可長治文安。立說奇特。洵爲國家論者之一新紀元。

卵論者

生物之發生。有主張前成說者。有主張後成說者。前成說之大要。則謂生物之身體。最初時期。已全部完全。決非由此簡單而趨於複雜也。故胎兒發育。却與花蕊相同。一切腸胃。均已完成。特其形甚小。不易見耳。此說又分卵論者。與精蟲論者。精蟲論者。則以爲子之身體。存於精蟲中。卵論者。則又以爲存諸卵中。互相攻擊。莫衷一是。迨「阿爾佛」氏出世。乃唱反對之論。其所持理由。則謂雞卵中之生雛。由漸而進。決非先有頭尾。翼足。而後始成形者。今試以科學的試驗。而考察雞生產的狀態。則見最初之際。僅生一層。薄膜漸次則生二層。又漸次則成種種之折角狀。或則生筒。或則生囊。或則生眼。或又生腸胃。因時日之經過。始具雞體之各部。可知。

人類與雞同形。故胎兒亦如此狀態也。

猶太人之祭雞禮

昔有一猶太人。年已八十餘矣。家甚貧。幾於斷炊。新年向雜貨店買雞卵。且言曰。我要黑母雞所產生的。店婦曰。我家雞卵如山。誰是白雞生的。誰是黑雞生的。我亦不知。猶太人曰。我是雞解的。鑑定家汝速持來看。老夫的眼力如何。店婦陳列無數。均不中意。少頃。僅選極圓而殼厚者一枚。納諸囊中。厚給金錢而去。次日。猶太人召店婦來。餉以酒食。筵未終。卽含笑而言曰。昨日所買雞卵中。有一明珠。假可值數萬。汝不知耳。言畢。遂舉以相示。店婦大驚。然無法可以奪取矣。逾日。猶太人售之。得萬金。廣置田園。居然富翁。一班猶太人聞之。皆欣欣然有喜色。故每逢元旦。輒祭雞卵。以爲致富之元祖云。

鬪雞

鬪雞之術。發源於羅馬。而盛行於各國。日本於每年三月三日。天皇亦舉行鬪雞事。以爲娛樂。近年以來。此風稍熄。然九

州一帶尙有實行者一九一〇年舉西哥國中特開萬國鬪
雞會懸賞之鉅幾達百萬競技三日當選者乃一女郎方未
決勝之際彼姝僅著一素服鬪雞諸富豪均不屑與之接談
乃錦標獨占人爭趨伺有贈以鑽石者有贈以珠練者雖以
石油王之少公子亦爲之傾倒不置次日乞婚者麇集門限
爲穿女郎窮於對付乃言曰我已與雞結婚矣衆皆不解其
意逾三日則與嫁某王子之豔聞已喧傳都下比詳細探問
方知某王子之乳名卽爲雞耳

雞之健康診斷

德國有雞學博士專以研究雞病爲生涯一日見鄰家有一
雞行動不甚活潑卽走告其主婦曰汝家有一病者速醫
治否則必死主婦大驚問何人博士曰臥在牆畔主婦心震
動忽回顧其穉子不知何往卽忙馳至牆畔尋視一周人影
毫無惟見一雞在日光下曬翅耳主婦張皇失措正思慮
間忽有聲震耳若所習聆者比回顧則其穉子已牽視索食
矣主婦擁諸懷而吻之博士潛踪而至曰病者已奄奄一息

新年特刊

汝尙不思拯救乎因指病雞以示之主婦笑曰君非雞安知
雞病乎博士曰我有術可以知之穉子在旁急呼曰先生教
我先生教我博士曰我著有雞病診斷書汝可誦讀之遂出
諸懷中其母捧而視之則僅雞糞檢查法而已穉子急欲聽
聞乃朗誦之曰

- 第一糞形甚固而其色帶灰色則雞無病
- 第二糞軟如糊而其色黃或褐者則爲蛋白質缺乏之徵
- 第三水分甚多且又有粘液之赤點則爲蛋白質過多之
證
- 第四糞色帶綠而如水狀之下痢則其雞定有病
- 第五軟糞中而有赤線影卽爲寄生蟲猖獗之兆

語猶未完其子急掩母口曰我又不曾雞糞學之何用遂逐
博士於門外博士快快而去

病雞鑑

鑑定病雞卽由狀態上亦可知其根元茲特述之如左
(一)雞冠不紅而又有收縮狀乃產後之雞

(二)不以眠而立眠此有病之徵。

(三)其糞帶黃色或成軟狀則為傳染病發生之兆。

(四)鼻中流液則知其感受風邪。

(五)仰空太息亦病徵也。

(六)毛羽無光澤此亦病狀然營養不充分者恆多有此現

像。

(七)尾部(指尻而言)圓大乃腹病或脂肪過多所致。

以上所舉者即考查鷄病之金鑑也昔西班牙有一博士深於醫理研究精細無微不至元旦人或示以黃湯其中糟粕糞粉宛然人糞博士乃用分析法審定之良久忽大呼曰此人死在目前耳人問其故博士曰腸胃已壞安有生理來人笑曰此乃鷄糞非人糞也博士怒曰我非鷄醫汝可另請高明其人始去。

美女化身

客年日本富田氏新賦離鸞玉台猶未下聘也居恆鬱鬱不得志若有無限苦痛者某夜一人獨宿倚枕沉思忽見一女

郎麗奪霜妍靨騰霞彩惟面含驚怖色倚門而立作欲言狀富田氏急攜其手強之入韓女郎曰君如愛妾請先脫我於險富田以身自任但遲遲未行女郎曰妾命在須臾君何遲滯乃爾推之出門忽焉啓目方知是夢心頗以為異急趨下樓則一美麗之雌鷄已在磨刀霍霍中也富田知為此物乃勸止之入夜富田秉燭待旦以俟佳音孰知青鸞已杳片影俱無夜夜黃梁不見意中人至願引為私恨逾三月舊事已忘不復記憶無事中偶遊美術館見一名畫中有垂鬢少女丰姿焯灼即夢魂縈繞之意中人也購之歸未一日被小賊竊去悵悵不悅幾無人生趣樂良久又遇一美姝於九段公園宛然圖畫中人富田疑為夢境不敢逼視美姝盈盈一笑入於斜徑而去富田尾之頓失所在輾轉探訊始知為中村氏長女名梯子猶待字閨中急託媒說合三日而定成婚之夕互談心曲女但悲傷而已問之不答再三強迫始徐徐言曰妾家有一雌鷄與君所言者相若數日前無故長鳴直呼妾名且高唱成婚二字聞者皆以為異然不知乃良緣之赤

繩也。富田問其雞何在。答曰：昨惡其亂鳴，已烹之矣。相與啼噓者久之。

雞作調人

昔日本大和國有龍田町者，素以產雞著名。但彼時藩王禁止屠殺，故生殖尤繁。其近隣法隆寺村，則禁止養雞。凡有所購，皆仰給於龍田町。貿易往來，率以雞卵爲媒介。某年村民互起爭執，幾致決鬪。雞類交換，遂爾中止。雙方居民均感困難，乃由和事老從中調解，卒以買雞之關係而復歸於好焉。

鷄王

昔西班牙有一王子，養鷄數千頭，五色繽紛，至難紀極。每日外出，輒攜美麗者數尾，以爲侍從。追隨既久，彼無情之毛類亦解主人意，殷殷護衛，無異象葵。一日王子入宮，羣鷄伺於門外，不得入，徘徊良久。若有所思，比夕陽在山，猶未見王子。雙影羣鷄忽大噪，門侍逐之，羣鷄乃振羽一揮，飛入宮殿。見王子方晚餐，卽於空中呼曰：速歸！速歸！國王大驚，命捕之，不得。王子以手招之，始降下。國王愛其美，留養宮中三年。

新年特刊

王子方夜眠，忽枕畔有聲，似言王已病危，可速入宮。王子驚起，見宮中之羣鷄依依牀下，頓悟其意，遂飛馳入宮。此時國王已彌留，妃嬪擬迎某將軍以爲皇嗣，計猶未定。而王子已突然來前，妃嬪張皇失措，不敢妄動。少選國王寶天，而王子遂以旁支入繼正統矣。人有知其事者，輒呼之爲鷄王云。

長鳴鳥

日本伊勢神宮藏一秘圖，圖中乃一白鷄，其狀雄健，矯然不羣。立於青苔上，作長鳴狀。故老曰：此神鷄也，能知休咎。故每經二十年，日本舉行迂宮式，輒由神官作鷄鳴三聲，且以白扇自叩其冠，然後神儀出發。比達正殿，亦如前狀。日本天皇皆有詩紀其事，至今仍相沿未改云。

東京之鷄卵

日本東京素以卵食爲主，故上海之輸出品，自明治二十年以降，日增月盛。大有喧賓奪主之勢。據最近調查所及上海輸入之鷄卵，平均每日約一千二百箱，一箱之中內容三百枚以上。若照二分一枚計算，每年至少須二百萬元可謂

盛矣。本年元旦某教員於食卵之際，即向家人述其歷史。教員有女，年方總角，笑問曰：日本鷄何以不生卵？其母不欲置。

答曰：禁之。幼女忽又曰：中國人多，所以卵亦多。一家皆粲然。

雞

田秋

斯。利。洋。行。畫。棟。連。雲。層。樓。蔽。日。占。地。二。百。餘。畝。司。事。三。百。餘。人。每。年。營。業。所。入。足。有。百。十。萬。鎊。的。進。款。在。香。港。市。場。中。論。他。的。位。置。也。算。得。是。數。一。數。二。了。主。人。替。仲。年。事。在。五。十。歲。外。鬚。髮。翹。額。紋。深。陷。望。而。知。爲。是。一。個。練。達。世。故。耐。苦。的。人。物。生。平。絕。無。嗜好。甚。喜。雪。茄。烟。白。蘭。地。他。一。見。了。面。使。像。有。不。共。戴。天。之。仇。然。而。却。有。一。種。奇。癖。他。酷。愛。的。是。那。高。冠。巨。足。金。翅。翠。尾。的。大。公。雞。

雞。在。動。物。中。與。人。却。狠。有。益。他。的。脂。肪。既。耐。咀。嚼。生。下。卵。來。又。可。以。培。植。人。身。的。滋。養。料。人。或。者。疑。惑。這。番。仲。若。非。衛。生。家。定。然。是。個。饕。餮。大。王。了。誰。知。却。又。不。然。別。人。養。雞。不。過。關。一。處。園。圍。拿。秫。稻。去。喂。他。用。虫。豸。去。哺。他。一。經。養。得。肥。了。便。須。宰。殺。替。仲。莫。說。不。肯。提。到。宰。殺。兩。字。他。養。的。雞。却。和。鸚。鵡。一。樣。把。金。絲。編。成。籠。子。鑽。石。鑲。做。水。碗。從。蘇。杭。運。來。上。等。又。細。又。白。的。秫。米。按。口。分。給。養。得。那。些。雞。子。和。囚。犯。一。般。碩。大。無。朋。終。日。無。所。事。事。閒。來。便。一。遞。一。聲。唱。個。小。調。兒。給。主。人。聽。替。仲。每。逢。公。事。完。畢。便。負。着。一。雙。手。踱。到。廊。下。敬。聆。那。雞。將。車。的。鈞。天。雅。樂。管。理。養。雞。職。務。的。大。主。任。是。他。女。公。子。美。玲。和。他。愛。婿。梁。玉。終。日。督。率。僕。役。往。來。照。察。終。不。肯。叫。那。雞。受。一。點。兒。委。屈。最。奇。的。他。內。室。程。設。窗。幔。子。綉。的。是。雞。地。毯。子。織。的。是。雞。鏡。片。裏。畫。的。是。雞。便。是。漏。桶。上。也。拿。金。漆。描。的。是。雞。究。竟。這。番。仲。和。鷄。前。生。結。下。甚。麼。孽。緣。今。生。却。同。他。這。樣。親。愛。呢。哈。哈。諸。君。若。問。這。個。原。故。

其中却有一段有趣味的歷史。

(二)

原來在這十年前頭，替仲却是一個精窮光棍，有衣無領，有褲無腰，有鞋無幫，有襪無底，住在所濱海村落，娶妻久經亡故，膝下單剩一個七歲小女兒，蓬首垢面，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時近除夕，朔風一陣一陣的漸緊起來，有錢人家當這隆冬天氣，自然是羊羔美酒，淺酌低斟，惟有替仲，睜開雙眼，望着那一鍋冷水，嘆氣，腰裏半文也沒，又沒處和人告貸，含着滿眶清淚，儘瞅着他女兒，發怔，却好他女兒手裏拿着一個雞毛毬子，他心裏動了一動，便和他女兒的雞子要得過來，連撕帶扯，早從毬子底下跳出一枚黃澄澄的銅角兒，他女兒見他將心愛的物事損壞，忍不住將小指頭刁在嘴裏，咧開牙齒，要哭，替仲惡狠狠的，也不理他，徑自跑出門，向街市上走去，意思想買兩枚饑饉回家度歲。後來一個轉念，便不買饑饉，買了些紅紙綠紙，又在雞鴨舖裏拾了好些雞毛，製成許多小風車兒，趁着新年沿街叫賣，也是他時來運至，竟賣了好幾百文，眼看到了正月初五，大家小戶都要供一供財神菩薩，取個吉利，替仲十分高興，便拿那錢買了一隻公雞，一壺燒酒，一者酬謝財神，二者也好將那多年不曾修理的五臟廟，借此開一開光。父女兩個忙了大半夜，替仲命他女兒將雞腿緊緊縛着，活跳新鮮的放在神桌上，香也點好，酒也篩好，替仲恭恭敬敬，纔磕下頭來，誰知那雞着實有些不識抬舉，見替仲對着他行禮，他早不耐煩，起來雙腳亂蹬，早把縛的稻草繩子扯斷，拍拍翅膀，躡出大門，高飛遠走，急得替仲兩個眼睛睜得比銅鈴還大，也不及同他女兒拚命，只咬牙罵了一句，隨即開了快步，緊追緊趕去了。可憐他女兒此時魂已出竅，暗想：這雞便是父親的性命，萬一尋不着，雞我這性命定然難保，情急智短，一口氣早跑向海邊，撲通一聲，跳入那茫茫大海，不消幾個浪花，已將這可愛的女娃捲得不知去向。

雞子飛起來原不是迅疾離着替仲只有一箭多遠星月微茫荒原遼闊跑得替仲滿頭臭汗氣喘噓噓趕了有十幾里路遠近已是亂山叢莽險惡可怖只見那雞拍了幾下墮入一個極深的深坎裏替仲近前一望嚇得不敢下去又想白的將這雞跑了甚是可惜遂大着胆子一步一步擲入裏面黑穢穢地再也瞧不見那雞左撈右摸忽的觸着一個破罈拿手探了探浸得人毛骨冰冷原來是一罈子白金把不住心頭突突的跳登時便軟癱在地上勉自技撐另行用土將他掩好扒出坑外暗做了標幟奔回家裏準備隨後來設計搬運喊了一聲美玲不見答應再喊了一聲也不見答應心慌意亂也防他畏罪自盡其時天色業已發亮向海邊尋覓了一回果然見美玲有一隻破鞋遺在海灘上面止不住放聲哭了一場

天下事原難美滿替仲無意中得了窖幣也從無意中失了嬌娃畢竟愛女兒的心不及愛銀子懇切他便背着人偷偷的去掘那藏銀所在可喜像那罈子足足有二十罈整數由此起家發福經營各種商業沒有一次不獲重利一直做到今日斯忒利洋行的行主後來續娶了一位夫人却又不肯生育空擁着偌大的財產沒有一個人承受因此平時常常想着美玲潸然下淚

(三)

濱海的人多以捕魚爲業有一家梁姓夫婦兩口子帶着一個孩兒終日衝波逐浪洒網飛罾一生狠有些積蓄這一天正月初五大清早起老頭子想發一發利市便分付水手們將船駛至海面準備捉魚朝日初升霞光萬道映得那水面上光怪陸離十分好看魚却不曾捕得忽的廚艙裏一隻公雞飛入海水波平浪靜那雞好像要恣浴一般不是豎蜻蜓便在水裏翻筋斗老頭子原是經紀出身慳吝不過那裏捨得白丟了這一隻雞登時傳出號令各水手不敢怠慢長鉤短槳沒命的在那裏和雞鏖戰不防一撈鉤下去不曾撈着雞子倒反撈上一個婉妙無匹的女郎上來衆人一聲譁噪驚得老頭子老奶奶都搶

來看。只見他櫻唇泛白粉頰。銷紅胸前。還微微有些熱氣。此時救人要緊。也不暇再問那雞的去向。及至將那女郎救醒。問他名姓。才知道是窮漢。替他的女兒。老頭子便將他留養在船上。美玲也恐他父親詰責。落得在此避一避難。梁玉比他長着三歲。兩小無猜。磨耳鬢。到還過得甚是適意。光陰迅速。不覺又是五年。

咳。世界上不得意人的名姓。任你遍處貼着招帖兒。也沒有人來理會。若是一經得志。他那鼎鼎大名。立刻如雷灌耳。廣東全省的人。此時提着替仲兩個字。沒有人不嘖嘖羨的。梁老夫婦。雖是浮家泛宅。至此也知道美玲的父親做了財主。兩口子便商議着。要將美玲送得回去。好博財主一個歡喜。主意已定。便告訴了美玲。美玲因為戀着梁玉。却有些不忍分手。然而事到其間。也只無可奈何了。替仲忽然見他女兒有人救得回來。這一快樂。真比那時候挖到銀窖子。還加幾倍。知恩報德。便將梁玉招做女婿。又勸梁老夫婦不必再吃海上辛苦。替他們另起了一所高大洋樓。娛樂暮年。

替仲思前想後。覺得他這財主是雞子成全他的女兒。美玲又因為雞子才遇着梁老夫婦的搭救。賣雞毛風車的錢。又是出於雞毛毳子。飲水思源。遂不免將那些公雞。當做祖宗看待。今年歲交辛酉。雞子又交到好運了。一般財迷家讀了我這篇雞的小說。却作如何感想。何妨和在下談一談呢。

雞之爭長

陸鶴

民國十年歲次辛酉。酉屬雞。於是雞乃大出風頭。坊間所印之賀年箋。日記簿。多繪以雞。新聞界之應時文序。亦多以雞為題。目雞為六畜之一。他畜見雞。運之大昌。嫉視之心。油然而熾。遂於除夕。爭長焉。牛當車而喘。曰。吾負犁荷輓。百穀因而告成。耨霧耕雲。四民于焉仰食。吾蓋所謂農業家也。詎與爾等較。豕人立而啼。曰。吾養尊處優。獲晏安而坐。享心廣體胖。恣饕養。以自肥。吾非所謂大腹賈。歟。豈與若輩等。羊奮鬣而鳴。曰。吾時呼咩。咩。如西文之哀。鼻西的時鳴。畢畢若東語之阿伊。烏。且吾於

見。錄。屬。兒。兒。為。講。習。吾。固。學。界。之。鉅。子。而。外。國。語。之。教。育。家。也。甯。與。爾。曹。比。於。是。馬。昂。昂。而。嘶。曰。爾。輩。何。知。爾。亦。聞。乎。天。開。之。獸。夏。宮。之。長。乎。夫。吾。追。風。逐。電。馳。騁。中。原。陷。陣。衝。鋒。雄。長。全。國。爾。輩。孰。非。吾。軍。人。之。力。所。征。服。耶。於。是。犬。狺。狺。而。吠。曰。公。言。誠。然。公。亦。知。乎。韓。盧。之。來。於。北。地。旅。葵。之。輸。於。西。人。乎。夫。吾。守。夜。司。閫。無。間。宵。晝。察。盜。禦。暴。不。告。劬。勞。伊。等。孰。非。吾。警。察。之。職。所。保。護。耶。於。是。羣。集。視。線。於。渺。小。之。鷄。鷄。乃。大。聲。而。譟。曰。吾。與。諸。君。遠。矣。然。非。以。值。年。手。握。大。權。而。傲。同。儕。也。當。夫。黑。暗。已。極。之。時。昏。昏。沒。沒。無。天。無。日。及。因。吾。輩。一。報。始。觀。曙。光。之。條。現。迨。乎。紅。日。正。中。之。際。轟。轟。烈。烈。如。火。如。荼。亦。因。吾。輩。一。報。人。始。知。日。中。之。必。誤。君。等。休。矣。君。等。之。動。靜。作。止。孰。有。不。視。吾。輩。之。報。以。為。標。準。耶。諸。畜。聞。之。心。雖。貼。服。而。表。面。上。不。甘。退。讓。於。是。紛。紛。嗷。嗷。歷。久。不。休。余。以。諸。畜。之。相。爭。不。已。出。而。調。停。舌。敝。唇。焦。始。允。鷄。居。首。座。蓋。雞。無。拳。無。勇。公。理。難。勝。強。權。也。

詩鐘

新聲雜誌

鷄

(分詠格)

恕不詮次

落落一編翻古調
集百家言無舊稿
十年州版愚山富
羣言務使陳言去
假我文章翻格調
拾得百家除舊語

粟香 膠膠三唱有餘音
漱石 報五更曉作雄鳴
山農 中夜揮戈越石豪
南國 臨旦偏驚遠巨眠
覺靈 看他秦漢決雌雄
南桂 備將五德效雄飛

傑。作。羣。推。人。置。五。
風。行。一。世。傳。初。唱。
文。排。獺。祭。無。風。響。
大。文。擲。地。黃。鐘。響。

雄。鳴。獨。冠。客。三。千。
月。落。千。家。報。曉。鳴。
名。重。義。經。有。翰。音。
故。苑。依。人。絳。幘。鳴。

環。綠。
青。聿。
辛。石。
陽。生。

文虎

割雞焉用牛刀

成語一

游。刃。有。餘。

枕。亞。

雞鳴而起莘莘為利

滄諺一

天。曉。得。

律。西。

聞雞起舞

詩經一

先。祖。是。聽。

山。備。

雞豚逮親存

四子一

以。為。父。母。戮。

環。綠。軒。主。

聞雞茅店着先鞭

左傳一

月。在。策。

勉。盦。

鷄聲聒耳喧

詩經一

德。音。孔。膠。

覺。尸。

一燈中夜聽荒鷄

四子一(解鈴)

非。惡。其。聲。而。然。也。

山。備。

鷄宿近黃昏

書經一

日。短。星。昴。

林。屋。山。人。

狗盜鷄鳴皆下士

四子一

上。則。為。營。窟。

乙。尸。

鷄聲茅店月

詩經一(解鈴捲簾)

夜。鄉。晨。

守。拙。廬。主。

雞俗語之新註解

茗溪二郎

偷雞賊上擺渡船（奸商販米出洋深恐被人發覺）

偷雞弗着蝕把米（販米者中途忽被抄沒連本盡去）

黃鼠狼躲在雞棚上不偷雞也偷雞（不販米之米商亦受嫌疑）

矮脚雌雞勤生蛋（某國屢以條約要求我國真多事哉）

偷雞剪絛（某國既竊我青島又圖我東三省）

抱雞雞弗聞氣煞抱雞人（學生頗有受國熱忱政府偏加禁阻令人氣短）

野雞窠裏出鳳凰（某國賊之女頗有愛國思想）

眼睛一剎老野雞變鴨（某功臣忽變為罪魁）

野雞躲佃頭（十大罪魁躲入啤酒瓶裏）

家雞打得團團轉野雞打得滿天飛（罪魁大多未曾離京而小徐獨坐飛機逃走）

小雞踏扁頭嚇救（安禮黨從此無復活希望）

雞來討債鴨保愁（財政部財政支絀而武人索餉政客索

俸頗難應對）

出門常帶小雞鈿（官僚政客常身帶巨款往八大胡同賭博）

拾着鷄毛當令箭（某帥之言効力勝于命令）

老鴛鴦弗肯鴛鴦好變折脚（南方不願議和）

鷄愁風鴨愁雨（湘粵小民日愁復有戰事）

寒鷄半夜啼（議員發言不當）

救仔田鷄俄殺蛇（有錢者不肯助賑往往以此語為推諉）

鷄吃哽落地弗響（中國幣制之腐敗）

趕騷雄鷄（拆白黨之寫真）

雌鷄啼人家做弗起（誤解解放子女子往往侵犯男子職權而置家事於不顧）

嫁狗隨狗嫁鷄隨鷄（中國舊婦女富于忠事夫主之特性致某國人亦來華登報求婚）

草鷄叫弗出鳳凰聲（茗溪二郎做俗語新詮解）

中華民國十年二月八日出版

有所權版
載轉准不

定價 定閱本雜誌全年十冊連寄費大洋四元另售每冊大洋四角寄費加一

廣告價目		地位	期限
全頁	卅二元	一期	五期
半頁	十八元	一期	十期
四分之一	十元	一期	十期
	四十元		
	七十元		

封面裏頁及底頁加倍 彩色面議

編輯者兼

撰述者

繪圖者

編輯所

發行所

總經售處

新聲雜誌第二期

每冊定價洋五角

新聲雜誌社

天廬我生 天台山農 王均卿 江季然
 朱瘦菊 朱大齋 邵力子 李浩雲
 李常覺 杭辛齋 周瘦鵑 周劍雲
 吳雙熱 春覺生 袁寒雲 胡樸菴
 胡偉平 范君博 袁冷芳 施濟羣
 孫公馨 徐枕亞 徐卓呆 陳小蝶
 陳小翠 姚民哀 夏耐庵 陸澹盦
 景瘦蝶 張丹斧 屠守拙 馮小隱
 許瘦蝶 程小嚴 管義樵 顧小鳳
 嚴獨鶴 劉豁公 嚴詩聲 顧嚴子
 但杜宇 趙麗生 張病鶴 謝眉孫
 楊清馨 (以上均以首字筆畫多寡為次)

上海新開大通路新康里一〇八三號

新聲雜誌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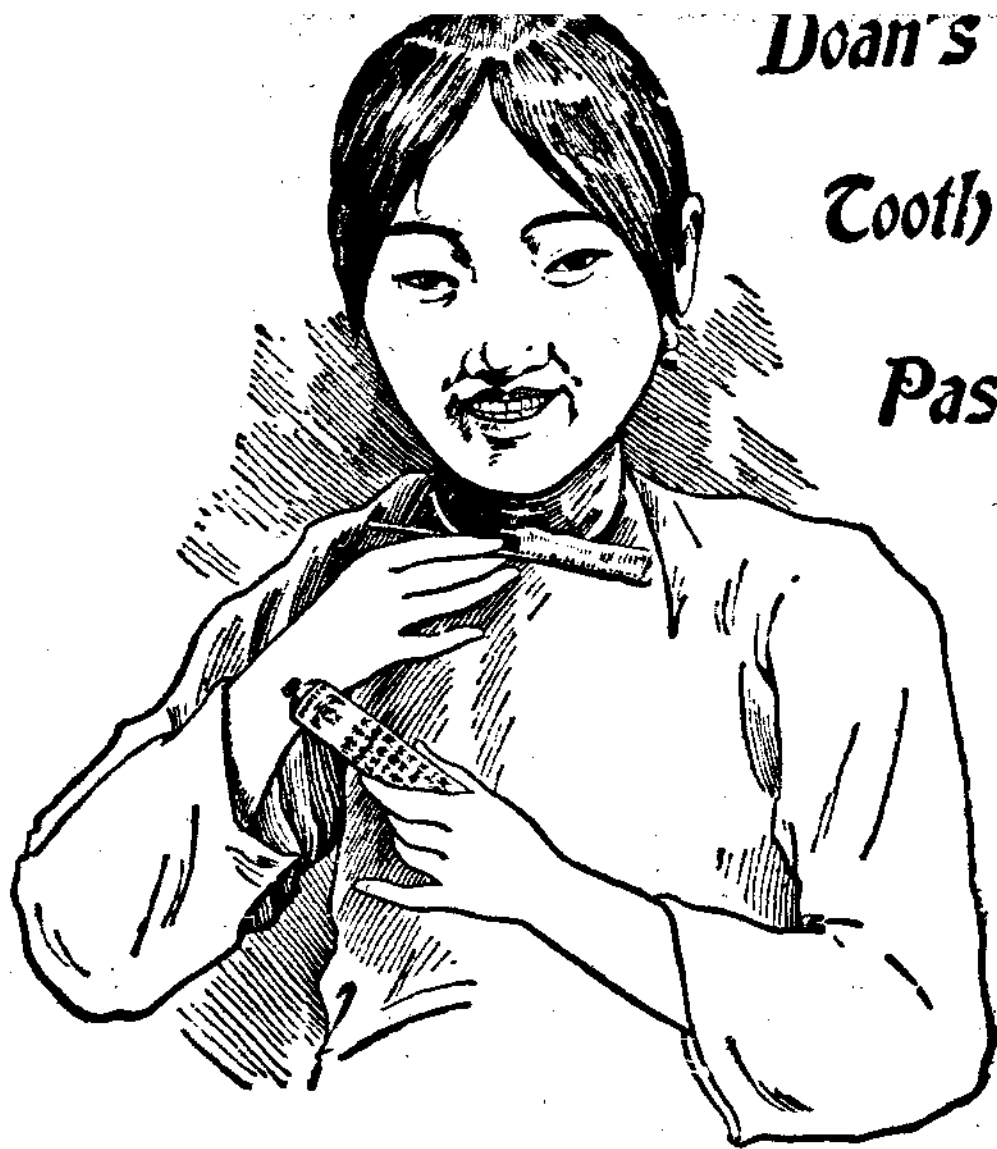
上海南市永盛碼頭

新聲雜誌社

本外埠各大書坊

兜安氏固牙香膏

Doan's
Tooth
Paste



每瓶洋
三角半
每打三
元五角



君欲購上等牙膏乎
請從今日始購用質
細香雅之兜安氏固
牙香膏一經試用便
知此膏有潔白牙齒
保護牙齒之功效優
於他種牙膏牙粉也